〔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朝鲜战争

高殿芳　乔廉臺
柯田邦　柳少蕊　译校

下卷



国防大学出版社

朝鲜战争

下 部

（集原书第9.10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编

译校者

高殿芳 乔廉豪
柯田邦 柳少蕊

国防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怀玉

版式设计：刘文海

封面设计：李贺然

书名：朝 鲜 战 争(下部)

编者：〔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出版发行：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销：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版次：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规格：32开（787×1092毫米）
14.75印张·插页1·320千字

书号：ISBN7—5626—0123—2/E·70

印数：1—2,000册

定价：31.00元(上、中、下三部)

前　言

1951年6月下旬，朝鲜战局自然地转为阵地战，这是由于交战双方虽然相信自己打不败但又深知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样一种情况造成的。

7月上旬，以马立克声明为转机开始了停战谈判。最初一般的看法是谈判用不了一个月就可以达成协议。可是仅仅决定谈判议程就用了17天，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又突然遇上了暗礁，又使谈判中断了两个月。问题的症结是中朝方面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而联合国方面则要求将分界线划在现实战线以北，再就是认为谈判会场开城处于中朝军队占领地区是不合适的。

于是，联合国军为了施加压力，特别是为了改变地面战线犬牙交错的现状以获得更为理想的防线，同时为了破坏中朝军队发动攻势的能力以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竭尽全力在这两个月期间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结果，虽然取得了将战线向北推进了大约10～20公里的成果，也给中朝军队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失，但是正好在展开激烈战斗的高地中出现了象“血染岭”、“伤心岭”这样一些尽人皆知的名字那样，说的要攻击中朝军队经过两个月时间所准备的坚强阵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不能不发出了“为了促进避免流血更多的谈判而流了这么多的血”这样的叹息之声。

不知是否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中朝方面同意了将谈

判会场转移到板门店，重新开始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

本书作为已出版的陆战史集的续篇，记述了当时交织着会谈和作战的谈判经过。

本书是以有关各国的公开书刊各种文献作为资料，由防卫大学讲师佐佐木春隆（原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战史教官室长，陆军少将）等人执笔，由本会编辑的。

读者通过本书在接触朝鲜停战谈判的本质和作战的实际情况之中，将会感到还遗留着很多问题，希望读者作为今后研究的基础来使用。

最后，在祈祷因从事这次战争而牺牲的官兵和遭受战祸的人们冥福的同时，为了在我们周围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战争，需要千百万人的智慧和努力。

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1973年1月

目　　录

原第9卷——谈判和作战

原第10卷——停　战

朝　　鲜　　战　　争

——谈判和作战（原第9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编

高殿芳、乔廉豪　译校

第一章　谈 判 的 背 景

我在这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大的失败，因而心里已没有什么羞耻之感了。但我是拚命地干过来的，这却是事实。

——拿破仑

一、不败、不胜

1950年夏，联合国军被穷追到釜山的一角，但以仁川登陆作战为转折点而转为反攻，到9月末完成了“击退入侵韩国的北朝鲜军队”这个任务（见原第1、2、4、5卷）。

就在人们认为战争即将结束时，把统一朝鲜作为目标的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于10月下旬渡过了清川江，就在这时被突然出现的一支幻影般的大军阻挡住了。这就是西欧各国所恐惧的中国军队的介入。

但对当时的中国评价过低的联合国军，在11月下旬发动了全力以赴的攻势，谋求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通称的“圣诞节攻势”。在此之前，美国是充满了自信心，以其传统的谋求全胜为目标来指导这场战争的。

可是引矢而发的中国大军再度转入进攻，在寒风凛冽的荒凉的清川江畔发生了一场大遭遇战。对于联合国军来说这是一次完全非正规的遭遇战，但对中国军队来说这则是一次敌我相互对进的预期遭遇战，估计当时联合国军最多为7万

人左右，而中国所投入的兵力不下30万人，而且官兵都是经过日中战争和国共内战锻炼出来的精兵。

被云海般大军所吞没的联合国军立即吃了个美国陆军有史以来的败仗，不得不一下子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因战败而狼狈又愤怒”的美国，对杜鲁门总统的原子弹声明感到兴奋，为探讨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而举行的美英巨头会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等都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12月中旬，好不容易才逃脱了虎口的第8集团军在三八线进行整顿，当时半数以上的师都满身疮痍损失惨重，第10军曾在咸兴地区被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危如累卵，士气空前低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迎接洛东江以来的危机。据认为如果中朝军队继续南进，会很容易地席卷整个的南朝鲜（见第原3、5、6卷）。

但是不知何故，以有如破竹之势进攻到三八线的中朝军队没有继续进攻。这种态度使人感觉好象是把联合国军从北朝鲜击退，恢复了三八线就感到满足了似的。

西欧各国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抱有好感，认为这是和平的萌芽而开始试探其意向。西欧各国担心战争扩大和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顾虑美国的力量消耗在亚洲而忽视了西欧的防御，因而热切地希望结束战争。

但是，无论是中国政府的反应还是被邀请到联合国去的伍修权代表的声明，对此都很冷淡。中国所提出的恢复和平的条件是联合国军从南朝鲜撤出、放弃台湾、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等，这对当时的联合国来说都是一些不能接受的条件。

面对这种危机，美国政府摒弃了麦克阿瑟的扩大战争以求全胜的意见，坚持原定的有限战略，也就是采用“以现有的兵力，给予敌方最大限度的打击，以进行时间尽可能拖长

的持久战”的军事战略。其目标是给予中朝军队以难于忍受的杀伤，如果万不得已则再度退守釜山周围，重演去年夏天的那种逆境，设法寻求开始谈判的可能性。这是由于美国考虑到如果和西欧各国讨厌的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担心自己会在自由世界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为了避免重蹈象日本那样陷入无底泥塘战争的覆辙，再就是认识到在这个时间，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全胜已不可能，因而考虑争取体面的停战。

令人恐惧的中朝军队的攻势在1951年的元旦开始了。他们和事先潜入的游击队相呼应，再次展开了怒涛般的南进。边界阵地，立即被突破，联合国军在4天之后放弃了南朝鲜首都汉城，退到了下一个沿37度线的阵地。并且计划在与继续南下的中朝军队打过一仗之后，如果支持不住就撤退到后面的锦江防线。

当时对战局持悲观态度的看法很强烈。华盛顿政府秘密决定不得已时就撤退到日本，因而同意了西欧各国提出的和中国谈判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提议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在适当时期撤军，……台湾的前途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由美、英、苏、中国四大国予以审议”等，其内容可以看作是实质上要求投降。

这是由于美国和联合国预见到已经完全丧失了军事上取胜的可能性，因而放弃了当初的战争目的。在谈论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关系时，一般常说的一句话是“追求政治目的之必要性，寻求军事目的之可能性”，对其军事力量已经失去自信的美国，在朝鲜这个地方只好暂时地放弃其政治目的。（见原第7卷）

一月中旬，据守在37度线阵地的联合国军一天一天地等待承受中朝军队的攻击，但出乎预料，中国军队并没有追踪

而来。中部战线的北朝鲜军队虽然与游击部队相呼应进攻到堤川附近，但不久也在皑皑白雪之中消失了踪迹。

联合国军以为是中朝军队在准备下一次的大攻势，从1月15日起反复进行小部队的火力侦察，但并未弄清中朝军队的动向。于是由连一级的火力侦察逐渐发展为师一级进攻，最后终于转为全线的进攻。也就是说开始了联合国军的再次反攻。联合国军的前线逐步北移，到二月中旬，西部战线进至汉江一线，汉城遥遥在望，在中部战线则开始了对洪川的攻击。

随着战局的好转，政治目的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一月下旬美国表明要继续留在南朝鲜的决心，联合国立即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再度确定了"击退入侵韩国的侵略者……"这个原来的政治目的。这个情况是在提出被认为是实质上要求投降的谈判条件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出现的。

重又振奋起精神的联合国军，主要依靠火力，一个山峰一个山峰，一个山岗一个山岗地向北推进。这就是北朝鲜军队所说的"直线战术"，这是为了肃清残留在后方的中朝军队、也为了避免兵员的损耗而采用的一种战法。

到了二月下旬，中朝军队似乎是为了迟滞联合国军的攻势而转入进攻，再次深深突破了中部战线。这就是所谓的二月攻势，北朝鲜军把它叫做第四次战役，据其公开书刊称，这是"乘联合国军战线浮动之机而给以打击的有计划的攻势"。

在进攻中遭受反击的联合国军所受到的打击决不会小，但是就在当天即粉碎了对水原的攻击，并固守要冲砥平里，使用快速的机动兵力击溃了突破到堤川附近的中朝军队的先头

部队。这是联合国军自中国军队介入以来第一次成功的防御，从而坚定了其不败的信念。同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大致摸清了往往被视为很神秘的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界限。也就是说，对于中朝军队来说，在鸭绿江附近这样能够接受从中国东北地区来的充足的补给，以体力和精力都很充沛的军队并得到战略纵横作战指导的作战环境，和远离根据地300公里以上的三八线以南的作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在严寒的气候和没有制空权情况下的连续作战与中国军队致命的运输力不足使得南下官兵的体力、精力被严重消耗，至使其补给枯竭。另外，中国军队难以想象的联合国军以装甲战斗力和强大火力所构成的火墙，终归是其人海战术不能攻破的壁垒。因之从清川江畔长驱追击而来的中朝军队暂时在三八线停了下来，未能在美军第10军和第8集团军会合之前再度发起攻势，从而失去战机，完全是由于后勤补给跟不上的缘故，正月攻势也好，二月攻势也好，都是不出旬日就不得不停止下来，也都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损失和补给品消耗殆尽所致。也就是说，置身于联合国空军不间断地攻击之下，使得原来就脆弱的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能力不能跟随作战进行补给，因而只能靠各个士兵所背着的补给品来发起进攻，当受阻于难以想象的强大火力壁垒之前丧失了突击能力，就在不能扩大战果的情况之下将补给品消耗殆尽，从而就立即丧失了攻击能力。

就是说，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中国军队的作战范围大约只延伸到三八线附近，如在三八线以南作战则大大超越了其补给能力的界限。这从中朝军队败退时在其数以万计的尸体，很多疲惫不堪的俘虏所提供的缺乏弹药、粮食等的情况，甚至因缺乏医药品而象从前那样在军队中流行伤

寒病从而使士气大为沮丧等等，都证明了这样的事实。

于是，继续追求获取全胜的麦克阿瑟将军“北进到因补给距离形成的敌我战斗力对抗的一线，以不间断的战略轰炸来削弱中朝军队的前线兵力之后，在中朝边境附近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肃清在朝鲜的共军”这样的方针之下，下令继续北进。第8集团军为了不间断地施加压力、不失时机地再度发动了攻势，于三月上旬夺回了汉成，下旬进至沿三八线一线，大致上完成了“击退入侵韩国之敌”这样的任务。

战争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以后战争怎样发展成了最大的问题，麦克阿瑟将军依然主张全面北进以求全胜，但华盛顿的首脑们则考虑采纳盟国的意见谋求停战。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出于以的下判断，即要推进到鸭绿江边至少还必须牺牲10万人以上，以这样巨大的牺牲与将取得的政治成果来比是极不合算的。而且即使用武力平定了北朝鲜的话，其结果是被拉进和中国之间发生泥潭战争而不能脱身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或许诱发苏联参战，或乘西欧无防备之机进行渗入的危险性将会增大。

华盛顿政府所期望的是如果继续北进到三八线以北的政治上有利而在军事上又最适于保卫南朝鲜的一线，那么中朝军队在不断的强大压力之下将会希望举行谈判。美国是想通过在不损害自己威信和体面的范围之内也给中国面子，使其坐到谈判桌旁来，以避免更大的流血和战斗力的消耗。于是在四月上旬撤换了采取明显反对政府意图行动的麦克阿瑟将军使得人事一新，这就是要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回顾起来，撤掉麦克阿瑟将军这件事充分表明了美国的“这场战争不能够求得全胜，没有求得全胜的价值，不必求得全胜”这

样的基本政策。

基于这样的政策，新任总司令李奇微上将于四月中旬越过三八线前进到认为是防卫南朝鲜最为合适的堪萨斯线，继而又北进到防守堪萨斯线所必需的前方阵地怀俄明线（见原第7、8卷）。

但四月下旬，中朝军队开始了主攻方向指向汉城的巨大攻势。这就是春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作战。联合国军迫不得已在中西部战线后退了大约50公里，但坚守住了南朝鲜首都汉城确保了爱达荷线。中朝军队的攻势为期9天。接着，中朝军队于五月中旬发动第二阶段作战，这次将主攻方向指向东部的南朝鲜军正面，并取得大范围的突破。但联合国军保住洪川附近和江陵附近的两个肩部阻住了这次突破，并运用快速兵力将其尖刀部队击破。这次攻势为期7天。从每次攻势都空前的短暂，每次都遭受到莫大的损失和将所携带的补给品使用殆尽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其战略、战术以及装备和补给组织等与介入当时比较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也意味着苏联的援助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说，这证明了当时苏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并没有提供足以能够击破联合国军的援助这样一个事实。

中朝军队将补给线缩短到100公里以上，经过充分地准备，对处于浮动状态的联合国军发起了攻击，但仍无力击破联合国军的战线。这似乎使中朝军队痛感到了以现有力量不能击破联合国军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另一方面，联合国军也再次充分地认识到要进攻到鸭绿江决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不仅是尚未看到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有任何的衰退，而且预计到其火力会逐渐增强，越接近鸭绿江其抵抗程度会越加顽强，反击周期也会变

得更短。

总之，根据两次春季攻势的经验，交战双方都相信自己不会战败，但双方也都深知不能取得全胜。因此在了解继续更大规模地流血已然无益，依靠军事力量不能解决问题从而陷于进退维谷境地的双方之间，好象突然之间使得停战的时机变得成熟了。

但是，由于春季攻势而被压缩的联合国军的前线，从东到西大约在三八线南侧30～40公里之处。无论从联合国军的目的、美国的体面或者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在这条线上停留下来进行停战都是不能允许的。联合国军尾随败退的中朝军队再度北进，于6月上旬第三次越过了三八线，准备推进到三八线北侧大约40公里的从临津江口开始的怀俄明线。这是为了获得确保被视为主要防线的堪萨斯线（从临津江口开始联接三八线20公里的一线）防御的前方阵地，同时为了将被认为是中朝军队准备发动攻势之基地的铁三角地带和美军称为“板球场”的“亥安盆地”置于压制之下。

中朝军队的抵抗除“亥安盆地”正面以外比想象的要弱。6月中旬，中、西部的联合国军前进到作为目标的怀俄明线。但是中国军队并没有任何想要谈判的迹象，这和联合国军的愿望相差很远。可是，就在准备下一次作战的过程中出现了马立克声明这个救命菩萨，因此第8集团军就在原地停止下来，一面注视着停战谈判形势的发展，一面转为阵地作战。

北朝鲜的公开史料关于转向阵地战和谈判的时机作过如下的描述：

“1951年6月中旬，敌我双方从临津江口至涟川、铁原、金化、山阳里、长坪里、论长里三八线以南和以北地区分别

转入防御战。”从此，战线基本固定下来，祖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第四阶段”，“一年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了莫大的损失。……仅据敌人显然缩小的数字来看，其损失也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半以上。……它在政治上、道德上遭到了惨败。……美国自夸的强大性的神话彻底破产了。敌人内部矛盾更加激化，侵略军队的士气极为低落，厌战思想日益滋长。……他们已经损失大量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又因他们不能在短时间内补充前线的力量，所以不得不停留在他们起初发动侵略战争的三八线上。另一方面，连续打了五个战役的我军部队有些疲劳，而且扩大了的东西两岸的防线还没有得到加强，在暂时撤退时期遭受敌人破坏的地区也还没有完全医治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劳动党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制定了在全线转入积极的阵地防御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展开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坚持已占领的界线，争取时间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后方，加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量和技术装备，另一方面，给予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兵器以莫大的打击，粉碎他们的进攻意图，在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方面占据有利地位，为发起争取最后胜利的进攻创造各种条件。……”

二、联 合 国 军

7月1日接到“原地停止”命令。

战线 这种态势是6月上旬以压制铁三角地带和“亥安盆地”作为目标向北推进的联合国军在中部正面推进到“怀俄明线”而得到的，但在东部的“亥安盆地”的正面，因受到北朝鲜军的猛烈抵抗不得已将攻势暂时中止下来，就

在准备下一次的攻势之中原地停了下来。因此在西部、中部大体上能成为一条线，而在东部则呈明显的犬牙交错之状，如实地反映了攻势停顿下来的战况。

作战思想　因为是一边进行战斗一边开始谈判的，所以对联合国军来说产生了难以预计的作战思想的问题，可以想象中朝方而也同样会有这样的问题。本来按惯例停战谈判是在暂时停战之后再进入谈判，象这样一边作战一边谈判还没有什么先例。因此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怎样地作战才能与谈判相配合等都变成问题了。

虽然无须大肆宣扬并没有战败，但一心一意地进行防御将不能促进谈判。因此希望能取得有利于进行谈判的战果，但这样作战不能激怒对方诱发为全面的战斗，也不能促使战争扩大的作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入避免更大规模的流血，尽早结束战争的谈判。

因此，联合国军采取了"决不把敌人完全打倒有不满足的话设法尽量赢分，最后被判定获胜，是最适合这种情况的作战"这样一种复杂而又难于实行的作战思想。

应付不测的对策　但是上述的作战思想仅限于朝鲜战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态作了相应的准备。当时想到的可能发生的事态是：

1．谈判进行不下去，或者中朝方面不想停战，从而谈判破裂；

2．战争扩大，苏联或者中国在朝鲜以外地区开始行动；

3．由于不测事态不得已要从朝鲜撤退时。

针对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所考虑的必要而且可能的对策就是对中国沿岸的封锁。

7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上将基于如下设想于9月1日前后开始进攻，计划前进到平壤～元山一线。

其设想是：

1. 中朝军队的战斗力显著降低，有可能以微小损失的代价即可夺取所定目标

2. 中朝军队顶不住现在这样的激烈战斗而撤退

3. 改变第8集团军的任务，调驻日本的第16军等予以加强

这样的设想虽然没有变为现实，但从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周密地安排中可以看出其对当时中朝军队战斗力的判断。

作战的基本原则　还是在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的7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综合在此之前给李奇微上将所发的作战训令，就其基本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7月10日发，参联电第95977号）这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再碰上和麦克阿瑟调整意见时那些麻烦的覆辙。这个训令就是其后两年之间进行谈判和作战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如下：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的任务是保持所指挥下军队的安全，给敌方兵员、器材以最大限度的损失，同时达成战争的结束。这个任务包括在三八线以南的朝鲜全部土地上确立大韩民国的机能以及分阶段地建成韩国足够的防卫能力，使其在联合国军撤退之后也能阻止和击退北朝鲜军的侵略。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确保部队的安全和击破扰乱敌人，可以在朝鲜行使其所保有的军事力量。但是，对于中国和苏联的领土，沿鸭绿江的电源设施以及靠近苏联国境的罗津港的攻击必须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另外禁止在苏联国境12海里之内进行轰炸。

假如苏联介入战争时要采取战略守势，在做好撤退到日本的准备的同时等待后命。

另外，作为远东军总司令，要以海、空军保卫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且在苏联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但是对中国以及苏联领土的军事行动只能根据总统的指令行事”。

这个训令不同于以前命令的地方是撤消了在马立克声明之后所发的“越过当时战线进行作战需得到许可”这种限制进攻作战的规定和具体指定了禁止轰炸的区域。

也就是除去限制轰炸之外，允许在全朝鲜进行自由的作战行动，这是为了适应谈判的情况来进行与其配合得当的作战。这被看作是右手拿橄榄枝、左手拿剑。

但是李奇微上将并没有急于作战。虽然东部战线犬牙交错状线的改变和对“亥安盆地”进行压制都迫切需要解决，但还是考虑以谈判为主要途径，据传这是由于其对谈判的责任感和律己的性格所决定的。

再者，根据情况判断，大口径火炮好象是显著不足。这在进行六月攻势时已有所查觉，经过1个月的对峙状态，中朝军队的阵地会变得更为坚固。因之今后如有必要在局部地区发动攻势时，将是攻击坚固的阵地。因此需要大口径的火炮。

基于这样的判断，李奇微上将向华盛顿提出的关于炮兵兵力的要求如下：

155毫米榴弹炮　5个营（90门）
200毫米（8英寸）榴弹炮　4个营（48门）　}计150门
155毫米加农炮　1个营（12门）
观测兵　2个营

这个数字究竟大到何种程度，从下述的情况即可略知一

二、就是当时配备在前线的中朝军队的全部火炮数为350门，虽说其中有若干105毫米、122毫米榴弹炮和少数的150毫米榴弹炮，但大部分是75～76毫米榴弹炮（据第8集团军弹痕解析班报告）。

虽然在华盛顿做了努力，但由于是投入已处于混乱状态的朝鲜战场，8月17日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增援炮兵为高射炮兵5个营（90毫米加农炮）和野战炮兵4个营。

据传，就是这些还是动用了要登船开往欧洲的5000人，而且是从总预备队以及学校机关等抽调出来编成的部队。

当时在美国本土的兵力如下，虽然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久，但美国还是苦于经过训练的兵员和战斗器材的不足。

第82、第11空降兵师（战略总预备队）

第28、第43步兵师（预定10月或11月派往欧洲）

第31、第47步兵师 }（1952年春训练完毕）
第1装甲师 }

只有炮种没有按李奇微上将的希望配备，但从要求要10个营就给了9个营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使人感到华盛顿的首脑们对李奇微上将抱有非同一般的好感。如前所述，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绝对不会有这么顺利。当然，这不仅是因人而异，也因为各种条件有所不同。美国公开史料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叙述：

“在第二次大战中，各战区指挥官都无例外地患上了一种”地方病”，这就是埋头于眼前的状况，不考虑美国的能力和立足于全世界进行物资器材分配的可能量，盲目地要求兵力和物资的一种病。……麦克阿瑟是重病患者。

李奇微也不例外，他也经常被这种病所左右。但平心而

论，他的病只是属于中等程度。他因担心作为缔结对日和平条约的反作用，苏联将会对日本搞些什么动作，而希望加强作为抑制力量的海、空军……”

第8集团军　第8集团军在6月中旬接受的基本任务是“确保本军的安全、同时使敌人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失，保卫并且扶植韩国。越过怀俄明线进行作战需得到批准。”

为了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其方法是最低要确保“堪萨斯线”，为了保卫自己和南朝鲜，给予敌人最大限度的杀伤要用火力打破敌人的进攻，或者反复进行有限制的攻击以积累局部歼敌的战果，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因之，范弗里特司令于6月中旬下令在美国各军中各配属南朝鲜国防军一个师，提供劳务将“堪萨斯线”加固成一个攻不破的要塞。还命令在“怀俄明线”迅速构筑野战阵地以便成为“堪萨斯线”的前哨阵地，对于战线尚未固定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则命令首先固守现战线，同时推进侦察据点为今后发动攻击作好准备。而且将接触线附近的居民全部迁往南朝鲜内地，以期防御的安全。

到7月初，“堪萨斯线”的构筑工程大致完成，用园木和沙袋掩盖的又深又窄的堑壕、蛇形铁丝网和布雷区，从临津江口蜿蜒连接到东海岸的200公里的一线上，使人想到第一次大战时的堑壕战重又出现。官兵们怀疑地说：“都说历史不会重演，可是和36年前一模一样的堑壕阵地又出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和36年前不同的只是从这个山顶到那个山顶连接起来好似万里长城般的山岳阵地和不管哪座山上都建造了坦克可以攀登的道路。

但各军主力所占领的是现接触线。虽说“堪萨斯线”是主抵抗线，但现实是面对60万以上的大军，而且其发动攻势的

征候屡屡传来，所以不得不如此。各军都在抵抗线前方2～4公里一线配置了连、营级、有时是团级的前方据点，使其与中朝军队接触。之所以没有设置通常的全面前哨、战斗前哨之类的阵地，由于时间紧迫和没有设置这些的地点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要求这些据点要具有抵抗能力和侦察能力。也就是不希望通常的“防线”只是消极的警戒线。

但是随着谈判的开始和战场暂时平静，“怀俄明线”逐渐变得坚固起来。这是各部队出于自卫本能和希望到停战为止使其得以确保的本能，进一步加固构筑的结果。

但到了7月底，人们察觉到谈判和当初所预想的不同，要拖延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谈判拖长则“怀俄明线”的性质有必要加以改变。这是因为假如“怀俄明线”的性质仅仅是一道前哨防线，那么中朝军队将会很容易地将其突破而接触到“堪萨斯线”，这就不可能限定在这个地方使谈判达成妥协。从中朝军队坚持以三八线为分界线可以看到很有这样的可能性。“堪萨斯线”位于三八线以北10～15公里一线，如果那时以接触线即“堪萨斯线”作为分界线、在其南北各划6公里设置非军事区的话，那么其南缘正接近三八线，联合国军自己不得不撤退到三八线以南，中朝军队的目的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

基于上述理由，7月30日范弗里特上将（7月11日晋级）决定将“怀俄明线”改变为主抵抗线，从而改变了确实不能随时后退到“堪萨斯线”，并以其为据点开始反击这样的方针。

也就是说将现接触线改为主阵地，而将“堪萨斯线”改为预备阵地。

但是这样一变又出现了战线凹凸过于明显，特别是在东

部"亥安盆地"的正面，占据制高点的中朝军队可以把全部纵深尽收眼底，白军（南朝鲜第1军）的右翼过于突出、几乎变成了面西的正面。另外，如若占领金化，则其东北2公里的金城眼前的障碍，不压制金城盆地则"怀俄明线"的安全就不能得到保障。

三、中 朝 军 队

6月和7月曾屡屡接到中朝军队在增强和准备攻势的报告，但并没有发动预期的攻势。虽然修复铁路和公路，向前方运送补给品仍很引人注目，但特别明显的是加强第一线阵地。

根据7月1日第8集团军的情报估计，其兵力约为14个军，其前线炮兵以轻炮为主，不过350门左右（1公里相当1.6门），其火力主体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迫击炮、机关枪和手榴弹。另外有的估计约7500人的游击队继续在智异山和太白山区活动。

在6月攻势中使联合国军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对于土地的执着性完全不同。这种习性的不同在过去的战斗中虽也有所觉察，但在向"怀俄明线"推进过程中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这就是说中国军队对于进和退是非常自由自在的，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进攻和后退是具有同样价值，同样必要性，单纯的战术行动，似乎完全没有西欧的"攻击前进是光荣的行动，后退是耻辱的表现"那种概念。据说这是将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战法在地面上的运用，联合国军之所以比较容易夺取铁原、金化等要冲，使得侦察部队得已推进到平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但是北朝鲜军对土地的执着性，同中国军队比较起来却是异常的强烈。实际上北朝鲜军是在利用一草一木来努力固守其土地，这从其公开书刊中，和到处可见的“用鲜血保卫祖国的寸土”、“祖国的高地运动”等标语口号中就可看到这方面的例证。所以，虽然用上了第1陆战师还是不能夺取“亥安盆地”，形成了7月初那样奇妙的凹凸不平的战线，这也是由于这种原因。

这种不同可能是大陆民族和半岛民族这种民族性所造成的，也可能是自己的事情和终归是别人的事情这种区别所形成的。这种习性上的差异在以后的战斗过程中也有微妙的反映。

7月下旬，第8集团军对中朝军队的可能行动有如下的估计。这从7月24日范弗里特上将对接替米尔伯恩中将担任第1军长的约翰·W·奥丹埃尔少将（译号叫“铁麦克”）谈论自己的判断时概略地体现出来。

“假如敌人仅用在朝鲜的兵力进行攻击，充其量只能夺取限定的目标。但是如果从国内再增派来几个集团军的话，老实说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会再次发生被追赶到釜山去的事态。由于敌人具有再增派两个集团军的能力，如果补给品充足的话转入彻底的攻势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虽然我并不认为敌人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我们必须要估计到敌人的最大能力，做好能够对付的准备。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停战谈判失败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好应付敌人一切可能行动的准备。”

但是在这之后的整整两年之间，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之前发动攻势时为止，中朝军队采取的是彻底的专守防御。无论局部的反击如何猛烈地反复进行，但那都是战术的、扰乱性

的。

因此在今天认为中朝军队远比联合国军所估计的要软弱得多，很多人认为其后方补给的不如意决定了它们只能全力以赴地采取守势。但也有另外的看法，就是认为由于战争已经转入谈判，而且从麦克阿瑟听证会和西欧各国的态度等方面已弄清了美国的意图，因此可能是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无益的攻击了吧。

虽然孰是孰非无由得知，但从北朝鲜公开史料上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有如下的描述：

"美帝国主义从停战谈判的第一天开始起就有意拖延停战谈判，在停战谈判的幕后加紧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美国政府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立即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前线加紧进行作战准备。李奇微奉命赶忙视察前线，命令美第８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说：'要在谈判期间加强前线，补充部队的人员损失，并把发动大规模进攻所需的武器弹药置于第一线部队的管制之下。'

范弗里特叫嚣说：'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唯一途径是联合国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７月10日正是停战谈判开始的那天，美国陆军部声明，在今后的三个月内，每月要轮换２、３万名美国士兵，并迫使仆从国家向朝鲜前线投入新的兵力。

截至1951年７月底为止，动员到前线的敌兵力共有21个师(美军７个师、李伪军10个师、仆从国军队４个旅以上)，共达30万人左右，各种炮1.7万多门，坦克、装甲车670多辆，飞机1600多架，各种舰艇约130艘。

敌军部队还在整个战线修筑阵地，设置各种障碍物，加强了所占的界线，同时加紧进行了主力部队的攻击战演习。

敌人还为阻挠我军的防御，侵占有利于今后攻击战的战术上重要的界线，对我军防线前面的战术要冲不断地进行武力侦察和局部攻击。……进入8月以后，在东部战线和中部战线更加积极地行动，准备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敌人在夏季攻势中所追求的军事目的是：使从东海岸的元山或通川地区登陆的敌军部队和从东部和中部战线发动攻击的敌军部队，在淮阳东北和末辉里地区会合，占领朝中人民部队在东部和中部战线掌握的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山岳地区，把前线推进到开城、金川、伊川、元山一线，然后，以这条线为据点，一举强占共和国北半部整个地区，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敌人夏季攻势的政治目的是：对我方施加‘军事压力’在停战谈判会议强迫我方接受敌人荒唐的侵略性提案，从而要实现所谓的‘有体面的停战’。

敌人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把主攻目标放在东部战线的杨口北方的比雅里（“亥安盆地”西侧）和麟蹄北方的加田里（“亥安盆地”东北侧）两个地区突破朝鲜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的防线，在两个攻击部队会合的地点伊布里消灭我军部队，然后继续向北方推进。

为此，敌人向东部战线投入了13万兵力和10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的坦克和炮兵，并动员数十艘舰艇大力进行登陆作战准备。还在6月下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以日本横须贺为中心的海岸地区，动员作战预备队美军两个步兵师，水陆两用坦克部队和舰队，进行了登陆作战演习，做好随时登陆的准备。

当敌人发动这种新攻势的时候，我军前线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前线没有完全修好坚固防御阵地，加以发生30年未

遇的洪汛，公路和桥梁等都遭破坏，以至运输很困难。并且朴宪永、李承烨等美国间谍①，接受美帝配合敌人的攻势，策划在我国后方举行武装暴动。……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正确判断敌人的进攻意图加强了各项防御准备。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早就识破敌人把主攻目标放在东部战线的意图，把守卫在东海岸一带的朝鲜人民军②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几个联合部队分别调到淮阳及其东南地区，加强了我军东部战线的防御密度。

这是在组织现代防御战中事先正确地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适时机动地调动主要方向集中兵力和战斗器材的出色典范。这样，把新的作战部队调到前线地区，组织了大纵深的防御体系，特别是敌人可能进攻的战术和作战要冲布置强大的防御力量，并采取了反坦克措施。最高司令金日成元帅提出了这样的作战方针‘增强前线的炮兵部队，并有效地利用炮兵，加强基本战线和东西两海岸的防御阵地，运用各种战斗形式展开积极的防御战。在由机动防御转入阵地防御的战争第四阶段初期，前线我军部队还没有完全修好防御阵地，也没有修好坑道。而敌人在大批飞机、坦克和炮兵掩护下，连日反复发动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前线部队为坚守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进行了极端难苦的斗争，’

我军部队应当根据党关于坚决进行顽强的阵地防御战的战略方针，迅速采取决定性措施，加强防御阵地的设备，还

① 都是在南朝鲜出身的独立运动的斗士。当时朴宪永任副首相兼外相，李承烨任法相兼汉城特别市市长，战后因上述罪名被清洗。

② 似指将第6军团调往东海岸。

应当进行积极防御战，如动员一切炮火进行反炮斗争，在广大地区展开夜袭战和反坦克战等，以便给敌人有生力量及战斗器材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窃据前线部队一部分领导地位的反党反革命分子金雄、方虎山①为了破坏党关于阵地防御战的战略方针，蓄意没有修筑防御阵地，也没有及时采取防御措施，而只进行极为消极的被动的战斗。他们还以炮兵阵地受到损失为借口，不但火炮没有进行射击，而且把炮兵转移到远离防御阵地的后方纵深，削弱了前线的火力。并且让机枪和轻机枪不进行有效射程的射击，只进行近程射击。理由是怕火力点被暴露。他们还提出什么'近距离的战斗最有效'等谬论，在战斗中，他们常常指挥战士把敌人诱到很近地点后用手榴弹、转盘枪、刺刀等进行了战斗。因此，每次战斗无比地激烈，受到了部分不应有的损失。

特别是方虎山之流反对党的阵地防御战的方针，说什么不修筑阵地，没有火炮的掩护也可以进行战斗，甚至不让所属部队挖一个掩避壕，并在运动战的枪口下，率领部队不断地从这个山移到那一山。金雄的破坏行为也很严重。他默许并暗地里增长了方虎山的错误行为。并在训练炮兵的借口下，把自己管辖的炮兵，移到远离前方的阳德地区，削弱了前线的火力。

这个时期，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采取了迅速消除这些坏分子有害行为的措施。金日成元帅强调了炮兵在战斗中所

① 都是中国八路军出身的将军，金雄是洛东江时期的第1军团长，当时为前线总司令，以后任国家保卫相。方虎山少将开战时为第6师长，当时任军团长。

起的作用，特别是曲射火力在山岳地区所起的巨大作用，并命令部队在前线增加炮兵，在山岳战斗中积极利用炮兵。

根据这个命令，我军建立了在山岳地区利用炮兵的新的而又具体的各项原则，提高了部队的炮兵火力，克服了部分指挥官忽视炮兵在山岳地区的作用和在敌空军兵力较强条件下的作用的倾向，并显著加强了步炮协同作战。纠正了在山岳地区进行消极的‘近距离战斗’的错误倾向。

金日成元帅还命令在基本战线和海岸地区迅速修筑适合防空军、防炮击、防坦克的阵地，采取决定性措施，加强防御阵地的设备，以保证我军战斗员根据条例和教范要求进行正常的战斗，并在广大战线运用各种战斗形式展开积极的战斗活动，改善对前线部队的供应工作。于是，朝中人民军勇士们冒着敌机疯狂的轰炸和炮击，修筑阵地，广泛地设置障碍物，并在广大地区积极展开了战斗活动。最高司令部还及时采取了反击敌军登陆部队的措施……”。

第二章　开城谈判的开始和战线

政治家和军人恰如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表演戏剧，相互间的台词组合得非常精密，因此任何一个演员都不能做和同台演出者无关的博取观众喝采的表演，也没有为获得更大的反响而改变情节的余地。假如演员中的任何一个人弄错了其所担任的任务，那末整个戏就会变得乱七八糟。

——戴高乐将军

第一节　预备谈判

一、起　　因

中朝军队的春季攻势中止整整1个月之后，也就是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克夫·马立克通过联合国的“和平之价值”广播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苏联人民相信朝鲜事件能够和平地解决。作为其第一步措施，我们提议为了协商停战和双方从三八线相互撤退军队问题，在交战国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假如双方都愿意结束战斗的话，我们认为这对和平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是很高的。……”

这就是世称的马立克声明。

正因为当时的联合国方面认为是苏联让北朝鲜和中国代

替它进行侵略，所以充当幕后操纵者的苏联提议进行谈判，被看作完全是顺水推舟。另外中国虽没有放弃其停战条件——即撤退外国军队，放弃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意志，但却立即同意了马立克的提议，这被看做是对谈判抱有热情，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杜鲁门总统尽管要外出旅行，但立即表明了同意马立克提案的见解，并用心良苦地寻求苏联的承诺，于6月27日得到了葛罗米柯副外长主旨为"停战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之间进行商谈，……应该是不涉及政治的、领土的一切事项而严格地限定为军事问题的讨论"这样的答复。美国认为马立克提案正式表明了克里姆林宫的意见，而且谈判不是政府之间举行政治性的谈判，只是为了避免相互间更大规模的流血而举行关于军事上停战的讨论，这与美国很早以来就抱有的政策是一致的。因此美国也正式决定了参加谈判的意志，指令李奇微司令开始预备会谈。

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没有打算通过政府间谈判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因为根据1948年以来连续进行的莫斯科会谈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上交锋的经验，双方都深知只要一方不做将朝鲜半岛让给对方任意摆布的让步，问题就根本不能解决。所以不举行政治谈判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双方默认都没有从朝鲜摆脱出来的打算，因而会谈得以举行。

这时在联合国又产生了野战军司令官是否拥有谈判权限这样的疑问，但由于联合国法律顾问阿布拉哈姆·菲勒的"在联合国将军事作战委任给美国的现状下，只要是谈判仅限于军事方面的事项则美国拥有缔结停火或停战协议的权限。……但会谈结果必须向安理会报告"这样的解释，美国得到了参加谈判的认可。这种疑问虽是从法律解释方面产生

出来的，但其起因却是迫切希望早日妥协的西欧各国担心不习惯于谈判的军人们把谈判搞破裂了而考虑用另外的形式进行谈判。这个插曲表明了西欧各国是如何的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西欧各国的这种愿望在美国的政策中也有微妙的反映。这件事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万能的美国的权威在慢慢减弱，也就是表明已进入了象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假如你在某个地方想要一个人单干，……那么你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你一个人在单干”这样的一个时代。

呼吁　从政府方面接受了指令的李奇微上将，对第8集团军发出了“原地停止”的紧急命令，令其做好和、战两手准备，同时于6月30日用无线电广播向中朝方面发出通知，要求商定进行第一次会谈的时间，并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丹麦医院船上是较为适当的。

选择丹麦船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因为丹麦虽是联合国的一员但却是未向朝鲜派兵的少数自由阵营的国家之一，作为中立国估计中朝方面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另外，关于停战谈判的提出和北朝鲜方面对此予以同意的经过，北朝鲜的公开史料有如下的描述。

北朝鲜公开书刊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日益得到加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美帝国主义却在军事和政治道德上连遭惨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越加尖锐，侵略军队的士气极为低落，所有这些情况使美帝国主义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正在这个时候，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一贯努力的苏联，反映全体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倡议。1951年6月23日，苏联

驻联合国代表通过广播‘和平之价值’指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停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在窘境中寻找出路的美帝国主义，立即抓住了这个好机会，于6月30日，通过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李奇微向朝中人民建议举行停战谈判。”

“朝鲜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发出了同意敌方建议的信。我方同意举行停战谈判，首先是因为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一贯奉行爱好和平政策。不管美帝国主义者建议举行停战谈判意图何在，既然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他们本身建议和平解决问题，始终一贯地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我方就同意这个建议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是因为朝鲜人民一致要求和平同时也需要和平。不仅如此，停战的实现会为我们继续加强革命民主基地，并依靠它有可能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还因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完全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

“美帝国主义者疯狂企图通过朝鲜战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为粉碎他们的企图，保卫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必须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实现和平。”

“于是，1951年7月10日，以朝鲜人民军代表为首席代表的朝中人民军方面为一方，以由美军代表为首席代表的‘联合国军’方面为另一方，在开城地区开始了停战谈判。”

“实际上，这个谈判是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一方，以曾自诩为世界‘最强’的世界帝国主义反动头子——美国为另一方举行的国际谈判。”

“于是在国际舞台上一向不甘心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美帝国主义者，终于慑于朝鲜人民的威力，在插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所谓联和国国旗桌子旁，同我们开始了停战谈判，这就意味着美帝国主义者实际上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存在。”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战争的一年来，虽然用尽各种野蛮手段，企图扼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终于停留在他们起初发动武装侵略的三八线上，如今又不得不在我国国旗面前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这就完全意味着美帝国主义可耻的惨败。”

“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支持朝鲜停战谈判，……他们一致关心着开城的停战谈判。”①

南朝鲜的苦衷 关于南朝鲜国民采取坚决反对在现状之下休战立场的理由在前卷中曾经谈及，到了李奇微上将给中朝方面发出通报的6月30日，南朝鲜政府看到开始谈判已不可避免，于是发表了下述五项休战条件的声明，以明确表示其立场。

①中国军队从现在起不再进行战斗行为或破坏韩国财产的行为，并撤回鸭绿江北岸。

②完全解除全部北朝鲜军队的武装。

③联合国保证任何第三国不向北朝鲜共产主义者提供军事的和财政的援助。

④不仅是停战，而且出席一切有关朝鲜问题国际会议的只能是韩国政府。

---

① 这里出现了停战和休战两个词，停战就象车辆临时停车一样，是休战的前提。联合国军把这次会议称作休战‘TRUCE’谈判，但南朝鲜和北朝鲜方面都称作停战谈判，这表明了其意向。

③拒绝和韩国主权与领土统一相矛盾的协定。

从其中的任何一项来看，不仅北朝鲜和中国不会接受，就是联合国也决不承认，因此这个声明被认为只是用与过去不同的形式来表明其绝对反对谈判的立场。

另外，7月4日李承晚总统再次声明“在三八线附近停留下来进行停战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强调继续战争和完全统一韩国要求中止谈判。这些都作为妨碍和平到来的东西被北朝鲜的宣传所利用，但作为李总统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据认为作为必须代表当时韩国国民真实感情的政府，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然而不知是否是反映这些问题，一些反对谈判的激进分子采取脱离政府规范的过激行动给谈判的进行投下了微妙的阴影。

二、美国的谈判基本原则

在发出6月30日提案的同时，李奇微司令从政府那里接受的谈判的基本方针如下，这个训令就是整个谈判的基本态度。

谈判的基本方针

1．本训令取消以前关于休战条件的训令、……这是关于本会谈的基本指令。……为了导致谈判的成功，这个指令不考虑公开发表。

2．一般政策

（1）我们首要关心的是停止敌对行为，能保证不再开战，和确保联合国军的安全。

（2）我们还不清楚苏联和中国是否想要认真地缔结一项合理的而且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企图

要永久地解决。因此在讨论休战条款时，不是权宜性的规定，而是最希望能达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效的协定。即使是在完全不能期待达成政治方面，领土方面的永久解决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3）谈判要严格限定在军事问题方面。请您明白，禁止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最后解决和与朝鲜无关的问题，例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要在政府间处理的问题。

3．允许您在初期谈判时提出比另行告知之条件更为有利的条件来开始谈判。但必须十分注意除去连我方的最低限度条件也不被接受的情况外，不要使谈判决裂。因此不要提出会被国际舆论怀疑我方善意的那种过高的条件。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最低限度的条件，否则会玷污美国的体面。

我们的最低限度条件极为重要，在面临谈判时必须认识到，不但不易得到比这更好的结果，就是让对方接受这样的条件也决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也充分了解您在谈判中的困难。

4．根据以上所述，在谈判停战协定时应当：

（1）只限于朝鲜问题，而且要严格地限定在军事事项方面，不包括任何政治的、领土的事项。

（2）在有别的取代谈判之前，应将谈判继续下去。

最低限度的条件：另行指示的停战条件，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最低限度要求的具体内容如下（6月30日所发参谋长联席会议第95354号电）：

1．为了监督停战条款的实行，由双方人数相等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自由地在全朝鲜旅行，监督实施停战条款的权限。在这个委员会未发挥机能之

前，停战协定不发生效力。

2．停战线以休战协定签字时双方所占领的阵地线为基础来划定，并设置以停战线为中心宽20英里的非军事地区。

3、为防止战争再度发生，双方明确约定不增援部队，不增加物资器材和装备品。但更换超过使用年限的个别装备品例外。

4．俘虏应按一对一的原则迅速进行交换。但在协定达成之前应允许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访问所有的俘虏收容所，改善俘虏的待遇。

三、预　备　谈　判

在面临谈判之际，李奇微司令命令联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班（班长为作战部长莱特准将）担任制定谈判的详细计划和进行具体调整的任务，首先必须决定的是准备协议事项的提案和任命代表团。

代表团：

7月1日报告华盛顿的联合国方面代表团由下列5人组成：

首席代表　海军中将G·特纳·乔伊（当时任美远东海军司令长官）

代表　陆军少将H·I·雷迪斯（当时任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

代表　空军少将L·C·克雷吉（当时任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官）

代表　海军少将阿雷·A·伯克（当时任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以后任海军参谋长，晋升为上将）

代表　南朝鲜陆军少将白善烨（当时任南朝鲜第1军军

长。以后任参谋总长、联合参谋总长，上将）

代表团以乔伊司令为首，由陆、海、空军的代表和南朝鲜军代表组成。关于参加这种罕见谈判所派遣的代表人选，李奇微上将讲过下述的话：

“我最初选定了乔伊中将。除他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的适当人材。随后征求他的意见来挑选别的代表。白少将是韩国军方推荐来的，也得到了在东海岸作战中对他知之甚深的乔伊司令和伯克少将的大力推举。他是一位年青有为的战斗指挥官自不待言，他的国际性的敏感和他的人品也是很驰名的。”

另外，如后面所述，共有9项的协议事项提案也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

事前交涉　联合国方面已充分地做好了准备工作，但极为重要的中朝方面的答复还没有来。李奇微上将本来设想通告一经发出对方将会立即答复，但到翌日晨仍没有回答的迹象。于是又反复播发通告提出“联络军官的预备会谈拟在元山飞机场或临津江至开城之间的公路上举行，商定代表团的会见时间、地点和程序。“在第一次播发出通告之后还不到24小时，又再一次发此通告，这样着急只能被认为是表现了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与愿望的急迫心情。

就在李奇微上将即将进行第二次广播的时候，中朝方面由北朝鲜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署名答复：“希望将谈判会场设在开城，由7月10日至15日间开始举行正式会谈”、这是通过北京电台的广播传来的消息。听到此讯，首先是感觉安心，但接着又出现了令人担心的问题。在北京广播的语气中有的地方带有谈判期间停止作战行动这种印象之处。

这可是一件大事。7月1日的前线呈犬牙交错之状，特别是在东部“亥安盆地”还没有到手，还没有获得防御堪萨斯线所必需的前方阵地。而且整个战局联合国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如在谈判开始的同时停战的话，就不可能把军事上的优势在谈判中反映出来。所以假如在现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达成休战协定，会给将来留下极不安定的种子，不是没有使好不容易才达到目前状况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可能。

华盛顿的谈判的立场　李奇微上将在谈判开始之前，认为应使对方确认在休战协定缔结之前不进行停战，并认为为了尽早结束战争希望尽快开始谈判，还就此向华盛顿请示（7月1日发C×66160号电），但华盛顿的首脑承认了前者，否定了后者。理由是急于规定会面的日期会把联合国军置于哀求者的立场，会被看成是示弱。认为在谈判中如果不彻底站在强者的立场上，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就会难于解决。

另外，在这时华盛顿还提出“联合国军一般把彭德怀将军的官衔称做中共义勇军指挥官，将此改称为中国军队所使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一个好的印象”。这可能就是军人所讨厌的外交技巧吧。

就在这个时候，7月4日中朝方面同意由联络军官开始预备会谈，并提议在7月8日举行。李奇微上将的印象是“中朝方面对开始谈判抱有热情”，同意了这个日期。

虽然决定了预备会谈的地点和日期，但从战场来的报告，很多却是与“和平即将到来”相反的。第8集团军几次报告说：“敌人似在准备大的攻势，南下的部队和补给纵队显著增多”，空中侦察的结果也屡屡报告发现南下的车辆和列车。这使李奇微上将对中朝方面的诚意抱有怀疑，但又考虑到与其增强兵力与之对抗，不如为了在迟早即将来到的谈

判中处于道德上的优势而采用相反的做法会更好些，从而想把在刚刚修复的金浦机场展开战斗轰炸机部队的计划延期到适当时间进行，并申报华盛顿。但华盛顿的首脑们不同意这个申请，理由是计划已经公开发表，中止计划会被看做无端示弱的表现。

也就是说作为谈判当事人的李奇微上将是怀着希望尽早开始谈判，尽早达成妥协以防止再流那怕是一滴血也好的焦虑心情并为此来一本正经地干的，与此相反，华盛顿政府的意图则是尽量以实力作为背景来获取体面停战的条件。这种华盛顿首脑的基本谈判哲学，恐怕是和亨利·A·基辛格所说的“我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获得胜利，外交的目的在于获得和平。这两者都是要把对手置于不利地位，在对手放弃继续下去的念头时才能达到目的”是相似的吧。现在的越南谈判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奇微上将的立场　李奇微上将遵奉训令于7月6日召集代表团就即将临近的谈判谈了他的想法。这个训示成了以后谈判中的一般指导方针，还不期地预测了谈判的经过，因此令人很感兴趣，而且作为和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的一个实例也被寄与关心。

“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严厉地对抗。因此各代表在讨论停战时断不能示弱。希望各代表要坚决地以强硬态度说服对手作为这次会谈的方针。……

另外我认为要忍耐至上。谈判恐怕会拖得很长、无论如何也很难避免为了进行宣传的演说……这时最高明的办法，我想就是无视对方的冗长的发言。

但是在不会被卷入政治性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使中国疏远苏联集团或者有能使中苏之间的紧张增大这种机会的话，

各代表应当立即努力加以利用。”这在公开发表的资料中是没有的，据认为可能是美国得到了中苏两国之间有不和因素的情报。就是说一般认为中苏争论和边境纠纷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孕育出来的。

“另外，在和东洋人谈判时，必须充分注意不要伤他们的面子。必要时给对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很有必要。不能忘记由于这样做可能会得到良好的结果。……

考虑到谈判要使用英语、中国语和朝鲜语进行翻译，一定会产生语义解释上的困难。我认为为了不发生因翻译不正确而引起的根本的而又继续的误解，必需予以深切地注意。……

假如共方代表施展阴谋把他们败北的事实在谈判中加以欺骗的话，各代表要牢牢记住在历史上一定会记录下‘共产党军队对亚洲的侵略在朝鲜达到了顶点，其后开始自然后退’这样的字句，……”

但是李奇微上将为了对不惯于国际外交的军人代表团提出建议和忠告，以便谈判能顺利地进行，考虑让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J·墨丘和总司令部政治顾问威廉·J·赖特常驻在作为会谈支援基地而设置在汶山里的帐棚村里。这个帐棚村设在三月份进行汶山空降作战时李奇微上将着陆的某个土桥附近，虽然还残留着浓郁的战场气氛但却是一个不仅有宿舍而且还具备会议室和直升飞机降落场等的大帐棚群。

但华盛顿的首脑们否定了李奇微上将的这个申请。其理由是由两个知名的外交官在现地提供的政治建议，会使中朝方面产生联合国方面不只限于军事问题还有进行政治谈判的意图这样一种误解，而且赖特将参与正在迫近的对日媾和问题，因此容易造成对日问题和停战谈判有关这样的印象。就

这样，李奇微上将的提案每件事都被否定了。李奇微上将的回忆录赤裸裸地记述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因此被认为很有价值，但对这些问题他却一点也没有触及到，之所以这样，恐怕是他考虑到若要有所触及就不能不倾吐出满腔的愤懑，而且这样一来，其结果必然是不只限于自身，还要伤害别人的原因吧。一方面要担负谈判的全部责任，而另一方面却是每件事都被干涉、被否定，作为象麦克阿瑟所说的必须被捆住双手双脚来进行谈判的他来说，想要说的肯定是有很多很多，但从中可以看到辛辛苦苦开辟出荆棘道路的他是具备了什么样的忍耐力与什么样的宽容度量吧。

赴开城　由A. J. 金尼空军上校、默里海军陆战队上校和李寿荣中校构成的联合国方面联络军官团，在中朝方面提出的7月8日早晨从汶山里乘直升飞机起飞，在通过广播所规定的上午9时准时越过临津江，不久就到达开城。金尼上校在叙述当时情况时说："在指定的着陆场上，瞪大憧憬和羡慕眼睛的中国士兵围观直升飞机。不久有包括女性在内的三个军官来迎接我们，在森严的护卫之下被领到会场。会场设在免遭战祸的旗亭（旅馆兼饭馆）之中，这是一个使人缅怀古都开城面影的场所。……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军官是从此时起一直作为对手的张上校。"

座位　一进入会场，金尼上校一行毫无礼貌地进到里面，斜楞着眼看看张惶的张上校，坐在面朝南的座位上。这似乎出乎张上校的意料，据说他明显地浮现出动摇和困惑的表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按照东洋的习惯，在媾和谈判的会场上胜者面南而坐，而败者要面北而坐。不知道是谁指使联络军官团这样坐的，估计多半是被选作南朝鲜代表的白善烨将军。因为他曾说过："共产党方面在执拗地努力以胜利者

的立场来参加谈判”、“我们这方面也要经常开动脑筋抢先下手”，还说过：“我认为当初同意把谈判会场设在开城是一个明显的失败，因此要想个办法把这个失败挽救回来”等等。

所谓“同意在开城是一个失败”的意思是，当初联合国军提议将谈判会场设在中立国丹麦的医院船上，共产党方面拒绝了这个提案，7月9日出版的《新共和》杂志评论说“从理论上说医院船来特兰的亚(音译)号是中国和北朝鲜尚未参加的联合国的领土，因此他们要是同意联合国方面的提案那才会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另外，乔伊将军也说：“他们拒绝医院船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代替提案而指定为开城。联合国方面由于希望这个谈判能尽早开始，同时由于对东洋习惯研究不够，因而没有坚持己方提案而同意了共方的将开城作为会场的提案。据乔伊将军说这是考虑到开城是无人地区可以少发生很多麻烦，而且来往也很容易。这以东洋的观点来看，很明显是联合国军方面在求和。因为在东洋是胜利者将求和的对方召唤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来谈判的。所以据认为上述作法是对古战史和故事造诣很深的白将军为了挽回这种失策而想出来的计谋。

另外，据谈判首席代表乔伊将军所著《共产党方面是如何进行谈判的》（以下简称《乔伊回忆录》）记载，在两天之后的正式谈判时，中朝方面给联合国方面准备的是面向北的座位。

预备谈判　不久，双方代表团隔着绿色的桌子相对而坐，但遭受奇袭的张上校的寒暄生硬而又冷淡。一会儿端上了茶点。但是，这按东洋观点是胜者给与败者的恩惠，是表示怜恤，是“赏赐物”。因而如果接受就是“谢赏”，就是

自认战败。

金尼上校若无其事地予以拒绝。于是出现了短时间的冷场，但以此为契机，形成了在这次谈判中不是一切都根据国际惯例的外交礼仪这样一种默契。

就这样，这次的确拖得很长的停战谈判从一开始就在叮叮当当针锋相对的勾心斗角之下拉开了战幕。

不久开始进行洽谈，内容顺序是以前通过广播决定下来的，即①交换代表名单，②决定正式谈判日期，③有关代表团相互安全的规定等。

金尼上校首先提出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名单，并要求提出对方的名单。金尼上校想对方也会立即拿出名单来的，但张上校却说："因为要请示，希望休息3小时"而很快地走出了会场。据推测这很明显是先知道了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名单，以便选任与其级别和职位相称的代表团。

由于很快就到午饭时间了，中朝方面搬出了食品和酒、烟等物，但金尼上校对此加以谢绝，乘直升飞机返回了汶山里。这是由于认为预备会谈用不了1个小时就会结束而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从此开始，代表团不管任何场合都要携带食品和饮料。

午饭以后张上校提出了中朝方面代表团的名单，因此下一步进入商谈决定第一次正式谈判的日期。当时的情况在《板门店》一书中有如下的描写：

金尼上校：我方想要在7月10日开始正式谈判，怎么样？

张上校：谈判的时间已经在两军指挥官之间决定下来了。

金尼上校：不，两军指挥官是同意在7月10日至15日之间进行谈判。正式的日期还没有决定。

张上校：代表团的谈判的日期按两指挥官同意的进行。

金尼上校：但那是在哪天呢，是10日？11日？12日？到底是哪天呢？

张上校：这个问题两军指挥官已经决定了，因此不应是联络军官要商谈的问题。

默里上校：好象是共产党军官没有被授予决定日期的权限，因此由一方来决定怎么样。

金尼上校：联合国方面代表团定于7月10日11时到达开城。

张上校：因为两军指挥官已经决定了，那么就那样吧。

决定了谈判的日期之后，接着进入代表团的安全和交通事项，决定“中朝方面开放从开城东方10公里的板门店前哨至开城的道路。联合国军的车辆用白旗作为标志，除去5个代表外其他人都要配戴白袖章，只能在这条道路上来往。代表团在途中和谈判会场的安全由中朝方面负责。另外中朝方面的谈判所需车辆在平壤和开城间来往时要有同样的白色标志，如事先通知所经由的路线与时间，联合国军对此不进行攻击”。

就这样，仅管有最初的意外事件，预备会谈进行得意外顺利，甚至金尼上校在其报告中都说：“共产党军方的态度一般来说是合作的”。

但是7月10日的《朝日新闻》以“预备谈判的详报金尼上校谈既没有“敬礼”也没有“握手”心情不舒畅的三个半小时”为题进行了报道，暗示了谈判的将来。

中朝方面代表团　首席代表南日中将，他还是一位37岁的青年将军，战争以前历任有关教育方面的要职，当时任北朝鲜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还兼任副首相，是北朝鲜的精

华。南日中将毕业于满洲的大学，以后留学苏联，因此通晓朝鲜、中国、俄语等语言，服装、态度都端正，是金日成首相的得力亲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北朝鲜开始打出来的一张王牌。他在两年间一直担任首席代表，以后长时期担任外相，至今仍在北朝鲜政府的中枢之中。

代表　北朝鲜陆军少将李相朝（南朝鲜把他叫做李尚朝）。李从年青时就在中国从事独立运动，历任商务次官等职，当时任北朝鲜军最高司令部侦察局长。以后升任驻苏大使、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在1956年因颠覆政权的罪名被清洗。

代表　北朝鲜陆军少将张某。张当时任北朝鲜第1军团参谋长

代表　中国军陆军上将邓华，据知邓华在奔赴延安的长征中很活跃。当时任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以后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四川省副省长，但从1960年左右开始行踪不明。

代表　中国军陆军少将解方（南朝鲜把他叫谢方），解在莫斯科大学毕业，据说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总统，使国共合作得以成立的事件）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传说随着停战谈判的进展该少将的权力变得明显起来。当时任中国东北军区宣传部长，以后升任中国军事学院教育长，但从1964年左右起不知踪影。

双方的代表团各为5人，级别和职位也大致上可认为是平衡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联合国军是由美国陆、海、空军和南朝鲜军队分配构成的，其构成成员虽然都是选拔的当代第一流的人物，但却都是从未曾参与过政治的纯职业军人。而且首席代表是从美军中选出的，这直截了当地表现了

其想法。

但中朝方面在参加军事谈判的形式上，同样是以军人充任代表，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政治经验的人员，而且通过首席代表由北朝鲜派出表明了其立场，也加入了照顾民族感情的成分。这里有两个代表团微妙的质的差异，也有施展手腕让联合国方面担心、为难的原因。

正因如此，李奇微上将希望得到墨丘大使和赖特顾问的帮助，但想要尽早谈成的华盛顿首脑们害怕给对手造成恶劣的印象而未批准这个请求，这在前面已叙述过。“所谓外交就是诚意”这是经常说的一句话，但是即使自认为是抱有“诚意”，由于各国对“诚意”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因此对方未必能够接受。

第二节　第一次正式会谈

停战谈判的大幕就这样的拉开了，似乎是暗示要进行长期谈判似的，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很多的事件。

下文中将会出现很多进行谈判的情况，未特别加以注记的都是根据联合国方面发表的《休战谈判会议记录》。

一、会　　面

7月10日晨，联合国方面代表团乘直升飞机飞抵开城，但一行随员是乘车举着一面大白旗在规定时刻越过临津江的。

过了不久一到板门店的中国军队前哨阵地，不知为了什么，以“为了确保安全……”这样的理由让暂时等一会儿，所以耽误了几十分钟才到达开城，一到开城就有身穿全新军

礼服的北朝鲜军官分乘3辆卡车在等待着。一行人在护卫之下被慢慢地引导着向街里走去，但这时北朝鲜军官反复地伸出两个手指作出V字形的记号和举手作出呼喊万岁的样子，北朝鲜军的摄影人员则再三地进行拍照。被身着军礼服的军官们引导着的联合国方面的一行人员，穿着军常服或作业服，还擎着一面大白旗，因此看来正象是俘虏来乞降似的。

据一行中的一员巴奇教授说，北朝鲜方面曾将这幅照片以“投降的联合国军”的题目大肆报道。

一会儿代表团一行被领到郊区的一座大邸宅里，这好象是为联合国方面代表团准备的在谈判中的住所，但乔伊代表说已在汶山里准备好住所而谢绝了这个好意。被领到邸宅里的一行认为周围装满了窃听装置，因此只是说一些不得罪人的话。

小憩之后，被领到谈判的正式会场。正式会场设在一个提供朝鲜艺妓唱歌跳舞的大饭店里虽然有些地方遭到炮击和轰炸的损坏，但仍是一座华丽雄壮的建筑物。

进入会场的一行人首先注意到的是在邸内到处布满了武装卫兵的岗哨，但都是中国士兵，没有看到一个北朝鲜士兵。

中朝方面的代表团先坐在了面向南的高脚椅子上，而给联合国方面则准备的是面向北的低椅子。乔伊代表感到南代表是在轻视己方，因此以抗议的脸色要求换为同样高的椅子，美国公开史料说：“共产党方面甚至注意到连在座位高低上也要占有利地位，……在任何细微的问题上也不认输。”

例如，联合国将一面小的联合国旗立在了谈判桌上，中朝方面似乎因没有准备而有些发窘，但到了下午就立起了一

面比联合国旗高约10厘米的北朝鲜旗。于是第二天的11日联合国方面立起了一面更高些旗子，从此就开始了比赛旗子高度的竞赛，一直到旗子顶了屋顶双方才以同样的高度打了终止符号。

另外，双方的服装呈鲜明的对照。

联合国方面的美军代表穿夏季的军常服，而白代表穿的只是一套旧的战斗服。白将军曾考虑到代表团的服装是否要统一的问题并提出了询问，但回答是因为是战斗中的谈判穿什么都行，因此他穿着战斗中的服装来参加谈判。而且中国军队的代表也是穿的朴素的通常服装。只有北朝鲜军的代表郑重其事地穿着高领配戴大肩章的军礼服。美国公开史料说："穿着高筒皮马靴的姿态非常的仪表堂堂。"

据推测，北朝鲜方面身穿军礼服是在知道了联合国方面穿着军常服来参加会谈之后为了向世界宣传其对谈判抱有诚意，同时为了表明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参加谈判所采取的行动。同时推测假如联合国方面穿军礼服的话，北朝鲜方面将会穿着战斗服来参加。这种对照式的演出是为了在宣传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事与愿违

在交换了代表全权证书之后，乔伊代表极为生硬地发表了开会辞。其要点大致是呼吁说因为与会双方大家都是军人，因此希望能直率的迅速的解决问题。当时联合国方面代表团设想充其量用上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

"联合国军代表只拥有讨论在朝鲜的军事事项的权限，没有资格谈判有关朝鲜以外地区的各种问题以及政治性、经济性的问题。

还有，在缔结停战协定，军事停战委员会开始发挥有效机能之前，敌对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着。”

接着乔伊代表提出了由下列9条构成的协议事项提案。这9条得到了向朝鲜出兵的16个国家的同意。

1．通过协议项目；

2．设置由红十字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授与委员会访问俘虏收容所的权限；

3．将讨论限制为仅仅是在朝鲜的纯军事事项；

4．规定为了在朝鲜不再进行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的保证条件，停止在朝鲜军队的交战和军事行动；

5．关于划定横贯朝鲜半岛的非武装地带；

6．规定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构成、权限和机能；

7．关于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之下发挥机能的军事监察小组在朝鲜全境进行监察的原则协定；

8．军事监察小组的构成和机能；

9．关于遣返战俘的安排事项。

在乔伊代表结束其提案之后，南代表接着阐述了其立场。

“在谈判伊始，首先必须决定的是两军都立即从三八线后撤，其次是使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问题。……

还有，两军立即停战，……沿三八线双方应设置2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

如解决了以上的悬案，讨论俘虏的问题是可能的”。

接着中国代表邓华就各项问题加以评述，表示全面的支持。

就是说中朝方面的基本想法就是不考虑现在的军事形势，想要在一切都回到战前那样的情况下来进行谈判。

南代表的这个发言，对联合国方面来说确实是出乎意外。这不仅正是针对着政治问题提出来的，而且其内容完全是闭眼不看当前形势这个事实的。

说起来，媾和条约和停战协定的历史证明都是以其现状为基础而达成协议的，从无没有任何原因而恢复原状的先例。比如说即使在并未造成决定性胜败的情况下，也是自然地反映军事上政治上优劣的影响，以当时的实力关系作为背景来缔结协定的。

可是南代表只是主张恢复原状，并且希望立即作为议题进入实质性讨论。

乔伊代表立即反驳说："您的提案属于政治上的问题，是超越本代表的权限范围的。从而关于此问题不能进行任何讨论。……请提出协议事项的对应提案"，明确表示了拒绝态度。

就这样结束了上午的谈判。双方主张的分歧极其明显。但这是国际会议附属的前奏曲。以实力为背景，在敌我双方两种极端主张中寻求中庸之道，这就是谈判。而且双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绅士派头的，因此可以认为谈判的开头大体上还是说得过去的。

午饭后的谈判一开始，南代表就提出"联合国方面的秘书和传令人员没有必要在会场内和在从开城通往汶山里的道路上转来转去，希望加以限制"。由于那样会造成困难，乔伊代表当即表示反对。

以此作为开端，开始了事务性的谈判。就在南代表要把关于协议事项的备忘录交给乔伊代表的时候，中朝方面的摄影人员跑进会场拍摄照片，因此乔伊代表强硬地提出了"共产党方面的报导人员好象是自由地采访，因此联合国方面也

希望有20名报导人员同行。……但双方的记者都不得进入会场”的要求，南代表开始象是觉得没有办法而想答应下来，但过了一小会儿以“记者的安全问题非常重要，因此需要进行请示”的答复作了保留而没有答应下来。

这些事务交涉一告结束，南代表终于讲述了协议项目的对应提案，但这个发言首先是对联合国方面提案进行攻击开始的。美国的公开史料和南朝鲜国防部政训局编纂的《开城停战会谈》公报辑录第一辑都异口同声地说：“南代表依照的是最好的防御在于进攻这句古老的名言……对方常用的手段是让我方提出提案然后对其进行攻击”。

南代表的反对论述在下述的演说中开始。

“关于第一项，贵方的条款是不必要而且冗长的，过于重复的部分太多。

第二项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问题，因为是和第九项全面俘虏事项有关的问题，所以应当是在那个时候进行协商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应当在最后进行协商）。

第三项中关于把讨论只限于有关在朝鲜的军事事项是不必要的。因为已经规定了谈判大致限定在军事问题之上。

第四项和第五项中关于停战和划定非武装地带问题，一点也不具体。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加以明确地叙述。

第六、七、八项，如果前项得以具体地解决则自然地会随之解决。

第九项之俘虏问题……”

南代表最后以“本代表提出下述简洁的5项条款，这能使谈判适当而正确地进行下去”的结论，提出了相对的提案。

其相对提案是：

1．通过协议事项；

2．双方将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划定作为朝鲜停战基本条件的非武装地带；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4．就实现在朝鲜的停战和休战进行具体地安排；

5．随着停战安排有关俘虏问题。

结果是除去第一项的规定协议事项和最后的关于俘虏问题的条款之外，最为重要的想法及其内容与联合国方面提出来的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

联合国方面只是考虑进入具体的、实质性的讨论按照顺序首先应规定协议事项，待这个决定之后再进入实质性的讨论。与其相反，中朝方面则把“将军事分界线定在三八线”，“撤退外国军队”这些最实质性的、最政治性的、最需要加以讨论的这次谈判的极重要的事项作为会谈的前提，提议首先予以决定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公开史料在解释中朝方面提案的含义时说：“共产党方面当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回到三八线和把外国军队赶出去。假如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军事实力的均衡再度遭到破坏时，那他们就能够按照他们的步调和意愿自由地左右遗留下来的谈判。”

乔伊代表当即予以拒绝。他说：

“联合国军也考虑划定分界线和非武装地带问题，但没有道理考虑设在三八线。……外国军队撤退的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是应在停战实现以后加以讨论的问题。……这里首先应该决定的是协议事项，决定了这个之后就能进入关于停战和非武装地带的讨论……”

第一次正式谈判在双方仅仅提出各自的观点之后宣告结束。

当天夜里，在汶山里的记者俱乐部里曾就需要多少日子能够达成协定的问题进行过打赌，当某一悲观论者预测“需要6周时间”时引起了其他记者的失笑。当时认为充其量需要2～3个星期的占大多数。

另外，随同参加第一次谈判的金尼上校，对于南日代表的印象有如下的描述：

“南日将军好象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慌慌张张的不那么稳重。……他一次也忘不了让把他自己的发言译成中国话。……

南日将军爱使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这样的语言，这虽是老一套的词句，但其意味着说北朝鲜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而西欧各国是其敌人。”

和平帐棚村的时间分配 在南朝鲜，把作为谈判支援基地的汶山里帐棚群叫做和平帐棚村，这里任何时候都充满了与开城的谈判会场不相上下的热烈气氛，一直到深夜还是嘈杂热闹。这是因为为了准备谈判，代表们和参谋们每天都熬红了眼睛工作到深夜的缘故。

从开城的谈判会场一回来，各代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是聚集在一起研究当天对手的发言，探究其理论上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以准备反驳论据。而且开动脑筋来考虑使得联合国方面的主张能被对方接受的理论和合理性的根据，或者考虑在要讨论的新的项目中提出己方主张的方式和说服对方的方法。参谋们则接受代表的指示分析研究当天中朝方面的“象铜墙铁壁般的主张”寻找可乘之隙，设想在明天的谈判中会出现的问答，提炼联合国方面的主张和对付对

方态度的反驳论证，并起草这方面的文件。

这个工作一完成，代表们集合在一起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对文件进行客观的而且批判的研究讨论之后，在反建议的紧要事项上苦心思索，一字一句地慎重审议后制成初稿，最后按提交对方文件的体裁整理成正式文件。

有时在这样长时间的正式讨论之后，又转为非正式的讨论，自由地交换意见对一些细节进行洽商。甚至可以这样说，为了一个小时的正式谈判需要十几小时的准备，这是极为普通的事。

这样的谈判准备工作，是在帐棚村的代表团的每天的必修课。而且反复进行了两年之久。南朝鲜代表白将军说过："参加国际会议我是第一次，不知道竟会那么忙。记得在前半夜睡觉是极其稀有的事。"

三、谋求对等的立场

新闻报导的对等　第二天7月11日进行第二次谈判，关于在昨天（10日）的第一次谈判中乔伊代表提出的允许联合国方面新闻报导人员进入谈判地点的要求，南代表没有答复。只说在请示中。于是乔伊代表宣读了为这个问题事先准备好的李奇微司令官的口信"……在这种不公平的环境之下继续谈判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在记者团能够同行之前，联合国方面不打算参加谈判，希望在明天7月12日7时30分以前回复再开始谈判的日期和时间"，敦促立即答复。

接着乔伊代表进入本题，即协议事项的问题把红十字国际委员访问俘虏收容所作为人道上的问题加以论述，强迫对方接受。正好在越南战争时也是如此那样，美国的舆论当时对这个问题最为关心。

但遭到南代表如下那样尖锐的反驳："这个谈判是限定讨论军事事项的谈判，而不应是谈论人道主义的谈判。贵官自己破坏了自己提出的提案，这样固执地非要把这个问题列入协议事项究竟有何必要，本代表实在难于理解。"

美国公开史料也论述说："只要是联合国军想要把讨论限定在军事问题上，共产党方面的论点是有根据的"，在理论上的确是如此。

关于其他项目也没有什么进展。对于南代表的"把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乔伊代表反对说："不能对与现在军事形势没有任何关系的一条架空的线予以关心"，南代表拒绝了提案的修正案。

第二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此乔伊代表在发出"在记者团能够同行之前停止谈判"的通告之后离席而去。

这种强硬的态度好象使南代表有些吃惊。但是，由于联合国方面在可以采访谈判的一切情况的推测之下已将各国记者集中在汶山里待机，同时也因为中朝方面的宣传象"来要求投降的照片"那样过于露骨，为了使其主张得以通过而不得不使用这一手。当然这个最初的强硬手段是得到华盛顿政府的全面支持的。

次日7月12日7时30分，双方的联络军官就记者进入谈判地点问题在板门店进行会晤，但中朝方面没有同意，说："对记者团的安全不负责任"。于是金尼上校单方面通告"联合国代表团与记者团同行于9时到达板门店。如拒绝通行，代表团也将返回汶山里"之后就回去了。

9时整，代表团和记者团到达板门店，但中朝方面不允许记者团通行。于是代表团返回了汶山里，至此谈判中断了。这是谈判开始后第3天的事情。

13日和14日在联络军官的会晤中浪费过去了。中朝方面顽强地要求在现状下再次举行谈判，但联合国方面断然不予答应。于是李奇微司令官痛感需要在开城一带和汶山里至开城的道路上设立中立地带，并就此提出提案，甚至通告了“假如这个不被采纳，那就只好把谈判会场移到别处去”这样的决心。李奇微将军自10日晨以来一直是坐镇汶山里来进行指挥的。

就这样，以决心对决心的交锋在继续着，但中朝军的主张任何人都会认为是偏袒的、不公平的。

西欧方面的报纸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朝日新闻》也以如下的标题进行报导，传达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7月13日

充满紧张的前进基地

活跃的报导

把“新闻列车”作为宿舍

昨日未会谈

因拒绝记者团通过而停滞

顽固的北朝鲜守备队

7月14日

重开谈判的条件

李奇微最高司令官向共方提案

开城地区中立化

记者加入代表团

拒绝采访，继续谈判

南日代表答复乔伊代表

也许是看到坚持拒绝采访在国际舆论方面于己不利的原故，中朝方面在14日中午广播同意开城中立化和记者团进入

谈判地点，谈判从下午开始得以再开。中断了整整两天半，但中朝方面拒绝采访的理由至今还是不清楚。据推测可能是要试探联合国方面的决心，也可能是有什么不愿意让人看的东西。《朝日新闻》以《精密地计算了利害得失？内中有谜、共方接受提案》为题提出了疑问。

开城的中立化　14日下午的第三次谈判一开始，乔伊代表就比约定时间迟到了9分钟一事表示歉意，说明“这是因为中朝军队警卫士兵留难造成的”，在强调说明开城中立化的必要之后提出了下列的实行方案。

1．开放由汶山里通往开城的道路。

2．以开城为中心，把半径5海里的地区作为中立地区，除警卫上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人员之外，其他人员立即退出去。……但警卫人员可以携带武器。

3．谈判会场内的警卫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谈判会场是以谈判用房屋为中心，半径1.5海里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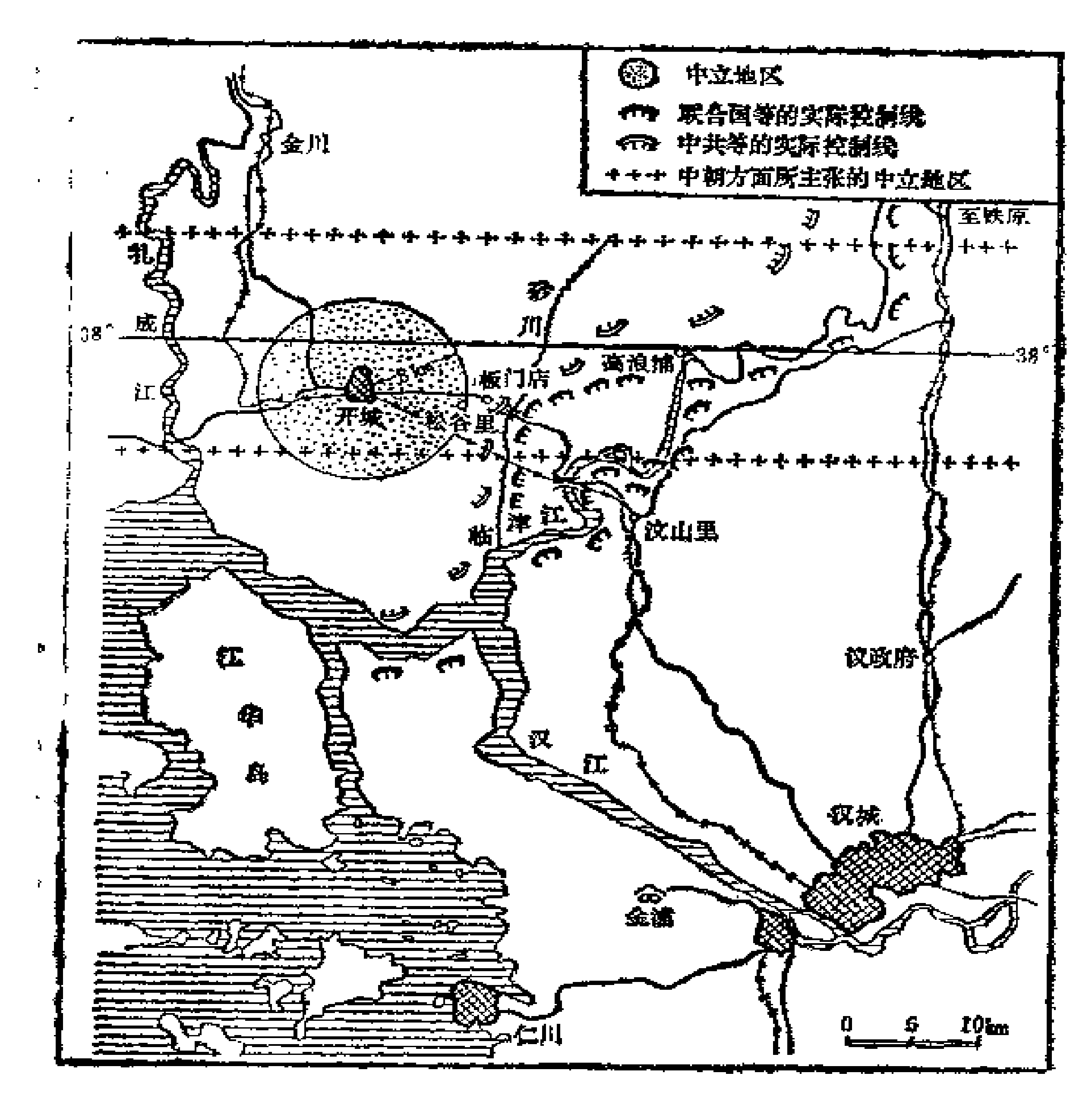
作为附加条款，乔伊代表提出各代表团的人员总数不超过150人，进入会议室的人员限为互相商定的对等的人数。这是乔伊代表在确立对等原则。

南代表在提出“最后的细节事项的决定让联络军官去协商吧”附带条件的同时也对此表示同意。

这是谈判开始以来的第7天，敌我双方第一次以对等的立场进入了正题。但所谓正题也只是讨论要讨论什么的会议，实质性的讨论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大家还都一无所知。

谈判的气氛　之所以要谈谈判的气氛，是因为只要是进行这样的事务性谈判就决不会在平平稳稳的协商之中决定什么问题。

例如乔伊代表在使用当时联合国方面一般所使用的“共



插图第1　开城谈判会场的位置

产党方面”或“共产军方面代表”这些词句时，南代表立即尖锐地反驳说：“贵官不是和共产主义者，而是和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进行谈判。在这里使用‘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言词是不适当的”。

于是联合国方面按南代表所要求的那样来称呼，但与此完全相反，中朝方面决不使用韩国和台湾国民政府的正式名称，决不改变“杀人犯李承晚”和“贵官方面在台湾的傀儡”等称呼。

还有一次，北朝鲜的某代表当面把韩国代表白将军叫做“美国的爪牙”或“走狗”，据说当时白少将极为愤怒地离席而去，但考虑到在这里需要克制和忍耐又默默地瞪着眼睛回到了谈判桌旁。

因为考虑到北朝鲜代表并不是在人格上就那么粗野，而是从战术出发做出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因此，联合国方面唯有坚持“一个忍字”来进行这种决不愉快的长时间的谈判。

四、讨论要讨论什么问题的会议

这种事务性的谈判结束之后，立即进入通过协议事项，首先南代表痛快地保证这次谈判仅限于讨论军事事项，因此乔伊代表同意删掉与此有关的联合国方面提案的第三项。

但中朝方面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提案的第二项（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和第三项（要求撤出外国军队），甚至说出了“如果不首先中止敌对行为，实现停战，讨论停战是不可能的”。

这对乔伊代表似乎从其过分的要求中揣摩出其意图，当认为是否是听错了而再度发问时，南代表一直站着反复地说了如下的话：

“不同意第二项（将军事分界线定在三八线）我们就不能讨论在朝鲜的停战。

不同意第二项我们不能讨论。

不同意第二项，我们不讨论停战。

只要不同意第二项，我们就不能讨论其他的任何问题。

不同意第二项和第三项（要求撤出外国军队），就不能讨论其他的项目。

明白了吗？不同意第二项和第三项，是难于转而讨论其他的项目的。

我们并不认为三八线是一条架空的线。三八线是实际存在的，战争正是在三八线爆发的。因此必须在三八线停战，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这个问题是协议事项，这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对于联合国方面关于红十字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的要求，中朝方面的反驳也是极为激烈的。

“被红十字代表慰问与尽快被释放、返回故乡和家人团聚这两者，对于俘虏来说哪个更好呢？俘虏希望哪个呢？”

从南代表的语气来推测，好象要中朝方面接受这个要求是没什么希望的。巴洽教授曾就中朝方面反对的理由推测说：“如事后的调查所判明的那样，作为共方来说，访问其俘虏收容所可能是一件极其感觉为难的事情”。

只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下去，那么谈判的目标就不能达到，而且正如南代表所说的那样如果能快一点使谈判达成协议的话，这个问题也就自然地随之解决了，因此李奇微上将决心让步。这是因为认为在这一点上首先让步，引导对方作出其他方面的让步，这比让这种没有希望的谈判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要有利。在接到华盛顿的训令之后，在15日的第四次谈判会议上，乔伊代表在如下的发言中做出了首次让步。

“1950年7月13日，北朝鲜政府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中明确承诺‘履行日内瓦协定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有允许红十字会访问俘虏收容所的项目，这是众所周知的。所

以为什么贵代表要坚持反对政府决定的立场呢……本代表实难理解。

但是，虽然确信这个问题属于极为重要的军事性事项，可是我们容忍贵官的主张，同意在作为协议事项最后项目的关于俘虏的一般问题之中讨论这个问题”。

于是将当初提案的9个项目压缩为如下的4个项目再次提出。

1．通过协议事项。

2．作为在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而划定非军事区。

3．为了保障不进行有可能引起再次的敌对行动和妨害缔结最终和平条约的军事行动，缔结包括如下协定的关于停战及休战的具体协定：

（1）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限及机能的协定，

（2）关于军事监察团的组成、权限及机能的协定。

4．关于俘虏的协定。

也就是联合国方面删掉了前次提案的第二项关于红十字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问题和第三项限定讨论军事事项问题，将第四项和第六、七、八项归纳为一项，以具有弹性的措词来表示抱有诚意。

巴洽教授特笔大书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让步”，事实的确是如此。这个红十字代表访问的问题，是在临近这次谈判之际，美国政府作为最低限度的条件确定的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在谈判的开头就做出让步这件事，从其内政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的。杜鲁门政府对内政上的失误一时佯装没有看到也希望谈判能迅速进展。

南代表为了研究联合国方面的提案，要求休息两个小

时，果然联合国方面的这个让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朝方面可能是根据对等互让的原则——广泛认为这个原则是在这次谈判中中朝方面的基本态度——作出了如下的让步。

“为了达成协议，我们撤回作为协议事项包括三八线这样具体的军事分界线的提案，同意贵官的提案”。

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妥协。竟将那样坚持的三八线撤回去了。谈判会场的空气缓和了，谈判的前途突然明朗了起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南代表接着发言说明“但是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我们要明确地主张两军的分界线为三八线”，强调这是为了谈判进行下去所做的一种权宜的暂时让步。

但以此为契机，第三项的停战的实行与保障项目和第四项的俘虏项目都取得一致意见。

关于第三项，中朝方面曾表示了大有难色，但不久在对联合国方面的提案进行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褒贬之后勉强地提出了自己的提案。由于考虑这个提案实质上和联合国方面的提案是一样的，因此联合国方面接受了这个提案，第四项双方没有问题，予以同意。

开炮事件　就在认为谈判将顺利地进行下去的时候，在这里又发生了意外事件。翌日（7月16日）中朝方面提出抗议说：“联合国士兵从东侧丘陵地区对板门店分哨开炮射击。虽未造成损害，但这明显的违反了中立化协定”。

正是谈判的形势变得明朗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的违反事件，所以怕给谈判带来影响的联合国方面进行了慎重地调查。因为象“九．一八满洲事变”时和马占山之间的停战谈判和第一次“上海事变”时的停战谈判等，就是由于这种事故而使得谈判破裂或使谈判时间拖长，这样的例子是不少

的。

但是在板门店附近听到了枪声这的确是事实，可那是在中立地区以外发生的事，而且联合国军开炮的事实不能查明，在中立地区也就是开城的街道上也看不到弹着点这样的证据。

另外，中朝方面也没有更进一步地追究。

就这样这个第一次侵犯中立地区的事件，什么事也没有地过去了。但这是由此开始连续发生事件的开端，同意把谈判会场设在开城而产生的难于避免的纠纷，好象在给谈判迟迟难以进展进行伴奏似的频频发生。

在这里不说事件而特意用纠纷这个词，是因为如以后会多次叙述的那样，有不少的事件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发生过，但双方的抗议和反驳确是实际存在的。

第三项的问题　由于三八线问题和其他项目都得到解决，剩下的只是中朝方面提案的第三项，即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了。由于中朝方面断然坚持这个主张，谈判再一次的僵持起来。南代表象表示“坚定的决心”那样的尖锐语气紧逼而来。

“如果不在这个谈判中解决全部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那么就缺乏将来和平谈判的前提。中朝方面将这次谈判叫做停战谈判，决定停战以后再进行和平谈判，所以提到前提的问题。

为了保障防止战争再次爆发，让全部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迫切要求。我们认为在朝鲜不能恢复和平是由于外国军队介入了这场战争，使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不了自己本国的问题所致。……撤出全部外国军队是防止再次爆发战争的基本条件，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主

张”。

当然乔伊代表用激烈的口吻对此进行了反驳。如前所述，假如接受了这个那恐怕会变得鸡飞蛋打一无所得。

“在敌对行为开始的1950年6月，朝鲜并没有外国军队。事实不是证明了发生了战争吗。

没有外国军队这件事怎么能够保障防止战斗再次爆发呢。……我认为贵官的理论是把原因和结果混同起来了，是颠倒了的论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短时间内，外国军队曾驻扎在朝鲜这件事，我想贵官也是知道的。可是作为其存在的结果，在那期间并没有爆发战争，……反而使得战后的混乱状态尽快得以结束。

贵官说‘外国军队的存在防害了朝鲜人民的自主解决’，可是在外国军队来朝鲜以前的1950年6月25日所发生的朝鲜人民自身的问题，究竟打算用什么样形式来自主的解决呢？这正如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那样，不是打算要用大炮、坦克、飞机，也就是用战争来解决吗？……”

对此南代表以尖锐的语气反驳说：

“仅从表面上来看，在50年6月25日以前的确是没有外国军队。但是6月27日外国军队大规模的来到朝鲜，妨碍了我们所希求的在朝鲜内部解决问题，而且招来了多个国家卷入这场战争的结果。

中国人民为了帮助朝鲜人民而不得不派遣志愿军，完全是因为外国军队介入而深深地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就这样继续着漫无边际的舌战，其后的谈判一无进展。可能中朝方面认为在三八线问题上已做了让步，这一回该轮

到对方让了吧。

7月19日艾奇逊国务卿进行了“支援射击”。那就是发表声明说：“在真正的和平被确立之前，联合国军要留在朝鲜。……因为假如在最后解决之前撤出，共方将会再度侵略韩国这样的疑问就得不到澄清。”

李奇微司令官感谢艾奇逊声明的内容和其恰好的发表时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就在19日的夜里，逐渐变得忍无可忍的乔伊代表提出了“在共方提出新的提案之前希望休会”的请求，因而李奇微上将要其注意“决裂的责任终归必须要由中朝方面来负。对于对方的无理和粗暴的言语与态度，我方也要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们应当采取简洁而强有力的、适应对方态度的态度”。这种谈判的特征逐渐变得明显了。好象是和这种谈判的空气相配合似的，连日来不断地下着大雨。

可是华盛顿政府因这个问题已成僵局，害怕发展下去会使得中朝方面干出促使谈判破裂的事来，就谈判条件的让步问题发出了如下的指令（7月20日发参联电96802号）。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

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但政府在期待着明确的现在的解决方案”。

板门店的桥　可是就在7月20日，发生了一起偶然的事件。早晨当联合国军代表团到达板门店时由于连降暴雨，架在砂川上的桥被冲跑了。这座桥就是在停战以后用于交换俘虏而被叫做“不归桥”（No-return）从而变得有名的那一座桥。

于是由翻译凯奈斯·吴（音译）上士渡过了齐胸水深的

砂川和中国军队的前哨进行联络，因此到次日（21日）早晨把桥修好了。联合国方面对此感到可疑，因为中朝方面不能不知道桥被冲走的事，因而推断是否有意把桥放掉来暗示拒绝谈判呢。

空袭事件、休会　恰恰就在21日，中朝军联络军官张上校向联合国军金尼上校提出严重抗议，说“联合国军的飞机在黄州（平壤南35公里）和沙里院（黄州南15公里、开城西北95公里）之间攻击了带有规定的白旗标志的代表团用补给车队”。

在正式谈判会上，南代表就这个事件进行谴责之后提议说“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双方要说的都已说完了，因此双方都需要再进行考虑的时间。我方要求休会4天”，单方面地离开了座位。

这使得联合国方面越发在暗中感到中朝方面在继续进行谈判上正在失去热情。可是怕谈判决裂，也不能在这里让步。乔伊代表勉勉强强地同意休会。

相信这就是表示谈判决裂意志的李奇微上将为了促使其改变主意，就在这一天下令第8集团军准备进行有限度的攻击，并命令第5空军做好空袭平壤的准备，其细节将在以后叙述。

另一方面，接到关于空袭的抗议后，联合国方面立即进行了调查并确认了其事实，但因没有收到中朝方面关于补给纵队通行的任何事先通告，所以回答说：“这是不得已的事件”，拒绝承担责任。因为在中立化协定中规定，事前通告是中朝方面的义务。

于是中朝方面宣扬事前通告没有必要的说法，想把这个规定变成一纸空文，但李奇微上将决不妥协。因为中朝方面

利用从平壤通往开城的道路作为补给干线的非常清楚的，而且很多是被怀疑为利用标志实施一般的补给。在结束休会的7月25日，李奇微上将训令乔伊代表"再一次进行警告，未收到事前通告的纵队一经被发现将会立即遭受攻击"。

妥协　4天的休会终于届满。在7月25日再次谈判一开始，乔伊代表就对"事前通告"问题进行了警告，但中朝方面对此未做进一步的追究。因此可以认为这次空袭事件没有给谈判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

这个问题结束之后，南代表等待着联合国方面说出对于撤出外国军队问题的意见。这就是做出等待的样子，用不说话来进行敦促。

事后得知，这也是南代表在进行让步时所常用的老一套战术。在乔伊代表说完"坚定不移的决心"之后，南代表进行了一阵反驳和指责，并努力说服其接受中朝方面的要求，但乔伊代表坚决地予以拒绝。当天下午终于做出了如下的让步。

"为了实现全世界爱好和平民族的迫切愿望，为了早日缔结停战协定，我们同意贵官所提的'全部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应在解决其他问题的会议上进行讨论'的意见。"

但是我们考虑到所设想的停战和这个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还考虑到众多的外国俘虏希望尽早回归故乡的愿望，提议在已取得同意的四项议程之后加上如下的第五项。"

"就是'两军向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呈报意见，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后的一定期间内召集更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商谈关于外国军队分阶段的从朝鲜撤出的问题'"。

乔伊代表虽认为第五项提案的主旨不够明确，但由于南

代表的发言表明了急于进行实质性讨论的希望，也可以看出南代表在内心里害怕谈判决裂，同时也能觉察到是中国的解代表支配中朝方面代表团在避免谈判破裂，因而决定接受中朝方面的提案。

联合国代表团在得到华盛顿的认可之后于7月26日同意了中朝提案。

这样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的应当讨论事项的讨论结束了。这是谈判开始后的第17天，超过了联合国方面记者团所预想的谈判所需天数的一半以上。

所同意的协议事项为如下的5项，但因第一项已获得通过，实质上只是4项。即：

1．通过协议事项；

2．为了设置作为在朝鲜中止敌对行为基本条件的非军事地区，双方之间确定军事分界线；

3．关于在朝鲜实行停战和停火的具体协定，其中包括为了监察停战和停火条款的履行而设的监督机关的编组、权限和机能的协定；

4．关于俘虏的协定；

5．对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建议。即对外国军队的撤出和政治上解决的各个问题提出建议。

当双方的代表在协定上签字时，南代表以不安的心情嘟囔说：

“在这4项商量好时，联合国方面果真会在讨论第五项时显示诚意吗？这果然能够期待会取得良好的结果吗？”

据认为他的意思不外是表明了对实际上能否认真地讨论外国军队的撤出和担心解决政治性问题需要很长时间的，但恐怕也是向在这个问题上强要收拾局面的解代表表示不满和

不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北朝鲜方面忧虑战后的安全，把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问题作为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坚持要把这条作为会谈的基本方针，但把这条看做可以解决也可以不解决的中国说服了北朝鲜的缘故。

巴洽教授也说："……完全是预言"但事实证明南代表的担心的确猜中了，政治会谈到现在还没有能实现。

于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正当南代表拼命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国代表却不得不转弯让步。不能想象这是怎么回事，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是在迎接建国2周年，有着没有理由老是参与朝鲜战争的国内问题，和苏联之间在感情上的疏远，或者是从谈判上的策略判断纠合在一起形成的吧。

可是正象前面说过的那样，华盛顿因为害怕谈判破裂而于7月20日指令提出改变方向的新提案，乔伊代表也是这样打算的。但谈判中发生了20日的桥梁流失事件，21日又发生了空袭事件，在休会四天之后按联合国方面的提案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因为是在联合国方面感到困难甚至准备让步的时候，假如南代表在20日—21日这个期间再坚持一下的话，这个撤出外国军队问题也许会从另一种形式达成协议。谈判也和战斗一样，在自已艰苦的时候可能对方更加艰苦，因此胜利女神是要微笑着走向胜利和忍耐得更好的一方的。

关于这个协议事项的协议，北朝鲜公开史料上有如下的记述。

在这次谈判中，"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是……不仅要讨论停火与停战问题，而且要进一步讨论和采取有效措施在朝鲜完全结束流血战争，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同时我们认为，在谈判上决不能容许任何不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不公平立场，也决不能同意任何不

合理的协定。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在谈判中却追求和我们完全相反的目的。因为他们遭到可耻的惨败和世界舆论的压力而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但是它无意缩回其侵略魔爪。他们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绝不是从实现停战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出发，而是他们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一时制造的阴谋而已。

美帝国主义深怕他们通过扩军备战和侵略战争所攫取的庞大的战争利润在朝鲜实现和平后会急速减少，深怕他们霸占世界的侵略计划遭到破产。他们企图通过停战谈判，用狡猾的政治、外交手法，挽回他们在前线的军事上的惨败，并企图利用谈判时间，在谈判的幕后，整顿他们的战线，乘机发动新的进攻。……利用停战谈判遏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舆论，从而掩饰其侵略本质，并缓和仆从国家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因此追求这样凶恶目的的美帝国主义从停战谈判的第一天起，就与破坏停战谈判进行了露骨的阴谋活动。

双方在停战谈判中表现的这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如实地反映了战争与和平两条路线的明显对照。

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朝鲜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变成前线和停战谈判会场上的军事和政治外交两种斗争相结合的斗争。

朝鲜劳动党提出，一面在前线给进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一面竭尽一切努力促进停战谈判，并向全世界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会议开头就企图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

在第三天会议上讨论议程问题时，美帝国主义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拖延会议，拒绝具体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固执

他们提出的无原则的提案，进而又片面地建议休会。但是由于我方始终一贯地作出有诚意的努力，终于在7月26日就下列的五项议程达成了协议。

第一　通过议程

第二　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第三　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与停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责

第四　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第五　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之所以要重记双方发表的协议事项，也许是有翻译上的问题吧，可两者被认为有相当微妙的意义上的差别。第一——第三项大体上没什么问题，在谈判时间最长的第四项关于俘虏的条款，联合国方面单只是"Arrangements relating to prisoners of war"（《关于战争俘虏的协定）》，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是北朝鲜方面则是以"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来应付，好象是预测到会发生纠纷。另外在第五项中双方在措词表达上好象也有相当的差别。

这些微妙的理解和应付上的差别，在其后的谈判中复杂化了。

南朝鲜国民的焦虑　协议事项获得通过这件事，对于南朝鲜政府来说是极为苦恼的。特别是南朝鲜政府发表的谈判条件根本未被理睬。还有确定设置非军事地区这件事加强了把半岛永久分割下去的可能性，这对于为了实现统一的愿望而忍受苦难至今的南朝鲜国民来说，实在是出乎意外。于是表示反对的演说在街头巷尾反复出现，举着"坚决反对和共

产军的任何妥协”标语口号的游行示威，在汉城、仁川、釜山等地街道上举行。连美国的公开史料也说：“为了阻碍代表团往返于谈判会场，在道路上撒了很多障碍物”，由此可以看出南朝鲜国民的反对心情。

但是尽管可以理解南朝鲜国民的心情，但由于要统一半岛就不能避免大规模的流血，而且害怕被卷入象泥潭那样的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因此只好下决心进行谈判，所以作为美国来说这也是个难题。中朝方面宣传说这是受美国的唆使，期望能早日妥协的西欧各国也不停地希望美国予以善处。

虽然李奇微上将要求李承晚总统取缔反对运动，但没有什么效果。美国把这看作是政府在暗中进行煽动。另外，李承晚总统从停战谈判成为话题而热闹起来的时候开始就顽固地要求增加10个师，时而扬言“做到这一点美军撤兵也行”，而遭致非议也不外是担忧停战后的状况和表示反对的意志。

苏联的和平攻势 不知是否是估计到真的要开始实质性的讨论了的缘故，苏联开始发动了主张缔结五大国（美、英、苏、法、中国）和平协定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运动。

五大国和平协定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中国而同意其加入联合国，其内容被认为就是求得从朝鲜和台湾撤军。关于禁止核武器则被认为是为了限制美国当时所占有的核优势不能发展。所以说这个提议是为了支援开城谈判的一次和平攻势。

而且当时美国正处于预定在9月9日签字的《对日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缔结准备工作的紧张时刻，还正在准备《美菲相互防卫条约》和《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ANZUS），因此可理解为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这些体制。

但是，据认为苏联这个和平攻势的意图是向美国施加压力，促使其接受中朝方面的提案。这是因为象五大国会谈和禁止核武器，这的确是在呼吁和平，因此如果不响应就会惹得舆论看不起，作为美国来说只要这次谈判还没完成就不能不响应这样的倡议。

得失　关于这次通过协议事项的战斗，总起来看可以说：

联合国方面贯彻了“战斗还在继续，谈判中要把现在军事力量的优势在谈判桌上反映出来”这样的原则，使得把协议事项仅限于在朝鲜的军事事项获得成功，而且使设置军事停战委员会问题能够得以通过。但在红十字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问题上不得不作大幅度的让步。

中朝方面则是“首先停战然后开始谈判”的战略被封住，在主张“将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失败，而且作为其战略希望的“撤出外国军队”问题被留待将来处理。另外，拒绝联合国方面新闻机构采访也在舆论面前输了一筹。可以说在谈判开始时，中朝方面所坚持的基本战略全都没能成立。

于是一部分人议论说，这是中朝方面希望和平能早日到来，从人道的立场进行让步的结果，或者说中朝方面已经做了如此程度的让步，所以在以后各个项目的讨论中应该由美国来让步了。但是多数的有识之士则认为中朝方面的要求，是无视现实的要求，毕竟是要求过高了。

但中朝方面得到的东西也不算少。将开城作为谈判会场这件事从其本身的谈判技术上来看是成功的，拒绝红十字代表的访问——如果容忍这个则北朝鲜的内幕就会被看穿——取得了结果，在主张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上给了对方以

强烈的印象，由于讨论议程用了16天，在争取时间方面也能有一点帮助。

但总起来看联合国方面得的分多是很明显的，这依然是军事方面的优劣在谈判中的严格的反映。

反响 但是正因为讨论协议事项发生了如此程度的纠纷，而且花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都没有先例，使得愿意看到和平早日到来的世界性的期待被残酷地打破了。

这使得西欧各国联想起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在1949年说过的一句话，即："我们不象西欧方面那样的好战，但也不象西欧方面那样对和平感兴趣。……作为我们的立场就是必须要有力量"，

于是美国深切地知道了没有军事力量取得完全胜利这种保证的谈判是多么困难。这是美国外交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谈判。为了避免流血要忍受难以忍受的东西来进行谈判这样的政策过早地被抹上了一道阴影。尽管协议事项达成了协议，但从中朝方面所表明的绝对不承认三八线以外的分界线的决心，还有在停战监察委员会的机能及实行的可能性方面所显露的难色，使人预想到在以后各个项目的讨论中将会发生更多的麻烦，乐观论完全被吹跑了。

特别是西欧各国大为灰心失望，由于难于推测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阵营各国的真正意图，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疲惫已极，但西欧还是积极地加强防卫。

另外，美国也急于确立西太平洋的安全保障体制，准备在8月签订《美菲相互防卫条约》，预定于9月9日进行《对日媾和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字，并还要缔结《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ANZUS）。多数人认为是谈判难以进展加快了建立上述体制的步伐，是共产阵营方面

的目标即离间自由阵营各国暗里促使而成的。

第三节 前 线

谈判的开始使前线受到软硬两方面的作用。

一、对前线的反作用

由于在前线流传谈判开始，而且流传中夹杂着好象立即就会达成协议这样的印象，所以给官兵的士气带来微妙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由于屡次传来中朝军队在准备攻势，由于连讨论协议事项都不能顺利进展而急得发怒的当地军方积极要求继续发动攻势而和害怕谈判破裂的华盛顿之间酿成了微妙的空气，也是在这个时候。

担心退潮 战争如若变得要结束时，无论是谁都会失去积极性。在接到“原地停止”的命令，听到战争将很快结束的传闻之后，不要说是第一线的官兵，就是在上级指挥官之间考虑将来事情的风气也变得强烈起来了。为了收集情报和防止士气和战斗技术降低，各部队根据命令反复进行了小规模有限度的攻击或者经常地派出了小股侦察部队，但不论什么理由的攻击都变成了敷衍搪塞，有名无实。

李奇微上将深知，一旦得知战争将要结束，军队的士气将会极端低落。因为他体验过在对德战争结束之际，士兵们希望迅速回国开展示威运动，向政府和军队首脑施加压力的事实。但那时德国是完全战败了，不存在使军队陷于危殆的危险。可这次不同，目前正面临着被判断正在准备进行攻势的大军。假如同样的风潮在第8集团军蔓延的话，那必定会

吃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

为此而担心的李奇微上将于7月4日特地将范弗里特上将召来就此进行指示。

"'把士兵们，把因战争而完全疲惫的官兵们送回国去'这样的口号又在开始使用了。……我认为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污点就是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决不能让它在这里再次出现。

希望贵官根据判断和常识，为了事先防止某种风潮的再度发生和蔓延，掌握时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为此在朝鲜实现持久的和平之前要制订维持军队所必要的教育、训练计划……。

这种措施也许会受到某些不了解情况的轻率人们的非难，但贵官比如说哪怕想要实行思想控制我也是赞成的。不这样做美国就一定会失去至今为止的战争所得到的一切而被迫投降。……"。

另外李奇微上将也给华盛顿发电，期待在国内不要发生同样的风潮。李奇微上将是实践了"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也必须让军队经常的常备不懈，指挥官员有其责"。

就这样，指挥官们在部队中开始了最初的心理战的活动。为此不论在前线的部队中还是在国内都没有发生象在越南战争中所见到的那样的现象。当然不可避免会有例外，但可以认为这是果断地掌握时机采取事先防范措施所取得的成果。这可以说是指挥官的先见之明或洞察力强的一例。

7月26日，由于协议事项的讨论结束而得到寸暇的李奇微上将视察了前线。他就视察结果报告说："第8集团军充满了自信，士气是旺盛的，……训练在顺利的进展着，……最近到达的补充兵员身心也是良好的。尽管在雨季，后勤补

给能力维持得良好，……部队指挥官没有发现有搞回国运动的证据”。这虽不无自夸之嫌，但其正确与否在以后的战斗里得到了证明。

可是作为经常对维持士气寄与最大关心的他来说，是站在要帮助提高在谈判中的得分这样的立场上的。因为谈判变成了主角，作战变成了配角，因此在主战场上被对方压倒，则助攻正面的士气就会不振这是自然的道理。于是李奇微上将将这一点考虑进指导谈判之中力求得分，这在谈判进行中有微妙的反映。

二、希望与压迫

一直担心的中朝军的7月攻势并没有发生，但却有不断增加的征候，情报部门估计“中朝军队正在进行准备，在谈判破裂之时不失时机地发动大的攻势”。

于是李奇微上将根据“为求军队的安全，要继续给敌以最大限度的创伤”这样的基本任务，对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伊中将和第5空军司令官韦恩赖特中将发出“运用空军的最大力量破坏北朝鲜的交通网，对集结地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攻击”这样的命令。在这个攻击中要具有粉碎中朝军进行攻势的准备，继续给予杀伤，以求得军队的安全，和继续施加压力以求谈判得以这样进展双重的意义，但对地面部队则不得不采取措施抑制攻势维持现状。

在地面上，接受范弗里特上将的建议，将第8集团军的弹药配备基数增加到了45天的份额。所谓45天的份额，当时一天给一门炮的补给量是轻炮50发，中炮30发，因此按每门炮来计算就是105榴弹炮集积炮弹2250发，155榴弹炮集积炮弹1500发。这就是范弗里特弹药储存量的一部分，当时105

榴弹每发单价约为2.2万日元，因此就是说各炮都准备了约值5000万日元的弹药来对付中朝军的攻势。

可是如前所述，就在讨论协议事项迟迟不能进展之时，7月20日发生了板门店桥梁未修复的事件，7月21日又发生了扫射补给纵队的事件，中朝方面提出休会4天，将此理解与这表明谈判就要决裂的李奇微上将，为了促其回心转意命令第8集团军发动有限的攻击，并命令第5空军准备空袭平壤，这在前边已经提过了。

亥安盆地(板球场)　7月21日，第8集团军向南朝鲜第1军和美第10军下达了攻下“亥安盆地”附近的命令。

这个作战是从谈判开始以前就留下来的悬案，从6月中旬攻击中止以来就积极进行准备，修筑道路，运送大口径火炮和补给品等花费了不少时间，等在这里是为了注视谈判的演变，一旦谈判陷于僵局则可做为打破僵局的一种手段而发动攻击。

美国公开史料说明这次攻击的目的是“扰乱中朝军和削弱其战斗力，提高种种不振的士气和加强防线”。

所谓扰乱中朝军和削弱其战斗力量是因为中朝军利用战斗的暂时平静积极地补充兵员和向前方运送补给品，但是并未发动预期的攻势，因此企图不明。所以第8集团军有必要通过弄清其阵地和反应来查明其企图，如果中朝军要采取守势则需要进行扰乱以阻滞其防御准备，假如在准备进攻就需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粉碎其战斗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关于提高士气在前面已提到过。虽然加强了训练计划，但在战斗意志和战斗能力方面似乎依然未能恢复到谈判以前的水平。范弗里特上将的“无所作为地等待停战谈判成功就有直接败北的危险”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其后，他在说明

插图第2　亥安盆地

这次"亥安盆地"攻击的决心时说："坐等好机会到来的那种军队，很容易在受到敌人的仅仅一击之后就败走。……我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不能默默地看着部队衰弱下去而变成假死状态"。

要使部队从这种状态中重新活跃起来，好象除了进行攻击，压倒敌人而使其体验必胜之外别无他法。

所谓加强防线是指夺取了"亥安盆地"，消灭了北朝鲜军的进攻据点，其结果会使呈犬牙交错之状的战线得到调整，夺取了俯视美第10军的右翼和南朝鲜第1军左翼的制高点——这是能够深入侦察联合国军阵地内部的重要据点，是能直接俯视"堪萨斯线"的观测所——就将前线推进到更为坚固的一线。

从地形上还是态势上，"亥安盆地"地区成了最为薄弱的一个点，所以范弗里特上将首先着眼于这里，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攻势企图之中当然也含有继续对中朝军队加以压迫以图谈判得已进展这样的意图，这是不言而喻的。

7月27日，美第2师（克拉克·L·拉夫纳少将）第38团进攻"亥安盆地"的西墙，夺取了大愚山（1179米），正当这个时候遭遇了30年来未见的大雨，不得不将其后的攻击延期到8月中旬。该团在大愚山顶设置了侦察据点担任确保山顶和侦察敌情。在比高达770米的山顶，好象就是同风和雨作战。而且因云雾的遮掩，西侧的983高地（以后被称作血染岭）和931高地（以后被称作伤心岭）的敌情，和东侧的"亥安盆地"的情况都看不到。

这场雨是近年来未见的大雨，给美军第2师造成进退唯谷的困境，但中朝军好象比联合国军更加困难，后面将会提

到其公开史料上少见的关于雨灾的记述。

另外，在前面已谈到过，西部的美军第1军曾于8月4日和8日两次在涟川和铁原正面实施了武力侦察，但因河水泛滥道路崩坏，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还有美军第10军于8月9日至14日协同南朝鲜第8师（崔荣喜准将，以后升为中将，任国防部长）攻击了“亥安盆地”东侧地区并修正了战线，但也因大雨作祟未能完成夺取作为目标的1013高地。

空袭平壤　在命令第8集团军开始进行有限攻击的7月21日，李奇微上将就对平壤进行大规模空袭问题向华盛顿提出了请求（电文7月21日GHQ发陆军部收17293号）。

该请求电说“我们有对北朝鲜首都平壤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打算。拟在对几个城市的市民投掷散发传单提出警告之后，选择7月24日以后天气良好的日子将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派到平壤上空。现在敌人在平壤集聚了相当数量的装备和补给品，而且屡屡有说平壤是敌人运输中心的报告……”。

但从华盛顿发来的指令却是“在这个时机进行大空袭是否策略值得怀疑。由于政治局势极为复杂，希望中止对平壤的空袭”（7月21日发参联电96938号）。

于是李奇微上将再次发电说：“虽承认大空袭有可能对谈判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如果就这样放任下去，敌人将会变得比我们强大，这是确实的事。那样一来，假如敌人中断谈判重新发动攻势时，将会失去很多美国人的生命，这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如果空袭干得巧妙，必然会削弱敌军的能力，而且可以期待在谈判中对敌人施加压力。虽然这种见解不是从世界的视野，而是从当前的局部形势出发的，但不应该坐视敌人增加兵力的这种危险而不顾……”（7月23日G

HQ发、陆军部收17620号电）。

两天以后的25日，也就是休会结束之日，李奇微上将再一次要求批准空袭。对此华盛顿首脑答复说："散发警告传单具有不必要的宣传空袭和不必要的胁迫对方的意思是不理想的。而且在谈判重新开始之时如对平壤实施大空袭，恐怕会在世界上造成美国企图使谈判破裂这样的误解。但贵官如在任务上有必须进行战术攻击的必要，而且仅限于考虑平壤最重要的战术目标，可将此看做是通常的运用空军予以批准"（7月25日发参联电97223号）。

看到这样的争论就会想起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首脑之间那种激烈的争论，虽然麦克阿瑟换成李奇微了，但依然会看到现地与中央之间，因观点不同所产生的在思考范围和判断上着重点所在的位置，或者说在担负着百万生命而想要完成眼前任务的现实者和追求远大理想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见解的不同。但是麦克阿瑟即使是无意识地也会把这个在政治场合暴露出来因而招致失败，而李奇微则是彻底地按照其地位，诚实地尽着作为指挥官的责任，而且本分地不超出其范围。这些会直接了当地表现出两者的为人吧。

但是从这种电报的来往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华盛顿在把谈判的责任交给李奇微的同时，而禁止其进行具有政治意义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李奇微也受到如麦克阿瑟所说的那种"必须被捆上一只手一只脚来进行作战"的同样的限制。这就是现实，政治优先于一切，军事从属于政治，这是古往今来从不改变的原则。这样的争论也可以说反映了政治和军事的吻合需要变得更加紧密起来的现代战争的一个侧面。

空袭平壤的计划虽在和李奇微的意图颇为不同的见解下

被批准了，但良机始终没有到来，这是由于连降30年来所未见的大雨，平壤上空覆盖着厚厚的雨云的缘故。等得不耐烦的李奇微上将终于在7月30日断然下令进行空袭，可是那一天云层很低不能指望轰炸机参加，因为北朝鲜已逐步增强了防空火力网，飞行速度不快的轰炸机进行低空轰炸是危险的。于是只用约450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进行了空袭，但因厚厚的云和地面上一层烟雾——北朝鲜军施放的防空烟幕——所遮盖，不能肯定空袭的效果。

第三章 僵　　局

"胜利的条件是实行，胶着的条件是自我抑制"

——亨利·A·基辛格

第一节 三　八　线

协议事项的讨论结束之后，立即转入实质性的讨论，也就是转入了第二项之"把军事分界线划在哪里"的讨论。

正如所预想的那样，会谈从一开始就碰到了障碍。中朝方面坚持三八线作为分界线，联合国方面则坚持把在接触线以北的一条线作为分界线，双方都寸步不让。

一、双方的论点

恢复原状的原则　南代表立即重复了应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的主张。

"我们坚决主张把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地区应当在其南北10公里的地带"。

"三八线是全世界承认的历史事实，停战必须根据这个事实来实施"。

"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交战国的一方首先侵犯了三八线这个分界线，而且不能阻止战争的扩大也是因为交战国的一方无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意志，再度侵犯了三八线"。

“至今为止一次也没有过被同意的所谓战线，安定的战线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过。所以根本不存在认为把现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理由”。

就是说中朝方面的主张是这样的：

“总而言之，这场战争是未分胜负。联合国军自己是深知要到达鸭绿江的困难性吧。这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在此次谈判中，中朝方面曾多次引用麦克阿瑟听证会的记录——编注。

可中朝方面也痛感到不能够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

正因如此，互相间才同意举行谈判，如果任何一方有能取得完全胜利的信心，那么这次谈判就不会举行。

这场战争是不分胜负的平局。所以在这场战争的结果上产生有得失是不自然的，不能有哪一方得到些什么，哪一方损失些什么这样的事。

就是说回到原来的状况是最适当、最公开的。因此把原来的分界作为分界线是自然的道理”。这种主张一般被称为恢复原状的原则。

对此乔伊代表反驳说：

“仅以这样的理由把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不适合现在的军事形势。……假如在联合国军退到洛东江畔的时候举行谈判的话，那个时候贵官也主张三八线吗？……所谓军事分界线，是在停战期间为了限制对方前进的线，和过去的历史经纬没有关系”。

“三八线只是担任解除日本军队武装而划定的线，从未被看作是政治的分割线……”。

补偿的概念　美国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

停战不是保证政治性的解决，不过是一时地中止敌对行为。是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希望得到最后解决的现在形势之下的权宜之策。

所以分界线必须划在首先能保证军队的安全适合防御的地方。不这样很有可能会造成使战争再次爆发的原因。

共方之所以坚持三八线，也许是企图通过强划在难于防守的三八线来再次进行侵略。因为开战以来中朝军曾 4 次突破了三八线（第 1 次为开战之初，第 2 次为1951年的正月攻势，以后两次在春季攻势），深知三八线不适合进行防御。

承认三八线就要放弃现在的涟川——铁原——金化——杆城的战线和最易防守的堪萨斯线，……而不得不占领开城以西完全难以防御的一线，可是瓮津半岛和礼成江西岸的延安地区被海和河所隔，在开城地区找不到一条适于防御的战线，而且战场要变得比现在要宽约两倍。

所以要承认三八线，除去破坏了敌我的均衡，直接造成战争再次爆发以外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这个分界线如果容易地得到妥协，那么不仅是至今为止的流血，辛苦和物资的消耗都将归于乌有，而且世界和平将会受到比如今更为严重的威胁。

毕竟军事分界线应当以当时的军事形势为基础来划定，应当是保持敌我总的军事力量均衡的线。

可是联合国军牢牢掌握着制空权，而且控制着全部海域，如果停战那么这些军事力量就必然不能发挥，因此作为补偿，中朝方面应该承认现在战线以北的线作为分界线。

就是说军事分界线应当选在把力量、装备、兵站、海、空能力等考虑在内，确保敌我双方综合军事力量均衡的一条地面线上，当然应该是在现接触线以北、鸭绿江和图门江以

南的某一条线上”。

以上的想法被称做补偿的概念，是纸面的东西，美国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是将堪萨斯线作为停战以后的主防御线，设置非军事地区也是为了获得堪萨斯线的防御所必需的前方阵地，这是设置分界线的最低条件，之所以主张根据补偿的概念设在现接触线以北，是对中朝方面三八线提案的对抗提案。因为在谈判中很多是将双方的主张加起来一分为二地划线，所以美国如若想在谈判的基本问题上得胜就不得不使用这种手段。

美国公开史料也说：“当初联合国方面的主张不用说是在远比联合国方面所希望能够获得之线以北的一线上，……这是出于分析军事力量的构成，从进行交易的目的出发，对其每一个赋予价值这样的意图”。

基于这样的想法，乔伊代表在７月27日的第11次谈判会议上主张：

“让地面部队原地停止就这样进行停战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这只不过是限制地面部队的敌对行为。因为联合国的海军能够任意地封锁北朝鲜的东西海岸，进行炮击和支援登陆，空军也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行攻击。”

“所以要同意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停战，必须考虑战争力量的全部因素，公平合理地划定非军事地区”，并提出如下的停战内容：

１．全部地面部队应当中止行动，撤退所有军队，设定非军事地区。

２．联合国空军中止对从鸭绿江、图门江一线至取得同意的非军事地区南部边界线之间的地区的攻击。

３．对从鸭绿江口和图门江口开始、到得到同意的非军

事地区南部边界线之间的朝鲜沿岸联合国海军停止舰炮射击和封锁。

将联合国方面在分界问题上的论点归纳起来就是：

1．军事力量由陆、海、空三军构成。所以地面上的接触线不是表现敌我军事力量优劣的东西。

2．联合国在地面上确保着安定的战线、在空中和海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3．如实现停战，中朝方面将被允许自由行动，可以重建已经崩溃的军队，反之联合国方面仅只是海、空优势被封禁，没有任何利益。因此通过停战获得利益的只是中朝方面。

4．所以中朝方面应该在地面上加以让步以抵消这种不公平。

在反复说明这样的主旨之后，乔伊代表提出了记入地图的具体方案。在地图上将分界线画出黑色，将非军事区的南缘画为兰色，北缘画为红色，兰线和红线之间的宽度为20海里，黑线画在了现接触线北方约30—40公里的地方。据北朝鲜公开史料记述："联合国方面提出的线为从高城郡南涯里（高城北西20公里）至瓮津半岛东端的金山里一线"。

联合国方面提出的作为对中朝方面三八线案对抗提案的线，是以现接触线为基线，将三八线进行投影的一条线，如果将双方的主张加起来一分为二的话，那条中间线大致上接近现接触线。

通俗点说，这就和想要卖1000元的人开始索价为1200元一个样。

舌战　南代表于次日（7月28日）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对这种不能令人相信的提案只是让人吃惊。……这线虽然不知道是谁画的，但恐怕在这红、黑、兰线中有一条是贵官想要提出的线吧。可是这种随便画的线，（连看一眼的价值都没有。由于贵官的论点过于幼稚，也不合情理，使我越发确信没有考虑的必要。

贵官是不是想说因为贵军在全世界占有强大的优势，可以摆脱被全部歼灭的命运，所以我军连要求赔偿的权利，连把分界线设置在洛东江附近的权利都不应该有！

地面上的战线是你们的陆、海、空军集中努力所得到的具体表现。……贵官的理论只能欺骗那些神经质的愚蠢的人……

唯有我们的提案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因为它是公正合理而且实际、现实的一条线”。

接着对联合国提案将现战线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一点反驳说：

“是否想到过现阶段战线的特征在哪里吗？今年以来战线经常浮动。我军在正月的攻势中曾南下到三八线以南的37度线附近，从这方面来说，战线曾几次穿越三八线，根本没有过所谓固定的战线。

还必须注意到的是，在过去的7个月中我军有5个月的时间占领着三八线以南，贵军来到三八线以北只有两次，时间只不过两个月这样的事实。而且贵军进到现战线不是只刚刚在一个月之前吗？

分析这些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有稳定的战线。我军在今年初到达汉江地区时曾经确保了3个月到3个半月的时间。这个时间相当于贵军停留在现阵地时间的大约两倍。所以把这些变动进行调整。三八线就成了最平均的战线。

考虑到贵官所提的完全是愚蠢无聊，傲慢无理的提案，那贵官是以什么目的、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本代表实在难以理解。

究竟贵官是否是为了和平谈判而来的呢？不然的话就是为寻找扩大战争的借口而来的吧。”

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就军人的礼节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论。据陪同出席的巴洽教授描写当时“大肆谩骂”难于忍受的乔伊代表责备南代表无礼时，南代表也不示弱，就以“很难以认为对和平具有诚意”来回敬。

可是在这次谈判中，中朝方面代表的言词欠妥之处不少，从外交礼仪方面来看问题也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中朝方面的代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态度虽然不大清楚，但多数人推测恐怕是出于要掩盖军事上的劣势，扰乱对方心理以获得有利的条件这样的一种谈判战术吧。

关于礼仪的争论刚告一段落，又开始了评价海、空军力量的论争。

乔伊：评价双方的战斗力不仅是地面部队，也要考虑海、空军力量，这是常识。……对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由海、空军力量担负的。

南：贵官说美国的海、空军打败了日本，可是贵官忘记了朝鲜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其他同盟国的作战成果，忘记了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苏联抵抗和参战的效果以及中国和苏联的地面部队所给予的决定性打击的效果。一直到苏联参战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时为止，美国的海、空军战斗了3年不是也没有能把日军打败吗？这种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不能轻易地否定得了的……

贵官昨天说：“认为在空中和海上不停战，只在地面上

停战好象是合理的”，而今天又重复这样的话。所以本代表不得不理解为贵官是在寻找扩大战争的借口，也不能不怀疑贵官对和平的诚意。

乔伊：联合国代表团从未提出过不包括海、空军停战的仅是地面上的停战提案，今天也没有提出这样的提案，而且今后也没有提出这样提案的意思。

本代表谈的是联合国海、空军在朝鲜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这个事实，应当考虑这对地面作战带来的效果。

南：贵官说什么海、空军力量对地面作战带来的效果，我认为贵方的海、空军力量除去胡乱地轰炸和炮击，杀害无辜居民，无差别地毁坏和平的村镇之外，没有什么效果。这有事实为证。

因为如果象贵官所主张的那样，海、空军的效果有那样大的话，为什么贵军不得不后退到远远的洛东江去呢？为什么贵军要在清川江和长津湖畔退却呢？

现在我们正在听到贵官方面发疯般的炮击的声音，但实际上是除了杀害无辜的居民，破坏和平的村庄之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假如贵官真正有希望停止战争的诚意的话，……就应当节制这种翻来复去的欺骗性说明，认真考虑并且接受我们的正确提案。

乔伊：关于设置非军事地区的原则，条理地明确地而且简单地来说，那就是：

1．非军事地区应当反映现在的全部军事形势而加以合理的决定。

2．非军事地区应当设在容易识别的地形之上。

3．双方将会占领适当的防御阵地，但不能设在非军事

地区之中。

贵军的优势在地面部队的数量上，我方的优势在空军和海军上。

贵方的地面部队通过停战的获利之处主要是后勤补给的范围，停战之后贵军将能自由的恢复运输能力……

贵军将能修复受到破坏的铁路、公路和桥梁，将能自由地运输贵军官兵的健康和卫生福利所必需的补给品。贵军的电力、工业、港口和船舶将再次开始活动，高价贵重的设备和装备将不会被烧毁。

停战是结束对贵军各种设施的破坏，提供复兴和恢复的机会。因此，假如因某种不幸的事件使得战斗再次开始，那时贵军会是处于军事上得到了非常改善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通信网和兵站等各种设施现在并未受到攻击，因此在我们方面没有什么要改善的……。

贵官提议的分界线和非军事地区，没有一条能满足我们认为是必需的条件。……贵官的提案不是由军事指挥官，而是应由国家首脑讨论的问题，而且在三八线附近没有合适的能防御的地形。……现在联合国军占领着能够防御的阵地线，我方司令官丝毫也不会考虑放弃如此良好的阵地而使部下陷于危险之中。……使地理上的纬度与防御阵地一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南：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贵官提出的线。我们的主张绝对不能改变。

这样的对答无休止地在继续着，双方都寸步不让地展开争论。7月30日南代表突然提出了“谈判中也能有继续敌对行为”的主张，使得联合国方面大吃一惊。这个问题是联合国方面从开始以来的大方针，是经常提出来的，正因为南代

表在7月11日强烈主张"停战以后进行谈判"的原则才使得谈判决裂，这样突然变卦其意图究竟在哪里呢？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巴洽（音译）教授说："共方代表团在任何场合都表示对三八线有特别的感觉，提出一些不合情理的问题进行讨论，从中寻求对自己主张有利的论据"。这也是一种谈判战术吧。例如南代表如下的发言就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在说明反对我们公开合理的主张的理由时，贵官说'本代表说想要回到发动侵略战争的三八线'。

贵官所说的'侵略战争'是什么呢？

贵官把谁叫做'侵略者'呢？

发动侵略战争的到底是谁呢？"

"由于贵官仍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提案，我们不得不推断贵官的目的不是在于停战，而一定是有其他的什么目的。贵军最初的战争目的是要征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去年10月7日决议向北半部进行侵略。但贵军的错误企图化为泡影……"

"1950年6月27日，很多外国军队企图征服朝鲜，威胁中国而涌到朝鲜来，因此朝鲜的战斗变为对外国军队侵略的自卫战争"。

对于这种推理方法，乔伊代表始终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顽强地进行争论。

"贵官打算怎样打开这种僵局呢？

会谈一点也没有进展。至今贵官也没有想要认真地讨论我方的基于现实军事形势的提案。贵官只是想要回到1950年6月25日的状态……

贵官的态度是顽固的、不条理的。……我们并不是基于其他的必要的条件，而是要在军事的范围之内进行合理的合

乎逻辑的适当讨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准备讨论关于设置反映现在的战线和现在的军事形势的分界线问题。

但至今也没有讨论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意思。

我们感到第二项的讨论一时也陷于僵局，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打开这种僵局呢”

南代表回答说：

“解决僵局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贵官承认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本代表今后将要继续主张我方公平、合理而又正确的提案”。

其后和以上所述大致相同的争论被连续地进行了下去。双方都固执己见，对于对方的提案不与一顾，因此总是谈不拢。

就这样地送走了7月，进入了8月，但双方都没有一点让步的迹象。谈判变成了重复同样的主张，重复同样的拒绝这种不变的日常例行公事。

李奇微上将鉴于在讨论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时，马歇尔国防部长和艾奇逊国务卿的不撤退声明曾将谈判导向有利方向的前例，这次又要求给予支援射击，据说那个时候李奇微上将担心谈判会因此而破裂。

开城事件　但是8月4日，就在这种僵局之中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事件。刚刚吃完午饭的联合国方面代表团看到有约一个连的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在距离200—300米左右的小路上通过。这是明显违反规定以开城为中心、半径8公里以内不设置武装兵力、谈判会场0.8公里以内武装士兵不得入内的开城地区中立化协定的事。

在下午的会议上乔伊代表提出强硬抗议，南代表毫不在意地答应进行调查，但重视事态的李奇微上将决定采取强硬

方针，向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提出了“在接到关于违反协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说明，而且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之前，将不举行谈判”这样的严重抗议。

8月5日，中朝方面回答解释说：“该部队是担任谈判会场警戒的部队，是误入那个地区通过谈判会场附近的。……已严厉地通知他们以后不得再犯”。

于是乔伊代表报告说，不妨接受这样的答复，但李奇微上将命令“在由敌我双方相同人数的监察员组成的监察小组对全部中立地区调查结束之前不应参加谈判”。这是由于他认为这种违反协定可能是为了威吓而故意做的，或者是非常的不注意，也许是中朝军队纪律松弛的缘故，因此附加了这样意在促使中朝军队严重注意的条件。

8月6日，中朝方面用朝鲜语、英语和日语再次广播了声明。朝鲜语和英语的广播说请求联合国代表返回开城的谈判会场，但在日语的广播中却使用了相当不同的语言。但在当时的报纸上找不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收到这个广播的李奇微上将仍然考虑不予接受，因为对监察小组问题一个字也没提到。但是从开始就好乐观的华盛顿首脑考虑到中朝方面早晚将会接受联合国方面的提案，训令李奇微上将广播在附有保证开城地区中立这样的条件之下予以接受（8月6日发参联电98216号）。

于是李奇微上将如美国公开史料所说的“不得已”接受了中朝方面的说明，但他用少有的激烈的语言致电乔伊代表，要其注意“对方好象是把礼仪理解为让步，把让步解释为软弱的人种。因此您在语言的使用上有必要根据当场的气氛加以选择。另外您必需使用不讲信用的对方想误解也误解不了的言词和用语……”（8月8日发GHQ电68554号）。

李奇微上将不仅是因为会谈老没有进展，而且因为发生了明显地侵犯中立化的事件，已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个事件作为开城事件已广为人知，8月6日的《朝日新闻》以如下的题目传达了其紧迫的情况：

通告中断停战谈判

李奇微上将因共方侵犯中立

一列纵队一百四十名

现地目击记摄影也不阻止

在西部战线有七万共军

在朝中国军队将大规模机械化

彭德怀将军谈

就这样谈判休会了5天，这次休会很明显是由于中朝方面不注意或者故意而引起的，联合国方面对此加以利用转为宣传攻势，因此似使中朝方面颇为为难。如前所述，在此之前曾频频发生事件，但对谈判均未直接带来影响，正因如此，这次的失分好象是挺厉害的。

反击　是否是想要扳回这次失去的分数呢，事件的发生率急剧地增加起来。

8月8日在正式谈判休会之中，张上校一次就提出了两项抗议。同时北朝鲜的宣传也变得活跃起来了。

一件是“在市边里（开城东北40公里）带有规定识别标志的补给纵队遭到空袭”，另一件是“约50人的联合国部队接近板门店的桥，向5～6人的警戒士兵开枪”。

关于空袭事件，因为联合国军没有收到事前通告，回答说：“没有责任”，并重复说：“只有事前通告才是避免空袭的唯一方法”，张上校则主张“只用白色的标志就很充分了”，不予让步。

关于板门店桥所发生的事件，正好美第1军在涟川附近实施武力侦察，因此联合国军进行了彻底地调查。但没有查到那个部队，而且也不能证实开枪的事实。巴洽教授也说："这一定是为了捞回8月4日的失分而进行的反击"。

沉默的剧 经过5天的休会之后，第20次谈判在8月10日又举行了。

一开始，乔伊代表通告说："将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考虑和讨论到此终结"，这立刻受到南代表激烈的反驳。于是乔伊代表反击说："本代表只是按照联合国军的决定进行答辩，并没有打算妨碍贵官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关于三八线的问题"，从此以后开始了一幕奇妙的戏剧。

由于南代表愤然地瞪着乔伊代表，乔伊代表也回瞪着他，于是双方进入了无言状态。在两小时10分的时间里，双方在冰一样的沉默中互相地瞪眼睛。不时闯入其间的仅仅是爱吸烟的南代表烦躁的用桌子上的打火机点烟这样一个动作。

……。

在沉默中失败的是联合国方面的代表们。在忍耐力方面得胜的是中朝方面的代表。这是用什么样的忍耐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人们啊，就象乔伊回忆录所说的简直是非人力所能及的。

乔伊代表提出了新的提案。他提议说由于看来关于第二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是否进入第三项关于军事停战条款的讨论。但得到的回答只是冷淡的拒绝。

当夜接到"沉默"报告的李奇微上将决心使谈判破裂，发出了内容为"为了给共方再行考虑的时间，想要提议休会三天。并想发出在他们还不妥协的情况下，将被看做由于他

们的责任使得谈判宣告结束的通告”的电报，要求华盛顿予以批准。

但华盛顿的回答是“不”。华盛顿认为在这个阶段发出最后通牒是不利的，假如会谈破裂时需要能够证明其责任明确在中朝方面的客观的证据。该电有如下的说服其进行忍耐的段落（8月11日发参联电98713号）。

“围绕三八线的谈判也许已超越了忍耐的限度。但应当理解共方为了修改他们的主张需要和莫斯科与北京进行商讨，因此要花时间。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共产党方面的谈判通常要长期耐心地讨论。联合国军代表必须具有冷静、克制、忍耐和坚强的信念这种精神上的准备，这种精神准备是给敌方最大的紧张，将我方立场的一贯性和强硬给对方造成印象的唯一的东西”。

这样，谈判免于破裂，在8月12日的第22次会议上，南代表首先以“贵官必须要知道‘真理不怕重复、真理需要重复’这句话。……”开头说出了三八线问题。从此开始了一阵子“什么是真理”、“谁站在真理一边”的争论，意见当然不会取得一致。南代表形容联合国军的提案是“愚蠢的、傲慢的”，乔伊代表说南代表的态度是“顽固的、不现实的”。谁也不让步，谁也不肯示弱。

这样的舌战又继续了几天，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不论华盛顿还是莫斯科①都不断试着进行“支援射击”，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频频发生的事件　在这期间，8月13日又一次有“在市

①　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评论文章。

边里3辆补给车遭到攻击”这样的抗议。经过调查了解到中朝方面只通告了补给纵队的一部分，因此联合国方面加以拒绝。

可是这类事件的频频发生，究其原因双方解释的不同，这与中立化协定不完备有直接关系，因此要在联络军官会议上进行协调，但如以后所述，在协调中也发生了事件。

二、园桌会谈

因为谈判怎样也无法进展，8月15日乔伊代表提议举行园桌会议。这是认为用这种形式将谈判继续下去，也许会找到打开僵局的线索。

所以提出这样的提案是因为正式谈判是双方的10个代表及其陪同人员列坐之下举行，无论如何也免不了那些讲究排场的老一套答辩，而想到的却难于说出。这不仅是与对方，就是在代表同事之间也不能不费些心思。所以想设一个作为正式谈判下部机构的代表1人、助手2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自由地讨论，不面对面地坐在桌子两边、而是围着桌子交谈想到的事情，这或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头绪吧”。

8月16日，南代表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高谈阔论，如巴洽教授描述的“使用所能想出来的激烈语言指责了联合国方面的补偿概念，称赞了自己的三八线提案”之后，提出将代表定为2人，在举行园桌会议期间正式谈判休会这样的附加条件，同意设置小组委员会（或叫做专门委员会）。

据说南代表的这种谈判态度是中朝方面同意联合国方面提案时的典型做法，即用长达几小时的时间反复做指责和中场的演说，使联合国方面代表“难以忍受其冗长”之后

（《板门店》），必定附加上修正或者附带事项之后再予以同意，这是他的惯常做法。

为什么南代表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其原因虽无从推测，但很多人推断这是因为中朝方面，特别是北朝鲜方面始终以获得对等或对等以上的立场作为谈判的方针，因此认为原封不动地同意对方的提案是有失体面的事。于是联合国方面在其后改为采取故意抑制"完全的提案"，只提出90%左右的程度而留下10%让对方露脸，以便容易地得到同意这样的应付战术。创造了所谓的给予面子而得成果的方法。

会谈形式　由于中朝方面同意了圆桌会议，从此这次停战谈判的会谈形式变得完备起来了。就是说谈判变成了由敌我双方5人代表出席的正式会谈和讨论专门的细节事项的小组委员会（圆桌会议）以及由联络军官进行的事务性会谈（也可叫参谋会谈）这样三种形式进行。这种谈判形式过了20多年的今天仍在被继承着，就是在巴黎会谈时也在使用这种形式。

围桌而坐　作为小组委员会的代表，中朝方面指定北朝鲜代表李相朝少将和中国代表解方少将，联合国方面指定霍迪斯陆军少将和伯克海军少将。第1次圆桌会议于第2天的8月17日开始。从联合国方面提出建议两天之后就得已实现，在这次会谈中可算是一个例外，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了解中朝方面也不愿会谈破裂的苦心。

第一次会谈，开始依然是按双方的主张摸索平行线，但气氛很缓和。中国代表解方少将似乎是喜欢这样的会谈，自己也经常发言，而且在谈话变得不愉快时进行劝解来缓和会议的空气。在当天会议就要结束时甚至说出了"是否可以进入地图上的具体讨论"这样的话来。不愧被看作是会谈的实

力人物，解将军好象在起着手腕高明的排解纠纷和推动会谈的作用。

抛钱　第二天8月20日晨，联合国军在中、东部战线开始了夏季攻势。攻势的详情以后叙述。

可第2次园桌会议仍按预先安排开始了，双方都带来了具体方案。当时由哪一方先提出来成了问题，因此霍迪斯代表出乎意外地提出抛钱。就是抛掷硬币来赌正反面，由输的一方先提提案，联合国方面表现了"感到亲切"的表情。

中朝方面好象很吃惊，在提出"用抛钱来决定这样重要的问题太不慎重"这样的反对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中朝方面的提案是将一直坚持的三八线案稍微地加以修改，在东部由三八线以北4公里开始，到西部三八线以南4公里处。也就是双方的占领面积与三八线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但将现战线多少地考虑进去一点，而且表明了三八线案作一些修改也可以的意思，使得谈判出现了一些转机。园桌会谈的效果两天之间就表现出来了。

但是在实质上是和三八线案相同的东西，与联合国方面作为最低限度条件所确定的现战线方案相距甚远，因此立即遭到霍迪斯代表的拒绝。于是李代表把地图收拾起来，突然改变态度地说："是不是双方都恢复原状重新加以考虑呢"。接着又变成了论战，但是在这一天的会谈中联合国军代表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中朝方面似乎有从三八线案后退的思想准备，假如联合国方面开口提出新提案的话是不是能以此为基础进入有成果的讨论呢？"

曙光　在8月19日的第3次会议上，霍迪斯代表提出"从讨论能进行下去为目的出发是否能假设一下空军和海军力量反映在地面战线上的有效程度呢"，李代表立即表示同意

说："很愿意商量一下那条线"，并深切地等待联合国方提出方案。但联合国方面却希望让中朝方面先提，这是因为根据直至今天为止的经验，经常是一表示做稍微的让步就会要求对方做比这要大得多的让步，因此让对方先提出方案已经成了不变的规律和经验。

于是会谈在这方面费了一些工夫，这一天的会谈最终还是破裂了。

第二节　频发的事件

前边已经提到过，好象是证明谈判难于进行或者象是为谈判伴奏，从谈判一开始就频频发生了违反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的事情。因之联络军官为了使见解一致而开始调整这也提到过了，可是不久就发生了枪击卡车的事件，接着又发生了麻烦的事件。

一、袭　　击？

在圆桌会议上因哪一方面先提出新提案问题而决裂的夜里，也就是在8月19日的夜里，中朝方面通告说发生意外的事件。

通告说，"中国军队的警卫部队在中立地区的松谷里附近巡逻时，遭到联合国军的伏击，队长被打死，一人负伤。"

谷松里是沿板门店西侧一公里处沿路的一个村庄。

问题是严重的，因为正处于园桌会议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因此尽管是在深夜，联合国军立即开始了现地调查，但是中朝方面断定这个事件的责任在联合国军方面，并大肆报

导宣传，无休无止地宣扬其错误。

在次日即8月20日的第4次会议上，李代表提出“为了参加警卫排长的葬礼，希望下午的会议休会，并且为了祈祷停战谈判第一个牺牲者的冥福，希望霍迪斯、伯克两位代表也能参加”。

两代表很感为难。因为不管事情真伪如何这是个人道方面的问题，一下子还想不出来不讲情面地加以拒绝的理由。可是两个代表商量了一下之后拒绝参加，上午的会谈一结束就急忙乘直升飞机回去了。两代表在赴直升飞机降落场的途中还曾被挽留过，甚至被询问是否能带着护卫人员参加葬礼。

两代表拒绝参加是因为担心一出席葬礼就会有公布其出席的照片，将其理由进行歪曲报导的可能。

双方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据联合国军方面调查，当时不论是联合国军还是南朝鲜军队都没有到过松谷里附近，而且据几个目击者说：“攻击部队中有穿便服的人，确实在攻击之前在这附近打过转转”，因此联合国军判断“进行攻击的可能是和南朝鲜军队关系密切的游击队，是和联合国军没有关系的一些人干的”（远东军司令部调查报告3872号）。

中朝方面当然不满这样的说明，利用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难以寻找到真相的事件。在这里出现了“和南朝鲜军队关系密切的游击队”这样一个奇妙的字眼这是因为当时南朝鲜国民反对谈判的空气日益高涨，时而出现阻碍代表团往返开城的活动，据认为这就是指其中的过激分子而言。

实际上，中朝方面在此之前曾三番五次地提出过抗议说：“企图拖延谈判的南朝鲜方面的坏分子在中立地区散发

反对谈判的煽动传单”、“在中立地区的道路上埋设地雷”、“南朝鲜方面的游击队在中立地区徘徊”等等。联合国方面也曾确认了其中的一部分，希望南朝鲜政府妥善处理。虽然中朝方面指责这些反对行为是由于南朝鲜政府的唆使但据认为政府不会唆使这种没有效果的令人讨厌的勾当，而是闹得出了圈的过激分子们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

但是就在这个引起了轰动的事件的兴奋还没有冷了下来的三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事件。

二、轰炸开城事件

调整的原则　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8月21日的圆桌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结束了，但在22日中朝方面突然开始表示缓解。

李代表首次说出“假如联合国方面不再拘泥于补偿的概念，中朝方面准备将三八线案予以修正”。

这是中朝方面的一大让步。中朝方面第一次撤回那样坚持的三八线案，提议“是不是互相都不拘泥于原来提案，改为提出可以妥协的方案来呢”。

中朝方面为什么会突然缓解下来呢，其理由不得而知但据推断可能是如下面所述那样的从8月18日开始的夏季攻势的效果。

霍迪斯代表感到：“这明确的是前进了一步的提案”，因此在取得上司的认可之后同意了“双方各自将原来提案进行调整”这样的调整原则。

于是在22日的夜间达成了第22次正式谈判于明天（23日）召开，正式地承认这个原则的协议，使人看到好象谈判已打开了僵局。

当时认为这仍然是圆桌会议的功能。联合国方面强烈的感觉是“正式规格的谈判不能解决的问题，假如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就会意外迅速地得到解决”。

李奇微上将被这个报告提起了精神。这样说是出于下面的原因。利用圆桌会议之间的休会返回大本营的乔伊代表途中曾与范弗里特上将碰头商量，当时范弗里特上将的意见是打算在9月再次开始有限攻击，夺取‘亥安盆地’地区，将中、东部战线的凹凸部分进行根本的修正。因此是否能估计到那个时候，把那时的接触线作为分界提出来怎么样”。于是乔伊代表申报说：“制订包括范弗里特意见的最后提案，向中朝方面提出来试试看怎么样。只要坚持补偿的概念，谈判就不会取得进展”。这是乔伊代表在渐渐被磨得精疲力尽之中所看出来的。

但是李奇微上将考虑到与预定在9月9日签字的对日和平条约有关联而没同意提出最后提案。这是因为对于企图阻碍谈判的中、苏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来，和前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都不能预测的缘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中朝方面提出了进行调整的原则，因此李奇微上将没法不感到高兴。他认为前途看到了曙光，中朝方面至少是准备头一次在不忌讳“现接触线”的情况下参加谈判，他甚至在请示华盛顿之后，而授予了提出“以现接触线为中心宽4海里的非军事地带”提案的权限。

这个时候联合国方面对谈判抱有希望。

但是就在这个22—23日的夜里，发生了轰炸开城事件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意外事件，谈判得到的是中断两个月这样完全出乎意外的进展。

轰炸开城事件　7月22日23时30分，一条惊人的消息从

中朝方面传到了汶山里的帐棚村。收到了"23时20分联合国空军轰炸了谈判会场，要求立即进行调查"这样的无线电联络。

联络军官金尼、默里两上校同两名翻译急忙出发，于23日1时45分到达开城，在谈判会场有北朝鲜的张上校和中国的蔡上校以及中朝方面的记者在等待着。

下面双方的问答是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会议记录和巴洽（音译）教授的《板门店》以及美国公开史料上摘录下来的。

张：23时20分，贵军的飞机轰炸了这个地区。我们确实听见了轰炸声。南代表也是一个目击者。……

金尼：请谈得详细些，是谁看见轰炸了？

张：在这附近居住的全部人员都听到了极近的飞机声音。炸弹落在了谈判会场的境界线之内。

金尼：炸弹是复数还是单数？

张：啊，今天落了几发还不清楚，等一会请询问我们的调查人员。

金尼：张上校和蔡上校也听见了吗？

张：不只是我们两个人，在附近居住的全部人员都听见了。炸弹落下来以后飞机又盘旋了一圈，这回是在通往联合国军休息场所的道路上投掷了凝固汽油弹。一调查立刻就清楚了。

金尼：是几架飞机，是一架还是一架以上？

张：在攻击之前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不知道架数。假如接到事前通知进行监视就会知道了，只是因为急了一点光是吃惊了。

金尼：有知道几架飞机的人吗？

张：去调查就会清楚的（一边让看一块金属的破片一边说），这是在补给车辆的槽子里发现的。

金尼：轰炸的证据呢？

张：一会儿让你看。

一行在黑暗的风雨之中开始了调查。在距联合国军休息处约100米的道路上有个变得不象样子的好象是飞机副油箱似的金属块，但那里没有烧焦的痕迹。在距离其3米左右的地方有个直径约75厘米，深约25厘米好象是炸弹坑那样的洞穴，但看不到凝固汽油弹燃烧过的痕迹。如果是凝固汽油弹应该是有宽20—30米、长50—70米燃烧的痕迹。金尼上校认为这样小的爆炸坑就是一个手榴弹也能够炸出来。

可是张上校硬说这是投下了两个凝固汽油弹的证据。

接着调查了落在中朝方面宿舍附近的所谓弹痕，这里有4个比前面那个还小的弹痕和1块15×25平方厘米的硬铝碎片。但这个被认为是飞机机身上的引擎盖子的一部分。在一个洞穴附近还放着一个火箭弹的尾翼。当然不能确认被害的情况，中朝方面也没提出什么来。

终于难以忍耐的金尼上校象是在怒喝似的开口说话了。

金尼：我对这种愚蠢无聊的事件实在是难于忍受了。

张：可是这些是我们今天夜里发现的。

金尼：有看见炸弹落下来的人吗？

张：一会儿就传唤证人。

金尼：不是没有任何象炸弹的东西吗！如果有人看见了炸弹的话，无论是谁应该是一眼就很清楚的。……

张：假如贵官是作为一个军人，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话，贵官是不能否定所看到的这些东西的。

我奉首席代表的指示，首先口头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我通告贵官：我们拒绝参加预定在明天举行的正式谈判，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抗议的权利。

这是我们首席代表指示我告知贵官的。

金尼：这是否也意味着拒绝参加圆桌会议！

张：不参加今后的一切会谈。

金尼上校一行带着暗淡的心情踏上了归途。中朝方面的态度用奇怪这个词即可一语道尽，可是进行到这样程度的谈判的头绪在这里中断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金尼上校等推测"可能是中朝方面的首脑部门不满圆桌会议上的让步，打算把三八线问题恢复原状吧"。

一行刚刚回到通往板门店道路的中间，张上校追了上来说调查还没有完，因此请他们再回到开城去。

张：贵官应当将共同调查搞完，在确认一切事实之后达到明确的解决。

金尼：毫无价值的证据是有很多。在这种昏黑的雨夜中没有理由必须回去，等天亮了什么都能看清楚的时候再回去吧。假如贵官方面有值得一看的东西那就又当别论……。

张：就是发现了重要的证据了。是贵官无论如何必须要看的东西。调查所有证据是贵官的责任，贵官回避责任是错误的。

金尼：我们是在贵官作出了中止谈判的结论之后停止调查的。

但是因为张上校肯定地说新的证据很重要，在约定"调查之后不会见中朝方面的记者"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开城。一行人立即被领到一个砂岩质的小山冈上，那里有两个直径约60厘米，深约30厘米的坑，附近散落着打了一串铆钉的硬铝碎片。在一个坑里略微有汽油的气味，附近有直径约7.5—

12.5厘米的4处小小的焦痕。在另一个坑附近撒落有被认为是混有少量凝固汽油的液体，面积约为1.5平方米但看不出有燃烧的痕迹。

在调查中间，有一个据说是目击者的中国士兵自报姓名出来作证。

他说："攻击是在23时20分进行的。23时20分，在机头上有两个明亮的标志灯的飞机盘旋……扔下了几个炸弹"。

于是金尼上校问：标志灯在轰炸之前是开着的吗，还是在轰炸之后打开的"，中国士兵回答说："什么时候都开着的。"。

这时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来的东欧的新闻记者插话说："金尼上校为了歪曲事实打算欺骗单纯的士兵"。金尼上校已约定不会见记者为理由要其离开，但在这时已预感到："中朝方面想要把这个事件向全世界宣传，证明中止谈判的正当性"。

到了4时30分天仍然很黑，好象再没什么资料了，于是金尼上校提议"希望天亮之后会同双方的新闻报导人员重新进行调查"，张上校说："这里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并重复了"联合国方面应对这一事件负有全部责任"。

另外对于金尼上校"天亮以后希望在记者参加之下再进行调查，因此所有的证据请保持原样"的要求，张上校主张"为了分析证据资料必须立即集中起来。事实是很明白的，因此没有必要进一步的调查"而没有答应。

这样，不用说正式谈判、就是圆桌会议和联络军官的会谈也都中止了。

对事态的意外发展感到震惊的李奇微上将立即命令第5空军进行调查，但其报告是"当时没有一架联合国飞机在开

城上空飞行过。在朝鲜的雷达网曾在22日23时刚过的时候捕捉到一架从西方直接飞向开城的识别不明的飞机，但在23时18分在距离开城2分钟航程之处从画面上消失。这架飞机可能是降落在开城北侧松岳山的山阴处。第5空军的飞机在地面部队的势力范围之外是不开前灯的。”

另据专家分析，一架飞机是不能造成这样的弹痕的距离和间隔的。

第三节　中　　断

一切会谈都被中断了。8月22日的园桌会议是最后的一次会议，以后再也没有在开城进行过会谈。

一、责任在谁？

联合国方面认为从技术上的疑点和一眼即可看穿是故意制造出来的那样的弹痕，以及中朝方面宣称要进行分析而急忙地把作为证据的碎片收集起来，授与象联络军官那样的下级代表以通告谈判中止的权限等方面来看，中朝方面是出于什么原因急于中止谈判，而且这个决定一定是中朝最高领导在事前做出决断的，并判断中朝方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断是出于以下的理由：

1．对中朝方面来说，在集中谴责联合国军谈判态度的同时有某些中止谈判的理由。

2．中朝方面围绕对日和约和苏联的和平攻势即前已叙述过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和五大国和平协定的宣传活动，企图使谈判进退不得。

3．为了加强宣传的立场而一时地中断谈判企图在下次

的机会中夺回先发制人之利。

8月24日，中朝方面正式以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将军的名义，发出了致李奇微上将的如下抗议。

“在因贵官方面武装士兵的不法行为而牺牲的警卫排长血迹未干之时，贵官方面的飞机又非法侵入了中立地区的开城谈判会场上空。……假如贵官方面不以行动表明在这次谈判中遵守平等互惠的原则，反而恬不知耻地装作胜利者的样子，任意破坏包括开城中立协定在内的至今的一切协定的话，由于其行动所引起的责任和后果完全在贵官方面。”

第二天（25日）李奇微上将答复如下：

“……对于完全虚伪的、不合情理的、人为制作出来的事件没有答复的价值。……和其他的若干事件一样，如果不是贵官方面为了宣传而捏造出来的话，那末这样事件一定是与我所指挥下、隶属下的部队和机关完全没有关系的非正规集团（反对谈判的南朝鲜过激分子的意思）干的。……

假如贵官不希望谈判中断，有意继续进行谈判的话，我准备立即指令代表们重新开始进行谈判”。

可是，中朝方面可能是为了避免谈判决裂的责任，并未发表中止谈判，代之以要求重新调查事件。

但李奇微上将没有答应，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除去给与中朝方面时间和拖延的借口之外没有别的什么。

中朝方面一个接一个地通告了新的事件，反复地提出了抗议。这就是：

8月29日联合国军飞机在开城地区投下了照明弹。

8月30日联合国军部队攻击了巡逻队，子弹穿过了板门店的桥而。

9月1日联合国军飞机再次轰炸了开城等等。

联合国方面每次都进行了调查。认为地面上的战斗好象是南朝鲜的过激派干的勾当，但联合国空军不可能有引起事件的意图，故据此进行反驳并谴责其不当。但是因为对于中朝方面这样那样的抗议，联合国方面都是用同样的说法加以反驳，连美国的公开史料都说："不可否认在不知不觉之间把这种否定变得不明确起来了"。关于中朝方面的这种战术，有人认为是"开始会认为不会有这样的事，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人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会相信了"这样的心理运用。

重开谈判的努力和条件 无论如何联合国方面迫切希望重开谈判，用各种办法和中朝方面进行交涉，联合国方面作为重开谈判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求改变谈判会场。

说起来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从开城谈判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谈判会场设在中朝方面的势力范围之内是有些不平等、有些不方便和不合适，在正式谈判的开头时就曾努力寻求过平等的环境，这在前面已提到过。

在谈判过程中，象一再所谈过的连续发生了因为故意、或是疏忽、或是难以避免的技术上的问题所引起的事件，对谈判带来了影响。所以只要不改变谈判会场，就有频频发生这种事件的可能性，使有成效的谈判不能进展下去。于是李奇微上将决心以这次轰炸事件为契机改变谈判会场，并取得了华盛顿的慨允。

可是中朝方面是不会把这好不容易得到的地利轻易撒手的。经过多次反复的交涉，时光毫不留情地过去了。就这样哪一方面都不发表中断谈判的声明，而中断一直继续下来。这是一次忍耐力的竞争。

联合国方面以很强的忍耐力等待着再开会的机会。这样

说是出于以下的判断，即假如中朝方面真的想要结束谈判的话，那末就要从谈判会场撤回去，做出适应谈判破裂的行动来的。可是，因为只是使人一看就认为是不足取的事件频频发生，而仅仅气势汹汹地反复提出抗议和谴责，所以中朝方面一定会在什么时候回到谈判会场里来的。

中断的理由　关于中朝方面在那个时期中止谈判的理由，用联合国方面的话说，就是甚至捏造事件中止谈判的理由，当时好象有多种推测。

联合国方面的公开见解在前面已谈到过，与作战有关系的大部分人的看法是："中朝方面在通过谈判获得三八线这件事上遭到了失败，因此为了使战场得到承认而想要争取到准备攻势的时间"。

外交界推测说："中国可能是对未被邀请参加对日和约感到失望，作为其报复措施而中止谈判的吧"。

乔伊代表回忆说："我想共方好象是相信只要花些时间联合国方面终会在什么时候承认三八线的吧，因此把我提议的圆桌会议解释成联合国方面准备让步了。所以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下来，可圆桌会议发展转向预想之外的方向，因此为了决定下一步的战术就需要时间。……

……假如联合国方面承担下了轰炸开城事件的责任，我想就不会给与中朝方面中止谈判的借口了。可是联合国方面不想承担责任，因此他们在期待之下演出了那样的一场戏"，并且泄露说："与此类似的多起事件在联合国军首脑中种下了不信任中朝的感情，进而成了使谈判毫无道理地延长下去的一个原因。……不能不说是完全上了对方的圈套"。

作为心理战顾问陪同出席的巴洽（音译）教授的看法大

致上和乔伊代表相同。但他认为或者也许是对8月18日开始的联合国军夏季攻势的反击。

中断的真正理由还是不能明确，之所以记述以上的种种推测是为了介绍身临现场者和其他人看法上的差别，因职责的关系所造成的思考上的差别和界限范围方面的差别。

开城谈判总结　回顾自7月10日至8月22日在开城断断续续举行的谈判，巴洽教授在其所著《板门店》一书中开头就说：“联合国军司令部通过开城谈判学到了东西”，对这次谈判做了如下的总结。

“联合国军代表团参加了谈判，坐在了会议桌旁，首先使其得知的是对于谈判这个东西双方的基本前提和想法完全不同。联合国方面是期待通过谈判结束持续了一年之久的战争，但对共方来说这一次谈判不过是其广泛战略中的一个战术而已。”

就是说“用一种方法不能达成的事情就用另外的方法去追求”这是其战略的基本点，在这种情况下，在战场上不能实现的目的，企图换个别的方法，也就是用谈判来追求目的。”

“他们的谈判目的完全明确，那就是在战场上不能获得的东西要尽可能地通过谈判来获得，而且为了宣传灵活地运用谈判。”

“共方谋求达成了关于协议事项的协议就是这样的，……要求联合国军撤回到三八线，捏造事件，……为了在全世界造成对联合国军不信任和疑惑的印象，故意使谈判带有宣传的色彩……，采取极其横蛮无礼的态度也是为此”。

“共方从谈判一开始就反复地侵犯谈判地区中立化协定的规定和精神，……而且为了按照东洋式的老习惯侮蔑联合国军代表，利用了谈判会场在自己战线之内这样的事实。另

外在共方的报纸上发表了联合国军来投降的新闻，……企图把联合国方面记者关在门外，……限制联合国军传递文件的信使的来往，……甚至把武装士兵引入谈判会场附近。……而且8月22日，尽管是自己中止了谈判，自己却逃避发表这样的声明。”

“通过这次谈判，他们暴露了谈判的目的不是发表真正的意图而是将其隐藏起来。就象共方的声明屡次和其真正的意图相反一样，其在谈判中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欺骗”。

“斯大林曾经说过‘和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干的水或铁的森林一样，所谓有诚意的外交在国际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关于这次谈判可以说完全是这样”。

巴洽（音译）教授写这《板门店》一书是在1957年5月，谈判达成协议还不到三年，所以不能否认有些“余愤尚未冷却”这样的感觉，但作为传达当时气氛的好资料应被珍惜。

如果把教授的说法直率地加以表现的话，可以说“联合国方面打算把谈判作为在某些形式上解决的场所”，与此相反，中朝方面“企图用心理战代替武力战来追求其目的”。

对此北朝鲜方面将开城谈判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二、北朝鲜方面的资料

根据通过的议事日程，从“7月27日起讨论第二项议程。我方根据敌我双方所占的前线情况公平合理的方案——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后撤10公里，以便设置非军事区。但是美帝国主义以‘防御上的需要’、‘对空军优势的代价’等种种不正常的借口，拒绝我方的提案，而固执地提出了要把军事分界线确定在渗入三八线以北的高城郡南涯里至瓮津半岛东端的金山里一线的荒唐无稽的

主张，企图在会议上夺取他们在战场上没能得到的3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这个面积等于朝鲜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然而，美帝国主义这种荒唐无稽的主张在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得到实现。”

“由于朝中方面的停战谈判采取有原则性的坚定的立场，美帝国主义感到他们可耻的主张不能得逞。于是便按照他们的预定计划，开始在会场外对我方施加‘军事压力’企图破坏停战谈判。”

“1951年7月23日至27日，美国侵略者出动数百架飞机，对平壤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屠杀了许多居民。7月27日——开始讨论第二项议程的那天，还出动大批兵力攻击了杨口东北方和北汉江右岸一带的我方阵地。接着还制造了有计划地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中立区朝中方面代表团住所等各种挑衅事件。敌人在一方面拖延和破坏停战谈判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疯狂企图对我方施加所谓的‘军事压力’。”

“当时美国参议员史密斯和塔夫脱公然叫嚣：‘如果停战谈判破裂，美国将不得不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许多基地’。这决不是偶然的。美帝国主义在确定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未能达到其夺取我方领土的可耻目的后，同时在前线发动进攻。在1951年8月22日竟片面中断停战谈判，这样，敌人就企图用军事进攻来压服我方，并向全世界散布这种印象：停战谈判对解决朝鲜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采用军事的手段才能是最现实的。”

“他们就用这种可耻的勾当来企图掩盖自己的丑恶的行为，对自己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加剧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在美国和帝国主义阵营内制造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悲观情绪，扩大朝鲜战争。”

第四章 夏季攻势

随着战争越发带有残酷性，越发扩大化的倾向，外交的重要性越发地增大。但因依靠外交的程度增加了，外交活跃本质的舞台会变得狭窄下去。

——列 宁

在开始看到谈判将在军事分界线上陷于僵局的征兆时，在难以忍耐地等待天气好转的情况下开始了作战。因为是“边战斗边谈判”，双方都在新的作战概念之下，为了确保不败，求得休战后更为有利的阵地线，尽可能给对方以打击而有利于谈判，虽说是有限度的战斗，但却在朝鲜中部的山野地区展开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激战。

第一节 眼 中 钉

8月中旬，意外的连绵淫雨好容易停了下来，盛夏的骄阳开始毒晒，使人想起洛东江时代的酷暑来临了，但是抱怨脾气复发的南朝鲜第1军对丁字峰、美第10军对血染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分别自8月18日起一齐开始了攻击。这就是所谓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作战的直接目的是攻占昭阳江东岸至南江南岸地区使东部战线进至更为坚固的一线，同时夺取大愚山西侧高地造成对“亥安盆地”的包围态势，以便予定于9月间进行的攻取“亥安盆地”的作战容易进行。

8月18日就是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而召开的圆桌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的日子，攻击5天之后的22日中断了一切会谈，其中经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一、丁 字 峰

南江发源于朝鲜半岛第一胜景金刚山，首先向南流向“亥安盆地”东北方，然后成U字形回流向北，在高城注入日本海。

在南江南岸耸立着制高点1031高地，由此沿正北的924、884高地等棱线延伸到南江改为北流的沙泉里附近。这个山系以1031高地为头呈倒丁字形，为6月中旬以来北朝鲜第2师、第13师坚守的重要阵地。特别是1031高地和924高地分别居高临下地控制接近昭阳河谷和南江的通路与南朝鲜军的阵地，象眼中钉那样地存在着。

南朝鲜第1军由作为代表参加停战谈判的白善烨军长的新任副军长张昌国准将指挥，8月18日拂晓，以首都师的第26团向924—751高地，以第11师第9团向884—591高地开始了攻击。与此同时隶属美第10军指挥下的南朝鲜第8师再次开始对连接其左翼的从1031高地至昭阳江东岸的高地群的攻击。

但是经过两个月时间构筑的北朝鲜第2师、第13师和第45师的阵地很坚固、而且反击也很猛烈，在这里展开了大约10天的争夺南江要地的激战。

924高地　首都师（宗尧赞准将）第26团（徐廷哲上校）用两个营并列对924高地和751高地开始攻击。8月18日4时整徒涉过攻击开始线无名川的第1梯队很容易地攻占了山脚地区，一面排除密集布雷区的地雷一面提心吊胆地在陡坡上攀

登。

攻击751高地的第3营紧接着支援射击发起了突击。但但掩体中的6挺机枪同时开火，突击立即受挫而停顿下来。好象是用轻炮不能破坏用两个月时间构筑的厚厚的掩体。

可是攻击924高地的第2营巧妙地利用地形钻进火网，在手榴弹一齐投掷的同时进行突进，于16时左右夺取了924高地的山顶。于是增援上来的第1营的两个连在确实占领之后，接着开始了对其西侧500米的965高地的攻击。

攻击进展顺利，正想要求突击支援射击之时，天空突然浓云密布，战场被不辨咫尺的浓雾复盖，不可能进行攻击。该营的攻击自然地停了下来，夜幕开始静静地低垂了。

在入夜之后沛然而降的雨又变成了倾盆大暴雨。北朝鲜军乘此在雨声的掩护下悄悄接近，把924高地上的第2营赶了下去。

另一方面，白天攻击751高地失败的第3营利用下雨进行了夜袭，但因支援火力过少被北朝鲜军的手榴弹击退，突击未能成功。

第一天的攻击曾一度夺取了924高地的山顶，但因天气突变这种不测事态而遭到了失败。

19日进行一整天再次进攻准备工作的第26团，于20日8时由第1营再次发起对924高地的攻击，并于18时30分再次夺取了该高地。

21日经过猛烈的突击又攻占了西侧的965高地。这可是不得了，北朝鲜军的主阵地好象就是这个965高地，北朝鲜第13师投入第21团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于是南朝鲜第26团也以全力增援该高地，在这里反复进行了整整三天的965高地争夺战。到23日早晨因缺乏弹药甚至陷入了用石头交战这种

程度的苦境，直至傍晚因骑兵团到来增援这场攻守战斗才宣告结束。

但在其后扩大战果方面，首都师虽然拼命地反复进行攻击，但因弹药不足和北朝鲜军顽强抵抗而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北朝鲜军很重视965高地的失守，在其公开史料上有如下的记载。

“这个时期，加田里东北方的高地上也进行了7天的激烈战斗。在这一带的高地上，我军和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用反冲击和奇袭等战术坚守阵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白天暂时撤出阵地，乘夜晚以英勇的反击夺回了阵地。”

在8月24日965高地争夺战中，排长李明植率领7人的袭击小组，机智地逼近敌阵地前20米的地点。他在冲击前从怀里掏出共和国国旗鼓舞战士们说‘我们的任务是把这面旗子插在高地上。我们要为祖国和人民，为党和领袖竭尽忠诚，’冲击开始了，冲在最前面的李明植同志很快地把吐出火舌的两个敌火力点炸毁，紧接着逼近第3个火力点，这时，不幸地腿上中弹倒下了。然而他一跃而起，再次冲向火力点，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枪眼，保障了部队反击战的胜利。”

“敌人在几天的攻击中，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后，才占领了几个高地，但没能突破我军防线。这样，敌人在加田里一带的进攻也被挫败了”。

884高地　另一方面吴德俊准将指挥的第11师以第9团（金安一上校）为第一梯队开始对884高地的攻击。该团以第1营为第一梯队于18日6时越过了无名川，轻易地攻下了丘陵。884高地离海岸16公里，第7舰队用战列舰的400毫米

炮和巡洋舰上的200毫米炮进行支援，和海盗式飞机的扫射、轰炸相结合，复盖了884—591高地一带。在这种猛烈的掩护射击之下、郑唐喆少校指挥的第1营攀登上陡立的山坡于12时左右接近到敌前30米处，在手榴弹的一齐投掷之下进行突击，夺取了884高地。这次突击比首都师对924高地的突击提前约半天时间结束，这都是舰炮支援的功劳。

884高地位于丁字形高地的末端。占领了这个高地就能够威胁突出于南江南岸的北朝鲜军阵地的侧背，因此军队首脑们都很关心这次攻击。收到"占领了884"捷报的范弗里特上将和参谋总长李钟赞中将及参加停战谈判的白善烨军长都立即分别发电报祝贺这个战功，由此也可看出其关心的程度。（南朝鲜公开史料）

夺取了884高地的第1营经过整编，带着因收到几封贺电而激起的愉快心情坚守着山顶。因为夺取山顶的时间刚刚是中午的时候，假如把以后进行增援的第2营在这个时候增调上来扩大战果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象后面所说的那种艰苦的战斗吧，但不知为什么，不论团也好师也好，好象都满足于郑少校的第1营已占领了这个高地似的。如进行预测的话，是不是会误认为接着就能够夺取965高地制高点，使北侧591高地的敌人和南侧第26团正进行攻击的751高地上的敌人都会退却呢，还是师和团在宽广的正面上和占优势的北朝鲜军正在对峙，这个时候抽不出兵力对884高地进行增援呢。总之在南朝鲜第1军（两个师）的呈弓形的正面上有北朝鲜第2军的一部分和第3军合计3—4个师正在伺机进行反击。

北朝鲜军队乘着入夜之后的大雨进行反击，在混战之中夺回了884高地。这和对924高地进行反击几乎在同一时

间。

19日6时，再次发起攻击的第1营在9时30分用与昨天相同的方法，只用了昨天一半的时间再次夺取了884高地，这可能是由于炮击和轰炸的精度比昨天好，而北朝鲜军也遭受了相当损伤的缘故。所以当天和第二天（20日）由第1营确保着山顶，北朝鲜军没有进行反击。

但在21日20时20分，北朝鲜军乘着正在下着的暴雨和浓雾，在向965高地的反击的同时对884高地进行了拼死的夜袭，驱逐了该山顶上的郑少校指挥的营。南朝鲜的公开史料对当时的情况描述说："敌人投入两个营的兵力再次强行反击，我军虽然勇敢地浴血奋战努力将敌击退，但终于不得不撤退下来"。如前面谈过的那样，由于这一天首都师夺取了南方3公里的965高地，而且也由于昨天（20日）和前天（19日）的夜里未遭受攻击，好象郑少校指挥的营和火力支援部队多少有些麻痹大意。就这样两度占领了的884高地再一次被夺回去了。

逐渐感觉到有必要增援的吴师长和第9团团长果断地抽出第2营（林荣锡少校）利用22日的夜里进行增援，但因连续下雨无名川泛滥不能徒涉。于是林少校指挥的营急忙架设浮桥，经过不眠不休的努力于24日17时30分渡过河去。与郑少校指挥的营会合之后为攻击884高地进行准备，并利用薄暮进行迫近和果敢地突破，第三次夺取了山顶，由两个营共同坚守该高地。当天夜里两个营随时等待着北朝鲜军的反击，但北朝鲜军没有来进攻。夜开始渐渐地发白，战场一片寂静。

但在第二天早晨即25日6时45分，突然到来的北朝鲜军出其不意地进行突击，激战之后第3次夺回了山顶。南朝鲜

公开史料说："敌人三次进行奇袭……"，可能是战斗得疲惫不堪的两个营遭到奇袭是必然的，因为郑少校指挥的营，从开始攻击已战斗了8天，林少校指挥的营是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之后进行激战的，因此而失败也许是有道理的。

就这样三次夺取884高地，又三次被夺回去了。军队首脑高兴到发贺电程度的这个重要据点，到底也没能坚守得住。

这时一直注视着这种战况的范弗里特上将对这种不能顺利进展的攻击变得有些难以忍耐了。这样说是出于如前面谈及的，8月22日和乔伊代表会谈时提出"在9月根本性的修改战线，……"，以及为了到8月底必须完成进攻"亥安盆地"的包围态势，同时开始进攻的南朝鲜第8师在昭阳江东岸地区的攻击没有进展而影响了965高地西北侧的扫荡不能进展，进而又影响了从884高地起沿南江南岸不能扩大战果。

范弗里特上将把在汶山里和平村观察战况的白军长急电召至汉城，然后同飞杆城的军司令部。会谈在8月22日中断之后，白代表也正因无事可做而抱怨。

范弗里特上将和白军长听取'副军长张昌国准将①介绍战况之后，一同访问了各师司令部，接着前往第一线视察战况。

这时白军长感到的攻击不成功的结论是下面几点。

炮兵兵力不足——当时各师只不过有一个105榴弹炮兵营（18门），军里连1门炮也没有，就连这种105榴弹炮也是

① 张昌国准将为陆军士官学校59期生，开战时任作战局长。以后累升为上将，曾任第1军司令官、联合参谋长、驻巴西大使，现为在乡军人会副会长——编注。

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步兵炮使用的旧式火炮，射程和炮弹效力都很不理想。由于炮弹效力小，不能摧毁用两个月时间构筑起来的掩体。而且军的作战正面有25公里，由于这种火炮射程只有6500米，不能有效地使用，因此不能不把这一点点炮兵集中使用在攻击点上。于是白将军向范弗里特上将提出要求增援军的炮兵，上将也痛快地答应下来并给美第10军长下达了指令。可是如后面所谈到的，第10军本身也处于艰苦的作战中，因此巴亚斯军长只给派遣一个155榴弹炮连（4门）而已。于是军长将它首先支援首都师的攻击然后再支援第11师。

补给难——在军的作战地区可走汽车的只有一条海岸公路，向南江南岸战场只能靠人力进行补给。张昌国将军首先谈到的也是这种补给难，在争夺965高地时不得不用石头作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于是白军长连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都动员出来向前方运送补给物品，同时要求进行空中补给。范弗里特上将也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并对白将军这种先自己想办法，然后再提出要求的作法抱有好感。

战斗指导——884高地是一座格外显眼的耸立着的山峰，东侧陡峭而多死角，防守困难，但西麓比较平缓，容易打反击，反过来说西边也是难以防守的。在其西侧2公里处有601高地等良好的反击据点，北朝鲜军就是利用它反复地进行了有效的反击。

所以南朝鲜第9团在刚刚夺取了884高地后还没有来得及扩大战果或进行增援，就立即被夺回去了。

白军长考虑如果不夺取南江和无名川之间的丘陵地带是难以完成任务的，于是指示两师交换作战地区，抽出第11师

的第20团一举夺取884高地一带。

范弗里特上将和白将军打开战局的方策是一致的，但美国公开史料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记述的："在韩国第8师从南边进攻丁字峰顶部时，白将军的部队从东面和东南面向着丁字峰的柄部如潮水般地攻来。第1线部队比较容易地夺取了丘陵上的目标。但对立即而来的反复地反击没有有效的增援。这种缺乏果断决心的攻击和被敌人夺回、以及随后的再次攻击，一直反复地继续到范弗里特将军访问白将军的司令部并指出了他们战术上的错误时为止"。美国公开史料好象是从第8集团军的定期作战报告和作战部的日志等摘录下来的，但这样的记述被认为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

当时白将军指挥的军尽管有舰炮的支援，但以两个师①构成25公里的战场正面，而且与已谈到的北朝鲜军3—4个师对峙，因此决不会富余到有"如潮涌般的兵力"集中使用到攻击点上的。而且给前方运送补给物品需要想象不到的人力，因此第一线的战斗人员更加不足，这才是实际的情况。

该军的进攻不能顺利地进展，并不是没有果断的决心，也不是增援没有到达，而不外是因为补给困难而没有增援的兵力，即使进行增援也没有希望得到不断地补给的原因。张将军虽曾要求过空中补给，但受天气影响未能解决补给的困难。换句话也可以说成"因为没有公路，没有连续进攻的力量"。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的战斗中，有为了养活第一线的1个连而由营的主力担当搬运粮秣任务的例子，这可以说是与其同出一辙的山地战常有的情况。

---

① 当时南朝鲜第3师在束草附近送治在春季攻势中受到的重创，对其使用在被控制。——编注

另外，白军长投入第20团来夺取884高地的决心看起来好象很平常，而实际上是冒着这样的危险下定的决心：从与占优势的北朝鲜军第3军对峙着的第11师的左侧抽调出来，其空缺希望由首都师的一部分和临时编组的部队来填补，同时希望得到舰炮的支援。

由于支援的155毫米榴弹炮连的到达，8月26日白军长命令再次发起攻击，第11师长吴德俊将军亲自访问第7舰队就舰炮支援问题进行安排，并下令第20团进攻。

第20团（朴元根上校）于26日夜里与第9团换防，27日6时整用两个营从南北两方夹击884高地，15时40分第四次夺取了山顶。接着立即对西侧高地扩大战果，击退了当夜的夜袭而最后坚守住了884高地。28日向南江河畔扩大战果，克服了下雨和坡度陡峭、运送弹药等困难，便于29日傍晚相继夺取了591高地、601高地及其西侧的无名高地。

这样南江南岸的重要地点统由白将军指挥的部队所占领，而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北朝鲜军手里过。

白将军在回忆往事时说："也许想起来很奇怪，那是一场补给极为困难的作战，必须用人力搬运物品越过香炉峰的山山岭岭"。

那时位于左翼的南朝鲜第8师也夺取了1031高地，在8月底丁字峰全部为南朝鲜军所有。

"亥安盆地"东侧正面的战况如预期那样的进展，完成了包围"亥安盆地"的一翼。

但是预定造成另一方包围翼的"亥安盆地"西侧正面的进攻，却陷入了空前艰苦战斗之中。

二、杜 密 岭

在白将军所部开始对丁字峰攻击的8月18日，南朝鲜第5师第36团开始了对以后被命名为血染岭的983高地的攻击。

983高地位于大愚山（1179高地）和白石山（1142高地）之间的一座孤立小山，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沿水入川和西川北上的两条公路。虽然并不特别高，但北朝鲜军设在这里的观测哨不断引导激烈的炮火倾泻在占领了杜密岭(788高地)东西高地线的美军第2师的头上。从这座山上不仅能控制通往杨口和麟蹄的补给道路，而且好象能看到占领了叫做谷间的山谷内的炮兵阵地和指挥所，多次予以准确的炮击。（见插图2）

夏季攻势的目标之一就是这个983高地。范弗里特上将指示这次攻击时，曾对作为阿尔蒙德中将的后任第10军军长的克洛威斯·E·巴亚斯（音译）少将作过如下的指示。

"为了掩护堪萨斯线，增大防御纵深，必须夺取983高地。另外为了完成对'亥安盆地'的大包围，和威胁文登里以扰乱敌人的后方，也必须夺取成为其门户的这个高地。虽然敌人的阵地可能很坚固，但只要是集中炮兵予以打击，就不会有多少困难了。

可是培养和加强韩国军队，使其树立将来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卫的信念和自信心是第8集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但韩国军队好象有些丧失自信的样子。恐怕把打掉韩国军队作为目标的中朝军队会有意地把主攻方向指向韩国军队加以彻底的攻击。

所以使韩国军队以自己的力量增强其能力，以自己的力量树立必胜的信念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为此，有必要使其取

得辉煌战斗胜利的经验。战胜了的部队就开始有了对自己的自信。这个，对过重负担我有充分的体验，……。从这个主旨出发，对983高地的攻击让韩国军队来试一试吧。这个高地是第10军中央的显眼而容易攻下来的一座山，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果取得辉煌战果的话，我想韩国军队不管怎样也会变得强起来吧。……把韩国的第5师配属给你们之后，希望给予充分地支援。”

就这样，正在整训中的南朝鲜第5师（闵机植准将，以后任参谋总长、上将）被起用到隆重的舞台上去了。这个时候，在前边谈到过的南朝鲜第8师（崔荣喜准将）也因和这个相同的考虑被命令攻击昭阳江东岸高地地区，因此可以说夏季攻势在8月18日时只是由南朝鲜军担任了攻击的任务。

所以某些评论家说什么“谈判刚一开始范弗里特为了避免美国人流血只让韩国军去打头阵”、“在韩国人的牺牲中保全了美国的面子”等，如果只抓住短时期的这个时间来看，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有上述那样的情况，而且如看看以后所述的美军部队的苦战，就会明白这种评论是不适当的。

被命令起用南朝鲜军的巴亚斯军长从南朝鲜第5师中选拔第36团配属于美军第2师，令其夺取983高地。这是便于进行火力支援的缘故。

983高地　8月15日晨受领了攻击命令的南朝鲜第36团（黄烨上校）16日白天进入杜密岭南侧的攻击准备位置，并从美军第9团那里接到了敌情通报。同时研究8月2日摄取的航空照片并不断地派遣侦察兵努力核对敌情。另外军里每天给提供航空情报以便掌握新的敌情动态。

美第2师长拉夫纳少将以师的全部火力（中、轻炮7个

营共126门和中、重迫击炮72门）支援这次攻击，并亲自到德谷里的团指挥所，师参谋长前出到杜密岭的团观察所为黄烨上校指挥的团的攻击准备工作提供建议。支援火力在4公里的攻击正面约为200门，1公里相当于50门。这样的密度在这次战争中也是罕见的，这体现了范弗里特上将让南朝鲜军队树立起自信心来这种想法的热情。

团的攻击计划是，18日6时开始进行30分钟的炮火准备，以两个营同时在6时30分开始攻击，第3营夺取983高地，第2营夺取940高地和773高地。第1营作为预备队。据南朝鲜陆军战史记载，黄烨上校对情况的判断如下：

“敌人的兵力约为两个团，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因此我方伤亡可能会不小。但是，比起专想防御坐待敌人再度南侵坚决完成作战任务，树立起必胜的信念会更好些。……可是这次攻击是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独立攻击，敌人一定会在攻击正面断然地集中火力和兵力进行防御。所以很明显攻击用的时间越长就会越加困难。而且目标有4公里之宽，因此必须从正面进行出其不意的突袭式的攻击，不给敌人以喘息应付的时间。”

还有，南朝鲜陆军战史把下述第36团的攻击称做“杜密岭高地的战斗”。杜密岭是美军占领的堪萨斯线上的最高峰，是这次攻击中设置黄烨团长观察所的地方，战斗并不是在这里进行的，不知为什么这样叫。也许是983高地也叫做杜密岭吧。

8月18日6时，约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始了攻击准备射击。由于当时正在下雨而中止了空军支援，准确地破坏射击没有希望了。但因拉夫纳师长规定的是“在这次攻击中弹药没有限制”这样的方针，所以炮击用“非常激烈”这

样一个词就可说清了。目标高地和中朝军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完全被爆炸的烟尘所复盖，使人感觉好象一个活人也没有了。在这9天的战斗中所消耗的弹药仅炮弹就约有36万发，相当1门炮发射了2860发（平均一门炮1天320发）。这就是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

6时30分越过了攻击开始线的两支主攻部队，在难以想象的猛烈炮火掩护下开始勇猛前进，但被到处密布的地雷所阻，攻击没有进展。地雷不仅是埋设在阵地的前面，不管是不是接近的道路到处都埋着地雷。那是那种在越南也发挥了效用的、中国造的小型地雷。

因此进攻983高地的第3营，在这一天中和地雷战斗到了晚上，没有进到突击距离。进攻940—773高地的第2营，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有崔丙吉中尉的第5连巧妙地穿过布雷区的缝隙，反复地向773高地试探着发动突击，但是，第一次遭受己方炮兵的误射，第二次进入了地雷区，瞬间损失了十几名官兵，第三次抓住了支援射击间歇，但又被对方手榴弹的弹幕和机枪的交叉射击所阻，突击到底也没有能成功。

第一天的攻击一点也没有进展。黄烨团长所期待的一举攻下目标的美梦破灭了。北朝鲜军在这一点上获得了集中火力和兵力的充裕时间。这是因为北朝鲜军在运用地雷战术上从原来的在阵地前呈带状埋设的形式前进了一步，改变为大纵深不规则埋设地雷区的原因。

19日，团里一心努力于迫近，令第2营第5连攻击773高地，第6连攻击940高地。这两个连迫近到敌前40～50米处，曾几次要求突击支援射击，几次寻求突击的机会。但是北朝鲜军每次都几乎在炮击停止的同时张开手榴弹的弹幕，并加以斜射和侧射，因此终于在没能找到突击的时机之中迎来了

夜幕的降临。这两个连都损失了约为三分之二的官兵，到傍晚时都变成只有40人左右的连了。

这种防御方式好象成了中朝军对峙中的防御方式。就是中朝军的阵地都构筑在接近山顶的反斜面上，而在正斜面上只构筑假阵地和警戒阵地。接近山顶的阵地由深深的交通壕和掩体组成，多为横穴式的能抗轻炮和中炮的工事。而且特别精心构筑的是在反斜面山腰的工事，这几乎就是洞窟，可以承受任何炸弹和炮弹的工事。

北朝鲜军在受到集中炮击时，在掩蔽部里待机。当炮击停止的同时就进到射击线上开始投掷手榴弹和机枪射击，所以怎么炮击也收不到压制的效果，仅仅从正面攻击是不会解决问题。

这种战法是面对具有绝对优势火力的敌人进行防守时的一种战法，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坚守时间比较长的先例也几几乎乎都是采用这种战法，这是用地形来弥补火力上的劣势。

就在这天的夜里，也就是20日2时，第5连攻下了773高地。崔丙吉中尉掌握了北朝鲜军的战法，令曹成焕少尉指挥特别攻击排潜入773高地的背后攻击掩蔽壕的入口。全连以其急促射击为信号同时进行突击，在北朝鲜军跑上山顶之前就以奇袭夺取了阵地。这种战法反复，比反复进行支援射击后而进行突击的战法是有效的。

但940高地没能夺取。第6连用各种手段进行了突击，但北朝鲜军连一步也没有后退。全连在21日拂晓时只剩下20多人了。

于是第2营长赵始衡中校于21日18时把第6、7连合并起来，与增援的第1连进行了"在战史上也很少有类似的先例的凄惨的白刃突击"。接着又投入了第1营的主力。经过约

1 小时的近战格斗，终于夺取了940高地。据俘虏说："北朝鲜军在这个高地一带投入了两个团，结果全被歼灭了"。

这期间，攻击983高地的第 3 营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迫近到敌前最近距离，寻找突击的机会。于是趁攻下 940 高地的这个时机，从各连分别选出20人编成夜间突袭小组，果敢地进行了突击，但却遭受重大损失而没有成功。李圭昇营长命令 3 个连包围983高地进行攻击。从左侧攻击的第 11 连长郑昌镐中尉，考虑到用原来突击方式的几次突击均未成功。于是在迫近到突击距离时，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急速射击。这样就北朝鲜军误认为是突击开始了，于是开始投掷手榴弹和进行交叉射击。在这样反复射击当中，摸清了对方火力的死角，并在 9 时30分利用这个死角进行突击，夺取了该阵地的一角，全营以这一角作为突破口来扩大战果，终于在22日的11时50分完成夺取了983高地。从攻击开始算起这已是第5天了。

夺取了983—773高地棱线的该团，接着向778—830高地线发动了攻击，这次战斗比以前更加激烈。因为这是向敌方斜面的攻击，所以受到三方面的火力包围，攻击遭受损失不能前进。而且从当夜开始受到顽强的反击，攻击前进中的部队三方面被包围，情况陷于恶化。由于攻击正面被限制在这个高地，正如黄烨上校所预计的那样，北朝鲜军可以自由地将其火力和突击力集中到983高地上来。

就这样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了一场血战，好象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在这里看到这种凄惨激烈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了"Bloody Ridge"（血染岭），因此以后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到 8 月27日，该团的士气开始有些低落，不久各个山顶几

乎又被北朝鲜军占领。拉夫纳师长派美军第9团的一部进行了增援，但北朝鲜军固守已夺回来的山顶，寸土不让。当巴亚斯军长接到了派炮兵给白善烨将军指挥的军的指令后也只派出了4门中炮。

范弗里特上将所期望的"通过获得辉煌的战果来得到自信"这种尝试，好象不能说是成功的。这不外是因为，尽管在一个团的攻击正面集中了7个营的炮兵进行支援，可对方也可从其他方面转移兵力进行对抗，因此不能彻底改变战斗力上的差别。可以说，其基本原因并不是南朝鲜军的作战方法不对，也不是缺乏自信，而是由于将攻击正面过分地限定在局部地区这种作战计划上的错误。

注意到这种错误的巴亚斯军长也注意到南朝鲜第1军的南江南岸地区的扫荡目标，于8月28日改变决心，要在全军正面恢复有限攻击，改变了8月31日以全师再次开始进攻的计划。

这样就变成了美国海军第1陆战师进攻"亥安盆地"东北高地地区，被使用到第一线的南朝鲜第5师攻击"亥安盆地"的西壁，美军第2师再次攻击血染岭，最左翼的南朝鲜第7师攻击白石山东麓地区。

美国公开史料说这次改变决心的理由是"通过在广阔正面上施加压力来分散敌人的火力，还希望能限制敌人对血染岭的增援"。

有人会想到假如从一开始就这样攻击的话那就好了，但是人对于那怕是很简单的理论，不亲身体验一下失败好象是难以阻挡住的，尽管作为知识很容易理解。

三、血 染 岭

8月31日，美第10军全线同时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第1陆战师 8月下旬，该师与作为军预备队的南朝鲜第8师换班进行攻击的准备，8月31日晨，沿昭阳河谷开始了对"亥安盆地"东壁的攻击。北朝鲜军的抵抗比预料的要弱，在9月10日虽遇到了相当程度的抵抗，但也没有有组织的火网，和以前不同好象有些惊慌失措了。第1陆战师毫不留情地将其击破，于9月10日傍晚夺取了攻击目标1026—924—605高地一线。

实际上，在第1陆战师正面防御的是作为精锐部队而众所周知的北朝鲜第1师，仅仅从曾有血染岭和924高地等先例就可以预计到第1陆战师要经受相当程度的激战，因此进行了慎重的攻击。然而，有很多阵地虽有深深的堑壕和出色的坑道却未配备兵力，即使配备有兵力的也没有那么顽强地坚守，第1陆战师比较容易地将其夺取从而结束了进攻"亥安盆地"东壁的战斗。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海军陆战队员们很是纳闷，这种疑问从俘虏口供就明白了。因为北朝鲜第2军，8月18日至27日由白善烨将军指挥的第1军对924—884高地地区的攻击和南朝鲜第8师对加田里东北地区的攻击遭受了重大损失，使在海岸正面的北朝鲜第3军悄悄横插过来进行换班，第1陆战师进行进攻的时候正好是接班部队尚在途中。因为要换班，交班部队只想快些撤下去，所以坚守不那么顽强，接班部队还不大了解情况有些张惶失措。北朝鲜军被对方钻了一个空子，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这也是南朝鲜第1军和第8师的努力，在一个没有想到的地方取得了成果。

这样，"亥安盆地"东壁由于侥幸而很容易地夺下来了。

南朝鲜第5师 担任攻击"亥安盆地"西壁的该师，攻击正面约为4公里，大约一半是从大愚山（1179高地）连接加七峰（1241高地）象猪背那样的山脉，另一半则是园形开阔的"亥安盆地"。师长闵机植准将是开战以来以其善战而受到称赞的勇将，是以后晋升为参谋总长的逸材。师长把第27团、第35团以及战斗疲乏的第36团梯次配置，开始对加七峰和1211高地等目标发起攻击。

当面之敌为北朝鲜第2军的第12师第23团。

担任第一梯队的南朝鲜第27团在周密地攻击计划之下于31日追近到大愚山东北侧的敌前最近距离，9月1日晨开始进行突击，但没有遇到很顽强的抵抗。于是在2日占领了1052高地的山顶，3日一举突过"亥安盆地"的开阔地，4日又夺取了加七峰，并准备对1211高地的攻击。

加七峰是附近一带的最高峰，原来设想会在这里遇到相当程度的抵抗，但却很容易地夺下来了。最后只剩下1211高地了。

9月5日南朝鲜第27团满怀信心地对这个高地发起了攻击，并全部夺取了山顶。但当夜受到大规模的反击，因寡不敌众而不得不又放弃了这个高地。北朝鲜军以27师的主力收复这个高地，使人感到其对1211高地的重视非同一般。

其后到9月15日，南朝鲜第27团和第35团虽连续进行了拼死的攻击，但终未能夺下1211高地。据南朝鲜陆军战史记载，当面的北朝鲜军是由年青的学生兵和壮年农民编成的、似乎未受过充分的训练，但相信停战谈判是联合国军投降了，正在谈判投降的条件，他们利用夜间进行运输获得丰富

的补给品，在妄信之下进行了死守。

这样，北朝鲜军称为"英雄高地"的攻防战进行了两个月以上。

血染岭　美军第9团（林奇上校）接替南朝鲜36团攻击血染岭，该团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进行了攻击，仍然没有成功。该团的攻击和南朝鲜第36团的攻击采用相同的方法，因此遇到了几乎相同的经过和失败。无论怎样炮击，北朝鲜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与美军将要突然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都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几次改变攻击方法，但还是被潜藏在反斜面深深的堑壕中投掷手榴弹的北朝鲜士兵所打败。为了阻止北朝鲜士兵进入山顶阵地，压制投掷手榴弹的士兵，使用飞机支援攻击了反斜面阵地，但是，好象掘得很深和弯弯曲曲的堑壕还有横洞，而且北朝鲜军好象在不断地增添兵力，所以无论如何也未成功。剩下的手段只有从山后进行进攻这一种方法了。

巴亚斯军长和代理第2师师长夏奏决定以3个团全力进行攻击，以第38团进到大愚山西麓的比雅里附近，以第23团进到水入川河谷，和第9团的正面攻击相呼应进行包围攻击。

该师于9月4日再次发起进攻，5日很顺利地夺取了整个高地。这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麓的868高地和705高地的第38团和进到血染岭西北侧的第23团压制了血染岭北斜面的结果。

山上遗弃了550多具尸体和很多的弹药、粮食。美第2师估计，北朝鲜军仅在血染岭遭受的损失就在1.5万人以上。但不清楚其计算的根据。美国公开史料也注记说："这种估计是熟练军官推断的，可能与实际数字有相当的差别"，

也许是从联合国军的损失倒着算出来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的部队报告总是说给与敌人的杀伤比己方还要大的例子不是没有的，特别是多发生自己打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血染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实际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夺取一个不过象个瘤子似的4平方公里的小山包，就需用3个星期的时间，近3000人的损失和36万发炮弹（估算为100亿日元）。由此可看到转为阵地战后的战斗特征，同时也暗示了虽然为了避免更多流血这样的目的而开始的停战谈判，但为促进这次谈判，还需要流很多的血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这段时间的战况，北朝鲜的公开史料有如下的记述。文中的傍点是表示与联合国军方面资料的显著不同之处。

北朝鲜公开史料说 1951年8月18日敌人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

"敌人在大批飞机和数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对东部战线的杨口以北之比雅里方向及其东方的麟蹄以北之加田里以及其他许多我军阵地发动了进攻。……从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敌我之间展开了猛烈的高地争夺战，特别是在比雅里西南方983·1高地和773·1高地[①]、加田里东北方之965高地、884高地一带的战斗更为激烈。"

"敌人首先倾泻了几万颗炸弹和炮弹，然后在大量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顽强的攻击。但是敌人的每次进攻，在我军顽强的反击下都被粉碎了。可是敌人不顾莫大的伤亡，接连

① 血染岭——编注。

投入第二梯队，发起了波浪式的进攻。但是，各个高地的战士们以机智顽强的防御和英勇的反冲击粉碎了数量上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忠实地执行了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命令：以英勇的斗争坚决消灭敌人，不要让给敌人一寸土地和一座高地。”

“敌人在杨口北方的比雅里一线，集中大批兵力和战斗器材，从战斗的第一天起，每天向我军阵地进行十多次进攻，但由于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的英勇抵抗，敌人的进攻每次都遭到了失败。8月22日敌人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向我军前沿阵地进行更猛烈的进攻。”

“守卫这一地区的人民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防御。这时遇到了30多年来从未曾有过的洪水暴涨，我军不得不在雨水齐腰深的堑壕和隐蔽壕中坚持战斗，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场上的所有山沟洪水泛滥，山间小溪都变成了宽有50米的大河。因而前沿阵地部队的行动受到限制，供应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的道路被切断。并且，前沿阵地的战斗部队和上级指挥部的通信联络也有了困难。……我军各级指挥机关和后勤部队的指战员们，节约口粮，送给守卫在高地上的英雄战士们。在洪水泛滥的山沟，战士们就用铁索和麻绳架设索道，搬运弹药和粮食。但是，公路和桥梁都被洪水冲坏，加上敌人对前沿阵地的炮击和轰炸更加加强，因此对前沿阵地的兵力增援、弹药和粮食的供应都遭到阻碍，并且一天也要击退敌人十多次攻击的我军阵地的物资消耗又很多，所以常常缺乏粮弹，有的分队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弹药，就投入了下一次战斗。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我军全体指战员仍然满怀胜利信心，为了完成党和金日成元帅给予的崇高的守卫任务，连日继续进行英勇的战斗，以鲜血

守住了祖国的每一座高地。”

“在983.1高地防御战斗中，由李淳钟指挥的分队战斗员们，英勇地打退了犯敌，在迎击敌人第7次冲击时，他们已用尽了子弹和手榴弹。在这种危急关头，劳动党员金正浩下士等5个战士，机智地把石头滚下去，终于击退了敌人。在每一座高地争夺战中，敌人总是比我军多4—5倍。但是，我军战斗员们修筑坚固的圆形防御阵地，布置密集的火力进行顽强的战斗，我军战斗员们冒着敌人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修补各种工事，随机应变地改变兵力部署，展开了猛烈的战斗。这样，敌人在雅比里一带发动的历时5天的疯狂进攻，……终于在8月23日被挫败。……”

“我军在这7天的防御战中，毙伤俘敌1.6万余人。8月24日在东部战线整个地区，敌人的进攻全部被击退。人民军击退敌人的攻击后，为了削弱敌人的兵力，为了夺回被敌占去的一部分阵地，为了争取时间加强我军的防御力量，一连几天向比雅里西南和东南方的高地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这次反击中，我军又歼灭敌人8千多人，夺回了几个阵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利用这个机会，有效地进行了调整部署的复杂而又艰苦的工作。即把集中在淮阳东南地区的几支联合部队①调到东海岸高城、通川地区投入战斗，大大地加强了我军在比雅里、加田里以及其他主要地区的防御力量②这个地区是敌人投入其主力的地区。”

有限目标攻击的进退两难 夏季攻势开始不久就清楚了和预料的完全不同，有限的正面进攻要花费极为高昂的代

① 北朝鲜第19师。

② 指前述的让东海岸的第3军接替第2军之事——编注。

价。大体上有限攻击如将战力集中于限定在正面的一点上，防者会很难防守，战斗力的差别就会变得更加悬殊，所以应当是以最小的伤亡很容易地夺取目标这样的计算来设想的。但从实际攻击的情况来看，对方也在这一点上集中了防御力量，因此，并没有出现所估计的那种结果。这和旧日军攻击旅顺港时仅从北面攻击，两次总攻都遭到失败是同出一辙的。

在884、924、1031、1211各高地也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对血染岭的攻击给第8集团军的首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不论给北朝鲜军队造成的损伤有多么巨大，我方所付出的牺牲和弹药的消耗量都大大地超过了预计数目。不要说要以此给中朝军队继续造成损伤，而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穷，更不用说对谈判施加压力，反而会和为了避免流血而决心进行谈判的意义变得更加疏远。

而且谈判在8月22日中断后尚没有再开始的迹象。如果急于重开谈判，除去用实力拉出中朝方面以外没有别的办法。8月27日的《朝日新闻》报导了《人民日报》题为“谈判重开无望”的社论，登载了“大战斗要再开吗”这样的观察记事，传出了当时的气氛。

第二节　伤心岭

从以上的原委出发，第8集团军的首脑们谋求改变战局的设想得以产生是很自然的事。

一、猛禽之爪

范弗里特上将在血染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

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将此命名为"T-alons"（猛禽之爪）计划，于8月末提请李奇微上将批准。

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在元山附近发起登陆作战以扰乱北朝鲜军的背后，同时以中、东部的部队攻击前进，将战线推进至金化——金城——金刚山——长箭一线，从根本上改变中、东部战线。

计划的目标是歼灭北朝鲜军以图使其解体，在促使谈判进展的同时，一举修改中、东部战线的弯弯曲曲的现状，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

第一个理由是：当时妨碍谈判取得进展的是因为北朝鲜固执地坚持三八线，而中国被认为是在扮演劝解北朝鲜的角色。所以认为如果给北朝鲜军以大的打击而将战线向北推进，北朝鲜军将会失去固执三八线的理由。另外还考虑到北朝鲜军对土地有很强的固执性，在东海岸这个位置易于进行登陆和着陆作战，因此将会轻而易举地击溃北朝鲜军。所谓"猛禽之爪"就是一爪就会把北朝鲜抓住的意思。

第二个理由是：如将北朝鲜军压迫到金刚山脉，北朝鲜军今后的作战将会变得极度困难。反过来说，联合国军的战线将被缩短，防线会变得更加坚强，非军事地区的南缘将确实地推到三八线以北，并会收回西部的失地。

这个构想好象也受到范弗里特上将生来性格的影响。因为他象是为了作战而生的将军，本来应按因情况不同而有因地制宜的毅力，可这种不够壮观的阵地战似乎不合他的脾气。从一名士兵晋升为上将，成了第8集团军这样50万大军司令官，对这种磨磨蹭蹭的、而且损失和收获不能相抵的有限作战是不能够忍耐的。关于这个问题，《朝日新闻》在8月27日以《大战斗要再开吗？前线基地的观测加强了》为题

报导了这时的气氛。

李奇微上将很了解范弗里特上将的心情，可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发动这样大规模作战结果会怎样呢？由于谈判尚未最终的破裂，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恐怕会激怒中朝方面，特别是中国，从而发展成全面的作战，丧失谈判的基础。“要求得到‘裁判’判定为胜利必须完全打败敌人”。假如中国真要下了决心的话，它派来几个集团军的兵力是绰绰有余的。

另外，如果发动登陆作战，就不会不发生必须投入驻日本的美第16军这样的情况。战争是活生生的事物，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假如那样一来，暴露在苏联威胁之下的日本的防卫力量就会变得完全空空的了。把日本的安全作为其基本任务的李奇微上将虽曾激励吉田政权赶快加强警察预备队，但战后的日本疲惫已极，距到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卫的程度还相去很远，这是实际情况。

还有即使李奇微上将同意了这个作战计划，也不会得到华盛顿的认可。因为华盛顿希望重开谈判而正继续进行不懈地努力。

李奇微上将驳回了这个请求，命令按既定方针进行作战。美国史料说：“驳回了要实施登陆作战，深入北朝鲜内地这种野心勃勃的计划，对不妨碍停战谈判范围内的作战方针是不能唱反调的”。

范弗里特上将打消了登陆作战的念头，只着手准备“猛禽之爪”的地面作战，9月5日对血染岭的攻击一结束，就令详细调查作战的效果。上面提到的敌我损失就是调查的结果报告。

看到这个报告就连猛将也为之震惊。给予北朝的损失是

估计数，可我方的损失和弹药消耗却是事实。需要看到夺取这样一座一把就能抓起来的象个瘤子似的小山就不得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和消耗如此之多的物资器材，那末大规模的“猛禽之爪”所造成的代价将会是这个数的十几倍。因为不允许登陆作战，所以进攻只剩下正面攻击这一手了，而在全是山地的战场很难进行突破和包围。只靠正面攻击不能抓住北朝鲜军，所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效果是不相称的。所以，无论如何都需要进行着陆、登陆作战。由于要进行边作战边谈判，所以只使用美国的登陆着陆能力的作法是没有道理的。为了拉直弯弯曲曲的战线的这种战术目的，反复攻击了有限目标，每次都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效果很小的作战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从不断对中朝军队施加压力而使谈判恢复这一点来说，也需要进行扭转战局的作战。

作了这样判断的范弗里特上将，于9月6日夜重新起草了包括登陆着陆作战的秋季作战构想，再次要求李奇微上将批准。

其主要内容是：

9月间全部在右翼持续发动攻势，以修改战线的弯曲状况（第一阶段作战）。

进入10月以后中止东部的攻势，中旬左右美第1军在不会使停战谈判受到妨碍的地区开始进攻（第二阶段作战）。

如果这些作战成功就在东海岸的通川附近进行登陆着陆作战，使其与从金化附近向东北前进的军协同歼灭北朝鲜军（第三阶段作战）。

这就是承袭了“猛禽之爪”的构想。

所谓在右翼连续进行攻势的意思就是，我军在8月攻势中的损失虽不算小，可敌人丢失了第一线阵地，而且受到了

比我方更大的损失，因此士气也会是沮丧的，趁这个机会继续进行追击性的攻击，将会把东部剩下的一段弯曲战线拉直。

在西部采取攻势作为第二阶段作战，其目的是因铁原——金化战线异常突出，所以将其西侧地区推进到临津江北岸以消除这个突出部分，给中国军队以打击，促使其进行谈判，同时将中部战线的中国军队吸引到西部正面上来，以便较容易地歼灭北朝鲜军队。

第三阶段作战是企图从金化附近经金城、昌道、淮阳、秋芳里附近向东北方向前进的美军第9军与在通川附近登陆的兵团会合，和美军第10军、南朝鲜第1军的正面攻击相配合以捕捉歼灭北朝鲜军队。

这个构想仅仅是将登陆作战的日期向后推延，将登陆地点改为稍近一些，其目的与“猛禽之爪”相同，作战的规模反而比其更大了。

范弗里特上将从血染岭得到的教训是被限定在正面攻击有限目标，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即使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是值得的，但也不能容忍这种有损于未来政治目的的人命的伤亡和物资器材的浪费。只要敌人的阵地坚固，那种反复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方式是不适宜的。况且用这种方式达不成第8集团军的“谋求我军的安全，就是将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的同时继续打击敌人”这样的基本任务。所以，无论如何发动在敌人背后纵深的登陆着陆作战，首先歼灭北朝鲜军应当是当前的基本构想。虽然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所获得的效果肯定是具有根本性的而且是上算的。范弗里特上将并未因血染岭的惊人代价变得消极，而是更接近了麦克阿瑟的这样观点：“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指挥最大

限度的作战，将敌人打得体无完肤甚至将其歼灭，这是将损失限制在最低限度的唯一方法”。

对于这位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迅速改变计划，倒不如说坚持原来的计划，就连李奇微上将也感到吃惊。刚刚被驳回的登陆作战，在一周之内又报上来了。李奇微上将以和上次同样的理由仅仅批准了地面作战。这是因为怎样考虑也认为这时同意将使战线得到基本改善的登陆作战不适合现实的政治形势（9月7日发、李奇微致范弗里特、GHQ电50314号）。

于是范弗里特上将决定中止第三阶段作战而只实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作战，于次日（9月8日）命令美第10军夺取血染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由于战线从加七峰至血染岭、白石山南侧呈一大凹形，为了修正它，同时考虑北朝鲜军在防御血染岭战斗中受到了相当的损失，在其配备尚未完备之时进行攻击可能易于取得成功。

巴亚斯军长命令南朝鲜第5师夺取1211高地，美第2师夺取931高地群，南朝鲜第7师夺取白石山东南麓棱线。

二、伤心岭

美军第2师被指定与有限目标的931高地群是被水入川和沙川所浸蚀的山棱，从南面起由894—931—851—871等高地相连接，象长矛那样的岩石山峰。失去了血染岭的北朝鲜军好象把炮兵观察所设在这里，这里是与血染岭具有同样价值的棱线。

这是一座胆小的人一看就会胆怯的山岭，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

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新闻记者喊出了HEART BRE－

AK RIDGE（意为伤心岭或断肠岭）。

因为仅仅是攀登上去就会吓得心惊胆战的一座山，想到夺取这座山时要付出的牺牲必然会痛断肝肠，心如刀绞，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命名。

攻击计划 综合侦察的结果，从血染岭撤下来的北朝鲜军好象进入了似作第二线阵地的文登里——沙汰里一线的掩蔽阵地，以文登里公路为中心，在其两侧特别是在伤心岭进行着坚固的防御。北朝鲜第3军下属的第12师配置在水入川两侧的高地，第6师配置在伤心岭和沙汰里的溪谷，根据空中摄影注意到伤心岭的北朝鲜军很活跃，在其四周的谷地有各种炮兵和追击炮阵地。但因为是茂密的森林和草丛就连空军引为自豪的大口径镜头也不能把这些拍摄下来。这个可以比喻为深山幽谷的金刚山南麓的战场，一切东西都被绿色和当时正赶上的雨云所复盖，就象万物都死绝了那样寂静。

所以美军第2师首脑们所搜集到的情报只是这么区区的一点点。以炮兵司令官沃克上校为首的第一线指挥官们都认为北朝鲜军将会象血染岭那样的拼死血战，但情报部门的判断却与此相反。其理由是基于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看法：北朝鲜军血染岭的主抵抗阵地被突破，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仅仅一周的时间在那种石山上不能构筑成坚固的阵地，而且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部队的整编和增援。夏奏代理师长同意情报部门的意见。甚至判断没有必要使用两个团进行攻击，从而制定出如下的攻击计划。

即第23团（阿达姆斯上校）在后项谷附近准备攻击，9月13日开始攻击时沿沙川北上，首先夺取931高地和851高地间的鞍部（以下简称鞍部）。然后以1个营向北攻击851高地，另一个营向南夺取931高地并接着夺取894高地。

第23团夺取了894高地之后，第9团（林奇上校）夺取728高地。

这个计划很明显是出于伤心岭不是北朝鲜军的主阵地这样的判断。师司令部的首脑部门认定“敌人将各标高高地只是进行据点式的占领，所以很明显是警戒阵地或者是前进阵地。因此首先突破其间隙占领鞍部而切断931高地和851高地的联络，然后进行各个攻击，一定会容易地夺取这个棱线”。

但是一开始进攻立即就明白了这里也是北朝鲜军的主阵地。美军第2师是在自己主抵抗线的思想范围内来推测北朝鲜军的阵地编成的，可是北朝鲜军是按苏联式纵深防御的思想来构成其防御地带的。就是将血染岭线作为第一线阵地，在其以北20公里的范围内构筑了纵深阵地，表现了“用鲜血保卫每一寸土地”的那种坚定的决心，由于这种错误的判断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有，原设想在夺取血染岭仅8天之后就再次发动攻击，是想利用北朝鲜军的防御准备尚未完成的机会，但与此相反，北朝鲜军是拥有只用一周时间就能构筑成坚固阵地防御的施工能力的。

9月13日第23团在702高地背后的后项公里进行了攻击准备。配属的法国营和作为预备队的第38团换班，担任868高地的守备任务，并进行火力支援，确保血染岭的第9团计划在支援该团攻击之后进攻728高地。

支援第23团攻击的炮兵有105榴弹炮两个营，155榴弹炮两个营，200榴弹炮一个连共计76门，用来夺取南北4公里多长的山峰被认为是充分够用的。但由于地形的关系直接支援的两个轻炮营在距931高地5公里的比雅里谷地，其他进行全面支援的中炮都设在距离11～14公里的南方谷地，200

榴弹炮连的阵地位于距931高地17公里的野村里的山谷里。这种炮兵阵地过远的情况也是造成这次攻击极度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黄蜂巢中 从9月13日5时30分开始进行了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第23团开始攻击前进。因地形所限，担任第一梯队的第3营（克雷邦中校）将3个连梯次配置，各连成排纵队在通往沙汰里的马车道上成一路纵队前进。担任第二梯队的第2营也成一路纵队跟在后面。计划第3营进到鞍部后一开始对北面851高地攻击，第2营就夺取南面的931高地。

团长阿达姆斯上校是一位西点军校出身，身高超过两米的大汉，以英勇善战而为人所知。因其前任弗里曼上校在洛东江、清川江以及砥平里的防御中出过名，因此总因怕玷污了传统而兢兢业业，在发出进攻信号之时不由得有些紧张的心跳。

不久第3营的先头部队从沙汰里道路上向左转弯，就在临近攀登鞍部小道之时，潜伏在伤心岭西麓和沙汰里周围各山谷里的重炮和迫击炮，以成一路纵队前进中的该营为目标开始了射击。这次射击好象是经过精细地计算，从第一发炮弹开始就是效力射，准确地捕捉住了整个纵队。

当即不断出现了伤亡。阿达姆斯上校要求进行压制射击，但很难发现潜藏在深谷中的目标，即使发现了目标也因射角的关系不能击中。看到第一梯队踌躇不前情况的阿达姆斯团长跑到纵队的前头进行指挥。于是第3营在敌人炮火的间隙中曲折穿行前进，第2营也象尺蠖那样地跟着前进，就这样失去了上午的宝贵时间。

中午过后，两个营利用山谷进入到了山腰地带，第3营

经过整顿开始对鞍部进行攻击。但遭到沙汰里附近的机枪不时的侧射和背射，欲若进行压制，又因厚厚的雨云遮住太阳而看不到目标。侦察飞机报告说“在鞍部看不到阵地”，因此认为比现在这样磨磨蹭蹭要好的库塞本营长，下令第一梯队连一举攻占鞍部。

这时潜藏在山背上的机枪和步枪开始了连续射击，所有口径的炮火也集中射向这两个营。美国公开史料在描述这种状况时说“在爬上棱线想要一举夺下伤心岭山背时，就好象闯进了黄蜂的窝巢里一样”。在此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一齐喷射出交叉炮火，因此不能不说布置得是很巧妙的。

在突击连的前面有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弹幕的火花，从右侧背的沙汰里遭到机枪的猛射，从931高地遭受俯射，其中还受到了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两个营除了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在炮火下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

在这期间，支援炮兵拚命地搜寻目标，奇怪的是对所有的地方进行了射击好象也没有什么效果。只有支援飞机飞来时可能会有些压制的效果，但不凑巧的雨云笼罩着山顶。

不久黄昏临近了，第一梯队没有任何办法。该团一头撞在了北朝鲜第6师第1团的主阵地上。官兵们的直感是“重蹈了血染岭的复辙”。

夏秦准将意识到了判断的失误，为了缓和该团受到的压力，命令第9团攻击894高地，不得不立即开始计划外的攻击。

第一天的进攻就这样的过去了。

次日（9月14日），第9团第2营从野旋洞的谷地沿着棱线开始进攻894高地，尽管得到一个坦克连（21辆），一个重迫击炮连（12门）和一个155榴弹炮营（18门）的直接

支援，到黄昏时只迫近到距山顶约600米的一个小山包处。虽然并未受到894高地山顶射来的猛烈火力，但很难应付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弹幕，如同始终处于原始森林一样。第23团在这一天反复进行了后送伤亡人员和整顿部队。

9月15日，第9团第2营在象要“炸掉山顶”那种程度的支援射击的掩护下再次发动攻击，终于在中午过后由克拉克连夺取了894高地的山顶。和所花费的时间比起来损失很小，只伤亡了11个人。山地进行攀登起来是很费时间的，但死角很多，天然的掩体也很多，因此受的损失比想到的要少。

因为第9团夺取了894高地，所以阿达姆斯团长按原来的计划命令第3营进攻鞍部。认为如果夺取了鞍部就形成了对931高地的包围，这样一来在该高地的敌人就站不住脚了。可是并没有能夺下鞍部来。鞍部和931高地的北朝鲜军顽强地进行抵抗，使攀登山棱的美国兵遭到斜射和侧射。第3天的攻击也落得个悲惨的结果。

9月16日阿达姆斯团长考虑之所以不能拿下鞍部是因受到来自931高地侧射的结果，因此在第3营进攻鞍部的同时，命令第2营从东北方向，命令第1营的C连沿着894高地的山峰夹击931高地。但这次攻击也被北朝鲜军“象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和血染岭的情况一样，北朝鲜第1团在炮击和轰炸时潜藏在反斜面的横洞之中，在炮击停止的同时登上山顶以机枪、步枪、手榴等进行猛烈射击，使稍晚几步即将登上山顶的美国兵陷入手榴弹的弹幕之中。

伤心岭的东斜面是象山崖那样的陡坡，而西斜面是相当平缓的斜坡。而且水入川河谷是很安全的补给道路，因此对北朝鲜军的山顶阵地进行增援和补给似乎非常容易。事后得

知，北朝鲜第6师长洪宁少将曾于16日夜间命令第1团和第13团进行了换防，但美军对此完全没有察觉。

美军第2师就这样地陷入了窘境。第23团被关在鞍部山腰的山谷里进退两难，正赶上断断续续的秋雨，在雨里被淋着过了4个昼夜。第9团第2营据守的894高地被北朝鲜军反击得很猛烈，15日夜和16日夜进行的两次反突击使该营损失了近200人。看准了在岩石山上不能掘壕这一点的北朝鲜军，派出侦察小组乱投手榴弹，计算着美军即将到达山背的阵地时集中大炮和迫击炮进行猛射，在认为要撤退的时候反复地进行正式的突击。

这样一来第一梯队的伤亡渐增，补给品也所剩无几。于是补给和后送变成了先决的问题，因此分段地在比雅里的山谷里前进，这样狭窄的山谷被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这就成了北朝鲜军的目标，遭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变成了象地狱那样的惨状。另外要越过702高地东侧坛岭（559米）的车辆就连吉普也遭到狙击，一辆补给车或急救车也不能通过。于是依靠南朝鲜的运输队，可是一受到激烈炮火射击，搬运夫就丢下补给物品或担架跑得无影无踪。因此只好将作为预备队的第1营和各直辖队的兵员集中起来向前方搬运粮食、水、弹药、医疗品和装备等等，向后方送伤亡人员，但美军士兵的搬运能力只不过是南朝鲜搬运夫的一半，而且沿途都在炮火控制之下，因而遭受不小损失，付出了意外的伤亡和时间的浪费。例如第23团向后运送伤员竟用了10个小时。

9日17月、18日两天，第23团拼最后的力量进行了攻击，但也未能奏效。和血染岭一样，只要不压制背面的山坡，北朝鲜军就可把兵员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送上来。

9月19日，在血染岭上的第9团团长林奇上校不忍看着

阿达姆斯团的困境而要求出面帮助。他向代理师长夏奏提出"我想如果攻下白石山东麓的867高地和1024高地，敌人就会认为伤心岭被包围了，定会分散其火力和兵员，幸好第1营就在近傍……"。他的意见就是在血染岭的攻击中就是由于夺取了大愚山西侧的868高地而得手的，所以这次也会那样。也许是林奇上校在血染岭艰苦作战时曾被帮助过，因此有报恩的意思，可自己主动申请进攻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他就是在去年秋季的"铬铁行动"作战中，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乌山会合作战时荣获奖状的那位林奇中校。

但夏奏准将否定了这个意见，理由是"巴亚斯军长的攻击目标只限于伤心岭，向其他方面伸手是意图之外的事"。

这样19日也毫无成效地过去了。

象夏奏准将这样把"尽快夺取"的命令错误地理解为"尽快开始攻击"的人好象不少，他们似乎是误解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或者也许因为是在谈判中的作战，把有限攻击的意义从政治上严密地进行解释吧。

9月20日新任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到任。他立即研究了战况，并当场同意了林奇上校的建议，下令第9团夺占1024和867两个高地。扬格师长好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过仅从正面攻击坚固的阵地不容易夺取这样的亲身体验。

第9团计划于9月23日首先攻击1024高地，接着夺取867高地，这个任务由准备攻击728高地的第1营担当。

还有在这时视察前线的范弗里特上将也提供了帮助。他对巴亚斯军长说："第10军如从左翼突出去和美第9军齐头并进，这时两个军的协同会方便些，而且对伤心岭的攻击也会有些帮助"。实际上巴亚斯军长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但因象后面提到的那样停战谈判再次举行的迹象变得有些明显

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把攻击正面扩大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些担心。

9月22日巴亚斯军长下令南朝鲜第7师（金容培准将）夺取白石山。

这样将对伤心岭的攻击逐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攻击。但注重名誉和责任的阿达姆斯团长于21日和22日两天发起了最后的全力进攻。他命令第1营的全部从南方，第2营从东北方向夹击931高地，但仍未能成功。23日第1营曾单独夺取了山顶，这是由于北朝鲜第6师和接替第13团的第12师第3团实施连续反击而遭受重大损失，携带的弹药也消耗殆尽而不得不撤出阵地。

但就在9月23日这一天开始攻击的美第9团和南朝鲜第7师对白石山的攻击却进展顺利，9月25日美第9团攻占了1024高地，26日南朝鲜第7师夺取了白石山顶。

这次对白石山的急袭似乎给北朝鲜军造成了冲击。实际上担任931高地防御任务的北朝鲜第12师第3团，因连续激战兵力减半而失去了防御能力，因此在25日夜与新到的第6师第15团换班，但是，北朝鲜军在26日晨将战斗得疲惫不堪的第3团配置在867高地担任防御。如若联合国军夺取了867高地，不但水入川河谷的补给道路能被其居高临下地控制住，而且931高地也会受到背射，这件事证明北朝鲜军把精力都倾注于伤心岭的防御方面，而在防御兵力上已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了。就是说在北朝鲜军专心于伤心岭而顾不得其他方面的时候，突然遭受对白石山的急袭这是出乎其意外的。

阿达姆斯团长在第9团夺取了1024高地时，由于工兵的努力，使得坦克进到沙汰里附近，所以于9月26日再次发起了对931高地的进攻。在坦克连压制了沙汰里附近的侧方，

1024高地上的第9团压制了目标高地的背面山坡之下，以第1营沿南面的棱线，以接替第2营的法国营从北面进行夹击。

但是，931高地还是没能夺取下来。坦克连只是破坏了一些掩盖阵地，但至此时为止，以斜射、背射挫败了该团攻击的重机枪和重迫击炮阵地被深深的峡谷和浓密的森林遮盖而不能发现。加上1024高地距931高地有7公里远，因而对其反斜面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北朝鲜第15团依靠来自沙汰里的支援火力顽强据守，使得进攻者不能靠近。

第23团对伤心岭的攻击从开始算起已有14天了。而且由于"两个星期无益的攻击"遭受了950人（32%）以上的损失。就连以刚毅闻名的阿达姆斯上校也当面给师长提出了意见。

"一个星期之前如果按林奇上校建议的牵制攻击，可能这次攻击已经成功了。这样说是因为好在那时攻击，北朝鲜第15团一定会被投入到白石山麓，因之严重减员的北朝鲜第3团是可能很容易地被击溃的。可是现在已经配置了北朝鲜第15团，还要继续这样的攻击是无益的。任何时候也不应一成不变地拘泥于原来计划，现在应是从根本上研究攻击方法的时候了。

接到阿达姆斯上校报告的扬格师长和巴亚斯军长于9月27日同意了其意见。实际上该师的损失合计为1670人之多。

两位将军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进行攻击，可中止这次攻击使第8集团军的首脑受到了震动。自1月中旬转入反攻以来，象修理山和南汉山等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下来这个伤心岭还是第一次。这体现出了阵地战的特征。

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了这次攻击，作为结论报告说“是一个大失败”，其理由特别举出了两个。

一个是使用小股部队而逐次消耗掉了，他指责说：“这是逐次使用不足需要的兵力，从而被各个击破的典型”。他指出这在该师来说，首先只用第23团进行攻击，当其攻击不能取得进展时又使用第9团第2营参加对894高地的攻击，那样也不行的时候又令第9团第1营攻击了1024高地。还有第23团也是开头只是以第3营攻击鞍部，接着令第2营攻击931高地，又令C连参加对931高地的攻击，在怎么也不行的时候动用第1营的全部，最后又使法国营也参加了攻击。于是扬格少将论断“所谓有限目标攻击是要适合夺取目标或应达成目的的状况那样的限定，而不应是限定攻击兵力和手段”。

另一点是火力支援组织方面的缺陷，他强调指出了没有好好使用师的全部炮兵力量，而且距前线过远，因此对于瞬间目标和枪眼的射击是不适时的，因为前进观测军官的无线通讯车不能进入第一线而不得不依靠有线通信，可是，因枪炮弹或己方车辆的原因而经常中断，因为没有观测大队所以对迫击炮战极不如意，北朝鲜军的迫击炮活动得极为有效，该师的损失有85%是由迫击炮弹造成的等等。

但是，关于兵力的逐次使用，好象巴亚斯军长也有责任，他怕北朝鲜军转移攻势不许使用作为师预备队而担任守备堪萨斯线的第38团。

关于这个时期的战斗，北朝鲜公开史料有如下的描述。这些史料对于南朝鲜第5师攻击的1211高地的防御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是没有看到有关伤心岭防御的地方。这可能是1211高地一直坚持到停火，而伤心岭在10月的“底线得分”

(touch down) 作战中被夺占了的缘故吧。

北朝鲜公开史料："敌人由于我军的顽强防御而遭到了惨败，但他们不甘心失败，在9月连作战预备队也调出来，发动了疯狂的'总攻势'。敌人调动了大量兵力和战斗器材，在从东部战线的文登里西南一线到加田里东北一线的约有27公里战线上，向我军防御阵地动用了巨大的兵员和战斗技术器材发动了攻击。"攻击比雅里一带的敌人，从9月初起，在大批飞机、坦克、炮兵的掩护下，猛烈地攻击大愚山以北我军阵地，我军战士们英勇抗击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敌人虽然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后前进了几步，但我军防御部队依靠1211高地一带的有利地形击退了敌人。"

"从9月4日起，在我军一带的要冲1211高地和1052高地一线上展开了反击敌人的激烈战斗。敌军调动了大量兵力，一连10天向我军阵地反复进行了多次攻击。敌人向1211高地一天平均倾泻3万多发炮弹和炸弹，还投下无数的凝固汽油弹，每天向我军前沿阵地，冲击10多次。但是，英勇顽强的我军战士们给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坚守了阵地。敌人只把成千的尸体遗弃在我军阵地前面而后退了。铜墙铁壁般的1211高地仍然掌握在我军手里。"

"同一时期，敌人在加田里以北和东北地区也企图突破我军防线。敌人在大量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向我军每一座高地每天发起15—20次的攻击。其中加田里东方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守卫在加田里以北一线的柳京洙（战争开始时为第105装甲师长，现为第3军长）同志所属部队的战士们，虽则遇到粮食和弹药缺乏的困难，但是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他们提出'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口号，前后十天进行顽强的防御"。"我军战斗员们以熟练的射击和

顽强有力的反击打退了敌人一百几十次的攻击，没有从阵地后退一步。加田里以北748.9高地的战斗员们，同比自己多几倍的敌人一连几天进行激烈的白刃战坚守了高地。”

“阵地上的战斗员们在金日成元帅肖像面前庄严宣誓，流尽最后一滴血，坚决击退敌人。战斗的最后一天，阵地上只剩下10几个负伤士兵，但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死守了阵地。由于我军战斗员的英勇抵抗，9月18日，敌人在东部战线的攻击完全被制止了。”

“……。这样，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进行英勇的防御战，到9月18日完全粉碎了敌人在中部和东部战线上投入12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1个月之久的所谓‘夏季攻势’”。“敌人从8月18日到9月18日的所谓“夏季攻势”中，损失7.88万有生力量和其他大量的军事物资。敌人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仅在东部战线的局部地区前进了几公里。敌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次攻势的失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对范弗里特的‘夏季攻势’感叹道：“这次攻势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①”

---

① 据认为是模仿1950年12月在国会的证词。

第五章　中断两个月的谈判

一个忍字胜过一切的雄辩

——白善烨少将

停战谈判自8月22日以来在没有发布任何中断或破裂宣言的情况下，就那么围绕着有没有侵犯中立化地区而得不出结论的反复争论之中一天天地过去了。于是"夏季攻势"的前阶段结束了，进入了9月以后也实际上处于继续休会的状态，但到9月10日，以一次偶然的事件为开端又开始有了一些头绪。这是血染岭的血战已告一段落，伤心岭的血战开始前3天的事。

一、重开谈判的前提

9月10日一架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因飞行方向的错误，真地用机枪扫射了开城的街道。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可中朝方面不失机会地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由于通过调查确认了上述事实，所以乔伊代表书面郑重地表示道歉。这样一来，这次侵犯事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中朝方面在9月19日致李奇微上将的回信中提议"鉴于联合国军勇敢地承担了侵犯的责任，希望立即在开城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公开史料关于中朝方面的这种态度评述说："共军可能是因为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已于9月9日签字，

或者是认为先发制人的机会已经成熟，因此借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个机会要求重开谈判”。

但是李奇微上将没有同意在开城重开谈判。这是因为中朝方面的回信中对于联合国方面在以前作为重开谈判的条件所提出的改变谈判地点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也都看清了“在开城继续谈判只是被对方玩弄，在宣传上被利用，谈判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取得进展。而且是有被强加给不利的条件和发生难以挽回的事故的可能性”。

李奇微上将再一次要求“作为再次开始正式谈判的前提，由联络军官一级决定关于改变谈判地点和中立化协定的细节问题”。经过艰难的反复交涉，中朝方面勉强地同意了“召开联络军官会议问题”。这是伤心岭和1211高地的攻防战斗方酣时的事情。

9月25日，联络军官的会议经过1个月零3天之后在板门店召开了。但是中朝方面辜负了联合国方面的预想和期待，重复了原来的“关于改变谈判会场地点问题，反对所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关于协商中立化协定的细节事项只不过是让休会白白地延长，没有什么价值”这样的主张，而把联合国方面的提案一脚踢开了。这就是谈判战术。金尼上校在报告这次再度开始会议的情况时说：“共方除了在开城重开正式谈判之外不想讨论其他任何问题。……为了使其接受我方的条件，只需要忍耐和坚定的决心”。

正在那个时候，收到了华盛顿的如下通报。

“谈判在7月间开始之后，中朝方面的军事形势看不到有什么特别恶化的征候。所以不能考虑中朝方面不会有改变谈判的基本态度那种事情。提议重开谈判，可能是苏联为了

自己的军事、政治方面的需要而进行过什么指示。所以……”（9月25日发参联电）。

这个电报怀疑从8月18日开始的夏季攻势对中朝方面造成的心理效果，好象也不满意从9月13日开始的对伤心岭进攻的进展情况。所以不能认为中朝方面是因难以抵抗联合国军的压力而答应重开谈判的。也有提议重开谈判是出于苏联的指示这样的情报。所以是要通知假如过于坚持改变谈判会场地点，是有使谈判破裂的可能。

但李奇微上将决定在改变谈判会场地点问题上不予让步，因此把今后的谈判方针整理成文件，与正在这时来日的布莱德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院的波伦参赞商量，求得其同意。

这就是：

1．假如共方接受改变谈判地点，联合国方面将提议以现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设立宽4公里的非军事区。

2．在共方不同意改变谈判会场地点时，如认为其坚持在开城并无使谈判破裂的企图，将始终坚持改变谈判地点的主张。但对具体地点不提出要求。

3．在共方有使谈判破裂的打算时，向其提出标记有第一项停战线的地图和通知，提议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召开圆桌会议。

李奇微上将所持的论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第一项如果对方在谈判地点上让步，联合国方面也将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表示让步的态度，撤回在此之前为便于讨价还价而一直坚持的“军事分界线要将海、空军的战斗力之比考虑在内应当在现接触线以北之线”的主张，而打算提出开始作为最低限度条件的现接触线，第二项是要贯彻改变谈判地点的主张，第

三项是只做这种程度的让步，以此来压对方在谈判地点上做出让步，改变谈判地点应是联合国方面坚定不移的方针。

关于如此顽固地坚持要改变谈判会场地点的李奇微上将的决心，波伦参赞在报告其印象时说："李奇微上将和他的参谋们感到'如果说这不过是手续上的问题而予以让步的话，恐怕会在官兵的心理上产生微妙的作用，从而使士气低落，暴露出弱点来'。因此关于坚持改变谈判地点的态度，即使以国务院的观点来看会有本末颠倒的那种印象，但国务院需要坚决支持李奇微的态度"。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李奇微上将开始了直接的交涉。他直接写信给金、彭两位将军坚持这个主张。

同时他给第8集团军下令从10月3日起发动秋季攻势。这次攻势也是战术性的攻击限定目标，是一次求得修正战线和更好阵地线的攻击，但只从这次攻势是在西起临津江畔东至东海岸的全部正面上进行这一点上来看，其目的无疑是要对谈判施加压力。

不清楚是否是因为这点，书信交涉逐步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经过几次交涉之后，中朝方面终于同意在联络军官会议上协商关于改变谈判会场地点的问题，并于10月7日同意将谈判会场迁到板门店。由于商妥板门店的警卫由双方负责，李奇微上将立即训令范弗里特上将作好准备，一俟达成重开谈判的协定就立即撤去板门店东侧高地的第一线部队。

但就在这重要的时刻又出现了干扰。这就是侵犯事件。

实际上就是在双方首脑之间书信来往进行交涉期间，也一次次地发生了几起事故。说起中立化地区来，那只是在地图上决定的东西，因为在现地没有任何标志，由于人们弄错面发生的事故是不断的。例如9月19日一辆装载DDT的南

朝鲜军用卡车走错了路而通过了板门店桥。卡车立刻被扣留，人员以实施生物战的嫌疑被拘禁起来。所幸东西是东西，由于4个南朝鲜士兵是佩戴红十字袖章的没有武装的卫生兵，联络军官开具了一张文据就把人给领回来了。大体上所发生的就是这一类的事件。

在10月7日的重要时刻所发生的这一事件是一架B—26轰炸机横越了中立地区的上空。虽未进行攻击，但很快就受到了严重的抗议。

联合国军经过调查之后承认了错误，给予机组人员以惩戒处分并道了歉。

但是不知是否以此为借口，北朝鲜方面的态度强硬起来，10月10日的会议上，张上校的情绪突然改变了。张上校谴责了侵犯事件，变得很不客气，仅仅决定了下次会议的日期而不想进入讨论。金尼上校因为进展顺利，本来是打算就板门店中立地区的范围进行讨论而来的，但因对方这样的态度没有办法进行。

而且在言语、态度上失礼之处也很多，会谈的气氛突然变得险恶起来。

可是副首席代表中国的蔡上校在两者间进行了劝解，很快地接受了默里上校提出的文件和记载中立地区方案的地图，并且送美方带到帐棚之外，其间张上校板着一副极不痛快的面孔就那么默默地站着，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副首席代表这样的行动证明了事实上的权力在那里了"。

经过这样的迂回曲折之后，联络军官会议好不容易就要进入中立地区的实质性的讨论了，可是这时又发生了麻烦的事件。

10月12日，一个F—80飞行中队返航途中通过开城上

空，其中一架飞机发射了机关枪。可能是为了不剩下子弹吧。可是运气不好，打死了一个12岁的少年并打伤了他两岁的弟弟。联合国军承认了这个责任，并表示了深切的歉意，但北朝鲜方面即使这样也表现得很强硬。联络军官会议是在16日召开的，下面的对答证明了当时的紧张空气。

金尼上校：贵官是要打算利用这种特殊的会谈教育我应当怎样地履行责任吗？真对不起！！

张上校：谢谢，贵官好象连不需要注意的事情都注意到了。我不记得被任命为贵官的教官，所以没有责任教育贵官，不应当有那样的道理不是吗！！

金尼上校：贵官那样地理解，我就放心了。……

但是这样的空气也被中国的蔡上校给平息下来，这使得北朝鲜代表的态度和中国代表的态度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对照。这些可以看作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扮演的是推进者的角色，他劝解按苏联的指示行动的北朝鲜方面，谋求在不丢面子的范围内早日达成妥协。

二、板门店谈判会场

这样金尼上校和张上校之间个人感情的纠葛加深了，但有蔡上校的居间调停，不久就进入了关于中立地区协定的讨论。

讨论的焦点是中朝方面代表团宿舍所在地开城的中立地区划多大的范围，中立地区的上空空域是否也看做是中立地区。

关于开城的中立地区，联合国军主张为了减少“难以避免的事故”，半径应为3公里，但中朝方面拒绝了5公里以下的方案。是代表团的居住设备需要这样宽度的安全地区

呢，还是要利用中立地区作为兵站地区呢，等等的可疑之处虽然很多，但联合国方面还是同意了中朝方面3海里的要求，作为交换的条件，汶山里支援基地也适用这样大的面积达成了协议。而且双方同意板门店直径2公里、道路两侧各宽200米为中立地区。

关于空域问题，由于不能避免以前曾再三发生过的航向的错误和因气象突变而造成的航线上的错误，联合国方面主张“误入中立地区上空的飞机，不认为是侵害中立”。

当然中朝方面反驳说：“那也是军队的敌对行为”而不让步，但不久附加上“带有攻击意图侵入者或造成损害的情况不在此限”这样的条件而同意了“因为人力所不及的气象条件和单纯技术上的错误，即使误入中立化地区上空飞行也不认为是侵犯中立”。

中朝方面也承认了不在联合国军指挥下的南朝鲜非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侵犯行为，不是联合国军的责任。本来在当初预想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可是不承认这个问题就等于承认南朝鲜的韩国，所以才同意了。

另外，中朝方面也同意了板门店的警卫在举行谈判时双方各派宪兵军官2人和配带小型武器的士兵15人，不会谈时派军官1人，士兵5人进行警戒的提案。

由于中朝方面提出希望提供作为谈判会场的帐棚，联合国方面承担了铺设地板和安装供暖设备，并为了防止空军万一误炸，还要按装探照灯和升起障碍气球。板门店只是因为是汶山里——开城道路上敌我双方接触点这样的理由成为谈判会场的，这附近由于过去曾4次成为战场，村庄已经无影无踪，所以进行谈判也必须准备帐棚。

在这些细节问题协商完毕之后，联络军官在“谈判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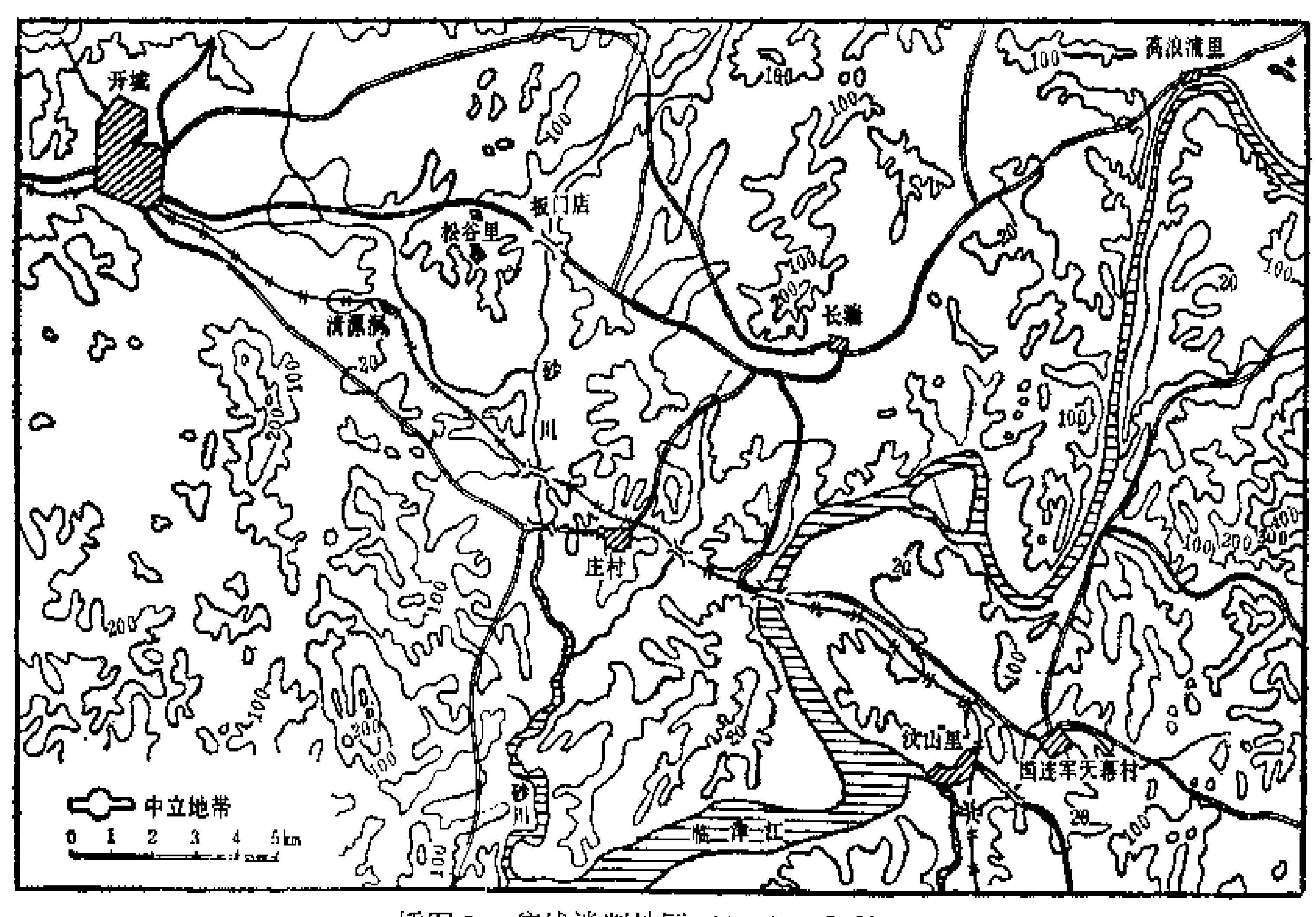


插图3 停战谈判地区（1951.102.2）

安全保障协定”上签了字，这已是10月22日了。这也是从10月3日开始的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结束的日子。

终于到了重开谈判的阶段，但由于乔伊代表预想到“即使开始正式谈判，南代表一定会再一次全面地反复重提中立协定，开始无限制地讨论下去”，因此给南代表送去一封急信，明确表示了在南代表正式承认联络军官签字的协定以前不参加谈判的态度。另一方面金尼上校向张上校通报了令板门店东侧高地的联合国军撤退事项，以表示诚意和友好之情。

南代表于10月24日在协定上签字，提议第二天举行正式谈判。

这样，从8月22日以来被中断了的谈判再次举行的条件都完备了。时间经过了整整的两个月。但到现在也不清楚中断这两个月的原因所在。关于这一点臆测很多，美国公开史料推测如下。

“毫无疑问，在中断期间共方占了宣传上的先发制人之利。尽管有计划的事件很多，但频频发生了肯定共方主张的充分事实，因此……。假如这是共方为了拖延谈判而捏造出来的，那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完成了。假如共方因利用这个期间的宣传作战来谋求联合国军关于三八线问题的让步，那不仅是失败反而造成了很多相反的效果。不仅使联合国军在地面上以及空中的压力增大了，而且给了韩国军队训练的时间，也给了组建日本警察预备队的时间。而且还给了美国估计远东的短期和长期局势的充分时间”。

这就是说，美国公开史料认为假如从中断的两个月来拖延谈判这种战略上来说是成功的，但从谈判战术来说则是失败的。

第六章　秋　季　攻　势

作为政治家的办公室，不仅是军事力量所达成的那一点，而是要从政治上的紧急程度来看，决定最使人痛苦的占领目标和破坏目标，或者决定最为紧要的国家防卫对象，并就此对军事当局进行指令。

——马汉海军司令

从8月18日至9月27日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的夏季攻势，虽然前一阶段大致完成了夺取预期的目标，但在后一阶段由于攻占伤心岭和1211高地未能成功而不得不中止下来。而且人员的损失和物资的消耗有目共睹，是否真是得失相当很值得怀疑。9月25日华盛顿谈到的"中朝军队在军事上还没有紧迫到最后关头，因此，没有理由改变谈判的基本路线……"，这对夏季攻势的成果是一个直率的评价。

实际上从8月22日中断了的会谈，到9月下旬也没有重新召开的迹象，因此从对中朝军施加压力促使其进行谈判这样的观点来看，不得不落个没有任何效果的评价。

可是夏季攻势没能顺利进展的理由，一大半是因为有限攻击正面和攻击兵力过死这种战术上的错误，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因此在第8集团军中主张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论调有所抬头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一节　计划的目标

9月25日左右，在看到对伤心岭的攻击进行不下去之际，第8集团军制订了“兰格拉”计划再次提请李奇微上将批准。

所谓““兰格拉“(WRANGLER)有说服人的意思，因此可能是一心想要通过这次作战使中朝军屈服吧。

一、兰格拉计划

构想　“兰格拉”计划的核心是“10月中旬以海军第1陆战师和韩国军的一个师在库底、通川地区登陆，美第9军、第10军和韩国第1军采取攻势，歼灭北朝鲜军，将战线推进到平康——淮阳——库底一线”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

可是，为了完成这次作战需要通过汉城——铁原——金化——金城——昌道的铁路，但现在铁原——金化线路是在中国军队的居高临下的控制之下而不能使用。而且美军第9军为了和在库底登陆的海军陆战师协同，途经金城、昌道附近向东北前进时，中国军队主力向美第1军正面采取攻势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在发动“兰格拉”作战之前，要从“美军第1军、第9军在正面实施有限目标的攻击，将战线向北推进约15公里，在击破中国军队发动攻势能力的同时保证铁原——金化铁路沿线的安全。美第1军继续进行现在的攻击，以使铁三角地区正面的攻势容易进行”在这个前提的计划下，该作战行动被命名为“棍棒”(Cudgel)作战。

范弗里特上将在夏季攻势时，曾两次提出与此类似的

"猛禽之爪"计划，都是因要进行登陆作战而未被批准。可是时间刚刚过了仅一个月，又提出了登陆作战和歼灭北朝鲜军这个问题。

范弗里特上将从在希腊的扫荡游击队作战的经验出发，坚持"只有战胜才是谈判成功的前提，协议只有依靠战胜才能获得"这样的信念，因此敢于三次提出申请，可这种"絮絮叨叨的申请"被认为是要求取得成功。因此他的经历终归就是经历，所以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

如果局势发生了特别的变化那会是另外的问题，可正赶上中朝方面于9月19日提出了重开谈判，并于9月25日再次开始了联络军官会议，仅从这一点就会被认为是无端地招惹别人的怀疑。

置之不理　李奇微上将不高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奇微上将就象是说"放下吧"，似乎是如果就那么保持沉默就会想到是不批准吧。就象是机敏和果断的代名词一样的李奇微上将没有回电，因此范弗里特上将也有所察觉，但在9月27日趁中止攻击伤心岭之机又发了询问的电报。

但无论怎样考虑，由"兰格拉"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符合"为了避免比这流血更多而要进行谈判"这种基本方针的。仅仅伤心岭一战就付出了牺牲近2千人的代价。

搁置了两三天之后，9月30日李奇微上将批准了美第1军长奥丹尼尔少将作为代替方案提出的"指令"(Command)作战计划。范弗里特上将的面子完全丢尽了，但这在率直和淡泊的美军中似乎没有引起什么纠纷。

二、指　令　计　划

奥丹尼尔军长提出的"指令"计划是比"棍棒"作战谨

慎一些的计划，就是在10月初开始进攻，想要占领从汶山里东北约14公里的临津江西岸开始连接沙尾川畔的青延里——临津江畔的桂湖洞——驿谷川南岸的高地一带——铁原西北10公里的中手村到铁原东北8公里的中佳山一线（詹姆斯敦线）。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如进到这一线就将战线向北推进约10公里，这样就可掩护涟川——铁原——金化铁路，确保怀俄明线的防御，可歼灭敌之前线部队给其造成混乱和威胁，而且还能复活经常不振的第8集团军的士气。战场几乎都是丘陵地区，在发挥我方战斗力方面比其他战线都容易，10月份会连续出现秋季的晴天，不必担心洪水和泥泞。还有中国军队不象北朝鲜军那样死守着土地不放，因此受到的抵抗会小些，损失也会少些。另外远离开城和板门店不会直接影响谈判"。

李奇微上将之所以同意"指令"计划的理由，是由于认为如若实施"棍棒"计划终究会发展成对铁三角整个地区的争夺，惹起和中国军队决战的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会有激怒中国使得战局无法控制地发展下去的可能性，可是"指令"计划大概只是攻击中国第65军、64军、47军、42军的警戒阵地或前进阵地，因此不会有重演血染岭和伤心岭那样的危险。而且这个计划也能完全地达成当面的作战目标。

在这次作战中，不是彻底打败对手。就是说对对手不是致命的一击，而是反复地进行强有力的拳击而被裁判判定取胜，这是谈判期间的作战概念，是这一仗的特征。

于是范弗里特上将放弃了"兰格拉"构想，于10月10日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美第1军从10月3日开始进行"指令"作战。

美第9军以左翼之美第25师进行攻击，协同美第1军右翼的北进。

美第10军于10月5日再次发动进攻，进入文登里——1211高地——南江弯曲部一线，修正战线之弯曲部分。

南朝鲜第1军在海岸公路正面采取攻势，以便使第10军之攻势容易进行。

对这些攻势没有起一个总的名称，而按习惯俗称为"秋季攻势"。这是谈判开始以来第一次在全部正面上进行的有限攻势，也是最后的全面进攻。

第二节　在西部的北进

就这样使得从6月下旬以来，炎热的天气和倾盆大雨之中，以构筑怀俄明线和进行小规模的小型竞赛，或者进行"没有什么成效的训练"来打发日子，动不动就抱怨无聊或者做回国之梦，从而使士气低沉下来的美军第1军的官兵们投身到4个月之久的战火中去了

一、驿谷川河畔

设想　"指令"作战的设想是基于前述的方针"以火力为主体，全面平推到詹姆斯敦线"，机动计划是，南朝鲜第1师（白南权准将）夺取从高浪浦里北侧至沙尾川河谷之青延里约5公里的正面。

英联邦第1师（A·J·H·卡赛尔少将，由英第28、29旅和加拿大第25旅于7月28日合编而成）进至由青延里到临津江河谷之桂湖洞西岸之15公里正面。

第1骑兵师（托马斯·L·哈罗德少将）夺取从桂湖洞

至418高地之驿谷川南岸高地地带，将侦察据点进至驿谷川一线。

美第3师（罗伯特·H·索尔少将）夺取天德山——281高地——中佳山一线。

各师确保进入线作为怀俄明线的前哨线。

计划是简明的。不采取突破战法，这是因为攻击纵深浅和避免陷于决战，根据情报估计攻击目标都不是敌之主抵抗线而是前进阵地或侦察据点。当时联合国军估计中国军队的主阵地还在北面，大概在开城——朔宁——平康一线。

在秋季的好天气里，美第1军的官兵们重新振作精神进行了攻击的准备。尽管判断正面阵地是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但也考虑到中国军队用了3个月以上的时间构筑了阵地，补给品也储备得很充分等情况。

向詹姆斯敦线前进　10月3日，在约6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的5个师，在1个小时的进攻火力准备之后，在6时同时开始了攻击。

中国军队的抵抗除美第1骑兵师的正面外比预想的还要小。临津江西岸的中国军队看不出过于坚守阵地。

虽然南朝鲜第1师在幕涯洞的高地一带，英联邦师在高旺山和马良山，美第3师在天德山和夜月山都受到相当的抵抗，但一使用炮击、轰炸进行压制和坦克冲击，中国军队则用与以前相同的战法向后撤退。在这些地方的正面，中国军队采用的仍然是迟滞行动。

只有美第1骑兵师的正面是另一种情况，完全出乎想象的激烈战斗反复进行了两周的时间。

驿谷川畔　美第1骑兵师的攻击计划是“由麦克支队（第70坦克营、第16侦察连）在涟川至桂湖洞的公路上突

进，切断敌人向朔宁方面的退路。

第5骑兵团（由105榴弹炮和155榴弹炮各1个营进行直接支援）作为左翼第1梯队，攻击222高地至272高地之间地区，第7骑兵团(由两个105榴弹炮营直接支援)作为右翼第1梯队攻击339高地至418高地之间，各自分别进至驿谷川畔。第8骑兵团作为预备队适时与第1梯队轮换。

全部支援炮兵（155装甲榴弹炮兵1个营、200榴弹炮1个连、155加农炮两个连）优先支援第7骑兵团”。

5时整，以200榴弹炮和155加农炮为主的约百门火炮同时开始了进攻火力准备。在炮击的间隙，多达数百架的战斗轰炸机当空乱舞，倾泻着凝固汽油弹、火箭弹和机枪弹。极为激烈的炮击和轰炸持续了一个小时。

6时整，第1梯队开始攻击，然而就在进攻发起线开始出发之际受到了从未经受过的激烈的拦阻射击。

左翼的麦克支队，由于遭到火炮和迫击炮猛烈的拦阻射击以及密集的地雷区的缘故，在进攻发起线上进退不得，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天。

第5骑兵团以3个营并列进攻，虽遭受相当的损失，但仍继续前进，在突击支援射击发起冲击。但是，就在炮火延伸的同时，中国兵登上山顶阵地，立即张开了和血染岭、伤心岭同样的机枪和手榴弹的弹幕，中国炮兵也实施了摧毁冲击的射击。冲击的官兵没有一个生还，第一次冲击就这样完全地失败了。假如事前研究一下血染岭和伤心岭的战斗教训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可能因为对手是中国军队而没有深入地考虑吧。

仅管如此第一梯队各营又反复进行了几次冲击，第2营夺取了222高地，第3营经过6次反复冲击之后终于夺取了

272高地的一角。但是，272高地立即被浓密的弹幕所复盖，接着遭受了喘不过气来的反冲击，高地又被夺了回去。这里的中国军队和其他正面的不同，拼命地死守其阵地。

右翼第一梯队的第7骑兵团，情况也完全相同，该团以希腊营和第2营并列攻击418高地和313高地，但是，冒着弹雨好不容易进到山脚下时，两个营却已失去突击能力。

这一天骑兵师的炮兵发射了1.5万发炮弹以压制敌方炮兵和密切支援攻击，但结果该师第一天的战果仅仅是夺取了222高地这个小山丘。

中国炮兵象这样有组织地进行射击，这还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炮兵为了阻止接近的集中射击和为了粉碎冲击的拦阻射击就不用说了，此外甚至还实施了从来没有过的炮兵对炮兵的炮战，这使得美国炮兵很为惊慌。这是中国炮兵从未有过的战法。

据日后调查，好象是中国第2炮兵师实施的这次战斗，这是中国军队看到已转为阵地战而调来的炮兵师，这种敏锐地见机而行很是令人佩服。在运动战中因被联合国军空军的压制，机动和射击都受影响，变为阵地战后就可以使用经过充分准备的掩体了。

但是，作为中国第2炮兵师来说这是第一次战斗，在没有了解美军的火力实际状态的情况下就采用了这样大胆的苏联式的战法。据俘虏说，由于这大胆的射击立即暴露了阵地，成了美国空军和全部支援炮兵的目标而遭到彻底的压制，这一仗使战斗力减少了一半。

10月4日，第1骑兵师增派第8骑兵团对418高地进行猛攻，但战况毫无进展，中国军队就是剩下了一个士兵也死守高地，而且好象是不惜投入兵力进行反冲击，因此在全线

出现了短兵相接的搏斗，因手榴弹造成的损失直线上升。

据俘虏说，这一天担任正面防御的中国第139师，因不间断地反复进行反冲击，消耗兵力过大，已由中国第140师接防了。这也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军队在防御上甚至以师为单位进行增援以图确保阵地，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10月5日晨，第8骑兵团第1营再次进攻418高地，出乎意外只有少数的中国兵进行抵抗。好象是这个山的守备部队在昨天的战斗中几乎全被消灭了，很可能是出了差错而增援来迟了。

该营在上午扫清了残余的敌人，并支援了进攻天德山进展不快的第3师第15团的冲击使其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侧射天德山的北斜面，阻住中国兵登上山顶所致。下午，第7骑兵团第2营未受到抵抗就夺取了与418高地相连接的313高地。

这样，中国军队的防御由于在418高地的差错开始崩溃'但其后的抵抗更加顽强了。

10月6日第8骑兵团第2营经过两次冲击夺取了334高地，但由于中国军队不分昼夜地反复实施反冲击，依靠空袭、炮兵的拦阻射击以及手榴弹战和近战格斗好不容易才将其击退。

第7骑兵团第1营经过近战格斗之后夺取了287高地的一角，但是，很快受到了反冲击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当夜询问俘虏，了解到各个部队的人员已减少到屈指可数的程度，阵地上贮存的粮食、弹药所剩无几，因此下令后撤到驿谷川北岸的防线。

10月7日，第7骑兵团第1营完全占领了287高地，第3营在傍晚夺取了347高地，至此该师在开始攻击的5天之后

夺取了北半部分的全部目标。

但南半部分的272、346、230各高地仍然未能夺取⌉第5骑兵团虽然“对可怕的地堡,用火炮、迫击炮和坦克予以猛烈的射击”，但怎么也不能发起冲击。空军不断地用凝固汽油弹和1000磅的炸弹进行攻击，好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中国军队将深达2米以上的堑壕象网络似的布满阵地，在棱线的暗处隐藏着用于斜射、侧射的横洞式枪眼在山背后设置了无数的待避用坑道,采用了和血染岭、伤心岭一样的战法。于是该团打算以假冲击支援射击和叫喊声诱使中国兵从山上阵地出来予以阻击，以削弱其兵力，但是中国军队好像不管怎样也在继续投入兵力，不久中国兵就不受假冲击支援射击和叫喊声所欺骗。这期间曾利用这一点发起冲击,一度夺取了山顶，但立即因“不惜投入兵力的反冲击”，在增援到达之前又被击退下来。这样到了10月12日也未能夺取272、346、230各高地。但中国军队的人力和弹药储备好象消耗到了极限，故在10月12日夜里放弃了272高地。第8骑兵团于13日将其占领，接着进入了攻击346高地的准备工作。

这样在驿谷川南岸只剩下了346—230高地，但中国军队不想轻易地将其放弃。第1骑兵师由于没有紧急攻占的必要，曾一度中止攻击，调整态势从16日又开始了进攻，但在18日才结束对346—230高地一带的扫荡。

这样窄小的346—230高地，实际上经受住了达16天的猛烈进攻。换句话说，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约投入了不少于1万人的兵力在这个小小的山丘上死守了16天之久。这可是名符其实的死守。

10月19日，麦克支队进至挂湖洞，该师结束了驿谷川南岸的扫荡。但侦察人员怎样也不能进入驿谷川的北岸。中国

军队占领着利用驿谷川之断崖构筑的坚固阵地，不许一兵一卒渡河。

中国军队为什么如此顽强的固守美军判断为不过是警戒阵地或迟滞阵地的驿谷川南岸的阵地，这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美国公开史料说："中国军队开始表现出对争夺土地的坚决性，改变了以前的机动防御战术，潜藏在深深的坑道之中。在山背面构筑深深的地下坑道，象网一样复杂的堑壕组织，给第一线阵地储备大量的补给物资和战斗到最后一人的防御，都明显地表明他们有阵地防御的意志。对于敌方的强袭，投入师一级的兵力，不惜消费弹药，发疯似的进行防御。撤退只是在全部人员战死或者是储备的弹药用光了的时候"。

在美军第 I 军的情报报告中有"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对命令死守的第一线部队的命运看来好象是不关心的"，"一定是认为用这种方法比以前那种靠进攻来收复失地的作法要合算些"等记载。另外，第 1 骑兵师报告说："给与中国第47军的杀伤不下1.6万人，……其兵力减少了一半"。

但是中国军队为什么只固守驿谷川南岸地区而在其他方向特别是南朝鲜第 1 师的正面和在铁原、金化北方地区没有进行大的抵抗呢？找不出这种疑问的答案，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的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中国军队明显地转变为阵地防御，其主阵地是从板门店东北侧的241高地经九化里附近连接高旺山、马良山——驿谷川南岸高地——西方山——五圣山一线。即使将主阵地设在驿谷川南岸也并不是显著的突出部位，而为了保卫重要的前线基地朔宁，也为了堵住重要接近通路的临津江河谷，也有必要将主阵地设在驿谷川南岸。所以主阵地的

抵抗很是猛烈，甚至固守到最后一兵，其他地区不过是警戒部队的战斗区域而已。

另一种看法是谈判如若再开，会立即进入军事分界线的讨论，为了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有必要哪怕在局部地区也要显示一下顽强的抵抗，以表明中国军队决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打败的。大胆地使用炮兵的作法也是要起这样的作用。还有如以后谈到的，中国空军在进入10月以后忽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可能也是要在这方面有所表现。

但多数人的推测是从效果这方面来看可能是出于这两方面的理由。

在“指令”作战中美国第1军所付出的代价远比预想的要多得多。虽然该军估计“给敌人的损害包括500名俘虏在内为2.1万人”，可该军受到的损失也在4千人以上，特别是第1骑兵师的损失超过了2900人。作战目标虽然达成了，但代价是非同小可的，从为了防止更多的流血要促进谈判这样的目的来看的话，可以认为战果并不那么理想。但从为了确保停战以后南朝鲜的防卫，美国不惜流一些血这样的看法来说，还可以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作战。

10月19日推进到詹姆斯敦线的该军立即构筑阵地，主抵抗线是利用中国军队遗弃的阵地，在其前方2～4公里的一线上，每隔2—4公里配备连、排级的侦察据点，并使其兼做全面警戒、战斗警戒或侦察据点。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反复进行了侦察据点的争夺。

北朝鲜公开史料的记述 关于这次攻势，北朝鲜公开史料以“1951年粉碎敌之秋季攻势在1211高地一带朝鲜人民军之英勇的防御”为题作了如下的记述。

“美帝国主义者不顾从自己失败中汲取教训。……

敌人的‘秋季攻势’的战略目的和‘夏季攻势’相同。敌人发起‘夏季攻势’时是企图与在东海岸登陆部队的配合下，仅在东部和中部战线攻击我军，但是在发起‘秋季攻势’时就企图除了上述地区外，在西部战线的朔宁、市边里地区也要向我军防御插入一把刀。这是为了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开城，而后占领这一地区，把中部和东部战线的朝中部队引诱到该地区，以便容易达到‘夏季攻势’中没有达到的战略目的。”

“敌人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的，美军司令部西部战线布置了5个师，在中部战线布置了4个师，在东部战线布置了6个师作为第一梯队，又调动了几个师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还有，这次也还计划在东海岸登陆，并与此进行了各种准备。”

“敌人在朝鲜战场投入更多的炮兵、坦克和飞机等重武器，即把驻扎在日本的美国炮兵部队、轰炸机联队和舰队调到朝鲜战场。”

“这一时期，敌空军部队企图配合前线作战行动，炸断我军后方运输线，从而切断前线与后方的联系。因此他们不分昼夜地猖狂进行轰炸。”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识破了敌人的战略企图……。为了进一步加强各海防部队的联合行动和做好迎击敌人登陆的准备工作，在东西海岸分别组织了联合指挥部，……。

……

“9月29日，敌人在西部和东部战线发起了‘秋季攻势’。”

“在西部战线，敌人首先把攻击目标放在天德山、朔宁方向，9月29日开始攻击铁原以西10公里的夜月山及其以西

3公里的天德山我军阵地。夜月山（480）和天德山（476·7）是铁原以西的制高点，是在我军战线中突向敌方的地区，因此敌人企图首先夺取这一地区，以便消除我军对铁原以西地区的威胁，保障铁原西南的自己部队向朔宁方向进攻。但是，由于守卫在这一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抵抗，经过两天激战，敌人在天德山前面遭到了失败。”

“10月3日，敌人再次调动大批兵力，在从铁原以西大马里到天德山、涟川西北的古鹕洞、马良山、高旺山和高浪浦里以北的朴内洞的西部战线整个地区，向我军进行猛烈攻击。”

“天德山方向的敌军，在付出2500多人有生力量后占领了几座高地，但是，翌日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反击又被打退。政治指导员廉成殷同志领导的连，在天德山防御战中，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一连三天击退敌军无数次猛烈攻击，坚守住高地。因而这一连荣膺天德山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马良山、高旺山一带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虽在数日的战斗中损失了大量兵力和战斗技术器材后，占领了几座高地，但是，由于我军防御部队的英勇反击，他们再也不能前进，停止了攻击。”

“这样，到10月中旬在铁原、涟川以西地区粉碎了敌人要把我军压缩到西部，占领开城，把中部和东部的我军诱至西部的企图。”

二、开赴金城

美第1军和第10军采取了全面的攻势，但美第9军只是左翼师进行策应，军的主力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命令。这就

形成了在两翼按照范弗里特指示的不限弹药量而拼命的射击，进行着猛烈的攻击，而只有处于中央的第9军在默默地观望这一情况。

如果批准了"兰格拉"作战计划，那么第9军肯定会要担任主要角色，可是也许会给该军带来厄运。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第9军在洛东江畔编成以来总是担任助攻或者作为第二线部队的任务。不是有意识地这样，而是在部队的作战中自然形成的，但在第9军司令部中有种种认为这样很是没趣的倾向，这也是不无道理的。

10月9日视察前线途中访问了第9军司令部的范弗里特上将，收到了威廉·M·霍奇军长和第24师师长布莱恩少将的强硬的请求。其内容为"本军为了占领更好的阵地线和为了持续地对敌进行压迫，希望向421—452—659—金城川一线发动进攻。在现阵地线对于掩护通过金化—华川的补给干线很不放心，而且这样下去官兵的士气将会难以维持。"

范弗里特上将很理解该军的心情，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个意见在第8集团军给与该军的一般任务的范围之内，这也非常符合范弗里特上将一贯赞赏的"事事积极"的方针，因而予以同意。并告诉他们他对部下的积极意见只要不脱离中心任务都会予以承认，并且不惜全力给以支援。

10月13日美第9军从西向东与南朝鲜第2师（咸炳善准将）、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张都暎准将）并列开始了进攻。战场是和美第1军作战地区截然不同的比高为500～600米的山岳地带，勇猛作战的各师在第一天只前进了3公里，因之会颇有髀肉之叹吧。当夜遭受中国军队全线的反击，但反击的兵力大都是以排、连级为主，偶尔有营一级的，因此认为可能是威力侦察或者是妨碍攻击准备。

从第二天开始抵抗变得顽强起来，在这里也出现了中国炮兵的集中射击，但被该军猛烈的炮击、轰炸所压倒，到攻击的第五天即17日夺取了目标线。和美第1军比较，战斗的进展是迅速的，战果好象也大一些。

因此而振奋起来的霍奇军长下达了预定外的前进至金城以南3公里的高地线，即推进到523—552—烽火山（476）—斩岩山（769）一线的补充命令。判断中国军队会进行和以前一样的机动性防御，如若那样则进至可俯览控制金城盆地的一线就会压制中国军队的进攻据点。为此右翼的南朝鲜第6师尝够了困难的金城川敌前渡河及夺取和确保斩岩山的辛酸。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2师被夜里和黎明时分反复而来的反冲击所折磨，遭受了重大损失。仅管如此，该军在20日夺取了目标线而结束了这次攻势，到22日还在继续进行活跃的侦察，据说侦察坦克曾进入已变为无人之城的金城并炸毁了临近金刚山电气铁道的隧道。确切地说，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好象采取的是迟滞行动。

但在这次从13日到20日的预定外的攻势中，美第9军的损失为战死710人，负伤3714人，失踪73人，总计4497人，超过了美第1军的损失。该军虽报告说："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为确认遗体12711人，估计死者16818人，俘虏1022人。"但在这个报告中仅死者就超过了3万人，那么估计负伤者应在8～10万人以上，这很可能超过了交战兵力。

另外，该军的攻势进展比较顺利是因为东侧的美第10军的进攻带来了牵制的效果。

但是该军进到了俯视控制金城盆地的重要一线好象是成了中国军队的眼中钉。这样说是因为在两年后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势就是在这个金城正面发动

的，当把联合国军赶回到攻势发起线之后进行了签字。由于霍奇军长的预定外攻势，在美第9军的正面造成了没有预想到的突出部分。

关于这次作战，北朝鲜公开史料有如下的记述：

“10月13日，敌人在金城以南地区，调动大量兵力，在200多辆坦克、1个营的炮兵和大量飞机的掩护下猛烈进攻我军阵地。”

“敌我之间连日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每天向我军一个排或一个连守卫的前沿阵地上倾泻了3万多发炮弹和炸弹。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也提出了‘为朝鲜兄弟战斗到底！’的口号，以鲜血坚守了每一座阵地。”

“金城以南的632·5高地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一个连，在前沿阵地被敌机轰炸摧毁的恶劣情况下，利用敌人炸弹坑坚持战斗，击退了敌人无数次进犯，一直战斗到最后剩下8人，把自己阵地坚守了3昼夜。”

“敌人仅在金城以南的3天战斗中，就损失了1.7万多名官兵。但是，他们再调动大量兵力继续进攻。”

“敌人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占领了金城的烽火山（金城南3公里，476·6高地）、轿岩山（金城东南7公里，768·7高地）一带，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的英勇反击，敌人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到10月22日不得不停止他们在中部战线的攻击。”

第三节　在中部和东部的北上

美第10军为了谋求完成“秋季攻势”的目的，于10月15

日开始了全面攻势。这是为了要报伤心岭之仇，也是为了前进到和已进到金城川附近的美第9军之右翼的等齐面，将战线改为从文登里到南江弯曲部成为一条直线。这里所说的全面攻势是在血染岭和伤心岭，在自己限制自己的进攻中遭到惩罚的巴亚斯军长计划的在全军正面发动进攻的"底线得分"作战。

一、"底线得分"作战

在临近9月的时候，第10军制定了命名为"底线得分"的进攻计划。"底线得分"是橄榄球得分方法的用语，可能是有在这次作战中把"夏季攻势"时没能得到的得分捞回来这样的意思吧。

该军的进攻构想是，计划"9月29日由接替韩国第7师的韩国第8师向沿着白石山峰的1220高地①发动进攻，韩国第5师继续夺取1211高地，以此来掩护美第2师的两翼。美第2师的主攻方向指向伤心岭，并进到文登里东西之线。"

据说接受这个任务的美第2师的攻击计划是吸取了血染岭和伤心岭的教训，按照范弗里特上将的"必需的子弹只是给必需之处"这样的承诺和意图制订的。这个计划的特征是谋求从欺骗和奇袭相结合夺取曾强攻了两个星期仍未夺下来的931高地，并企图运用坦克兵力投入水入川河谷来突袭文登里。这就是进攻以夜间攻击开始，将坦克营的全部力量投入水入川河谷，向前挺进。把军的炮兵全部推进到进攻发起线附近以谋求步兵、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一举发扬步

① 白石山—1220高地的山棱被命名为"金日成山脉"—编注。

兵、坦克、炮兵和飞机的综合战力。

该师进攻计划如下：

方针：充分准备之后以奇袭开始攻击、发挥全部战斗力，一举进至文登里东西之线。

指导要领：

第一阶段：夺取931高地。

1．第2工兵营在10月5日以前开通水入川河谷之道路。

2．最迟在10月5日下午对水入川河谷至白石山一带实施进攻火力准备和轰炸，21时第9团强攻867高地，第38团强攻485高地以牵制敌人。（故意不炮击伤心岭）

3．第23团于21时开始攻击，用奇袭首先夺取931高地。

第二阶段：准备投入坦克营

1．第9团夺取666、960、1005等高地，掩护水入川河谷道路并支援南朝鲜第8师对1220高地的攻击。

2．第38团夺取728、636高地以掩护工兵开通文登里之道路。

3．第2工兵营排除内乾率附近道路的障碍物。

4．第23团做好攻击851高地的准备。

第三阶段：进至文登里东西之线

1．第38团以配属的第72坦克营挺进至文登里附近以扰乱敌人之后方，主力迅速扩大战果夺取605—905—974高地之棱线。

2．第23团夺取851高地。

3．第9团将主力集结于内乾率附近做为预备队。

开通道路 这个攻击计划成功与否就在于开通水入川河

谷道路能否成功，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的。从杨口经文登里通往金刚山西麓的这条道路，和昭阳河谷道路都是这个地区重要的接近通路，但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是有些地方坦克和炮车难以通过的河谷道路。而且北朝鲜军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将血染岭西侧的隘路阻塞了6公里，这是用埋设地雷，用大石块构筑两米高的石墙，是用埋伏手榴弹爆破路面等各种办法堵塞起来的。在“夏季攻势”中只能从伤心岭东侧发动进攻，其理由之一就是这段道路难以开通。

但如果不打开这些障碍将路面展宽，不要说一辆坦克也进不去，就是炮兵也不可能推进。没有这极为珍爱的60辆坦克参加攻击，则进攻的冲击力就会有天渊之别，假如炮兵不能推进，那么攻击立即就会陷于停顿，这是非常明显的。

罗伯特·W·拉布中校指挥的第2工兵营在道路的石墙上埋了110磅炸药，连同附近埋伏的手榴弹都给炸飞了，并爆破山石来填埋破坏孔。正赶上推土机在修理，所以是用铁锹和土筐来填埋的。在头尾作业中由于不能进展而新设了工兵道路，并将地雷区从两端一个一个地加以爆破。在地雷和阻挡道沟过多的地方利用水入川的河床在旁边铺造了临时道路。炮兵不断地压制敌方炮兵，空军经常在空中进行掩护，北朝鲜炮兵也拼命地妨碍作业，因此这长达一周之久不眠不休的工兵作业简直就是一场激烈的“工兵战”

就这样，该营在约定的10月5日排除了长达6公里的道路上的障碍。巴亚斯军长和杨格师长表示感谢说：“工兵奠定了进攻成功的基础。”

准备攻击 这期间，各团逐次向进攻准备位置移动，准备进行夜间攻击。各营部补充到定额的人员，领取了足够的

各种补给物品。固守伤心岭山腰的第23团令各营轮流退到后方进行48小时的休息和补充。

杨格师长亲自指导火力支援的调整和夜间攻击的事前演习。关于火力支援，令各营提出整个作战期间营的火力运用计划并就此逐一检查，视察炮兵阵地，并指示如有可能将阵地向前推进500米或1公里。

夜间攻击的事前演习是利用砂盘检查各营长的战斗指挥，在相似的地形上亲自监督进行战斗预演。而且亲自指示弹药补给所向前推进，煞费苦心地努力“不要陷于因弹药不足而中止攻击的境地”。

斯塔曼支队 在进行这次的攻击准备时，杨格将军对于沙汰里之高地怎么也放心不下。第23团是用坦克连的射击将其压制下去的，认为这次将会和上次一样。于是杨格将军特地编成斯塔曼支队让其佯攻沙汰里正面。支队由斯塔曼少校指挥的第23坦克连、第2侦察连、法国营之作业排和师司令部之警卫连等编成，其任务是掩护师的右翼，佯攻沙汰里以欺骗敌人，作为次要任务还附加了担任吸引对第23团进行斜射、背射的敌人火力的诱饵和尽可能多的摧毁沙汰里周围的阵地，这虽说是次要任务但却好象是师长的真正意图。这是10月3日进行的。

事先演习 10月4日，也就是进攻的前一天，49架战斗轰炸机猛攻沙汰里周围，斯塔曼支队开始了佯攻。

第一梯队各营，利用这个时间在现地现物实施了火力支援的预演。要求连长和营长正确指挥，使炮兵、迫击炮、机枪、甚至自动枪和步枪都要不失时机地同时向要求点进行射击，这是用实弹来预演，并要进行标定。对于这次预演有人认为会暴露意图而表示反对，但考虑到北朝鲜军可能会以为

这是为了支援斯塔曼支队攻击而进行的牵制射击，而且在此之前美军从未在夜间开始过攻击，因此不会把这种兼做试射的预演想到是夜间攻击的准备，因而这才下了实施的决心。

10月5日上午，杨格将军说："圆满地完成了攻击准备"，剩下的只是等待天命了。

这时北朝鲜军在876高地的棱线配置的是第12师第3团，在其北侧棱线配置的是第6师第1团，在伤心岭配置的是该师第15团，采取了死守的态势，但因自8月18日以来受到不间断的攻击，各团都减员到不足1000人了。

夜袭　10月5日傍晚，将近300门的火炮和迫击炮对第9团和第38团的攻击正面开始进攻火力准备，接着海盗型飞机对成为炮兵死角的山谷间投掷凝固汽油弹和加以扫射和轰炸。但对伤心岭却故意地一炮也没打，一个炸弹也没投。

21时，开始进攻的第9团很容易地就夺取了867高地的第一线阵地，并准备明晨对山顶的攻击。这次夜袭对于呆在建在反斜面的横洞中准备明天战斗的北朝鲜军的确是一次奇袭。几乎没有抵抗，在横洞中重叠着被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杀死的尸体。

中央的第38团也奇袭突破了北朝鲜第1团的中央阵地，准备从明早起对728高地进行攻击。

931高地　象长矛一样尖尖的931高地在夜间也黑黑的耸立着。这是经受了两周之久"夏季攻势"的山岭，是伤心岭核心的山峰。

但再度受命夺取该山岭的第23团，为了给近1000人阵亡的战友报仇和团的传统期其必成。其解决的办法就是奇袭。由于是两周来第一次攻击，而且一次也没有实施过夜间攻击，因此打算在无照明无支援下进行突然袭击一举夺取931

高地。

为此阿达姆斯团长制订的机动计划为：

法国营从北方佯攻931高地。

第1营从南方牵制851高地。

第2营从南方奇袭夺取931高地。

第3营随第2营跟进，适宜地对其进行支援并予以增援。

进攻931高地的突击兵力不多，是因为在象长矛一样尖尖的山上，突击兵力自然地受到地形限制的缘故。

21时整，第2营从进攻出发线出发，仍然是一发炮弹也没有射向伤心岭。北朝鲜军被第9团和第38团方面的枪炮声的引诱开始了火炮和迫击炮的射击，不久就将射向集中到法国营和第1营方面并逐渐地激烈了起来。佯攻好象是奏效了。

第2营静悄悄地爬上931高地临近冲击位置。在此之前曾有几次遇到了阻止冲击的拦阻弹幕地带。这时担任直接支援的第37炮兵营按要求开炮，开始对已经标定好了的全部迫击炮阵地进行压制射击。肃静而迅速地通过了弹幕地带的该营突然发起了冲击，完全出乎北朝鲜军意外，一举夺取了山顶。接着对在横洞中或在掩蔽部中进行抵抗的北朝鲜士兵或喷射火焰或者投掷手榴弹进行压制，到3时左右全部肃清了931高地的南半部分。而且和增援上来的第3营协同，击退了如所预料的那样的反冲击而确保了山顶。

这期间支援炮兵一直进行对迫击炮战斗，压住了北朝鲜军得意的迫击炮射击。两个营以极少的代价夺取了山顶并将其确保，可以说是这种压制射击的成果。假如在遇到弹幕时花费了时间，那么北朝鲜军就可能进到山背阵地等候着，第3营也就不可能进行增援地，这是观测大队的胜利。

扩大战果 在6日天亮时，第2营顺着山脊开始肃清残敌战斗，和从北面进攻的法国营夹击，在上午结束了攻取931高地北半部分的战斗。接着第3营在肃清鞍部之后迫近851高地、和第1营协同准备对其发动进攻。这时，斯塔曼支队压制了沙汰里附近，正在对851高地的东斜面进行炮击中。

另外进攻水入川河谷的第38团排除了轻微的抵抗夺取了728高地。

第一阶段的作战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不到一天就攻下了伤心岭。下面就是第二阶段作战，也就是准备投入坦克营。

第72坦克营已进至内乾率南侧在等待工兵开通道路。北朝鲜军从内乾率北侧至728高地西侧设置了第二个堵塞地带。

第二阶段作战 工兵营着手进行开通道路，但因受到670高地和956高地的阻碍，作业无法进展下去。

7日第38团夺取了670高地，第9团夺取了956高地，继而开始了对975、904高地的攻击。这些攻击都是切断了山顶阵地和北斜面的待避设施之后进行攻击的，因此比较容易地就夺取了。

由于掩护措施齐备，工兵开始打通道路，仍然是和前次一样反复进行了不眠不休的手工作业，到10日晨完成了任务。

不久炮兵完成了阵地的推进，配属于第38团的第72坦克营完成了步坦联合编队的编成和调整，第23团完成了851高地的包围态势。

这样，到10日早晨第三阶段作战的准备工作结束了。这

期间只有第9团在8月攻击了975高地和904高地，其他的团在专心地掩护工兵和准备第三阶段的作战，因此北朝鲜军好象是认为经常性的有限攻击结束了而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行动。没有进行那种经常进行的反冲击，也未见到构筑新阵地的活动，也没有出现增援部队的征兆。实际上是北朝鲜的第6师，第12师在这三天的前一阶段作战中遭受了重大打击，几乎连防御的能力都丧失了，而且认为联合国军不会继续进攻而有些麻痹大意。

第三阶段作战　10月10日第72坦克营由第38团的1连和一个工兵排搭乘开向文登里，出乎意外的是没有遇到北朝鲜军的抵抗。这就将这个最为紧要的接近通路完全控制住了。

沃兹营长考虑是否会有什么圈套呢？因而让慎重地前进，可是向北前进2公里左右到达孟岩洞之村庄时，追上了好象是从山上下来的三三五五向北去的北朝鲜军。该营一边用全部火力猛烈射击一边全速突进。在进到文登里北侧时看到了南下中的大纵队。该营在两侧的小高丘上散开加以猛烈地射击，纵队遗弃下许多尸体四散而去。

经调查得知：这个敌人是中国第68军第204师的前卫，是为了接替遭受重大损失的北朝鲜第5军麾下的第6师和第12师而来的。中国的第68军是在7月或8月越过鸭绿江担任金城正面防御的，好象是因北朝鲜第5军遭到溃灭而急忙赶来进行增援的。于是在这个间隙遭到美第9军的攻击。

另外事后得知：北朝鲜第5军认为不会只由坦克部队挺进到文登里来而只在山地方面进行防御。因此受命和中国军队换防的第一线部队耐不住强大的压力而过早地撤退下来，因而好象被钻了个空子。

在坦克营出发前进的同时发起进攻的第38团，每天都攻

下一个山头，到15日夺取了最后目标1220高地。

第23团以3个营并肩进攻851高地，继续了3天从堑壕到堑壕，从掩体到掩体的近战也没能把这个高地夺取下来。得到中国军队增援的北朝鲜第13师将第23团布置在851高地，第19团布置在沙汰里附近，第21团布置在871高地对这个高地进行了不折不扣的死守。美国公开史料也称赞其英勇作战说："不到战死或因负伤不能进行战斗时就不停止抵抗，被俘的人极少，而且没有见着一个没有带伤而被俘的"。但在13日拂晓法国营攻上山顶，给那么激烈的战斗打了终止符号。从第23团开始攻击伤心岭算起，这是第30天的事。

这次"底线得分"作战好歹算是取得了成果，但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该师的死伤人数为2030人，加上第一次攻击时的损失为战死597人，负伤3064人，下落不明84人，合计共达3745人（为编制的22%），其中有1832人是属于第23团的。

另外，弹药的消耗量也庞大到惊人的程度，总计为：76毫米坦克炮弹6.2万发

105毫米轻炮弹40.1万发

155毫米中炮弹8.4万发

200毫米榴弹炮弹1.3万发

60、81、107毫米迫击炮弹11.9万发

57、75无后坐力炮弹1.8万发

由于这次攻击是在险峻的岩山和深谷进行的战斗，所以迫击炮弹的消耗比预想的要多，首先是81毫米迫击炮弹不足，接着是107毫米迫击炮弹缺乏，为此从日本空运来1万发，从釜山将2.5万发由特别专列火车"突进"运来，才算凑合着敷衍了过去。巴亚斯军长充分考虑到所集积的弹药也

还是不足。

还有空军为了弥补炮兵的死角共出击了842次、投下了250吨炸弹进行了支援。阿达姆斯团长在表示感谢时说过："战斗轰炸机搭载的炸弹，对于北朝鲜军挖得很深的掩蔽壕除去直接命中以外是没有效果的，在这样的战斗中希望用1～2吨的大型炸弹。这能鼓舞官兵的士气，只要是在空中，其对敌人火炮和迫击炮的压制效果是任何别的东西所难以代替的"。

承受了如此大量的钢铁而在"用鲜血保卫高地"的北朝鲜军遭受的损失好象是极为巨大，估计北朝鲜第6师、第12师、第13师和中国第204师的损失达2.5万人（确认遗体1473具，估计死者8389人负伤者14204人），其后，北朝鲜第5军一直到停战没有在第一线出现过。北朝鲜军急忙将整编中的第2军派往文登里正面。

美国公开史料对血染岭和伤心岭周围的两次攻击总结评述如下。

"北朝鲜军利用几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每座山上都构筑了大纵深的山背阵地，……利用深深的溪谷可以自由地进行大量的增援和补给。"

"但当初我军对于敌人的能力和战斗意志，即几乎所有的高地都需要进行冲击来击退估计过低。为了修正前线的凹凸之处这样有限定目标的攻击，限制了自己的正面，限制了自己的兵力，没有准备确实予以占领的预备队。所以在每一次攻击中即使一度夺取了目标也立即又被夺了回去。……"

"最后所能夺取下来的目标只是限于不将攻击正面限定在夺取目标上，而是从几个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充裕的兵力向所有

方面进行充分的增援，而且不能将火炮和迫击炮集中于一点来进行对抗。敌人的火炮数量有限，所以分散开来其效力就极度降低了。……”

可是把战线仅仅从血染岭向北推进到约10公里的文登里、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和付出了约6000人的伤亡，军需品的消耗达到了天文数字。这实在是一次高代价作战，是一场极不合算的战斗。

二、1211高地

在“亥安盆地”的以北地区，南朝鲜第5师（闵机植准将）曾一度夺取了1211高地，但受到北朝鲜第27师的猛烈反击又被夺回去了，攻击一时受挫停顿下来，这在前边已谈到过。

其后南朝鲜第5师在闵师长临阵指挥下，在进攻伤心岭的同时用尽一切办法进行攻击。将第一线按第27团、第35团、第36团的顺序轮流担任，反复进行要改变山的形状那样猛烈的炮击和轰炸，有时发动奇袭，或者沿着西希里的溪谷进行迂回攻击其左翼，但最终也没能夺取下来。有时冲击成功了，但立即受到反击，增援部队被弹幕所阻而不能确保。其间，北朝鲜军令第27师和第2师轮换，接着又投入了第13师的一部。如若能使用坦克当然很好，但在1200米的岩石山上是毫无办法的。

在“秋季攻势”中该师的任务仍是夺取1211高地。于是该师重新振奋精神再次发动进攻，然而无论怎样也不能成功。10月下旬费尽了心机的该师在加七峰—西希里一线准备下一次的攻击，可这次反而遭受到了攻击。

于是范弗里特将军起用在东海岸束草附近结束了整训的

南朝鲜第3师（白南权将军）担任进攻1211高地的任务，将南朝鲜第5师作为南朝鲜第1军的预备队。

南朝鲜第3师在美第10军主力炮兵的支援下，在841高地—1052高地—1211高地的全部正面从西向东并列第22、第23、第18三个团，从10月22日至11月2日发起了猛烈进攻。空军冒着恶劣天气进行配合，200毫米的炮弹和155加农炮弹打得好象要把山头削平一样，可仍然没能把山顶夺取下来。第18团曾以主力从西希里的山谷攻击了1211高地的北翼，但陷入了反包围之中而不得不撤退下来。

这个1211高地的战斗的确是非常激烈，出现了很多可泣鬼神的勇敢战斗的故事。这真是一次进攻者拼命进攻，防守者不折不扣进行死守的战斗。

北朝鲜公开史料对于终于坚守下来的1211高地特别用了较多的篇幅作了如下的评述：

“敌人在西部和中部战线进行攻击的同时，还向东部战线的文登里、沙汰里、1211高地、1052高地一带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

“敌人……，9月29日在北汉江左岸到文登里——杨口公路一线发动进攻，此后又沿着杨口——文登里公路和杨口——沙汰里公路进攻，同时在其右翼继续攻击1211高地和1052高地一带。……”

“在1211高地和1052高地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1211高地一带是美第8集团军司令在发动‘夏季及秋季攻势’时作为最主要攻击对象的地点。这样说是因为这一地点是从麟蹄和杨口分别通往末辉里的两条公路交叉点正面的制高点，在战略战术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即1211高地和1052高地位于杨口至沙汰里公路的东边，形成由南至北连接大愚山、加士

峰、鹰峰等峰峦的苍本山脉，是这一地带的制高点。因之，敌人要从沙汰里方面突破我军防线向北扩展其势力，就要占领1211高地和1052高地。”

“在敌人所谓‘夏季攻势’以后，他们在其他一些地区占领了几个高地，可是在1211高地一带就未能前进一步。这使敌人集中更多的兵力，继续疯狂地攻击这一地区的我军阵地。……”

“因之，敌人在‘秋季攻势’中不顾一切损失，疯狂进攻1211高地一带。敌人向1211高地和1052高地，从正面进攻了一个多月，但是未能前进一步。于是敌人这一次就企图先占领沙汰里西北的851高地，而后从1211高地和1052高地的侧面和后面攻占这一高地。”

“敌人从10月初，……吹嘘要进行‘最大轰炸’和‘最大炮击’。到10月中旬，敌人在付出莫大的代价后占领了沙汰里西北的851高地。这样，1211高地和1052高地被敌人三面包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敌我之间日以继夜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211高地一带，由于敌人的轰炸和炮击，山上岩石被炸粉碎，参天大树被连根拔掉或烧掉，山头被削低了几米。但是，在这座被浓烟烈火笼罩的高地上，我们英雄的战斗员们丝毫没有畏惧，怀着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心，象不死鸟一样奋然站起来，坚决粉碎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没有让给敌人一寸土地。……敌人到10月20日共发动了130多次疯狂进攻，但敌人一无所获，只在我军阵地前面遗弃8000多具尸体而狼狈逃窜。但敌人仍然没有停止对这一带的进攻，他们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夺取这一高地。”

“敌人在遭到严重打击后，到10月下旬连预备队（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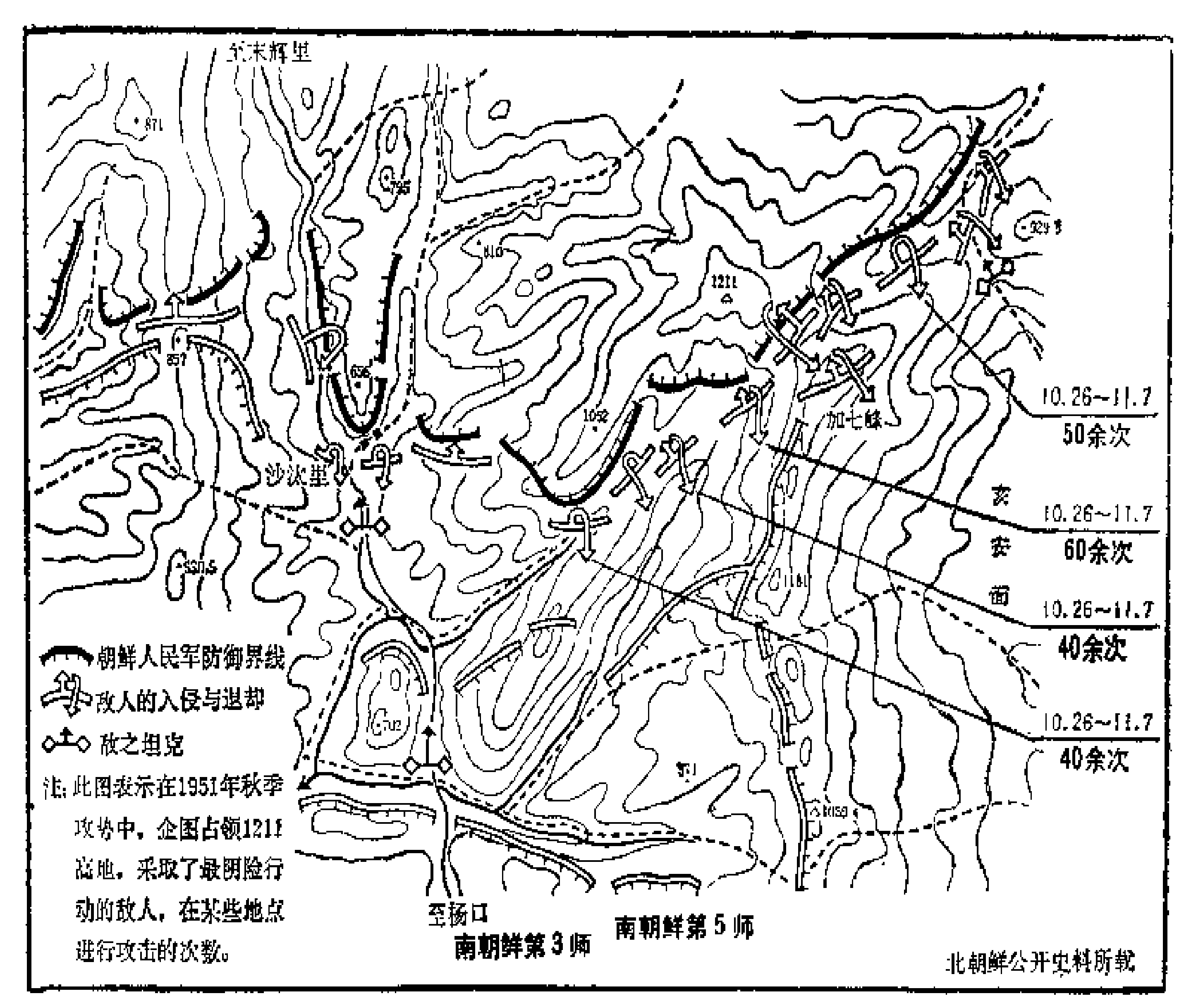


插图4　1211高地之防御战斗略图

鲜第3师）也调到前线。重新部署兵力，又向1211高地和1052高地每天倾泻数万发炮弹和炸弹，企图先占领1211高地左侧棱线和其右侧的1052高地，而后在这一地带集中兵力，一举占领1211高地。”

“10月27日，敌人对1052高地进行了疯狂轰炸和炮击之后，出动了1个团以上的兵力，向仅有我军1个连守卫的1052高地的正面和侧面冲上来了。”

“我军集中一切力量，把接连冲上来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始终坚守阵地。但我军也由于敌机的集中轰炸和机枪扫射，兵员和武器受到了一些损失。在我军的火力减少之后，……敌人最后才能接近了高地的顶点。”

“这一天下午，该连被敌人包围，处于危急的境地。但是他们沉着地采用圆形防御阵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我军部分阵地被敌人数次攻占，可是我军坚决把它夺了回来，由于我军进行英勇无比防御，敌人终于在损失莫大兵力后败退。”

“28日，敌人在整天向我军阵地反复冲击。但仍然无济于事。我军趁夜间巩固了阵地，补充兵员，更加有力地粉碎敌人的冲击。在历时两天的战斗中，我军勇士们毙伤敌官兵1千多人，坚守了1052高地。”

“敌人在进攻1052高地的同时，还集中大量兵力攻击1211高地左侧的无名高地。”

“29日，敌人占领了有利于进攻无名高地的几处山脊，这样，1211高地左面无名高地的我军直接受到敌人的威胁，1211高地处于很危急的境地。敌人用优势的兵力，以所谓‘敢死队’为先导……爬上来了。但是，我军英勇的防御部队坚决迎击敌人。我军战斗员们用手榴弹同敌人拼杀，仅几

个小时内每人向爬上阵地前的敌人投掷了150—200枚手榴弹。此日，敌人仍未占领无名高地。10月30日，敌人增强兵力在大批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更加疯狂的进攻。”

“战斗开始后不到1个小时，守卫在无名高地的我军1个连进入决战。……共和国英雄廉泰景同志指挥的1个排的战斗员们，在击退人敌人第5次冲击时，通信联络已被截断，手榴弹和弹药也打光了。但是，热爱祖国的廉泰景同志就高呼：‘同志们，要用鲜血和生命坚守祖国的高地！’、‘不要让敌人占领我们可爱的祖国的一寸土地！’鼓舞战斗员们投入英勇的战斗。敌人的第6次冲击开始了。这次战斗极为激烈而艰巨。敌人已接近堑壕，守卫无名高地的这个排的战斗员们用尽了手榴弹和弹药。情况很危险，此时廉泰景同志猛虎般的跳进敌群，夺过一支轻机枪，打倒了270多个敌人。守卫在无名高地上其他分队也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战斗。可是，在打退敌人15次冲击过程中，我军这个连未能得到增援，……。”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战斗员们已不是一人盯一人，而是每人要对抗几十个敌人了。他们跳出堑壕，用枪托和刺刀同敌人拼杀，把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敏捷地投回去。双目失明、手脚受重伤的战斗员们，使出最后一股劲，抱着一捆炸药冲进敌群同敌人同归于尽。

30日，无名高地的战斗员们按照上级的命令撤出了阵地。于是，敌人在付出莫大的代价后，此日占领了1211高地东南方无名高地。但敌人占领的时间并不长。31日，我军军官郑华英①所指挥的模范连袭击组夺回了这座无名高地。”

---

① 原文为郑和荣—译注。

“在这次战斗中，权赫灿排立了很大的功绩。权赫灿同志担任袭击组长，大胆地指挥战斗，摧毁了敌人的重要火力点，保障我军在短时间内夺回阵地。特别是排长郑守福同志在战斗最紧急的时刻，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重机枪眼，使战友们脱险，保障了冲击组的前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高度赞扬在1211高地、1052高地及其一带的防御战斗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高尚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第2步兵师官兵，授与该师以姜健①第2步兵师的光荣称号。并授与15名官兵以共和国英雄称号。”

“从此朝鲜人民军官兵们把这一高地称呼为英雄高地。……”

“由于朝中人民部队的英勇防御战斗，使敌人的‘秋季攻势’到11月初完全遭到粉碎，敌人在这一作战中损失了7.9万多人和巨大的战斗技术器材，他们从这样损失作为代价，仅在西部和中部战线的一部分地区前进了2—8公里。敌人本身也承认这次战役的失败。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指责说：‘要用这样的方法作战的话，李奇微最快也得在20年以后才能勉强到达鸭绿江边’。……”

“我军通过这次作战又集累了丰富的阵地防御的经验，特别是在与所谓‘技术优势’的美国进行积极的阵地防御战斗中切实体验到，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坚守防御阵地，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就要修筑坑道式阵地。这样，从这时起，前线战斗部队根据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指示，大

---

① 姜健是进攻洛东江畔时的前线总指挥部总参谋长、中将。据传在视察前线时被炸死。

力修筑阵地坑道”。

三、月 比 山

在8月的攻势中，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夺取了南江南岸的丁字峰一带，这在前边已经谈到过了。

接着在9月初，美第1陆战师和南朝鲜第5师攻取“亥安盆地”时，原来和南朝鲜第1军相对峙的北朝鲜第3军与从开城西南海州附近转移来的北朝鲜第6军（第9师、第19师）进行换防。横插过来与“亥安盆地”正面的北朝鲜第2军轮换，这在前面也曾谈到过。

这时南朝鲜第1军长白善烨少将，由于了解到北朝鲜第3军横插过来这一情况，打算采取攻势加以限制，可是作战已告一段落，态势也就拖延下来，所以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

可是，白军长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应付情况的变化。决心要调整这种部署，将首都师全部集中于海岸公路正面、而将南江南岸地区的防务移交给第11师。当时军的战线沿南江突出到杆城北侧14公里附近呈S字形，南江东岸的制高点（香炉峰山脉的支脉，以下称作南江丘陵）仍在北朝鲜军的手中，因此判断假如北朝鲜第6军发起攻势的话首先一定会以海岸的突出部为目标，同时也考虑到将来的北进。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宋尧赞将军所指挥的首都师是最可信赖的。

10月初的“秋季攻势”一开始，白军长从首都师沿海岸公路徐徐北进的计划，得到了范弗里特上将的批准。这是因为美军的三个军全部采取了攻势，作为唯一的南朝鲜军不能袖手旁观。另外也是因为不能允许北朝鲜军象在9月初那样

自由地转移兵力。

所说的“让其徐徐地北进”，是考虑到全面的态势和军的战斗力有限。因为既然左翼被限制在南江的弯曲部分，那么只有右翼是不能过于突出的。

但是，沿海岸公路攻击的骑兵团（李龙上校）在舰炮和舰载飞机的密切支援下象离弦之箭快速地向前推进。可能是该团曾多次在雪岳山、香炉峰及924高地等山岳地带进行了很艰苦的作战，因而对习惯了的好久没进行过的海岸公路上作战感到有些振奋吧。骑兵团象它的名字那样向前突进，在2～3天之内就夺取了临近高城的重要一线。

为此首都师形成了在沿海岸18公里的正面上面向西的形状，看来就象要固守海岸一样。

无论谁看了都会认为这是危险的态势，假如北朝鲜军从南江弯曲部发动进攻，该军就立即被分割成两部分，首都师就难免要重蹈长沙洞的复辙（见原第2卷）。这时应该考虑的是，虽说有一些舰炮射击和空军的支援，是被部队的勇敢前进将全盘态势拖入危险之中去呢？还是坚决地勒紧缰绳以图全军的安全呢？

白军长有他独特的计算，这就是将危险的程度和效果综合起来加以慎密具体地计算。从战争和对手来看，所以险恶的形势不一定立即带来危险的结果。

考虑到当面的北朝鲜第6军是4月中旬由平安南、北道的青年重新编成的部队，其训练和经验都比原来的北朝鲜第3军要差得多。假如是精锐的话，就应当不让第3军横插过去而直接把第6军投入“亥安盆地”的。而且第6军两个师的防御正面达30公里以上，还需要分出兵力在后方的长箭和高城附近防御登陆，因此，认为没有余力集中兵力采取攻

势。战争的主导权已落在我方手中。假使北朝鲜第6军能够抽出兵力，可现在美第10军的攻势方酣，北朝鲜第3军和第5军正在1211高地和伤心岭展开死斗之际，所以北朝鲜军一定会将其兵力增援美第10军的正面。

万一北朝鲜第6军发起攻势，只要有舰炮和海军航空队的支援，我方就有坚持下去的经验和自信。即使不幸被分割开，北朝鲜军的攻势持续力最多为7天或10天，因此在这时只要用环形防御进行坚持，以集中起来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用完了补给品的北朝鲜军也是很好的。首都师是从未溃败过的师，是经受过几次考验的师。即使万一退路被切断了，也一定不会完全失望的。

所以现实形势虽然看来的确是不合适的，也不能说绝对不会有稍有不慎就能招来危险的可能，但不会有从形势来看那种程度的危险。

可是，如果继续北进到南江河口而威胁高城，北朝鲜第6军即使有一部分兵力也不能转用于中部战线，如进展顺利反而会把美第10军正而之敌吸引过来，这对全盘作战也许会有些好处。高城是能作为攻取元山之基地的重要地区，是通往北朝鲜军主力背后的要冲。

所以，如继续攻击下去，当而的北朝鲜第6军为了保卫高城，将在南江河畔拼命地进行抵抗。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击溃北朝鲜第6军的机会，如在这里给其一次打击，那么无论本军的任务将来怎样改变，在以后作战时定会变得极为容易。因为首先要给新来的敌人一次打击，这是古往今来的一个铁则。

而且比上面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停战以后最便于防御的地形抓到手，同时也鼓舞了国民的士气。

在东海岸易于防守的地形很多，但在现战线以北要说最有利的地形，没有比沿南江的这条线更好的了。只要本军的左翼稳定在南江之线，那就更是如此。虽然沿南江的防线形成军的右翼越发突出的形态，但是，只要第7舰队予以掩护不会成为特别不得了的弱点，如再将北朝鲜军在渡河能力上较弱考虑在内，这是最理想的一条线了。

另外南朝鲜国民由于没有把瓮津半岛和延安、开城地区作为夺回的目标而对此有所不满，并且稍微影响了些士气。因此作为抵偿尽量占一些北方的地盘，在停战以后支配的地区能多少地多获得一点，这也是鼓舞国民的士气，安慰其心情的一个办法吧。

经过这样的筹谋思考，把危险的程度和全盘的效果都考虑到了的白军长，命令首都师向南江一线前进，特别是夺取月比山。如果前进到月比山则要比联合国军的整个战线突出约30公里左右，月比山是这条战线的中枢要地，因此要敢于冒这个危险。因为能有“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就要干”是这位将军的信条。

但这是在和第7舰队慎密地商讨，得到范弗里特上将的批准，并接受了其指令之后决定的。将军并不喜欢胡乱冒险。一定在有确实的把握之后才着手去干，这是他的本领。

另外，根据白将军事后说明，当时他表示北进的姿态，有表达南朝鲜国民对在现状之下停战不满的心情，也有准备随着谈判破裂而北进预先采取措施的心情。停战谈判是违反南朝鲜国民和南朝鲜政府意愿的，正因为是在作为南朝鲜代表参加了开城谈判之后，认为越发是这样的。经常考虑国家的命运，经常注视国家的将来并以此衡量自己的行动，这好象是将军的天性。

10月10日海军航空队和澳大利亚的舰载飞机一起空袭高城，为白军长北进增添了气势，骑兵团得到舰炮的有效支援勇猛前进，在10月11日夺取了从351高地到148高地一线，准备对月比山的攻击。

但就在这天夜里，即10月12日2时0分，北朝鲜第19师的1个营夜袭了351高地，在明月之下开始了激战。然而第1营在舰炮的支援下勇敢战斗，在5时左右给予其重大打击将其击退。李团长判断这次反击可能是要阻碍我军攻击月比山的准备工作，以便争取时间，于是尾追败敌开始了对月比山的攻击。

就这样揭开了历时5天的月比山攻防战幕，骑兵团勇猛善战将其夺取，到19日反复击溃多次的反击，确保了南江东岸一带的重要地点。

果如所料，好象被命令死守高城的北朝鲜军战斗意志很强，用血保卫了每寸土地，反复进行了拼命的反击，但骑兵团得到了巨大舰炮的支援逐次将其击退，正如所料，在此一战中击溃了北朝鲜第9师和第19师的骨干战斗力，使得其心胆俱寒。

现在的军事分界线只有东海岸突出，这就是这次作战留下的痕迹。北朝鲜公开史料关于这次的战况只记载为："敌人的一支联合部队沿东海岸进击而来"，而关于月比山则完全没有触及，据推测这并不是因为这次作战的意义和影响不大，可能是因为这是一次不愿意触及的作战。因为其后的两年间北朝鲜军象要拔掉眼中钉那样攻击了月比山的突出部，不懈地努力要把突角多少减少一些。后来月比山被起名叫愤怒的高地（Anchor Hill）而变得很有名。

突出部 10月下旬的战线比7月初的战线北进了10～20

公里，这显示了对中朝军队施加压力之后的情况，有两个明显的突出部引人注目。一个是前面谈到过的金城正面，另一个就是这个东海岸。

这两个突出部分在下一卷将要谈及的军事分界线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联合国方面曾利用这两个突出部分作为交易的材料，努力想获得进攻未能得到的开城地区。白军长的“作为瓮津和开城地区的抵偿，尽可能地多占一些地方”这样的想法反映了李奇微上将的谈判指导思想。

第四节　从空中和海上来的压迫

与上述的地面作战并行，联合国的空军和海军反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对谈判增加了压力。

一、航 空 作 战

7月中旬，予见到谈判难以进展下去的李奇微上将，曾企图对平壤进行大规模的空袭，然而由于与华盛顿之间有若干见解上的不同以及天气的关系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这在前面已谈到过。

阻止作战　当进入8月天气有所好转时，就指令第5空军发动了绞杀（Strangle）作战。这就是破坏北朝鲜的交通网，炸毁物资囤积地而阻止向前线进行补给、支援。将第一线部队慢慢地绞死这样的作战。

第5空军在第8集团军说了“只给那样的支援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之后，停止了每天出击96％支援地面作战，而将其他的全部飞机用来从事绞杀作战。首先把主要目标放在破坏铁路网线之上。白天用战斗轰炸机和重轰炸机攻击铁

桥、调车场、车站等，夜间用B—26轻轰炸机阻碍修复工作并阻止夜间运行。

飞行员们因为天天被命令攻击铁路，据说都编出了“我们在铁道上干活……”这样的歌曲。破坏铁路网线实际上是一件需要耐性的工作，不是头脑中想象的那么容易地看到成果，在太平洋战争中尽管遭受了那样程度的空袭，可日本的铁路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这也大体上能说明这一点。第5空军的飞行员们每天从事这样单调的工作而难以看到成果，所以编出了这样带有自嘲味道的歌来。

但是持续了两个月的这种有耐性的攻击之后其效果慢慢地表现出来了。从10月初开始的“秋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相比取得成功容易到没法比的程度就是直接了当的表现，炮弹缺乏的情况到处可见就是其证据。

轰炸铁路网不象特效药那样有效，虽然对很窄的铁路桥和铁路非常难以命中是事实，可实际上因为这次作战是破坏和维修厂之间的竞争。

开始联合国空军集中力量以铁路的关键部位铁桥作为绞杀的目标，每天进行轰炸。然而北朝鲜军用事先在桥畔隐藏下的维修器材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抢修，堆积沙袋建造临时辅助道路。或者在白天取下桥的横梁装作未曾维修，入夜之后就架设起来进行夜间运行。所以美国空军无论怎样破坏，由于北朝鲜军采取了这样的对策，所以一向效果不大。例如清川江的铁桥等处建造了7条辅助道路，就是破坏了6条也并不能妨碍运行。还有元山附近的铁桥，4个桥孔全都炸毁了，而且白天用战斗机进行监视以阻碍进行修复，因此认为是完全断绝了，可是在夜间侦察机拍摄回来的红外线照片上的图象是架设着牢固的横梁，货物列车在行进着。

这和对血染岭与伤心岭的攻击不能顺利进展的原因一样，在只攻击某一点的情况下对方也会在那一点集中力量，因此不应限定范围。

于是第5空军将攻击目标扩大，对于给水、给煤设施和信号所、调车场、车站、修理工厂等所有的设施广泛地进行攻击，这样一来和地面作战一样北朝鲜军的维修能力好象就不能跟上了。根据情报，北朝鲜军将支线和调车场的设备拆下来整修干线，不能进行那种互不相让的维修了。

天气情况也不是允许任何时候都能进行轰炸，就象地面上的激战所证明的那样，另外在越南也是如此，航空阻止的效果是有限的。

战略轰炸　和绞杀作战并行，继续由B—29轰炸机进行战略轰炸。对谈判难以进展感到烦恼的华盛顿抛弃了对空袭所加的限制。

8月14日天气刚一变好，由56架战斗机保护的66架B—29空袭了平壤，这次好象给造成了相当的损害。令人担心的米格战斗机也没有迎击，只由忽然增加了很多的高射炮击落了6架战斗机。

在此之前，8月1日李奇微上将呈报要求轰炸作为从苏联运来物资的补给港口而呈现活跃的罗津港。

据空中侦察，在罗津港什么时候都满满地停靠着苏联船进行卸货，该港集中聚积了庞大数量的军需品。另外还有大规模的贮油设施和铁路修理工厂，作为铁路和公路干线的中心地在发挥着其作用。苏联的军需物资从这里运往前线，第5空军拼命破坏的铁路也在这里抢修，修理物资器材也是从这里发送出去的。罗津港是北朝鲜军的心脏地区。

因之，所有的人都认为有轰炸罗津的必要，麦克阿瑟将

军曾再三要求允许轰炸罗津，但无奈那里离苏联国境只有30公里，怕因飞行和气流的影响而发生误炸苏联领土的华盛顿终于没有批准，在前面提到过的7月10日的一般指令中甚至特意规定了“轰炸罗津等地需要批准”这一条。

但是李奇微上将认为如果解决了航行方法的问题，华盛顿的首脑就没有理由不允许了，于是让海、空军进行研究并得出了结果。这就是如让游弋在罗津近海的舰艇进行导航就可以放心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和轰炸鸭绿江桥时或者是对于轰炸中国东北等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过于强调其必要性，而关于实行的可能性和因此带来的影响等则说得不够清楚。这也是他和华盛顿首脑之间不能融洽的原因之一，但李奇微上将则是确实掌握了问题的所在并找到解决的办法之后再提出申请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总部支持这个申请，马歇尔国防部长要求杜鲁门总统批准。对这个问题很是慎重的总统在附加了“禁止舰炮射击罗津市区，不要过于宣扬空袭罗津以免刺激共方，空袭要用老练的飞行员并只能在能见度十分好时进行”“这些繁琐的条件之后也批准了申请。

轰炸罗津在谈判中断（8月22日）之后，利用8月25日的好天气由35架B—29进行，据传对调车场造成了重大的损害。当时的《朝日新闻》按“盟总”所发表的，以“准许轰炸罗津的目的在于阻止共军的再编成“这样的标题作了小篇幅的报导，证明这次空袭是为战术目的而进行的，这反映了华盛顿的不要过分宣扬的方针。

空战 中朝空军和在4～5月时大肆吹嘘的情报相反，进入8月以后也没有看到它的活动，可一进入9月就有了明显增加趋势的征候，而且增加了积极性。在8月充其量只不

过是在中朝边境上空进行飞行，可进入9月以后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在10月下旬的一周之间，每一次都积极地迎击了对平壤的空袭，击落了B—29轰炸机5架并重伤了8架。B—29从开战以来的损失只不过是6架，因此这次的损失是巨大的。

米格—15战斗机比美国的F—81和F—82在上升能力、急速降下和加速等方面都优越，背着太阳进行接近，加以一击之后立即脱离，因此怎么也不好对付。这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中大显神威的B—29也接近引退的时候了，可是这种在空中的挑战究竟是为了对10月25日重开的谈判施加影响呢，也是对联合国空军制空权进行挑战的开端呢，这在当时还不清楚。

二、海 上 作 战

作为远东海军来说，不可欠缺的是监视构成最大威胁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潜水艇，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第7舰队还要支援地面和空中的作战，并以补充这个方面的形式进行海上作战。对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经常地提供舰炮和航空支援，此外，实施显著的攻势作战还应提到佯动和封锁。

佯动　在8月间进行的第8集团军的"夏季攻势"期间，特别实施的作战是对长箭海岸的佯攻。由于在南朝鲜第1军和美第10军正面的北朝鲜军抵抗特别顽强，所以李奇微上将根据第8集团军的要求，特令远东海军进行了这次作战。长箭位于高城西北13公里的小渔港，可向里弯的海岸沙滩很多，是迫近北朝鲜第3军背后的最适宜登陆的地方。

8月31日，在美第10军再次开始对血染岭进行攻击的早

晨，迫近长箭湾口的舰炮支援部队以战舰“新乔治亚”号的400毫米火炮为主同时炮击海岸阵地，海盗型舰载机也用火箭进行波状攻击。长达数小时的炮击和轰炸一结束，进入湾内的欺骗部队按照规定的程式将登陆用舟艇放置进水，进行换乘，一边在母舰周围绕行，一边编组成队形，一向湾底破浪前进。当遭受到北朝鲜警备部队的射击之后，在距岸几百米处慌忙改变航向，打乱队形撤了回来，装作是被击退的样子。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好多次。这是和在提尼安和冲绳等太平洋上实施过多次的佯攻完全相同的要领。

然而不清楚当时对北朝鲜军的影响如何。由于了解到北朝鲜第3军与北朝鲜第6军换防，转进到美第10军的正面，因此判定这次佯攻时期过晚，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如前所述，从北朝鲜公开史料在每章中都记述了东海岸的登着陆作战，强调“击退了登陆作战”，甚至战况告一段落为止在东部战线甚至连局部的进攻都未进行，可以推测这给其造成了相当的威胁。正因为仁川登陆作战的效果很大，所以联合国军的登陆着陆能力对中朝军经常造成威胁。

封锁元山　第7舰队继续对东海岸封锁，并以其一部每天对元山进行炮击，8月间英国的指令部队曾两次在元山港登陆破坏了铁路设施。

另外在10月5日炮击了兴南港，这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雷达巡逻舰触雷受重创。曾有传说说苏联的水雷战技术有飞速的进步，北朝鲜海军证实了这一点。一般看起来很原始的水雷好象是美国海军的最大的敌人。

西海岸　10月3日，联合国军开始了临津江河口的特别作战。这是因为守备海州地区的北朝鲜第6军移向东海岸，为了威胁这个空隙的作战。受到英国海军等的支援的南朝鲜

海军陆战队等在瓮津半岛和海州、延安附近登陆，实施了指令作战，但这好象刺激了北朝鲜军的神经，成了加强海岸警备的开端。

就这样，联合国军的一方面迫使重开谈判，另一方面不断地进行攻击以使中朝军的战争能力逐渐减退和疲惫，打破其进攻的能力，使得军事形势在不更加恶化的条件下进行停战这种两面战略被推行下去。于是在10月25日终于努力达到重开谈判，可是这种压迫作战的代价是高昂的。任何作战都会要攻击决心死守的坚固阵地，所以这也不是什么蛮干，但是这样高价的牺牲和在谈判中所能获得的成果是否能够相抵，这完全落在了要到板门店去的以乔伊为首的代表团双肩之上。

结　束　语

联合国方面因中朝方面首先提出谈判，所以是带着最长用一个月左右就会达成协议的这样的想法去参加开城的谈判的，可是在通过协议项目上就用了17天，在第二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于是联合国军用两个月的时间发动夏季和秋季攻势来施加压力，进展到将谈判会场迁移到板门店而重开谈判。

下一卷预定记述军事分界线问题大体上达成妥协，1951—1952年冬的对阵和激烈的讨伐游击队的背景、别别扭扭的俘虏问题、停战的实行和保障问题等谈判的症结问题。

朝 鲜 战 争

停 战 （原第10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编

柯田邦 柳少蕊译校

第一章　停战谈判的背景和演变

关于政治上的问题，不论是任何的决定、任何的讨论、任何的谈判，足下都不得进行。这些问题是总统掌握的东西，不应在军事会谈上谈判。

——1865年3月　林肯给格兰特将军的训令

一、战局的僵持局面

1950年9月下旬，完成了"击退侵入韩国之敌"这样任务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警告和西欧各当事国的制止，于10月初越过了三八线。这是为了趁此机会统一朝鲜半岛，"确立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

中国军队的介入　然而象幻影般出现的中国大军立即将联合国军击溃并象怒涛一样继续南下，在1951年1月进攻到南朝鲜深深的腹地。

吃了美国陆军史上未曾有过的败仗的美国第8集团军，在给予最大限度的杀伤并作最大限度持久的方针指导下，据守了沿37度线的阵地，可是当时认为无论如何在南朝鲜也坚持不住的看法很是强烈，所以做了万不得已时就撤退到日本去的打算。这正是联合国和美国被批评为迷失了战争目的的时候。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中朝军队没有继续进攻。一月中旬，联合国军的威力侦察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反攻，二月初从汉江下游经砥平里进至横城北侧一线，准备收复汉城和攻取洪

川。二月中旬，中朝军队乘联合国军态势浮动之时，在深雪复盖的山野转为攻势，再次深深地突破了中部战线。联合国军重又陷入了危机，但不久中朝军的攻势被制止住了。这是由于补给品消耗净尽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再没有办法重新编组的缘故。

击退了这次攻势的联合国军恢复了战不败的信念，确立了在南朝鲜坚持住的决心。通过防守水原，砥平里、堤川，取得了自中国军队介入以来第一次粉碎其攻击的战果，习惯了其人海战术，弄清了其补给能力的界限，并已掌握了经常被看得很神密的中国军队战争力量的实际情况。

中国军队战争能力的界限　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其后勤补给能力可以说具有历史性的脆弱，而且处于联合国空军的绝对制空权之下，没有办法进行持久的作战，所以就是想要象联合国军那样追随第一线进行经常性的补给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在发起攻势之时，仅由各个士兵背负着所能背负的补给品进行作战，经过一周或10天，弹药和粮食都用完了，进攻自然就不得不停止下来。

还有联合国军强大的综合火力和装甲力量，对于以迫击炮和机关枪为主要装备，习惯于在国内打运动战的中国军队来说，似乎是超过想象的物质战争能力。为此其遭受的损失非常之大，二月攻势时败退下去的中朝军队的后边被遗弃下的尸体达数万之多，而且当时正处于极其寒冷的积雪天气，联合国空军的不间断的空袭甚至剥夺了其休息的时间和场所，再加上卫生能力不足和体力极度疲劳，感冒患者很多，甚至连以前军队中容易流行的伤寒病都发生了。

从清川江畔以来，中国军队虽然发动了4次攻势，但其攻势的时间都不过是10天左右，这是因为携带的补给品消耗

净尽和遭受了大量伤亡的原因，在三八线以南的作战之所以是短促的而且是规模比较小的，就是因为其后勤补给跟不上的缘故。这就是说以东北这个圣地作为根据地的中国军队的作战范围充其量只到三八线，在其以远地区作战则远远地超过了其能力。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基于从补给距离的关系出发北进到敌我战争能力对抗之线，以不间断的空袭削弱中朝军的前线兵力之后，在鸭绿江附近发动大规模的登陆着陆作战从而一举平定北朝鲜这样的设想，以获得完全胜利为目标指导了作战。

基于这样的原因，联合国军为了不给败退的中朝军以休整和重新整编的时间，也为了不断地施加压力以粉碎其发动攻势的能力，不失时机地转为攻势，进行了从一个山峰到另一个山峰从一条控制线到另一条控制线的稳健的北进。三月中旬再度收复了首都汉城，三月下旬进至三八线南侧准备再度北进。

停战谈判的萌芽　但就在这个时候，在彻底坚持有限战略的华盛顿首脑方面已经萌发了在不丧失目的和面子的范围内的“停战政策”萌芽。这是因为看到中国军队既然正式介入了，那就必须估计到要推进到鸭绿江需要损失十几万人，可这样巨大的牺牲和所能获得的政治上的效果相比是不合算的。之所以这样说，不外是认为即使进到了鸭绿江，和中国间的战争也不会停了下来，因此陷于在800公里长中朝国境的战线上、和中国进行无限期战争，也就是陷入泥潭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就算为了求得完全胜利而将战场扩大到中国本土，也只是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且进一步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将会大为增加。另外不能忽视西欧各当事国的美

国若要陷身于亚洲，则等于没有防务的欧洲将被暴露于危机之中这样的意见。

也就是说美国认为由于从南朝鲜击退了中朝军队已然达成了联合国最初的目的，因而希望通过确保三八线以北的不败的阵地线而获得体面的停战。

决定了这项政策的杜鲁门总统，于六月中旬更换了坚持全胜战略的麦克阿瑟将军，任命李奇微中将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范弗里特中将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谋划在战争指导方面出现转折以求早日结束战乱。

基于这项政策，联合国军将从临津河口起连接38度以北约20公里处之线（堪萨斯线）定为确保线，四月中旬将其夺取之后，为求得其防御上的必需前哨阵地而仍要继续北进。这是因为得到增强的中朝军队发动攻势的征候很是明显，所以考虑到与其坐以待之不如先发制人继续进攻为好。

战局的僵局　四月下旬，预期的中朝军春季攻势在中、西部战线开始了。象怒涛一样南下的中国军队企图包围汉城，但其战略战术和以前的攻势一样没有什么变化，盛传有所增加的中国空军和坦克师也没有出现。其火炮的数量和种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增加。中国军队直到汉城近郊还是进行肉搏战，但到月底再次中断了接触。中国军队虽然将联合国军向后压了30～40公里，得以进到汉城—洪川北侧之线，但照例由于补给品消耗净尽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不得不把攻势停了下来。这次攻势的时间仅为10天。

接着于五月中旬，中朝军在东部战线发动攻势，攻进了太白山脉深处，但联合国军保住了洪川附近和江陵附近，并限制了突破正面，以快速的机动粉碎了其攻势的矛头。这是春季攻势的第2阶段作战，攻势时间只有7天。

中朝军比前进到37度线附近时将补给距离缩短了100公里以上，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之后，在接近补给能力界限之处对正在北进中的联合国军发动了孤注一掷的决战，但以其战争能力的组成未能攻破联合国军的火力和装甲能力构成的壁垒。也就是说中朝军当时使用了一切的手段但未能把联合国军击败。

就这样，中朝军的首脑部门从大约半年的经验中了解了尽管在不败的信念方面并未产生动摇，但也不能获得完全的胜利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而且中国当时建国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国内国外存在着大量的矛盾。所以在中国的首脑部门中，既然所谋求的恢复北朝鲜从而保障东北安全的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萌发出不失面子范围内的“停战政策”的萌芽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了。

另一方面，联合国军也在遭受接连不断的攻势中付出了不小的牺牲，战线被挤得后退了40～50公里。而且设想到这样的攻势，越是临近鸭绿江其频度越会增加，而且会更为强而有力。美国下定停战的决心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就是说根据两次春季攻势的经验，双方虽然都相信不会战败，但也都认识到不能取胜，停战的机会同时在两方面成熟了。依靠军事行动解决是行不通了。

但是对联合国军来说，不论是从其目的方面来说还是从面子方面来说，都不能在三八线以南停战。所以尾追败退中的中朝军重新发动攻势，第三次越过三八线恢复了堪萨斯线，继之以被看做是中朝军作战基地的铁三角地区和“大钵”（亥安盆地）作为压制的目标而向北进攻。然而在西部虽攻下了铁原，金化使得停战告一段落，但在东部因受到北朝鲜军的顽强抵抗，就在“大钵”尚未到手的情况下不得不将

攻势停止下来。

6月15日联合国军的战线是从临津河口向东北，经铁原、金化在“大钵”南侧南下，然后到达东海岸杆城的一条呈W字形的不理想的线上。就在准备下一次的攻势时，吹起了和平的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倡进行停战谈判。中国立即对此表示赞同。（见朝鲜战争1～7卷）

二、开城谈判

以马立克声明作为转折点，从1951年7月10日起在开城开始了朝鲜军事停战谈判。

幻想和现实 在参加谈判之时，开始联合国方面预想谈判用不了一个月就可达成协议。这是因为认为是苏联不忍看着中朝军陷于窘境才发出了马立克声明的缘故。

但是谈判在最初的“谈判要谈什么问题”上就早早地被预想到难以进展下去。这是由于中朝方面主张作为谈判的前提“应是双方都撤退到到三八线来进行停战，外国军队要尽快地撤出去。”而联合国方面认为决定在哪条线上，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做保障来进行停战是这次谈判的重点。关于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在预备谈判中刚刚决定了“这次谈判不触及政治问题”，而这正是政治的问题。联合国方面为了把军事方面的优势在谈判中反映出来，确定了以“一边战斗一边谈判”作为基本，“停战线也就是军事分界线，最低限度应当是现接触线”这样的谈判方针，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被包围在异常的气氛之中。

再加上从把谈判会场设在开城这一点所引起的不协调，从最初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中朝方面的宣传机构把身穿常服和战斗服，拿着规定安全标志的白旗来参加谈判的联合国

方面的代表一行报导成好象是来投降的样子，而且还不准联合国方面的新闻报导人员进入开城。在宣传上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联合国方面要求有公平的立场，并因此造成了谈判中断了3天的结果。

立场上的差别　随着谈判的进行，双方在谈判中基本想法上的差别变得明显起来。联合国军考虑把这个谈判作为“以现在的军事形势为基础、谈判具体的休战条件的场所”，与此相反，中朝方面的想法则是“用军事行动没能获得的东西，就用其他的手段来追求。所以开始进行谈判仅只是将战场转移到谈判会场，而不是放弃了战争目的。”

于是当谈判一开始，中朝方面提出双方的军队撤退到三八线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作为谈判先决条件，被看作不外是这种战略的追求，并被推测为可能是要打破军事力量的均衡，企图再度进行侵略，这是联合国方面绝对不能容忍的。

还有联合国方面要求由红十字会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的问题是北朝鲜方面难以接受的条件，联合国方面提议的为了防止战争再次爆发要设立军事停战委员会和监督机构的问题，对中朝方面来说好象也是难以接受的要求。

讨论事项　这样一来，就连谈判要讨论哪些问题都困难重重难以进展下去。但由于联合国方面撤回了红十字会代表访问的条款，将军事监督项目的表现作了抽象的修改来予以让步，中朝方面将军事分界线必须设在三八线的主张暂时保留，关于外国军队撤退的问题在另外的高级会谈中进行讨论这样的一条进行了让步，在7月26日终于决定了讨论事项。这实在是从未有过先例的一次谈判，仅仅讨论要讨论哪些问题的会议就用了17天之久的时间。

得以通过的讨论事项为如下5项。但由于第一项已经通

过，所以实质上讨论事项为第二项以后的各项。这就是：

第一项议程：通过讨论事项。

第二项议程：以在朝鲜中止敌对行为作为基本条件，为了设置非军事地区在双方之间确定军事分界线。

第三项议程：包括为监督停战和休战条件之履行的监督机构之机构、权限及职责在内的有关在朝鲜实行停战和休战的具体协定。

第四项议程：有关俘虏的协定。

第五项议程：关于向与双方有关的各国政府就建议事项提出劝告。

军事分界线　关于讨论事项的讨论一结束，立即就进入了第二项议程的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讨论，但谈判立刻就陷入了僵局。

中朝方面的主张是从谈判一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三八线案，其论点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所以也不能有得益者和受损者。因为战争是从三八线开始的，因而回到三八线是最公正最妥当的解决办法。”这一般被叫做恢复原状的原则。

与此相反，联合国方面则主张“军事分界线应当反映现实的军事形势。可是联合国军在空中和海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如若停战其优势就不能发挥了，所以作为抵偿中朝方面应当在地面上进行让步。也就是说分界线应当划在现接触线以北，鸭绿江以南的某一条线上”，因而提出了在现接触线以北划线的提案。这种联合国方面的概念一般被称为补偿的原则。

当时的地面接触线和双方最初提出来的分界线提案如下面插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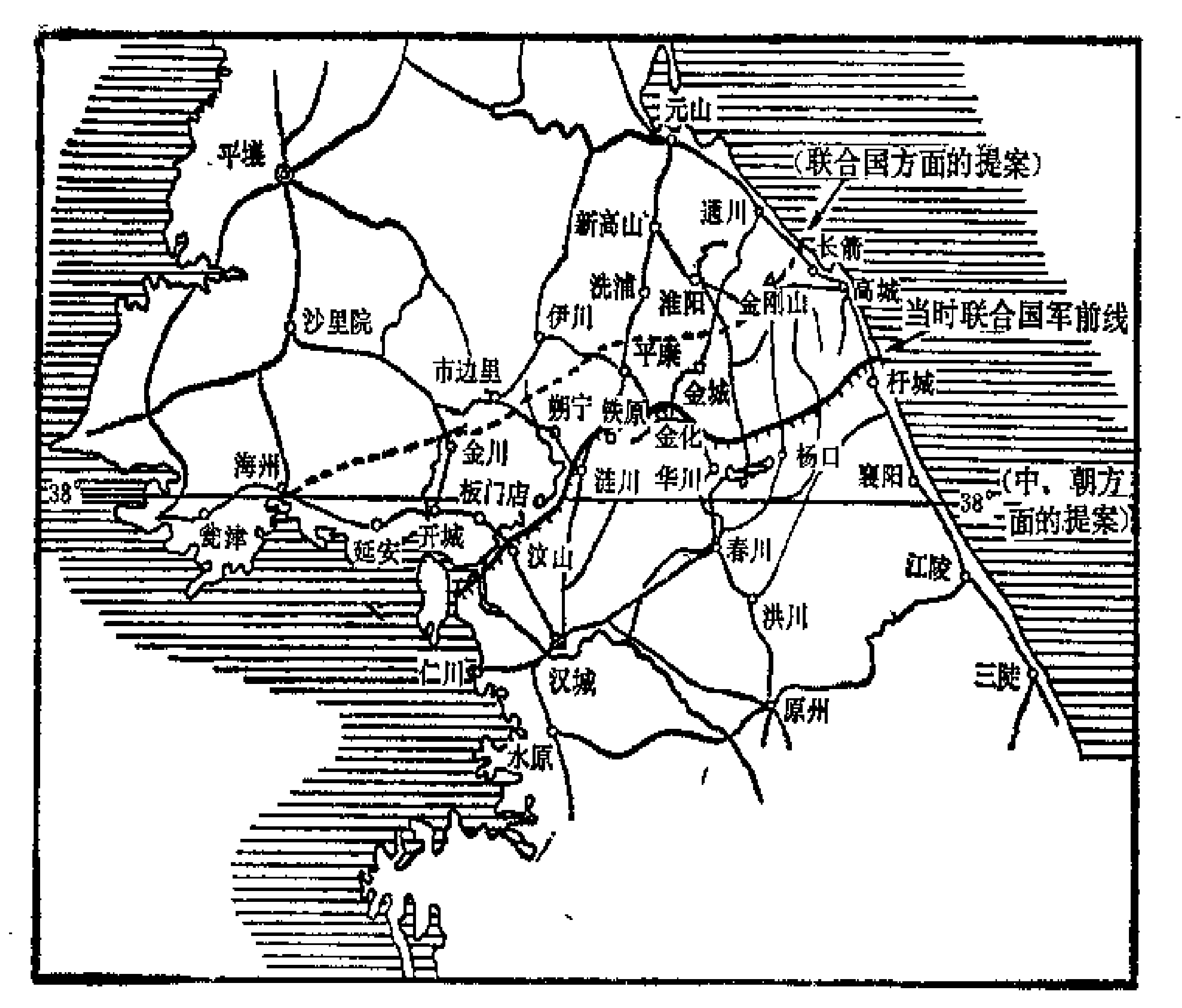


插图1　双方提出了军事分界线（1951年7月下旬～8月上旬）

如前面曾谈及过的那样，联合国最低限度的要求是签字时的接触线，但基于政府的开始时要提出比这更高一些的要求这样的训令，作为对方的三八线提案的对应提案，提出了在现接触线以北40～50公里处划线的主张。

若按通俗的说法，这可以说是为了做成买卖而要大价。可是不知道中朝军的三八线提案是否是和联合国军的想法一样也是为了做买卖而先要大价钱呢。

然而，双方都从自已提出的方案来谈问题，各执己见，寸步不让，埋头于舌战了。

从古以来曾举行过多次的停战谈判和休战谈判，但任何情况都是以当时的接触线作为基准让其反映当时军事上的优劣而定，这是有例可查的①。然而这次谈判是双方都确信自己没有战败而来参加谈判的，所以互相间一步也不退步这也可以说是当然的事情。这是这次谈判的特征。

进入八月以后，在双方出现了修改自己的观点以谋求妥协这样的调整的原则，但这不能认为是谈判有实质上的进展。因为双方都未改变基本的想法。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成了面子上的问题，以后就不能后退，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但是只讨论抽象的原则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决定各自带着具体的修正案在作为正式谈判下属机构而设立的专门（小组）委员会上进行协商（园桌会议），从八月中旬开始以记载在地图上的具体方案为基础进入了讨论。

这种圆桌会谈和郑重其事的正式谈判不同，是在比较缓和的气氛中进行，特别是有中国代表解少将的居间调停，从

① 如张鼓峰和诺门罕的停战协定。

而使得中朝方面不再坚持三八线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这种中朝方面的态度变化被认为是打开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僵局的好兆头。

侵犯中立事件　谈判开始以来，曾连续发生侵犯开城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的事件而给难以进展的谈判进行伴奏，然而就在刚刚看到圆桌会谈有明显进展的时候，8月20日发生了板门店桥未修复事件，接着在21日又有联合国空军轰炸了开城谈判会场这样的中朝方面的抗议，因而在8月22日一切的谈判都中断了。在此之前虽也曾有过短时间的中断和休会，但以违反中立化事件为理由中断谈判这是第一次，在不清楚中朝方面意图的情况下，谈判的前途笼罩上了一片乌云。

三、压　　力

7月初开始谈判时的前线，呈象W字那样的凹凸形。考虑作为停战后主抵抗线的堪萨斯线在防御上所必需的前方阵地也很少，特别是东部战线很不安定。所以联合国军考虑为了确保停战以后的安全需要更加可靠的防线。同时认为继续施加压力会有利于谈判，这是这时不可缺少的手段。从这两方面的要求出发，7月中旬（就是讨论事项的讨论开始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联合国军在东部战线再次发动了攻势，但正赶上三十年少见的大雨，使得空中和地面的攻击都不得不暂时延期。据推测假如没有这种天气的异变，中朝军的阵地可能不会象以后所述那样的坚固，因而谈判的进展速度一定会变得相当的快。人们经常说“在战争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确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就有很多罕见的异变。

夏季攻势　待雨季刚过，联合国军在东部战线开始了八

月攻势。但是从六月中旬以来一心进行防御准备的中朝军的阵地很是坚固，在每一个正面都进行了从未有过的激战。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等攻取南江南岸地区完成了任务，但左翼的美军第10军所实施的对血染岭的攻击则毫无进展。尽管集中了从未有过的炮兵兵力进行支援，但由于将攻击正面过分限制在狭窄正面上这种战术上的错误和北朝鲜军最充分地利用地形进行殊死的抵抗，攻取血染岭未能成功。

于是美第10军在9月初以全线兵力再度发动攻击，好不容易才夺取了血染岭，但为夺取这个4公里正面象个肿瘤似的小山包付出的牺牲竟达几千人之多。而接着对伤心岭的攻击，所得到的是悲惨的结果。重复了战术方面的错误，也有火力运用上的失败，再加上难以对付的充分利用反斜面，据守苏联式的纵深阵地，一次接一次地反复进行反冲击的北朝鲜军的抵抗，并且又付出了数千人的牺牲，也没有完成夺取伤心岭的任务。

猛禽之爪　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上将对于自己命令进行的有限目标的攻击得到没有想到的结果感到震惊。牺牲过多，弹药的消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但取得的成果充其量只是把战线向北推进了几公里而已。因为这是在险峻的山地战线上，仅从正面来攻击北朝鲜军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拼命构筑的坚强阵地，所以也可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华盛顿的首脑将这次攻势的成果判断为“中朝军并未被造成军事方面的颓势，因此好象没有改变谈判基本态度的理由”，发出“尽管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而开始了谈判但为了促进谈判付出这些牺牲……”这样的感叹就是这个时候。

于是看到用有限目标的攻击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范弗里特上将再三地提出申请进行在东海岸发动登陆着陆作战，歼灭

北朝鲜军以求改变战局的计划，也就是猛禽之爪计划等，但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上将坚持“这次战争不能求得完全的胜利，只能必须是判断的胜利”这样的战略方针，不同意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是出于不能让谈判破裂，没有理由寻求整个形势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判断。

另一方面会谈没有丝毫进展。随着两天放晴而开始的空军的战略轰炸好象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谈判就这样在继续中断着。

秋季攻势 联合国军为了使中朝方面坐到谈判桌旁来，在10月初利用秋天的好天气，在全线开始了攻势。攻势的战术目的在于在西部战线修改向铁三角地区突出的战线弱点，同时可靠地掩护铁原至金化的铁路，在东部战线修改美第10军正面之凹凸形状以缩短战线。经过反复地猛烈进攻到十月中旬大体上进到所期之线，但付出的牺牲和预期的相反却非常之大。中国军队一反过去的那种机动防御而死守阵地，北朝鲜军甚至战至最后一兵也为确保其高地而献出生命。

另外，战线也和调整成直线这种当初的目的相反，在金城和东海岸的两个正面形成了显著的突出部。前者是美第9军长霍奇少将乘战况的顺利进展为了企图压制金城盆地造成的，后者是南朝鲜第1军长白善烨少将在深思熟虑之后攻取了高城南侧之月比山而形成的。这两个突出部在以后叙述到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经过夏季和秋季的两次攻势，中朝军遭受的损失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另外由于连日的空袭，北朝鲜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铁路经常中断这也是事实。虽然看来中朝军在地面战线上固然进行着势均力敌的交锋，但其内幕似乎正濒临危机。这从中朝军一心专重防御，仅注意保持高地这样的

事实上也可得以证实。

四、板　门　店

虽然当时不清楚是耐不住上述的压力呢，还是着眼于更高的别的什么理由，但在十月下旬，中朝方面同意了将谈判会场从开城移到板门店从而重开谈判。

联合国军关于重开谈判的要求是将谈判会场移向开城以外的公平场所，中朝方面在经过大约一个月的会谈之后才勉强地予以同意。

这样由于取得了10月25日重开中断两个月的会谈的谅解，10月24日几辆装载着帐棚和石油炉的卡车从汶山里到达板门店，转瞬之间就把谈判会场设置好了。在荒凉的风景中残留着看来好象匍匐在地上似的稻草和土墙造的农家小屋，似乎正在象征着战乱的惨祸很是可怜。

国际形势　在谈判中断期间，世界的紧张局势看起来有所增加，东西方两个阵营都急于一步一步地加强各自的准备。

美国在10月10日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法案，20日又通过了高达7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援助法案面着手于西欧的重整军备，22日土耳其和希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使参加国增加到14个国家。

另一方面，苏联于9月间在布拉格召开了世界和平会议借以显示共产阵营的团结，10月间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核试验从而表明大规模的核计划正在进行，这就引起了西欧各国的不安。就是说和朝鲜半岛的热战并行，在西欧好象可疑的形势也在扩大。

所以谈判重新召开使得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魔鬼的

西方各国放下心来，期待谈判无论如何也要尽快地达成协议。而且认为这是为时两个月的联合国的攻势把中朝方面拉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来的这样看法很多，所以充满希望地进行了“陷于僵局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也将会在接近联合国军主张的线上很快达成协议吧，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其后的第三、第四和第五项议程就当然会以一泻千里之势顺利地予以解决”这样的预测。

但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召见美国驻苏大使、通告说“苏联不打算向中朝方面提出希望降低休战条件尽快达成妥协的忠告”，对于谈判的前途很快地投下了阴影。

五、伴随重开谈判的作战方针

努力达到重开谈判的联合国军当时考虑到由于夏季和秋季的两次攻势，中朝方面发动进攻的能力已被击破，因此一定会回到谈判会场里来。联合国军受的损失虽也很大，但据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中朝军的损失达到巨大的程度，特别是北朝鲜军在伤心岭周围的战斗中好象受到了极为巨大的打击。

可是还不清楚中朝方面是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而回到谈判会场来还是为了避免压力争取时间而回来的呢。

由于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所以联合国军提出了如下的三个行动方针作为下一步作战的方针，进行了深刻地研究讨论。这就是：

1．到可以满意地解决之前保持现在的压力。

2．如果敌人是为了休战而回到谈判会场的证明是打算谈妥所希望的分界线，则继续进攻是徒劳无益，也无此必要，因此要中止攻势而继续对峙。

3．假如共产军把谈判当作争取喘息的时间以图重新编

组军队和加强阵地，则仍继续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势。继续进攻比给敌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消耗战更加有利。

选择　就在东京正迷于选择作战方针之时，10月27日（谈判重新开始的第3天）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上将提出了一个叫做“日晷计划”的计划。其构想和以前曾三次提出申请但都被否定的计划相似，是从猛禽之爪计划（在通川附近登陆，全军展开攻势，将新的防线推进到从铁三角地区顶点的平康通过金城北侧至通川一线这样一个雄伟的计划……，见原第9卷）引伸出来的，除去登陆着陆作战这一点外，使用的兵力和前进的路线完全和猛禽之爪相同。这好象认为重开谈判的形势可疑，所以考虑采取攻势方针。或者也许是这位将军的一贯主张和信念所使然的吧。

但“日晷”是短命的。10月31日被指令延期，再次申请也是徒然，11月11日被命令中止了。这是由于如以后谈到的那样，注视着谈判经过的华盛顿首脑考虑“结局将不得不以现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来取得妥协。那样一来将必须从非军事地区的宽度方面后退，所以没有必要为了不久就必须放弃的土地付出牺牲。”

另外在联合国军和第8集团军的司令部里，还在谈判中断中开始产生了绝望情绪的情况下，研究了向平壤至元山一线发动攻势的计划和向鸭绿江的进击计划，但李奇微上将认为“任何计划也都是可获得的效果与蒙受的牺牲不能相抵”，因而指示将其锁进了保险柜里。于是终于在11月12日指令第8集团军进行“积极的防御”（The Active Defense）。其要点为：

“第8集团军应转为积极的防御。为此要在不是大幅度

地改变现在战线的范围之内，要努力夺取最适于防御的地形。但攻击只能是用一个师以下的兵力所能夺取的前哨阵地为限。但要做好准备，如果能给敌人以大打击的战机到来就应立即采取攻势。”

这样在战线上，小规模的攻防战和侦察、巡逻就变成了日常活动。战线和冬天来临的同时双方都同时转为防御，两军都忙于进行越冬准备。这就是完全地转为阵地战了。

所以在进行军事分界线讨论的11月，比较大的而且是例外的战斗仅仅是金城东南侧之北汉江北岸地区的攻击。

11月17日至18日，南朝鲜第6师（配属两个坦克连和第21团战斗群）在11公里的正面采取攻势，排除中国第68军的抵抗北进了3公里多，并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反击而确保了新的防线。这是由于金城的凸部过于突出，为了修改右翼的弯曲部分而进行的。这是因为如后面所述那样，由于板门店的谈判有些进展，如果在现战线上停战、那么金城的突出部在将来很长时间其右翼将会不断受到威胁，因此有必要在分界线问题解决之前将战线调整为大致上的直线。

但是这次作战是例外的，在其他的战线上只是用团以下的兵力反复进行了前哨高地的争夺，也就是连续进行了所谓的小型战斗。这从联合国军来说就是限于连续地进行被夺取了又夺回来这种反击样的“极其平常”的战斗。这种小型战斗的代表战例就是下面要谈到的白马高地的争夺战。

白马高地 在铁原西北6公里，驿谷川北岸有个395高地，它是联合国军的重要前哨，是瞭望中朝军阵地线的重要据点。这个重要据点是南朝鲜第9师（朴炳权准将）的前哨，但在11月5日夜间被中国军队夺去了。第二天即6日又将其夺了回来，可11月16日夜又被夺去了，因此于17日进行

反击再一次将其夺了回来。

“反击！拿下高地！确保高地！”这就是象征冬季对阵的号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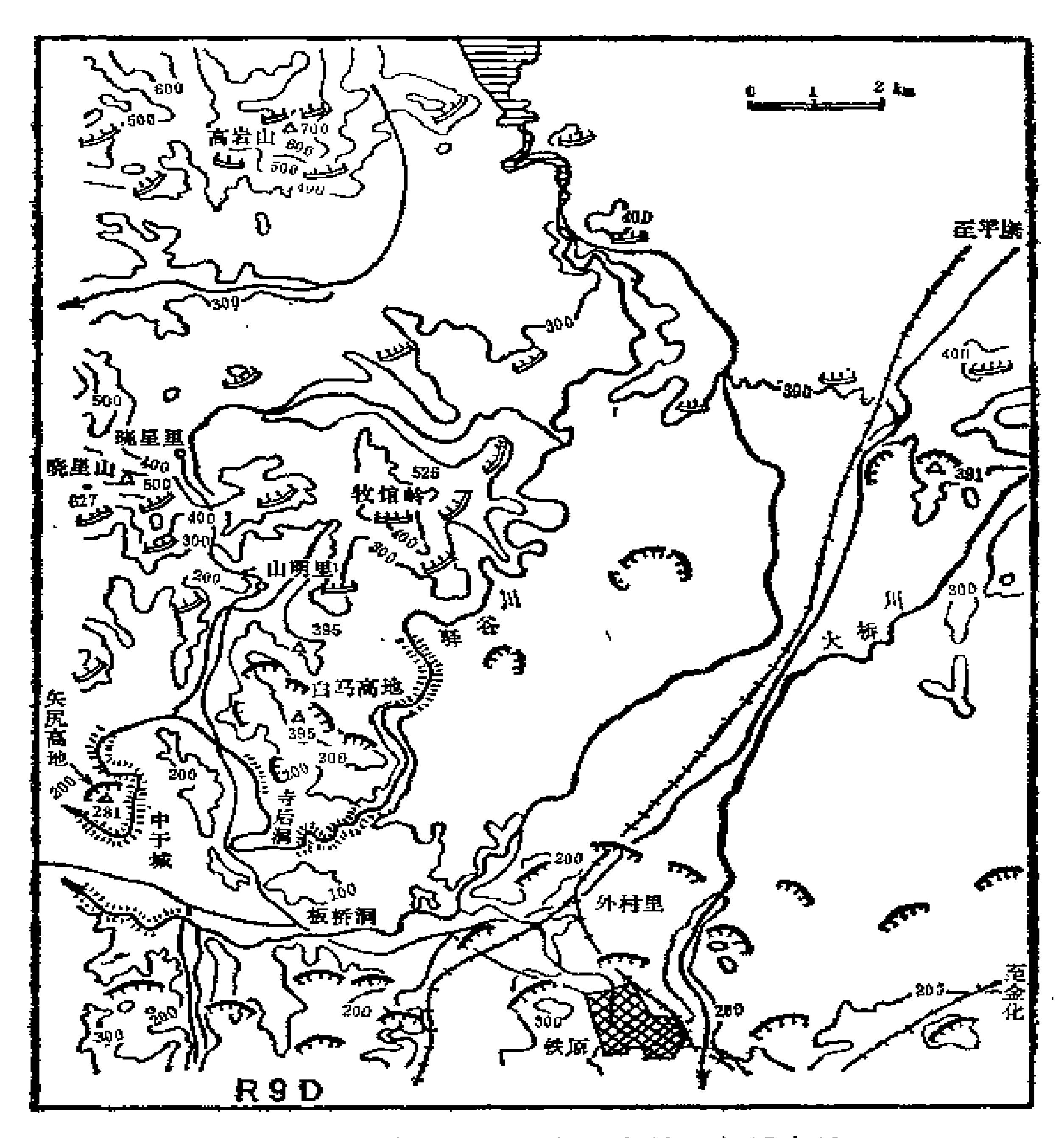


插图2 铁原地区要图（白马高地、矢尻高地）

中朝军乘着夜暗悄悄地接近，在短时间的猛烈的支援射击之间破坏了铁丝网，探清了地雷区的通路，多数是沿着通路冲了进来。而且随着天亮开始了抗击反击，不惜被全部消灭而确保阵地，但由于联合国空军的阻击而断绝了增援，遭受到语言难以形容的炮击和轰炸，几乎是没有一个人逃回去。

从地图上可以看清，白马高地如果在联合国军的手中，军事分界线就应在其以北通过，所以中国军队就不得不从这里向后撤退2公里。这样一来好容易经营的晓星山棱线就变得不能作为阵地线来使用。但如把白马高地拿到手中的话，军事分界线就变为在驿谷川河谷通过，因此中国军队的阵地线就会变得极为坚固。似乎是正因如此中国军队才对白马高地这样执拗地追求，但作为联合国军来说，这里和西边的矢尻高地都是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确保的重要据点。因此两军都是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军事分界线而连续地进行高地的争夺。

以上就是在下一章叙述的板门店谈判军事方面的背景。虽然没有一天不发生伤亡的日子，但战线一般保持了平静以照顾谈判的发展演变。

第二章　军事分界线

民主主义，打七年战争也没得到。

——乔治·马歇尔将军

一、开　始　起　动

10月25日，重新开始的谈判在预定的时间于板门店的帐棚中开始了。虽然双方代表团已整整两个月没见面了，但是不用说叙叙久阔之后的寒暄，甚至连握手和笑脸的交换也没有，双方都毫无表情的面对着。按美国公开史料的说法，就是"中朝方面重复了和两个月以前一样的形式，对于细微的事情也要吹毛求疵"。

代表的更换　在重开的谈判中，双方的代表班底有一部分改变了。联合国方面由李享根少将（陆士56期。开战时为第2师长，升任为第3军长，当时担任野战训练本部部长之要职。以后晋升为上将，经担任驻法大使之后任国会议员.）接替了白善烨少将，在中朝方面，中国的边章五将军接替了邓华将军，北朝鲜的郑斗焕少将（曾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驻苏联大使，现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接替张少将，双方都采取了准备长期谈判的姿态。

代替寒暄的介绍双方新代表结束之后，先开口的南日代表提出了"为了监督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的实施，设立一个参谋军官一级的监察小组怎么样"的提议，乔伊代表表示同意。

接着南代表提议"希望立即进入第二项议程军事分界线的讨论，可是由于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地研究，因此想要在下午的专门小组委员会（圆桌会议）上进行讨论"，对此乔伊代表也表示同意。

重新开始的谈判是在中朝方面的带头下开始的，并按中朝方面的步调进行的，开头开得很好，在还过得去的气氛中结束了上午的会议。仅从表面上来看，造成了可以想象今后的谈判将会顺利地进行下去这样的一种空气。

二、开城的交易

下午召开的小组委员会，参加人员和两个月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联合国方面是霍迪斯少将（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和布克少将（远东海军副参谋长），中朝方面是李相朝少将（北朝鲜军最高司令部侦察局长）和解方少将（中国东北军区宣传部长）。

在谈判中断之前，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空气很是缓和，联合国方面撤回了当初的"要考虑海空军的效果，所以军事分界线应当划在现接触线以北的线上"这样的主张，中朝方面也作了让步面"准备讨论三八线以外的线"，所以被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谈判将会没有什么纠纷地进展下去。

如前卷所述，联合国方面由于接到华盛顿的"作为最低限度的条件，以当时的接触线为基准，设立至少宽4英里（约为6.4公里）以上的非军事地区来进行谈判"这样的训令，因此是带着以10月25日的接触线，也就是以夏季和秋季攻势所获得的阵地线为基础，将要求稍稍扩大了一点的新提案（后述）来参加谈判的。而且考虑中朝方面也当然会带来将现在的战线考虑在内的新提案，按中断前会谈程序，期待

以中朝方面的新提案来开始这次会议。

但是和预想的相反，会谈以如下的对话开始。

李少将：贵官带来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新提案了吗？

霍迪斯少将：休会前的会谈是在我要求贵官提出提案的时候中断的。按程序应由贵官提出提案。

李少将：我们认为应首先听一听贵方的提案。

霍迪斯少将：我们的提案已经提过好几回了。所以我们期待着贵官对此提出反建议。就是从贵方提议重新开始谈判这方面来说，首先由贵官提出来也是应当的吧。

李少将：虽然说贵官提了几次提案，可是没听到过能够打开谈判僵局的提案。我们希望听听贵官的能够打开僵局的提案。

霍迪斯少将：没有那样的道理。我上一次的提案就应当是要解决僵局的。

李少将：我们是为了打破僵局才提议举行圆桌会议的。僵局是在提出互相都能满意的提案时才能够打开的。

霍迪斯少将：很好。那么就请贵官提出能够打开僵局的提案吧。

读了这种对话的读者，可能只会感到焦急而决不会感觉愉快吧。可是这种调子的论争持续了一个小时以上，因此霍迪斯代表怀疑“中朝方面并没有准备提出提案。他们是不是不打算对分界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呢”，预感到谈判的前途暗淡。

于是在小憩之后，霍迪斯代表本着解决问题的打算先提出了联合国方面的提案。关于这次提出提案连美国的公开史料也说“霍迪斯出乎意外地……，无不认为这是经受不住李代

表的坚持劲儿了。因为可以说结果是按照李代表的要求先提出了提案。好象是中朝方面施展了巧妙的策略。

谋求开城地区　联合国方面提出的新的线大致是沿着现战线，但在西部是从礼成江东岸北上而通过开城的北侧，在中部的金城地区和东部的高城地区则都是从现战线的南侧通过。如后述那样，想要得到开城地区的联合国方面拿出来的是作为相抵而放弃金城和高城的突出部这样的交换的原则。这是联合国军过于相信夏季和秋季攻势的战果，认为这么一点要求是会被接受的吧而将其要求扩大了。霍迪斯代表说明这个提案的主要之点是“为了双方的安全更加可靠，联合国军可以在金城正面和东海岸的突出部作若干的后退，作为与其相抵，期待中朝方面在开城地区后退”。如果直接了当地说，就是要求进行地区的交换。

李代表露出了极为不满的脸色，可不久以约定进行研究而结束了重开谈判的第一天的会议。

第二天即10月26日，李代表象联合国方而所预想的那样开始了猛烈的反击。他一边说着“您所希望的方案搞出来了”，一边提出了详细地记在地图上的具体提案，但这条线把联合国军在夏季和秋季攻势时获得的地区，就是东海岸的突出部、丁字峰、“大钵”地区，伤心岭和血染岭以及金城、金化、铁原地区都要交还给中朝军，作为交换，将瓮津半岛和延安地区的大体上相同的面积交还给联合国军。中朝军对于交还两个突出部抱有兴趣，很高兴地接受了交换的原则，可是好象把交还开城地区放在了讨论的范围之外。

霍迪斯代表立即拒绝了这个提案。联合国军希望得到的是开城，在前面也曾谈到过瓮津半岛和延安地区被海和河所隔，从地形来说也是最难防御的地区。将付出了几千人的牺

牲，投入了巨大的物资器材，进行了两个月的激战所获得的战线和一个任何人看了都认为是不能防御的地区交换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方面对于中朝方面撤回三八线的主张评价为确信谈判前进了一步，并对此寄与好感，可是又怀疑接受了这种“毫无道理的提案”不是又回到了三八线上去了吗。

于是霍迪斯代表讽刺说：“贵官是不是作为交易的材料而提出这个方案呢”，并以此为开端开始了叮叮当当的对话。

问题是开城地区。联合国军从军事上的需要对汉城的防御给予足够的纵深出发，从政治上的南朝鲜国民和政府衷心地希望取得开城的现状出发，无论如何非想要得到开城不可。开城地区战前是南朝鲜的领土，作为古都，还作为高丽人参的集散地，是三八线的具体象征。所以不管获得了中部或东部任何的土地，如果在失去了开城地区的情况下就这么停战，那么是抹不掉南朝鲜国民战败了这样的印象的。开城对南朝鲜来说，在军事上就不用说了，就是在政治上、心理上，还有经济上来说也是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代替的土地，是作为抵抗侵略得到的这样的实体存在。

所以联合国方面的代表为了用中、东部的突出部换取开城地区拼命地努力进行说服工作，霍迪斯代表在要求归还开城时始终坚持如下的论点。

“开城地区是汉城防御上必不可少的地区，要没有这个地区，联合国军不能放心地进行停战。……假如不是谈判在开城举行的话，联合国军早就把开城占领了。……联合国军在谈判开始的同时就表示了可以从东西海岸各岛撤退的诚意，因此作为其代价把开城交还也没有什么损失。何况中朝方面由于联合国从金城和东海岸的突出部撤退还会得到莫大

的利益"。

但是中朝方面根本就不想涉及开城地区的归还问题。开始时对于中、东部的突出部和西部进行交换还挺感兴趣，可是当知道了联合国方面的真正目的是在开城的时候，就对交换的原则失去了兴趣。虽然霍迪斯代表花费了几天时间，用尽一切手段进行说服工作，但李代表摆出一副根本就不愿意听的样子。如后述那样，对中朝方面来说开城也是决不能放弃的土地。

现在想起来，可以推测中朝方面当时把开城选作最初的谈判会场就是为了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如果作了谈判会场就不必担心被攻击和被占领，可以安全地主张领有这块土地。如每每触及到的那样，一般的说法是联合国方面遭受挫折从赞成在开城谈判时就开始了。选定国际会议的谈判地点不是技术上的手续问题，而是涉及基本的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在谈判越南问题时选定巴黎作为谈判地点，不外是吃过这样苦果的原因。

巴治教授关于在开城举行谈判的不利方面综述如下：

"开城，那是古代朝鲜的首都。但在共军战线的30公里之内，而且在三八线以南5公里。

这对于共军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在开城进行谈判可以给国民造成联合国军代表好象接受了城下之盟，共军保住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这样的印象，也就是不败的印象，而且能够使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这样的主张正当化。

而且由于将开城中立化，因而使得联合国不可能进攻，从而收到了大大削弱联合国军压力的效果。假如谈判在其他的地方举行的话，联合国军从最适于军事行动的西海岸方面北进，将会更早地得到同意停战的吧。中、东部战场尽是山

地，攻击很困难，即使获得了也不是想要获得的土地”。

在反复了几天没有效果的讨论之后，中朝方面提出了以现接触线为基准设立宽4公里非军事地区的提案，力陈这是“最好的、公平的而且是最后的提案”。中朝方面为了明确表示不放弃开城的意图，终于提出了现接触线案。这个方案只是在非军事地区的宽度上比联合国方面的提案稍窄，大致上是和联合国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一致的，实际上就是在这条线上达成了协议。非军事地区的宽度比当初的想法大大的变得狭窄，不外是因在这样的宽度上双方都不需要从主阵地线后退的缘故。

但是李奇微上将对于按最低限度的条件达成妥协是不情愿的。可能是出于“要是就这么着完事了，那以前的辛苦都白费了”这样的心情吧。据说他在提出以高城、金城的突出部交换开城地区这个10月25日的提案时，甚至秘密地表示这样的决心：“虽然今后由于战况的演变可能会有少许的变动，但大体上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不能获得开城地区，韩国的安全很难保证，因此不得已时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这很象他的那种积极地考虑完成任务，从内心里希望南朝鲜安全的想法。

可是华盛顿的首脑认为在进入重开谈判的阶段，如果确保堪萨斯线的话就能保障南朝鲜的安全，因此于10月30日下发了要点为“只要是可获得堪萨斯线的防御上所必需的前方阵地，不得已时可做小小的让步”的指令。华盛顿的首脑担心如果过于固执地非要获得开城地区，很有可能使得谈判破裂，或者发生再次中断那样的事态。

于是李奇微上将有鉴于华盛顿的训令和中朝方面的态度，11月2日指令代表团进行如下的谈判。

“作为第二个手段就是要求将开城划为非军事区。要是怎么也不行的话就撤回对开城地区的要求，但作为其代价，中朝军队要在中部战线后退，而且要使其承认联合国军进入到开城近郊”。

在11月3日、4日的会谈中，霍迪斯和布克两代表紧咬住上列的提案不松口，但没有效果。中朝方面显示了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肯让出开城的决心。

中朝方面对开城固执不让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既然联合国军不肯退回到三八线而且在中、东部坚持三八线以北40公里的战线，作为中朝方面来说如果不能确保开城地区与其相抵的话，不仅无法向国民交代而且丢尽了面子。

北朝鲜政府把这次战争吹嘘为“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因此如果连三八线以南的一部分都没有“解放”的话，是没有办法向全国都遭受战祸的国民们交待的。所以必须保持着南朝鲜的一部分来进入停战，作为其目标，古都开城是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据认为北朝鲜方面首先提议把开城作为谈判会场就是为了这个和为了获得宣传的效果，接着以在板门店为条件同意转移谈判会场也是确保开城地区的一种手段。

另外，作为中国来说，由于确保开城介入这场战争的大义名分就成立了。因为是以“不能对遭受苦难的邻国置之不理”（周恩来声明）这样的参战理由取得国民的承认的，在停战时如果没有开城这样的战果，是很难向国民进行说明的。

可以说开城对中朝方面来说是停战的最低条件。因此其立场是即使谈判破裂也决不能在开城问题上让步。当时的《朝日新闻》于11月5日以“不让开城”，11月6日以“如

放弃开城就停战”为题介绍了北京的广播。

但是谈判如果真的破裂了，就有开城被联合国军夺回去的可能。仅管表面上看起来中朝方面好象是充满自信心来进行谈判的，可内心里一定是在提心吊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根据战后的调查，当时的中朝军队由于联合国军两个月的压迫好象已被压到了危险万分的境地，空军的“绞杀”作战使得不管前方后方都遭受惨重损失，国民挣扎于涂炭之苦当中。而且地面攻势已经到了再加一把劲就可能击溃北朝鲜军的地步。在文登里正面让中国军队慌慌张张地跑来增援和在1211高地的防御中无情地投入未经充分训练的新编成的部队就是其例证。

但是李相朝代表和解方代表一点也没有显露内心的恐慌，让联合国方面代表看到的是“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让步的态度”，这一点是很成功的。

基本上同意　11月4日夜，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会谈商讨开城问题。商讨的结论是“军事上的现实不能用谈判来改变”。虽然在一部分人中有“中朝军已很弱了，所以应趁此机会……”这样的论调，但实际上尽管中朝军确已很弱，可要是让谈判破裂，不付出大的牺牲是不能夺取开城的，这就是现实。而且从使谈判破裂会招致有损舆论的政治上的不利，和攻取开城可能会陷于和中国军队决战从而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些方面来考虑的话，用战斗夺回开城这是不符合停战的政策的。如后所述，11月6日华盛顿首脑就发出了“美国国民将会不能理解为了获得开城而使谈判破裂的理由”这样的通告。李奇微上将在这时才抑制住南朝鲜的反对，放弃了一心要到开城去的决心。

这样在第二天的11月5日，达成了“将现接触线作为军

事分界线”这样的基本协议，这是在板门店重开谈判的第12天。但是这并没有完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问题。还剩下了时间这个困难的问题。

三、时　间　问　题

所谓时间问题就是以什么时间的接触线作为分界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决定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那实质上就变成了立即停战。这样说是因为如果一旦决定下来，那么那条线就变成了一条不可侵犯的线、所以互相交火而招致改变这条线的行动，从信义上来说就变为不能发生的了。

因此，如以现战线进行实质上的停战，那么联合国军的发挥其军事优势将谈判引向有利方向的战略就被限制住了。比如说从今以后在将来的协议方面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结束了一边作战一边谈判，完全要按照中朝方面的步调进行下去。

当时联合国方面由于至今为止的谈判的演变过程对中朝方面的不信任感甚为强烈。所以联合国方而这样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之间在“虽然商定现接触线案但所谓的现接触线并不意味是现在的接触线，面应是所有问题解决之后进行签字时的接触线，只能在这样的解释之下取得同意”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如果是签字时的接触线，那么在其之前就可以自由地作战，而以现接触线作为分界线这样在谁看来都是公正而妥当的方案是不能够加以拒绝的。

在11月5日的会谈中，霍迪斯代表提出了“以停战条约签字时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设立宽度为4公里的非军事地区。在条约缔结之前由双方各派3名委员组成专门委员会，

对战线进行实地调查来决定分界线”这样的妥协提案，明确地表示了接受现接触线的态度。而且进行了具有这样一层意思的说明：“作战将继续到停战时为止。因之接触线完全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将分界线在现在的接触线上固定化起来是不适当的”。

然而中朝方面似乎是把霍迪斯代表的说明理解成“一定是联合国军企图在讨论其他协议项目时要占领开城地区。所以提议不把现在的接触线，而是把签字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这样的意思了。李代表的质问集中在这一点上不肯罢休。疑心生暗鬼，这是这次谈判的内在潜流。

然而因为联合国方面已经排除了南朝鲜的反对而决定放弃开城，因此当霍迪斯代表说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战线变化中将不能包括开城地区”时，李代表显露出放下心来的表情。

这样一来，李代表看到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条件，于是立即开始扩大战果。重又提出了“分界线问题作为进入协商其他事项的前提，是具有应当比其他问题优先决定的性质的。所以分界线必须在现在的接触线上决定下来”的主张，中国的解代表也强烈地支持这一点。

于是霍迪斯代表反驳说：“假如能保证谈判在明天就能达成协议的话那又当别论，可是因为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缔结协定，要是在现在的线上决定实施实质上的停战，这是违反“作战可继续到签字时为止”这个当初的商定的”，但李代表则主张“现在如若不在现在的线上决定那么不是和退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吗”，怎么也不肯相让。据认为可能是中朝方面在三八线上让了一步而后退到了现接触线，作为其代价想要获得当初就主张过的停战之后再进行谈判的原则吧。

因为这个原则在挽回现在的军事上衰颓之势方面是最好的一招。

但是联合国方面也认定“如果在这一点上让步，不但不会早日达成协议，谈判反而要完全按照中朝方面的步调发展下去，到那时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双方的主张无法取得一致。

事后美国的公开史料也认为，中朝方面的在现在的接触线上进行停战的原则，是张鼓峰、诺门罕、国共内战或者美国的南北战争等古今都能见到的原则，是惯例。所以联合国方面也认为现接触线案是公正而妥当的一条线。但是因为当初中朝方面提出了三八线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和利用开城的地利进行了过分的演出，所以难以消除对其不信任的感觉，从面碍难同意在现在这个时间停战。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谈判又别别扭扭地持续了一年另七个月，所以联合国方面的担心也决不是杞人忧天。但从结果来看，当时舆论方面的印象是认为联合国方面没理，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方面的情势是不大妙的。可能是意识到这一点了吧。李代表和解代表对于霍迪斯代表们的拼命劝说不理不睬，没有掌握住谈判的头绪。另外前面谈到过的中国军队对白马高地的第一次攻击就是在11月5日这一天的夜里。

四、希望早日达成妥协

就这样经过11月5日和6日的谈判，从华盛顿发来了“同意贵官的想法，可是如果在开城和分界线问题上过于固执不可动摇的立场，不是没有在以后无论如何都必须接受共方主张时而欲罢不能，美国将被迫作出重大让步的这种可能性”这样提起注意的电报（11月6日发参联电86291号）。

而且指示说："最近共方的让步引人注意，所以如果因开城问题甚至使谈判破裂的话，美国的舆论将会认为难于理解。因为舆论界并未发现宁愿让谈判破裂而必须要获得开城的理由。所以假如共方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方的将分界线的决定留待将来解决这样的提案的话，如果附加上限定时间讨论剩下的协议项目，在到达限期仍未能达成协议时非军事地区可以变更这样的条件，那就可以承认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

李奇微上将对关于开城问题的劝告是同意的，并下了那样的决心，但由于相信"那怕是一时的在被限制作战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必定会成为悔恨千载的憾事"，因此陈述其理由促请华盛顿回心转意。但华盛顿的回电是"决不是不同意贵官的将决定分界线留待以后解决的想法，然而这并不是联合国方面的最后要求。共方实质上是在分界线问题上作了让步，所以我们判断应该是转移到以下议程的时候了。如果不这样做，共方很有可能将讨论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重又提出三八线的主张来"（11月9日发参联电86654号）。

但李奇微的决心是坚定的。他排除了短暂的犹豫，按既定方针没有改变坚持到底的态度。

就在联合国方面进行这种电报来往的期间，板门店的谈判僵持住了。中朝方面的态度变得渐渐强硬了。他们声称："我们的提案是能让步的都做了让步的最后方案，因此不用说现在，就是将来也无意修改"，对于霍迪斯代表的"贵官们是否是考虑只要把分界线按自已的方案进行解决就多少拖长以后的协议事项呢"这样的嘲弄也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

11月14日的会议发生了特别的纠纷。不知道为了什么，李代表突然说："分界线问题已解决了，因此现在可以认为事

实上的停战已经成立了”。感觉突然的霍迪斯代表一进行反驳，这一次中国的解代表发起火来了。他冲着霍迪斯代表骂“王八蛋”，大喊大叫着说：“只有鬼才能相信联合国军是诚实的，是爱好和平的”，在最后说出了“……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谁呢。忘记了”。“王八蛋”这个词，在中国是侮辱对方的语言中最厉害的一个词。现在推测这可能是要激怒联合国方面的代表，想使这个问题尽早地解决吧。

但是，当时的霍迪斯代表好象不明白有名好脾气的解代表为什么忽然发这么大的火。因为这太突然了。于是忍了又忍，在第二天反击说：“贵官可能还记得贵方首席代表的名字吧”。考虑想要抓住一些语言方面的漏洞。可是完全没有反应，解代表好象是没有听见似的。这样会谈没有任何的进展。

霍迪斯代表等承受了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的断然的决心，以拼命的精神忍受住了这样艰苦的谈判。将作战的自由保持到全部谈判结束时为止，就是说分界线的决定留待最后签字时为止，这是在现实中争论不休的负责者们内心里的愿望。

让步　可是华盛顿的首脑等不及了。这可能就是乔治·马歇尔将军所说过的“民主主义，打七年战争也得不到”吧。

1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总部指令李奇微上将在分界线问题上进行妥协。这就是“即使接受了共军的提案，不仅不和确实防护堪萨斯线这个基本纲领相抵触，而且也能防护怀俄明线。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在这时达成协议就是意味着让步。因此，如在前电中谈到的，将讨论其他协议事项的期限限定为一个月来进行谈判怎么样。当然不能缓和军事方面的压力，但一个月的时间在战线上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当然也没有必要限制海、空作战，因此……”。

11月16日，霍迪斯代表再一次试图施加压力。因为谈判到了最后5分钟了，所以希望或许能抓到一些头绪。但没有用。中朝方面毫不动摇，顽固地使人看不到一点要让步的意思。中国军第二次对白马高地的攻击，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里。

11月17日，按美国公开史料所记载的“联合国方面勉勉强强地附加上30天的期限”提出了意味着接受了中朝方面提案的提案。而在前面曾谈到过的南朝鲜第6师在北汉江河畔的攻势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开始了。双方都使谈判和作战紧密地相连着。

中朝方面经过几天的反复质问，其间似乎还进行了研究，最后好象是大致上满意了。

这样到了11月23日，争论不休的分界线问题暂且先取得了一致。所以说是暂且，是因为经过一个月之后其他的协议事项仍未能取得妥协，所以以后在分界线上又有了一些变化。

关于这次的妥协，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虽然附加了经过一个月之后也未能达成全部协定的情况下分界线变为无效这样的条件，但一度解决了这样心理上的影响却持续到了以后。实际上联合国军在其以后没有能实施可以叫做攻势的行动。……简而言之，联合国方面对于中朝方面的正当主张进退维谷，而不得不接受了敌人的提案”。

另外，作为心理战参谋陪同出席这次谈判的巴治教授发表了如下的感想。

“从7月26日至11月27日的四个月，经过65次的激烈谈判之后，结束了议程第二项的讨论。”

“共方虽在达成其全部要求方面失败了，但赢得了30天

这样充裕的宝贵时间。……”

“共方为了建设横断半岛的难以攻下的要塞而使谈判拖长，而且通过解决分界线的问题得到了达成避免联合国军有效压力的方法。这在谈判之初就是共方所要求得的东西。南日代表在7月11日的第2次会谈时就曾说过：'不中止敌对行为而讨论停战是不可能的，现在他们达成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讨论剩下的协议项目时，可以安心地把谈判拖延到满意的时候为止。”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不安不久就被证实了，这证明了麦克阿瑟主张的‘胜利是无可代替的’这种想法。这样，开城的交易到底没有作成。恐怕中朝方面也是如此吧，联合国方面终于不得不在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下屈服了。参加过开城谈判的白善烨将军在认真回顾往日的苦劳时说过：‘在军事上没有个结果的情况下参加谈判就等于使在此之前的牺牲和艰难白白落空。……开城问题就是早先没能在军事方面获得而想要全凭三寸之舌来获取的，那当然不能成功。因为他们相信的只有力量。……’，这说明了这次谈判的特征。”

另外，虽说附加了一个月的限期，但结果还是大致上在“现接触线”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有人评论说：“假如双方在一开始时就提出接近现接触线—这是世界上的惯例，那末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也就没有必要，敌我双方就不会丧失几万条生命了吧。由于双方都在最初时要的价过高了，所以造成了走了不少弯路的结果”。

从结果论来看，的确是可以这样说。但是可以认为双方都是在相信自己没有战败，因为靠军事上来解决不能达到目的而提出来谈判的，所以经过这样的曲折也是不得已的结果吧。从结果还是落实到按双方的主张一分为二的这条线上而

批评说，假如从开始就这样的话那将如何如何，这似乎是有些过于苛刻了。从一开始就提出最低条件来进行谈判的人好象是没有的，既然军事谈判也是商谈，也同样会要经过这样的迂回曲折的吧。也许还可以说在这次战争中，正是因为有战线这样的东西才用了短短的四个月就取得了妥协。假如看看没有可以叫做战线那种东西的越南问题的谈判拖拖拉拉持续了那样长的时间，就会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在不能清楚地区别胜败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谈判的困难程度了。

其后到11月27日的5天间，双方的参谋埋头于划定分界线的作业。但双方所主张的阵地线在地图上经常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这时就由专门委员会来加以解决。

例如因为解代表主张领有中部战线的某高地而不肯相让，所以霍迪斯代表就在谈判桌上拿进电话来找那个高地的指挥官通话、当着解代表的面证实确为联合国军领有。解代表在对联合国军的通信能力有些吃惊的同时，现出了到底输了这样的表情，但不久对身旁的参谋小声说“不用担心，今天夜里就变成我们的了”。可是听觉敏锐的中国语翻译吴上士听到了这句话并迅速地报告了霍迪斯代表，于是加强了那个高地的守备，严阵以待。但是就在那天的夜里，那个高地变成中国军队的了。是用怎么也没料想到的大部队攻下来的。

就在交织着这样的插曲当中，对分界线达成了协议。这是11月27日的事。这时中部和东部战线早就被白雪覆盖得严严的了。第二个的冬天到来了。

回顾　美国的公开史料将这次迂回曲折的谈判经过进行了如下的综合概括。

当初联合国军曾努力想要把主张三八线的中朝方面拉到

实际的接触线上去。就在即将成功之际，谈判突然被中断了，因此为了施加压力和取得更好的阵地线而发动了进攻，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大体上收到了预期的成果。

但是谈判在10月再开之时，联合国军把要求扩大了。其目标是要把开城弄到手，至少也要将其置于非军事区之内。但是要推翻军事上的现实是不可能的。本来想经过了夏季和秋季攻势所给予的重大打击之后，这样一点点要求是能够被承认的，但用军事力量没能获得的东西想要通过谈判来获得，仍然是办不到的。尽管联合国方面千方百计努力进行说服，但反而促使中朝方面更加坚定了固守开城的决心。

在看来得到开城是没什么希望了的时候，联合国方面为了确保行动的自由，努力想要把分界线的确定留待最后阶段来解决。但是否是认为民主主义进行7年战争也得不到呢，华盛顿的首脑们发出了附加30天的期限可以同意中朝方面提案的指令。

另一方面，中朝方面采取了始终一贯的态度。当放弃了三八线而以在接触线案来代替后，一直不屈不挠地将其坚持到最后。虽曾因想要取得有利的修改而一度动摇，提出了中、东部和瓮津、延安半岛进行交换的提案，但当发现联合国军是想要得到开城之后，立即就从迷梦中觉醒过来。在此之后一直坚持了不做任何修改的将现接触线作为分界的原则。他们虽说在三八线上作了让步，但在持续到战争结束时设定分界线方面是成功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联合国军一度决定了的大幅度改变分界线的大规模作战终于未能得以实施。

在乔伊首席代表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让步有以下的回顾。

"这是持续了两年之久的大谈判的转折点。我坚信正因如此美国的军事手段受到了限制，因而不能进行正常的军事谈判了。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损失可以和在朝鲜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战争代价相匹敌"。

乔伊远东海军司令的回忆是否得当那是另外的问题，这时华盛顿政府从着眼于世界的立场出发为了尽早地实现停战，同时也由于对方已做了相当的让步，因此做出了"现在是应当妥协的时候了"这样的决定。

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妥协，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的评述：

"敌人的夏季和秋季攻势，给他们带来了与他们的期待完全相反的结果，……敌人所吹嘘的技术优势也在日益壮大的朝中人民部队的武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而朝中人民部队的防御阵地是不能攻破的，敌人对这些阵地的疯狂进攻只能加重他们的惨败。"

于是敌人在1951年10月25日不得不出现在自己曾片面停止的停战谈判的会议的会场上，到11月23日不得不接受提出的提案：以敌我双方接触线为基础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从这条分界线后撤2公里，以便建立非军事区。这意味着敌人可耻的失败"。

无论如何在11月27日总算把军事分界线这个悬案解决了，因此立即进入了下一个议题就是议程第三项"停战的实施和保障"问题的讨论，可是按过去的讨论方式一个一个的解决总也不易得出结果，因此根据联合国方面提议把剩下的议程第四项"俘虏"问题和议程第五项"向有关各国政府的建议"问题一并拿来进行讨论。

可是如若象以前那样按时间顺序进行追述的话很难说明

问题的所在，因此首先叙述1952年4月以前构成谈判背景的作战和国际形势，南朝鲜的立场等，然后再按各项议程大致上追述一下按时间顺序的谈判情况。

第三章　积 极 的 防 御

(The Acteive Defense)

……因为良心不允许沉默，所以要重复我的信念，目下我们所能使用的军事力量对于中国只是构成威胁，使其对再次侵入踌躇不定，从本质上来说还不是充分的战力。……这就是我在谈判中采取固执态度的根本理由。

——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李奇微上将

军事分界线问题得到大体的解决之后，双方都不管喜欢不喜欢而不得不继续对峙着。既然分界线已达成协议了，就不能进行改变分界线行动了。这形成了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对峙在白雪覆盖的山野里继续下去的局面。

一、冬季的对峙

在第一章中已谈到过，11月12日李奇微上将对第8集团军下达“积极防御’的命令这件事情。

但范弗里特上将好象内心里对这个方针是不满意的。据传他因提倡夺回开城的作战而惹得李奇微上将不高兴。不知是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第8集团军的命令中看不到为立即体现12日的总司令部的命令而发布的指令。

对峙的命令　然而到了11月27日分界线问题一解决，就在当天才开始召集隶属下的各军军长，就今后的一般作战方

针作了如下的指示。

“第8集团军高兴停战，并想用行动表示接受停战。……但是要不断地进行发动攻势的准备工作，要保持不论在任何时候接到行动的命令都能立即发起进攻的态势。

为此，今后的作战要限制为保持现战线所必须的最小限度的作战。所以各位的攻击行动只能限制在为了夺回因敌人的袭击而失去了重要地形的反击方面。但这是指没有别的命令的情况。……要采取充分的措施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就是说采取的是第8集团军的行动全凭对方的态度而定，假如对方希望就这么停战的话那么我方也停战这样的方针。

这个命令立即贯彻到下面的小部队中。美国公开史料说：“除去不得已的情况外，没有让属下部队去冒生命危险的指挥官”。

但是炮声并没有完全停了下来，在11月29日的联合国军报告中说：“派遣了68个侦察队……，敌人进行了两个班到一个团兵力的袭击”。

因为双方都是针对对方来进行防御的，所以必须要知道对方。

正好赶上第二个冬天来临了。西伯利亚高气团所造成的朝鲜的寒冷程度，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就象吸皮咬肉那样冻得人生疼的严寒正在悄悄地来到战线上。双方都急于准备过冬，但大自然好象是联合国军的同伙。因为向阳的南面山坡和一天也见不到太阳的北面山坡是有天渊之别的。

联合国军领到了丰富的补给品和暖房器具，把身子裹在防寒被服之中在日照良好的山坡上进行着安装越冬的设备。只把监视哨放在北面斜坡上就可以了。

可是中朝军只能整天地在背阴里过日子，因为补给品和取暖器具好象也并不充分，所以就更加要用身体来对付寒冷了。美国公开史料说："救了他们的，无非是生来的顺应性和忍受困苦贫乏的精神力量以及铁的纪律而已"。

但是联合国军士兵受不了站哨的勤务，屡屡发生警戒疏漏而被利用的情况。还有象伏击等需要耐性和耐寒的行动，似乎不得不极受限制①。

可是中朝军冒着严寒也和夏天一样的派遣侦察兵和袭击小分队，设伏的次数也有所增多，经常对行动迟钝、警惕性不高的联合国军巡逻队和侦察兵进行奇袭。

闭居洞中的龙 中国军队的战术改变是很显著的。在秋季以前，除去在驿谷川南岸的防御之外，始终是采取流动性很强的防御战斗这种以前的常规战法，阵地的数目少而且浅，但分界线问题一解决，好象立即就改变成全面的阵地防御了。在20～30公里的纵深挖掘了堑壕，用园木和石料构筑了掩体，在反斜面上挖掘了深深的横洞。另外，炮兵好象也增多了，很多被想到是新的火炮发射口的横洞在这里那里的山腰里显露出了令人可怖的影子。从挖得象蜂巢状的山顶，几条可能有两米深的交通壕沿着山后的斜坡弯弯曲曲的下来通到好象是补给所和厨房的横洞，而且和后方的山麓相连。若从空中来看，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好象出现了一个长220公里、宽20～30公里的巨大蜂巢。他们充分地发挥了先天的土工作业能力。

但是联合国军毫未妨碍这种构筑作业。据说这是为了表

---

① 在12月的1个月中第8集团军全军共设伏247次，仅为上个月的四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示对停战的热情态度。可是这似乎是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另外，中朝军也只是以排、连级部队极少的情况下用营一级的部队进行试探。所以战线几乎是平静的，可不久寂寞无聊这个大敌开始潜入到昏暗的堑壕中来了。甚至出现了如果停战不快一点到来，联合国军将可能从内部崩溃这样的担心。

对此感到忧虑的范弗里特上将训令进行设伏捕获俘虏以摆脱无聊和提高士气，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战场上设伏对西欧各国军队来说简直是过分的要求。

另一方面，中朝军在不受任何妨碍的情况下在努力地构筑阵地。在此之前只要出现人影就会招来雨点般的炮击和轰炸，因此构筑工事只限于在夜间进行，可是现在借决定了分界线的光，不论夜间还是白天都可以公然地进行构筑工事了。

就这样一个月的时间转瞬之间就过去了，12月27日的停战限期很快地来到了。但谈判一点进展也没有。于是李奇微上将向范弗里特发出了如果有进行攻势的计划就请提出来这样的指令。因为想到一贯主张进行持续攻势的范弗里特上将，在限期到来的这个时机也许又制订了什么有勇气的计划的。

可是范弗里特上将的报告是敏感地反映了现实的状况。

“在最近的将来没有考虑采取攻势。仅仅为加强我方阵地这样的目的来反复地进攻有限目标不仅代价太高也没什么价值。这样说是因为认为我们的阵地很是坚固，在现状之下能够充分地击退敌人的攻势。而且敌人的阵地明显地被加强了，已变得能抵御普通的攻击炮火准备了。我想只有大胆的袭击才是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而能驱逐敌人的方法。

能取得胜利的利益，要确实地考虑不把将蒙受的牺牲正当化”。

这就是说中朝军的阵地坚固到就连猛将也不敢冒然下手的程度了。

另外，在东京，李奇微上将直属的综合战略计划和作战班依然在推敲着向元山至平壤一线进攻的计划，得出的结论是不论从作战方面还是兵站方面都可以实行。但却附加了“这是在认识到恐怕要付出近20万人的牺牲基础之上作出的”这样的一条文书。也就是没有能把闭居洞中的龙赶出来的手段。

还有远东空军司令官温赖特将军是不喜欢把战线北移的。因为越接近东北基地，维持制空权和支援地面作战会变得越加困难。而海军也开始担心因中朝空军的增强而害怕舰艇遭受损失。

由于这个那个的缘故，在1951年末进行大规模攻势作战的可能性变得几乎没有了。对损失的估计过高，而且苏联的行动依旧是一个迷。所以认为只要还有一点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希望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是不可取的，不必要的，而且是徒劳的这样的想法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就是说中朝军由于得到了一个月这样充裕的时间，构筑成使联合国军首脑感觉进攻不合算的，足以达到抑制目的的阵地。关于这种阵地的构筑，北朝鲜公开史料进行了如下的评述。

坑道式防御阵地的筑城：

“1952年美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其侵略的目的，一方面故意拖延朝鲜停战谈判，另一方面积极推行经济的军事化，加强军备，准备扩大朝鲜战争。”

“从1951年底到1952年初，美帝国主义把美军第40师和

第45师等预备队投入到朝鲜战场，……把李伪军从10个师扩充到12个师和6个独立团。此外，他们又增设和扩大了7个民工师和许多的训练所、学校和技术部队”。

“这样，1952年直接投入到朝鲜战场的地面兵力约为55万人，如果加上在日本待命的战略预备队6万多美军的话，则达61万多人，各种飞机2800余架，各种舰艇360多艘。……1952年在前线屡次企图发起攻势，特别是对我后方的和平城乡加强野蛮的轰炸，……对我们前线和后方竟使用了大量的毒气弹和细菌武器。”

“朝鲜战争是高度地利用最新科学所获得的成就的现代战争，其残酷程度是前所未闻的。敌人动用了数百架飞机、数百辆坦克和数千门大炮，每天对我们防御阵地倾泻数千数万颗炸弹和炮弹，企图炸平我方阵地。”

“这种情况，要求构筑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防空军、防炮兵、防坦克、防化学武器强有力的坑道体系的工事，以便在敌军强大的空袭和炮击下，可靠地保护自己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并在防御阵地前沿歼灭敌人，不让他们侵入我军防御区内。这是出自朝鲜战争当时局势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现实要求。”

“金日成元帅及时根据这种紧迫的现实要求，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为了执行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的命令，部队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大力组织和动员军人修筑坑道。坑道式阵地的修筑工作，在整个战线上就成为基本的防御作业。”

朝鲜人民军部队指战员们提出‘阵地坑道化！’①的战斗口号，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初

---

① 从1951年11月开始

期，工具和炸药不足，前线部队战士们就不得不自设火线铁匠炉，用拣来的废铁自制凿子、槌子、十字镐等各种工具，仅用这些工具凿开岩石。可是，他们在工兵技术力量帮助下，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费了莫大力量，终于挖好坑道，并把它连接起来，还克服雪崩，用人力把千百立方米的圆木运到山顶，立起了坑内支柱。”

“这样，我军各部队不断地击退了敌人的部分进攻，粉碎敌人的轰炸和炮击，在冬季里把前线主防地区的每个阵地，都构筑成厚层的坑道式阵地。”

“根据金日成元帅的指示。在朝鲜战场所进行的坑道防御战，是在军事艺术史上完全新颖的。防御作战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证明了坑道阵地在作战——战术上的巨大意义。”

“首先坑道作为山岳地区防御阵地的核心部分，保证了防御的坚固性，并在激烈的战斗环境里还保护了我军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保证了我军提高了他们的战斗情绪。”

“坑道阵地还成为防御部队进行积极的反冲击战和奇袭战的有利的出发阵地，并成为决定性的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的堡垒。它还使敌人无法加强他们已占领的界线向我军阵地纵深进攻。这样，坑道阵地就成为防御的最后目的的强有力的手段，我们的防御阵地变成了铜墙铁壁般的要塞。这是前线部队在阵地防御中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党根据战争的经验，改编人民军的编制，改变了部队的装备，使之适合于朝鲜的地理特点和人民军的实际情况，即根据朝鲜山多的实际情况，增强了炮兵，特别是增强了迫击炮等曲射火力。这使人民军更有效地进行战斗，并在山岳和森林地带的战斗中保证了步兵和炮兵的紧密合作和火力的机动灵活性。”

二、智　异　山

说起来在这次战争中，始终让联合国军感到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战线后方的游击队。

1948年秋，在南朝鲜独立后不久爆发的丽水、顺天叛乱事件以后，盘踞在智异山和太白山脉的游击队的活动成了使南朝鲜政府苦恼的原因，而且经常威胁联合国军的补给线这种难以对付地存在着的情况，有时也曾谈到过。于是联合国军不管战局如何，要经常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压制其抬头，专门负责维持治安和警卫保护补给干线，这在前面也曾谈到过了。

腹中的癌　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全北的长院里）

以第1、第2、第3、第11警备大队认为基干

北部地区警备司令部（原州）

以第12、第15警备大队为基干

可是7月份停战谈判开始了，从8月份联合国军开始夏季攻势之后，游击队的活动又有显著的增加。虽然南朝鲜公开史料说是："因为临近收获季节所以要筹措一些东西进行越冬的准备"，但恐怕也有向谈判施加压力和牵制联合国军的攻势这样的目的吧。

智异山的老鼠　8月末左右，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战斗方酣之时，收到了北朝鲜游击队南部军（见附表2）的主力（由第57师、第81师、第92师等组成，估计武装人员766人，非武装人员3076人）好象从太白山地区南下到智异山地区这样的情报，不久，似乎将原在当地的智异山和白云山的游击队以及南原、求礼、山清郡等党组织统一指挥并开始了

活动，从9月末到10月间在智异山周围杀人、放火、掠夺、绑架等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在《韩国战乱1～2年志》中介绍了大量的游击队袭击的实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下：

1. 盘踞在道明山、白鸦山等处的全罗南道总司部队的约1400人的游击队，9月30日袭击了谷城邑（智异山西麓）。我军跟踪追击在首阳山附近将其包围、射杀约319人……。
2. 10月13日12时40分，全罗北道党的机炮团所属之武装士兵50人和非武装士兵约百人，在南原（智异山西北麓）附近爆破了铁路，袭击了列车……。
3. 10月17日1时，约500人的游击队袭击了沃川（大田东南），放火烧毁了郡厅、邮政局、金融公会。耕作公会和旅馆，从三个方面袭击了警察署，杀伤警官和居民28人，经过3小时40分钟的交战之后，丢下尸体15具，伤兵10人而逃散。
4. 11月14日，约400人的游击队在全南的和顺附近袭击了满载征用民工的临时列车，杀伤21人，虏走160人。

另据《共匪讨伐史》记载，11月3日，属于第57师的约300余人的游击队白昼侵入内岱里，不慌不忙地集合村民，以征收实物税的名义掠夺了几乎全部的秋季收获物后逃走，11月29日占领河东北方之岳阳面三日之久，集合了居民千余人让其把粮食搬进智异山中。另外，还破坏全罗线，袭击军用列车，抢夺武器补给品等”为所欲为地进行野蛮的活动”。

例子是不胜枚举的，通观这些事件是掠夺粮食、衣服、医药品等越冬物资比较明显，还有也可能是为了补充人员、

插图3　休战会谈地域（1951.10.2）2

绑架村民也很显著。

这显示了游击队随着战局转为阵地战，改变了以武力战进行直接支援这种从开战以来的战略，转而为以智异山作为根据地的扰乱内政的战略。如屡次谈到的那样，百济后裔的全罗南北道自古以来反政府的感情就很强。被千古的原始森林覆盖的智异山地区是极好的隐蔽处，气候在南朝鲜也是最暖和的地方，而且控制着湖南的粮仓地带，因此在南朝鲜这是最适于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所以南部军的主力南下也是来寻找容易越冬的地区。

可是附近的居民是受不了的。因为忙忙碌碌收获下来的一年的口粮，而且甚至连地边上种的大豆都被迫交出去了（《朝日新闻》记者访韩纪实）。在不安中战战兢兢的居民之间对军队和政府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加也是当然的吧。就是说这发展成了政治上的大问题了。

政府要求范弗里特上将进行彻底的讨伐。因为讨伐兵力要从第一线抽调。

如前所述，战局在进入11月之后平稳下来了。而且军事分界线问题也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向着解决的方向前进了。好象即使是把最优秀的师从第一线抽调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这就是说联合国军掌握了讨伐游击队的最好时机。

白野战战斗司令部　11月中旬的某一天，南朝鲜第1军长白善烨少将接到了范弗里特上将发来的加急召见电报。内容为因想和你商量扫荡湖南地区问题，希尽快飞来汉城。

事先从继任赴美国陆军大学进行短期留学的丁一权参谋总长的李钟赞少将（陆士49期、陆大毕业。见原第1卷）那里接受了密令的白少将带着相当的思想准备去见范弗里特上将，一见面就突然被问道：“湖南地方的游击队活动得很是

活跃，使政府陷于困境。据说兵力约有2万人。我打算请你来干。要在这个时候彻底将其消灭。……你需要几个师”。接着告诉了他详细的情况。

范弗里特将军是一位作为援助希腊军队的司令官在消灭共产党游击队方面立了大功的将军，因此对于讨伐的时机是很有经验的。

白少将立即回答说：“有两个师就足够了。但希望由我自己来挑选这两个师”，对于这种干脆爽快充满自信的回答，范弗里特将军显露出很满意的表情。

白少将挑选的两个师是首都师和南朝鲜第8师。宗尧赞将军指挥的首都师是其隶下的生死与共的核心兵团，是和宗准将的为人一样从来没闹过什么乱子的可以信赖的一个战斗师。另一个崔荣喜将军指挥的南朝鲜第8师。虽然是一个还没有一起作过战的师，但从开战以来即以善战著称，在“大钵’和白石山的战斗中取得了赫赫战果，而且有在今年春天短期间讨伐智异山的经验。而且崔师长是白少将担任南朝鲜第1师长时曾任过第15团长和副师长的人，是在防守大邱北面，攻取平壤、云山苦战等战斗中生死与共的战友，是对其人品和才干最为喜爱的一个人（宗将军以后晋升为上将，曾担任参谋总长和总理，崔将军以后荣任国防部长）。

白少将属下的讨伐军司令部被命名为白野战战斗司令部，白将军指令金点坤准将为参谋长，孔国镇上校为作战部长。

还有，白少将被选拔担任讨伐军司令官的原因之一，无疑是前面曾谈到过的是镇压丽水、顺天事件时的参谋长，和在1949年夏到1950年春作为南朝鲜第5师长曾专司对智异山的讨伐，取得了几乎将其歼灭的大功和丰富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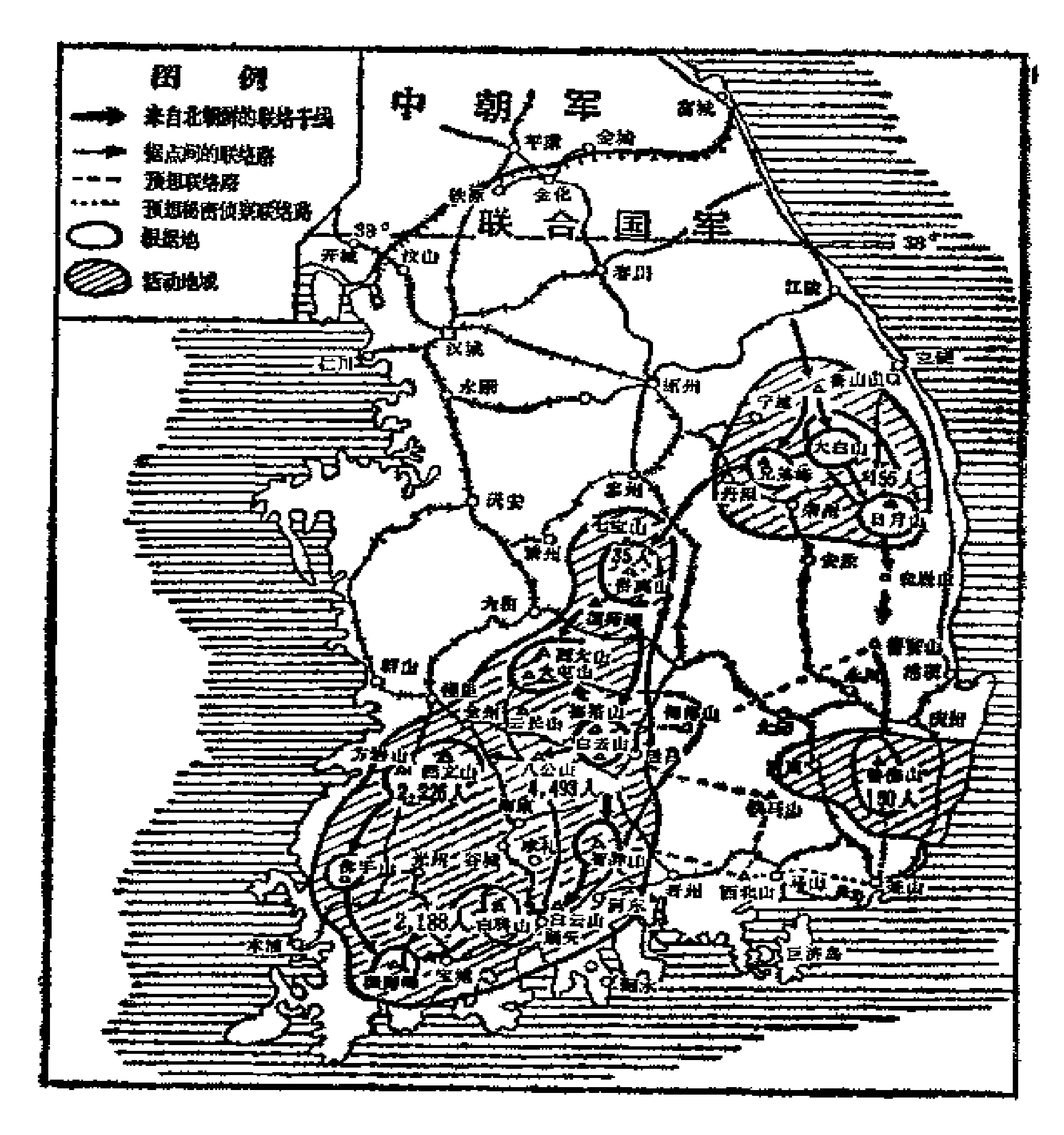


插图4　白野战司令部开始作战之前的国内残敌分布图（1951、11、26）

据说，在扫荡游击队时通常需要5倍至15倍的兵力。这是从拿破仑的西班牙的失败和西伯利亚、阿尔及利亚、希腊、越南等得出来的经验。于是白将军就曾对讨伐2万人的

游击队问题回答说有两个师就可以了的理由做了如下的说明：

“韩国狭窄而寒冷。和那种一年当中都有繁茂的树木，一年当中都有粮食，在任何地方都能过夜的幅员广大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和圣地（北朝鲜）被隔断了，所以游击队不能进行补给、训练和休息。再加上韩国是个文明的国家，有知识的居民的密度比任何一个有游击队的国家都大。大体上经常会把游击队估计得过大，所以范弗里特上将说有两万人，但我估计实际上大约只有一万人左右。这是从以往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而且实际数目是一万人的话，那么我认为武装的核心游击队也就是3千人左右。其他的可能是些被强迫拉来参加的和为了找口饭吃而来附和的人吧。这也是从1949年～1950年冬的讨伐中得出来的经验。

而且游击队的装备是轻迫击炮以下的武器，子弹也很少。所以其实力是够不上一个团的。因此用装备齐整的两个师，简直是极为充分的讨伐力量。再加上根据作法可以布下绝对不败见敌必杀的阵势，所以作为战斗力来说没有必要比这再大了。范弗里特将军从希腊的经验出发，好象考虑要用3、4个师，可是……。

游击队的战斗力常被看得过大，可一派去正规的武装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的确是在讨厌的存在着，这是肯定的。游击队战中必需的是，第一，要得到国民的信赖并保持不败的实力。第二，要有为了国民并和国民一起进行讨伐这样心意和军纪。第三，要有冷静的头脑和耐性”。

他还说：“当范弗里特上将说到选定哪个师委托您来决定的时候，事实上我在脑子中闪过用第1师的念头。因为这个师开战以来的一年的时间是和我生死荣辱与共，心心相连的一

个师，所以无论如何是应当跟随我去的。但是该师正在汉城北面最重要的方面执行任务，这是任何别的师都不能接替的战线，所以只好把这种想法搁置下来”。

讨伐计划　这样身负众望担任讨伐军司令官的白少将立即飞赴大邱的陆军总部，召集上述的参谋们对作战进行研究。并在请示过李钟赞参谋总长之后制订了见敌必杀的计划。就此发布了陆军总部的命令。

陆军总部

陆总作战命令第26号　　4284·(即1951)11·16

于庆北大邱

军队区分

白野战战斗司令部　　司令官　　陆军少将白善烨

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　　司令官　　陆军准将金容培

太白山地区战斗司令部　　司令官　　陆军上校金益烈

国立警察　　治安局长　　某

1．原文如此

（1）略

（2）美第8集团军继续执行现在的任务

（3）在现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之负责地区内宣布实行戒严令

2．原文如此

（1）军队，使用白战斗部队，消灭韩国境内之共产党游击队，将其物资和补给品破坏掉。D日H时以后通知

（2）战斗地区等……略

（3）白战斗司令部

a. 在全州附近设置司令部

b. 扫荡现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之负责地区

c. 统一指挥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和首都师（通过海上机动到达丽水时）第8师（到达大田时）

d. D日H时开始进攻，按如下的作战阶段在消灭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时，破坏其物资及补给品

(a) 第1阶段作战是以所能利用的全部兵力，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强有力的根据地智异山地区实施进攻

这一阶段的作战要在12月10日结束

(b) 第2阶段作战要分成两个部分同时进行作战，一个部队在全罗北道内，另一个部队在庆尚南道之内分别对强有力的共产党据点使用

本阶段作战要在12月30日完成

(c) 第3阶段作战为彻底扫荡第1阶段和第2阶段作战地区内的残敌

这时在把指挥权交还地方各官厅的同时，为了确立和维持法律秩序要充分地讲求方法

本阶段作战要在4285年（1952年）1月10日完成

(d) 第4阶段作战……扫荡残敌和准备回归原战斗序列

(e) (f) 略

(4) 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

免除在现地区内的责任，受白战斗部队指挥

(5) 太白山地区战斗司令部

a. 继续执行现任务

b. 封锁共匪向东北方向逃窜的道路，特别是尚州至丰基及尚州至忠州公路

c. 按另外的命令作好能在24小时之内支援白战斗部队的准备

d. 略

（6）治安局长

a. 继续执行现任务

b. 阻止共匪向北逃窜的道路，特别是大田至全州至忠州线和江景至天安公路

以下略

附　件

白战斗部队战斗序列

白野战战斗司令部　少将　白善烨

首都师　准将　宋尧赞

第1团、第26团、骑兵团

第117预备团（由国民防卫军编成的警备团。以下同）

第200警察团第2大队（由警察编成的对付游击队的部队。以下同）

第203警察团第3大队

第8师　准将　崔荣喜

第10团、第16团、第21团

第110预备团

第107预备团第2营

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　准将　金容培

第1、第2警备大队（对付游击队的专任部队）

第107预备团第3营、第203、第205、第207警察团等共计8个营

第18、第36、七宝、白雅山、全南各战斗警察大队

警察独立中队两个中队

作战要领　11月20日，白司令官在大邱发出了第1号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方针：将整个区域分成几个地区，首先集中兵力对智异山地区进行彻底的扫荡之后，再依次将其他地区完全扫光。

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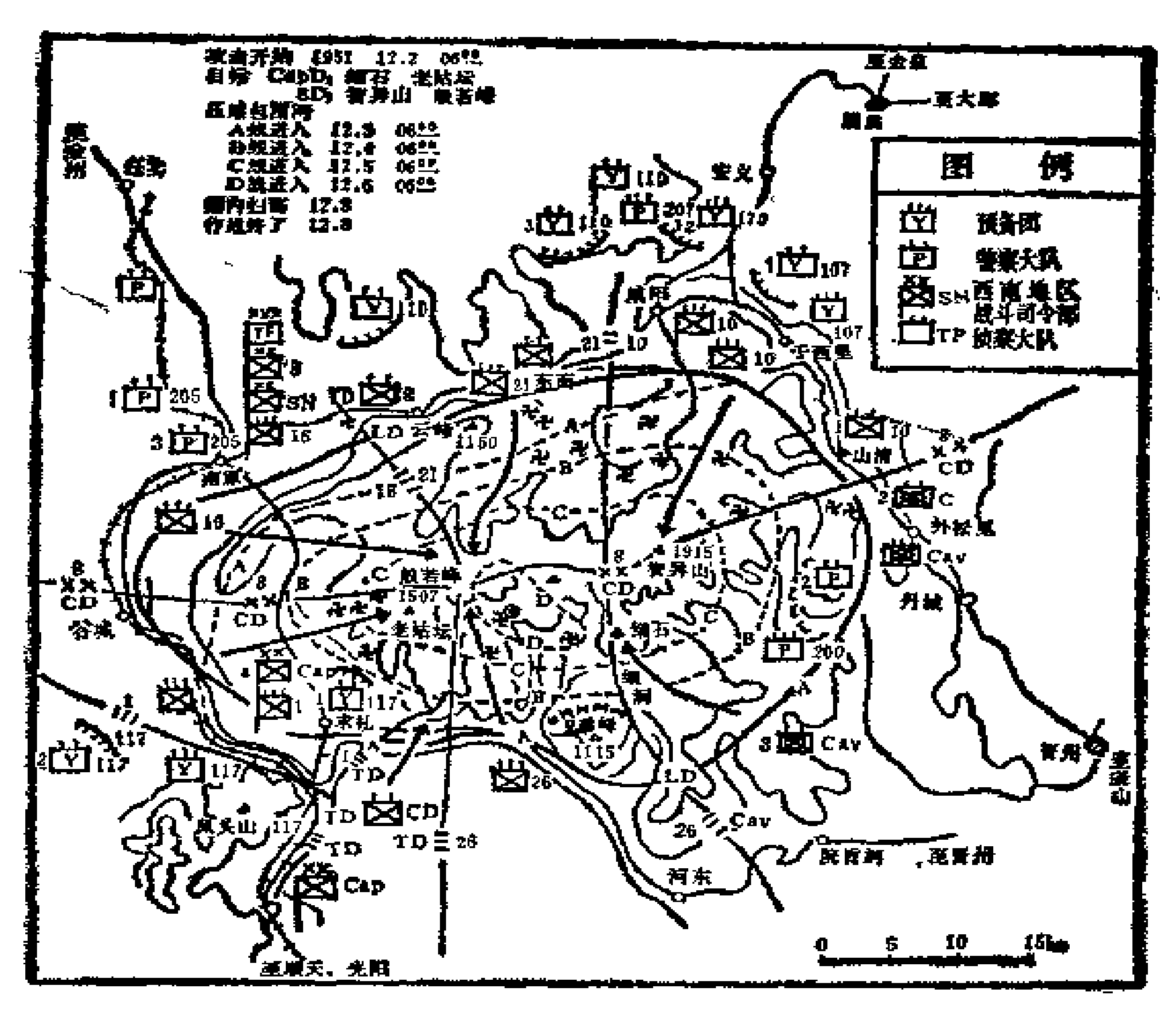


插图5　对智异山地区共匪包围作战图（第1阶段作战前期）
（1951.12.2～8）

1．由阻止部队（警备团、战斗警察大队等）事先切断目标地区的外围，特别是游击队的通路和逃避道路，在隐蔽讨伐的企图和部署的同时预防游击队事先逃匿，并且担任捕捉因打击部队讨伐而逃散了的游击队的任务。

另外在判断讨伐中漏网的游击队用来集合的地区预先设立据点配置部队以进行拦击。

2．打击部队（首都师、第8师）将目标地区包围之后，向山顶地区进行向心式的攻击。攻击时要规定严密地控制线，用两三天的时间按猎兔子的要领将其驱赶上山顶。这时要求得到空军的帮助。

3．压缩小了包围圈之后，用两三天的时间在圈内进行扫荡。这时对被游击队利用的，或者将来有可能利用的村落、物资疏散到救护村去后将其烧掉，以便不再被作为游击队的据点来利用。

4．圈内的扫荡结束之后，返过头去按远心的方式向外围警戒线进行扫荡。这时为了迎击游击队的复归要留下一部分警备部队。

民情　作战期间的气温比较暖和，反之雪却很多，由于作战是在500～1000米的山中进行的，所以昼夜冷暖的差别很大，露营等需要特别的考虑。

还有因为作战地区多是三级公路，而且因长期的游击队活动，很多都荒芜了，所以不得不一边修补道路一边进行补给。

但是在讨伐游击队时受到最大影响的，不言而喻就是居民的动向。关于这个问题在《韩国共匪讨伐史》中有如下的描述：

“作战初期，作战地区的居民对于军队持有一种不可理

解的警戒心。可是按照白司令官的基本指示，所属部队认识了讨伐共匪的特殊性并积极谋求安定民心的结果，不久就进而变得从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进行合作了，在以村庄为单位集合居民修补道路和蒐集匪情的同时。甚至变得保卫自己村庄了。

作战地区的居民当初对军队抱有恐怖心和警戒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去讨伐共匪的部队一驻下来就会发生强迫提供饭食和粮食，强要在民家过夜等不当行为，和讨伐始终进行得不彻底的缘故。当部队一撤走，共匪就立即出现了，并对与国军合作的人加以报复，因此居民不得不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第一阶段作战　对于官兵们也以“为了整训改作预备队”这样的说法隐匿了企图，从第一线轮换下来的两个师通过陆上和海上迅速南下，11月30日夜里从大田南下的第8师开进南原、云峰、咸阳地区，在丽水登陆的首都师开进到光阳，河东、院旨洞地区，12月1日利用夜间在进攻开始线展开之后，于2日早晨同时开始攻击。

好象游击队未能察知这次急袭攻击。如前述那样，到11月末还征集了粮食等搬进了山上的据点这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俘虏也说“告诉我们说这里附近没有正规军、所以不必担心遭受攻击”。秘密地构成了外侧包围网使得游击队和外部的联络断绝也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可正在第一线担任重要战线的两个精锐师在三、四天之内就转进到这里开始攻击，这好象是连作梦也难想到的事情。这是战略机动力超过了游击队的机动尺度。

第8师在南原至咸阳的55公里的正面上从北面以智异山（1519米）至般若峰作为目标，首都师在求礼至丹城的70公

里的正面从南面以老姑坛至细石作为目标，构成一连串的散兵线，以一天2～5公里的进度将包围网进行压缩。

游击队是以20～30人到400～500人为单位分成小群散在在这里的，其中多数在经过轻微战斗之后就四散逃跑了。这当中也有企图在抵抗之后脱出的，因此讨伐军要经常从空中进行监视，集中炮火，急速派出机动预备队进行捕捉。

用了4天时间压缩了包围网的打击部队，在两天之内扫荡了圈内，又用了7天时间扫荡了来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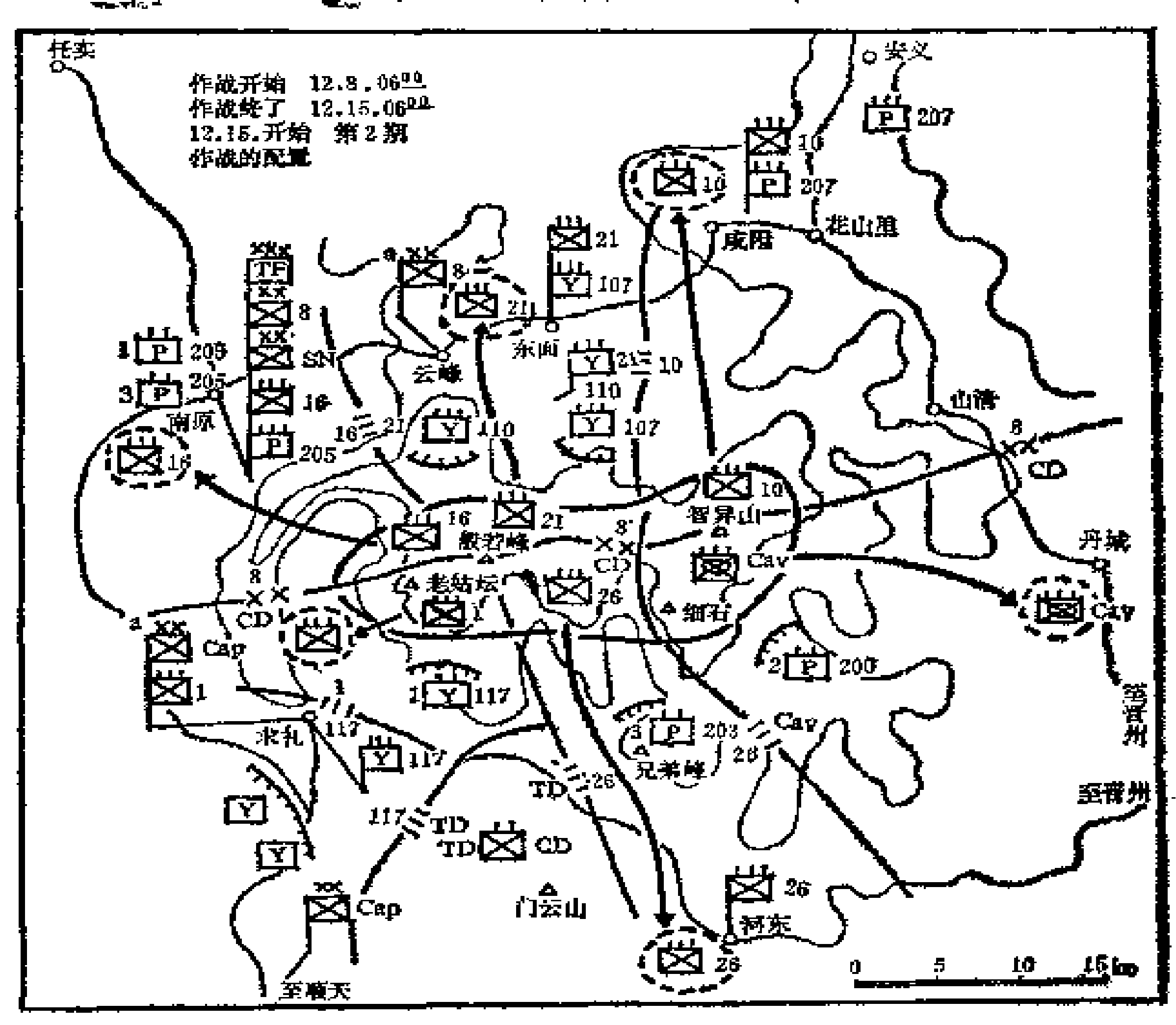


插图6 智异山地区第1阶段作战后期（进攻据点作战）（1951.12.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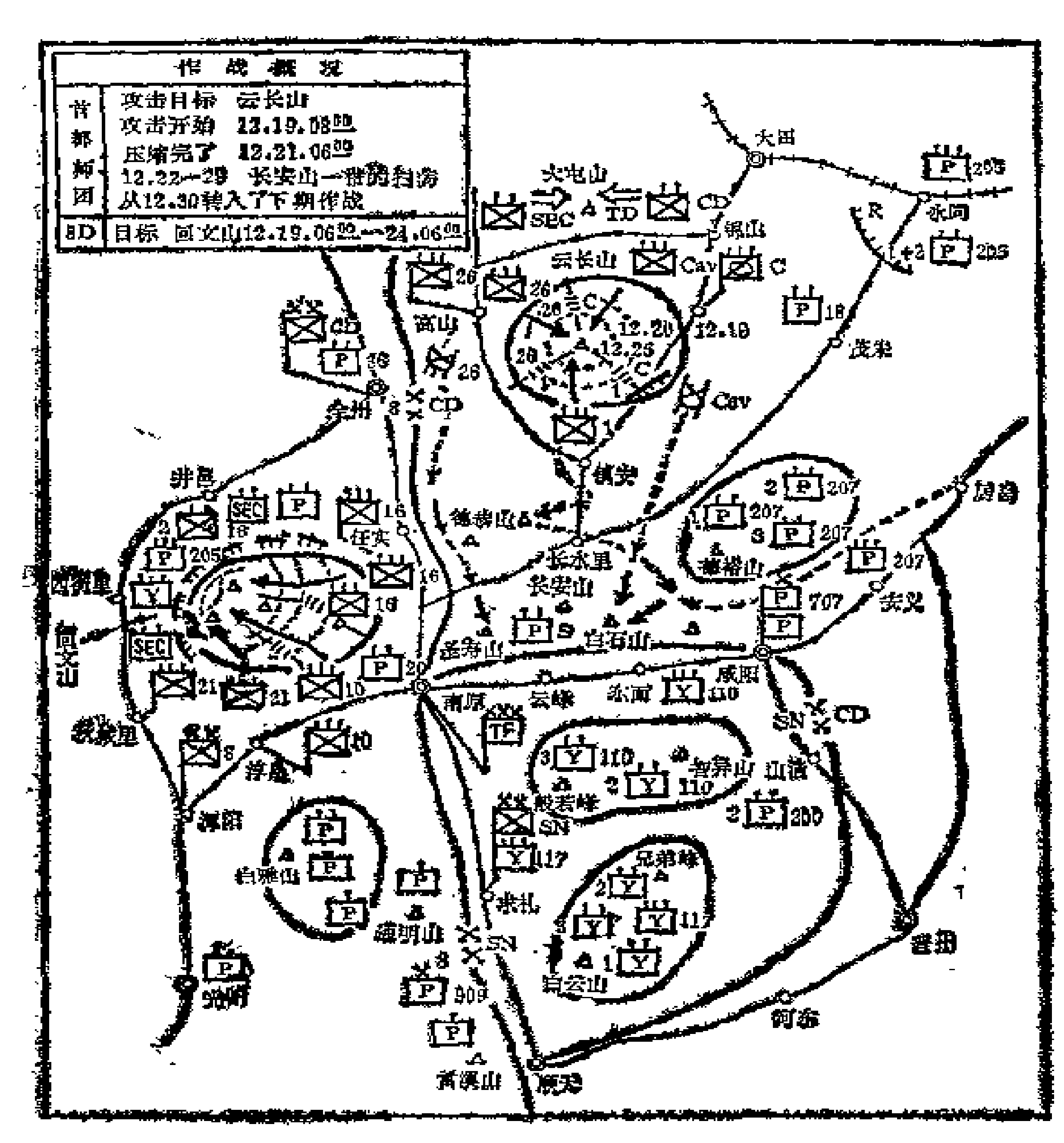
这次讨伐取得了很大成功，捕杀游击队约2500人（联合国军报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投降者从没有这样多过，可这多是为找饭吃来参加的和被强拉来的。其核心分子当初虽企图在西南方之白鸦山方面逃出，可有大约半数据认为有700～800人好象是在北方的云长山方向逃出去了。若要把智异山的包围网用日本的地方来打比喻的话，就和用一个师在青梅——八王子——厚木——松田的55公里一线的北面，另外一个师在山北——小山——笼坂山口——富士吉田——大月——奥多摩湖——冰川这70公里一线的南面同时扫荡丹泽山地和西多摩山地同样的规模，因此捕捉拼命逃窜的游击队简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况且智异山象是在丹泽盖上了一个园轮似的在深山幽谷中覆盖着原始森林，是一个名刹古迹众多的圣山。

所以一个团的扫荡正面达15～30公里，而且不得不踏开没有道路的道路进行攻击。因此要构成一条连在一起的战线来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地形险要和积雪的原因，各排不知不觉之中集中起来成了纵队，最后变成了营纵队，这就出现了间隙，好象就是在夜间从这种间隙里逃了出去的。

金点坤参谋长曾给与这样的说明："考虑到敌人要是逃跑会向北跑，曾提醒第8师予以注意。所以认定进攻的1、2日夜间敌人企图从西方逃脱只是佯动。果如所料，在第3、4天侦察机报告了其动静，秘密侦察也确认了这一点，因而采取了捕捉的措施，可是不凑巧和预备队的联络不能令人满意，致使逃出去了700人左右，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起初没有想到有3500人。但是一举捕杀2500人左右，这在讨伐游击队的历史上是稀有的事情"。所以能在深山幽谷之中捕杀，据说是因为满山都是落叶，并被20～30厘米的雪所覆

盖，因此空中侦察和地面观察都很容易之故。

就这样这个游击队夸口为攻不破的，称之为智异山要塞的大根据地，在仅仅两个星期的讨伐中就彻底地覆灭了。很多的干部被捕杀，忙忙碌碌蒐集起来的大量通信器材和武器弹



插7图　第二阶段作战前半期（1951.12.19～30）

药以及粮食等都被缴获。还有变成其隐蔽处所的山间村庄在疏散开人口之后被烧掉，或被彻底破坏得再也不能成为据点了。

隐蔽企图，出人意料地迅速集中正规兵力、居民的合作、周密彻底的空地协同攻击、进攻时机的恰当等可能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吧。

第二阶段作战　用时两周的智异山扫荡一结束，连口气也没喘就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因为讨伐的决窍就是不给游击队休息的时间。

白司令官因察知智异山的游击队已逃进云长山（全州东北），用首都师将其包围，从12月19日晨至21日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在讨伐中漏网的游击队立即想要逃回智异山去，但因为准备这一手而预先配置的第110预备团的截击，没有办法只好逃进了其北侧的圣寿山、长安山和白石山中。于是首都师立即回过头来将其包围，在29日结束了扫荡。逃跑的游击队和追剿的讨伐军之间开始了耐性的比赛。

另一方面，第8师包围了全州南侧的回文山，从19日晨开始压缩到24日结束了扫荡。

接着转为后段作战的首都师，尾追逃跑的游击队包围了大德山，从12月31日到1月3日将其消灭。这是一次连过年都没休息一天的讨伐。第8师以第10团继续扫荡回文山，以主力扫荡白鸦山，以第107预备团扫荡华鹤山，到1月6日都分别结束了扫荡。

这一阶段的讨伐与第一阶段不同，游击队的抵抗变得明显的消极了。好象游击队接到了保存自己的指令，只是忙于逃跑，有373人投降；这也证实了这方面的消息。

第三阶段作战　讨伐开始以后大约40天，把已知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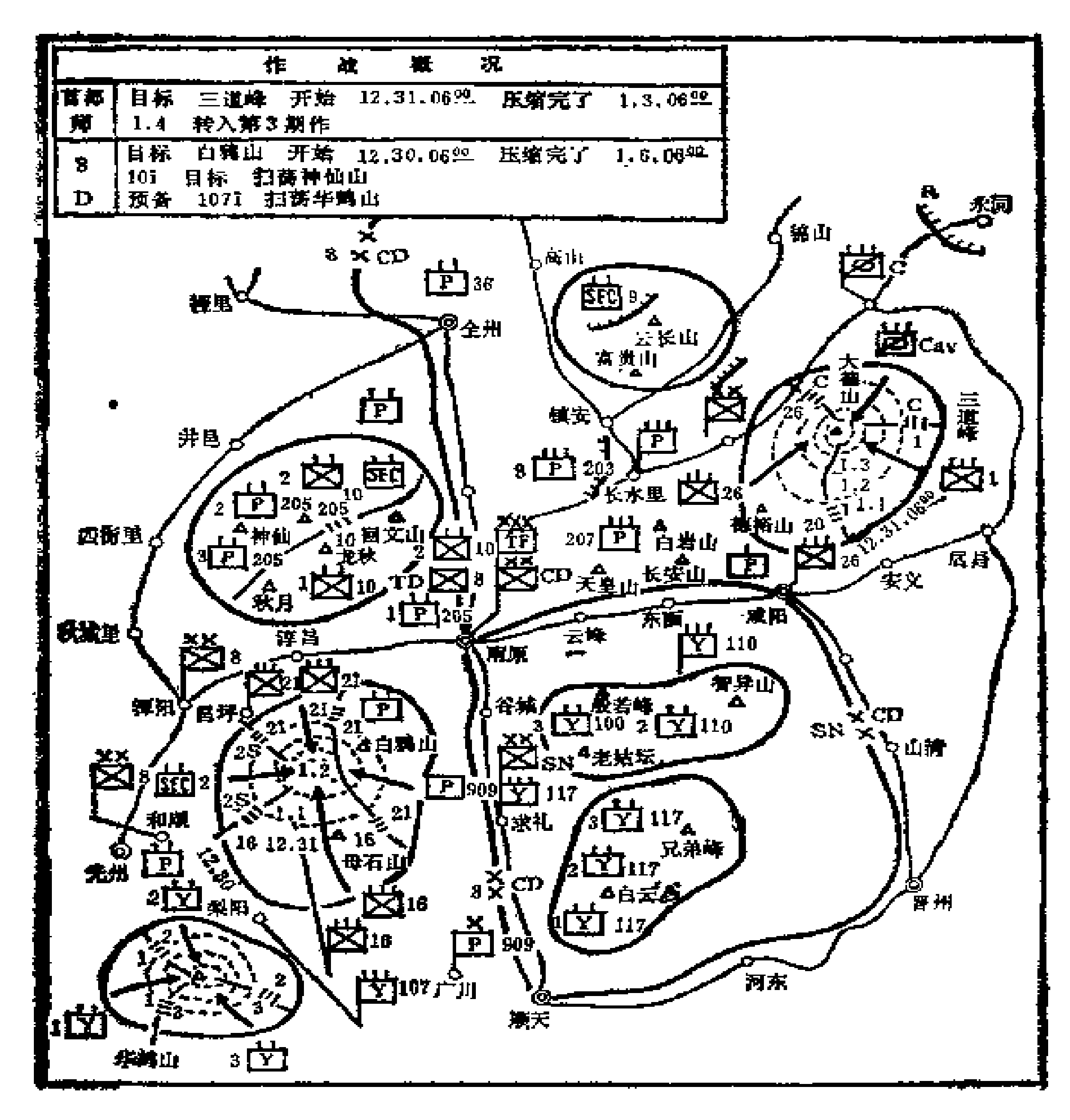


插图8　第二阶段作战后半期（1951.12.30——1952.1.6）

地几乎全都消灭了，因此集中起来组成队伍的游击队已经没有了，可是从此以后才真正是讨伐游击队的关键。假如在这个时候松一口气，那么游击队又会恢复生气，纠合势力而恢复为原来的姿态。就是说因为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了，所以这正

是必须继续进行追击彻底将其消灭干净的时候。从这时起才是真正的对游击队的讨伐，也才是正式和游击队比赛耐性。这时如果过于爱惜部队中止追击的话，那就会功亏一篑。在讨伐的战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唯有现在才是挥泪而坚决下命令的时刻，讨伐成功与否完全要看讨伐军司令官的气魄如何。白司令官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还有部队也到底是精锐师，各部队进一步对溃逃的游击队进行侦察、讨伐、追击、待伏，而且每天都进行扫荡，并且每天都有战果。

到了这个时候，居民的合作明显地积极起来了。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军队的精锐，认识到和军队合作直接关系到长久的和平生活，也因为即使和军队合作也不会遭到游击队的报复了。于是和这种合作成正比，捕杀游击队的数目也有所增加。

游击队好象完全失去控制了。这不外是因为丧失了很多干部，通信器材被破坏，据点被占领，失去了居民的帮助等原因。

经过这样的日子以后，战果成绩不断增大。被居民抛弃并被告密的游击队不久就在湖南地区停止活动逃到全北的金堤和庆南的梁山、清道地区、庆北的南部等地区了。于是政府在2月初把戒严地区扩大到这些地区，指示进行彻底追剿。到2月末估计韩国国内的游击队总数降到3000人以下这个从未这样低过的数目（联合国军报告），至此讨伐告一段落。这次讨伐可以说取得了应当刮目相看的划时代的成果。

在南朝鲜《共匪讨伐史》中详述了在第三阶段作战期间每天取得的战果情况。另外在这次讨伐期间散发的传单据说有992万张之多。

灭鼠作战　美国公开史料对这次讨伐评述如下：

“据报在战绩的背后有8000人以上的游击队和土匪，其中5400人是武装起来的。他们是使韩国政府苦恼的根源，对联合国军的补给干线不断地构成威胁。由于他们在进入11月后开始将经过调整的袭击指向铁道和军事设施，所以范弗里特下定了‘除去这个让人着急的东西的时刻来到了’这样的决心，……他指令由首都师和第8师（炮兵部队除外）编成一个支队，首先剿灭抵抗的核心智异山一带（范弗里特致韩国参谋总长的信）的游击队。”

“12月1日韩国政府宣布戒严令，限制民间人移动，禁止夜间外出，切断了村落之间的电话。2日，以司令官陆军少将白善烨的姓命名的白支队开始了灭鼠作战。经过163英里的机动包围了智异山的支队，慢慢收紧了扫荡的大网，由警察和予备团以及保安队编成的阻止部队为了切断退路被配置在战略要点上。”

随着网眼的收紧，从10人到500人的游击队跑出来了，可是只进行了轻微的抵抗。12月14日，白支队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取得了射杀1612人、俘虏1842人这样的战果。”

“第二阶段作战将目标改为全州周围的山系，从12月19日至1月4日之间，白支队反复搜索了高地，努力搜捕隐藏在起伏很大的山地中的游击队和土匪。就这样到12月杀死了4000人以上，另外还捕获了4000多人。”

“1月6日转入第三阶段作战，努力捕杀再度逃回智异山地区的游击队。于是1月19日，决定性的瞬间来临了。首都师以第26团在山系的北斜面向南张开大网，以第1骑兵团构成双重包围圈，彻底地搜索了智异山的南斜面。一个小群突破了内圈但在外圈被捕杀了。这样据信是在南朝鲜的抵抗

核心部队①被捕捉到了。”

“第三阶段作战在1月末结束时报告说，捕鼠作战的总战果是捕杀了1.9万人以上的游击队和土匪。”

2月初，南朝鲜第8师再次回到了“大钵”北侧的战线，首都师依然继续进行扫荡，到3月15日，在大成功之中结束了“捕鼠作战”。

关于在智异山南斜面的扫荡，白将军作了如下的说明：

“山上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可是游击队已失去了隐避的地方，又不能点火，因此在深深的大雪和寒冷的北风之中不应该长时间的隐藏在一天也见不着太阳的北山坡上。所以在北面张网，而在南山坡上进行彻底地扫荡，果然他们就象老鼠那样跳了出来”。

另外美国公开史料还说：“在这次作战之前。报告说在西南朝鲜有游击队8000人左右。可是实际上估计捕杀了9000人以上。这究竟是实有的游击队远比当初所估计的数目多呢，或者是很多无辜的居民也撞进搜索网里去了呢”。

关于这一点，白将军说：“被绑架来的居民虽然不愿意也还是被编进游击队里去了。所以人员好象是远比预想的要多”。

从10月末至11月，胁裹一般居民，绑架人质要粮食的事件很多，因此游击队的势力会膨胀得超出预想吧。游击队的基本战略就是把一般居民卷进去，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可以认为是当然的措施吧。另外在讨伐游击队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很难和一般人区别开来，可是在这种场合，从北朝鲜来的游击队因为语言口音腔调是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出来的。

---

① 南部司令部。

但是，这里是有游击战的悲惨的根源的，可白将军的“即使不得不付出莫大的牺牲，可是发生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态是为政者以勇断和仁爱防患于未然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这番吐露了一片赤诚和信念的谈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到了3月15日，白战斗部队完成了重任，将其任务转给了西南地区战斗司令部而分别回到第一线去了。虽然说尚未达到完全根除的程度，但捕杀了丽水、顺天叛乱的领导者南部军的首领金智会和全铉相以及第57师师长李永会等首脑级的干部，摧毁了其核心组织，可以说是打开了彻底根除的道路。

还有白善烨少将于1952年1月12日晋升为中将，当时他刚过31岁。

北朝鲜公开史料

另一方面，北朝鲜的公开史料关于这个时期南朝鲜的内情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但因为是在戒严令下的原故。所记述的那些罢工、罢课和暴动的事实不能予以确认。

“美国和李承晚一伙以战争为借口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强行解散在南半部恢复的劳动党组织、人民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破坏各项民主改革，大肆屠杀劳动党员和爱国人民，企图扼杀革命的民主力量。他从战争开始到1951年8月的仅仅14个月的期间内，用尽各种残忍方法，屠杀了以劳动党员为首的无辜劳动人民200万人以上。”

“……和共和国北半部的情况相反，南朝鲜的情况是悲惨不堪的。1951年12月以后，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一伙在80%以上的南半部地区宣布‘戒严令’，对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暴行，完全剥夺人民起码的政治权利，把整

个南朝鲜变成了监狱和屠杀场。”

“……这些情况激起了南朝鲜人民的愤怒，……勇敢地展开救国斗争。在汉城、仁川、釜山、原州及其他许多地方、南朝鲜的青年学生及进步的各阶层人民，组织‘反帝救国斗争同盟’展开斗争，工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了罢工和暴动。1951年11月，仁川码头1万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同月釜山码头工人烧毁中央码头美军军需物资和美国大使馆，同年12月还烧毁了釜山第1兵工厂，给敌人以莫大的损失。1952年1月釜山市朝鲜纺织厂的工人们举行罢工，同年2月镇海美军第55供给站第1作业场工人们举行罢工，4月大邱工人们烧毁和爆破专卖局的工厂，同月仁川的米安盐田工人和宁越煤矿工人们举行罢工，7月釜山码头工人们举行罢工，拒绝给美军卸货。”

“农民们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52年4月，全罗南道的和平、庆尚南道咸阳的农民为夺回粮食举行暴动，6、7月数千名农民烧毁忠清北道沃川金融组合仓库和全罗南道光州农业仓库等。”

“青年学生们为反对李承晚政府的强制征兵而举行了罢课和暴动，并采取各种方法反对在李伪军服役。1952年8月，被强征而收容在光州的1千多名青年举行暴动，打死50多名武装警备人员后逃出收容所，其中一部分青年投到游击地区去。”

“在这个时期，共和国南半部的我们游击队，在劳动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下，满怀着最后胜利的信心，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自己的队伍，根据现实采取各种不同的战斗方式继续给敌人以损失以支援朝中部队的积极防御，并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展开了反对美李匪帮法西斯统治的救国斗争。在全罗南

北道、庆尚南北道为中心及其他各地的我们游击队，袭击永登浦、晋州、蔚山、井邑、永同等敌人的军事要冲，颠覆军用列车，扫荡了敌人军警，为解放人民而展开顽强的斗争……”。

三、冒 的 战 线

就在白战斗部队的讨伐取得令人瞠目的战果时，也看不出中朝军有什么特别的动向。在这期间只有12月下旬南朝鲜第1师正面的中国第65军对芳芝里（板门店东北4公里）前哨的攻击并于1月初将其夺占，还有1月末对驿谷川南岸的前哨阵地的攻击。中朝军并没有采取为援救濒临毁灭的南部军团的特别行动。

第8集团军考虑因抽出了两个精锐师，中朝军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战线被皑皑白雪所覆盖，象睡着了一样的寂静。

三项试验　于是利用这种小康的局面，范弗里特上将进行了3项试验。这就是破坏枪眼的射击，为捕获俘虏而设伏以及直升飞机试验。

射击枪眼是范弗里特上将从过去在欧洲战线当军长时，对锡格弗里德线（德军之西方国境要塞线）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想出来的，这是因为中朝军阵地的强度用普通的弹幕射击奈何不了，因此想集中弹道弧度较为平直的火炮直接摧毁枪眼部分的这种试验。

一月份美第1军集中了从155毫米自行加农炮到坦克炮等的各种平射火炮，对于能够目视到的枪眼和火炮射击口以及掩体进行了直接瞄准射击。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这对修在急峻山腰间的枪眼虽有某种程度的效果，但“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这是因坑道式的枪、炮射击孔很厚，只有在射向

一致的情况下炮弹才能打到里面去的原故。如果射向稍偏一点，即使命中了也只是使入口受点轻微的擦伤而已。虽然想了各种办法，但到底也没找到对付洞窟阵地的有效手段。中朝军的火力也组织得十分严密，所以不能将没有防护能力的大口径炮保持一致的射线。这就是说在这次战争中，不仅在谈判上和战略上陷入了僵局，在战术的范围内也陷入了僵局。

所谓捕获俘虏的埋伏，是一种很有趣的设想。就是打算利用一直吵吵嚷嚷的孩子们突然地安静下来的时候，父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放心地跑过来看看这样的一种心理。

计划就是从2月10日至15日期间前线保持沉默。禁止炮击。也不派出侦察和巡逻。空军也不攻击距前线18公里以内的地区。总之停止在此之前例行的一切行动，让敌人看不到一点动静。这样一来会引起敌人的好奇心，产生一种认为联合国军也许撤退了吧这样一种错觉，这就一定会派遣侦察队出来。那么就设埋伏将其捕获这样的一个计划。计划是按预定进行了，但是中朝军并没有上这个圈套。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从理论上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实际上敌人并不那样愚蠢。正好借这个安静的时间加强在枪眼射击试验时被破坏了的阵地"。巧妙的圈套反而被将计就计地利用了。中朝军好象是满足于确保现在的战线。

下一个试验是用直升飞机运送部队转移的试验。在这种山连着山的战场上，随着直升飞机性能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使其越来越变得极其宝贵了。但其主要用法还只是停留在运送伤病员和讨伐游击队时小部队的空中机动，紧急空运以及侦察、联络等方面的阶段。

于是第8集团军为了进行营一级空中机动的试验，集中了161架这样空前的大数目，试验了利用其进行部队换防。这种“搅蛋器”只用了30分钟就空运了950人的一个营，一小时以后就把被轮换下来的部队运回来了。过去要用两三天时间进行的营一级的换防，只用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了。这就是在越南的空中飞骑兵的原型。（蒙特罗斯著《空中飞骑兵》）

第8集团军的焦虑　这样，战线好象是回到了35年前的欧洲西部战线。寂静的战场，用带刺铁丝网，地雷和一连串复杂的堑壕组成的纵深阵地，由炮兵和迫击炮构成的火力组织，侦察、巡逻和袭击，一切都好象回到了1914～1918年的年代。所不同的只是飞机发展了，毒气战被暂时搁置起来了，因发明了DDT而没有出现传染病和虱子，但基本上是有时间好象是倒转了这样的感觉的。

但是这种战线的寂静并不是因联合国军无力量和无计划造成的。担心在不知继续到何时为止的对峙中，对过于无所作为的军队会带来危险的范弗里特上将，一次又一次地申请进行积极的作战。也许是作为积极敢为的他本身耐不住在这样阴暗冬季里的对峙了吧。总之象下面他的这些连续提出来的申请，说明了他的焦虑不安。

2月9日上报的“粗手杖作战”：

4月15日开始在西部正面发起进攻，击溃中国军的4个军进至礼成江——开城——市边里一线，使西翼的防御更为安全的同时摧毁开城、市边里的补给基地。

这时让第1陆战师在东海岸进行佯动，以保障其成功。这次作战的损失估计为1000人。

2月22日上报的“归乡作战”：

为了夺回古都开城以提高南朝鲜军的士气，4月1日由南朝鲜部队开始进攻，进到礼成江——开城一线。不进行向市边里的进攻以及在东海岸的佯动。

但是由于在板门店的谈判2月末时有些小的进展，所以李奇微上将都没有批准。这是因为他相信只要中朝军的动态没有什么变化，任何会带来牺牲的作战都是徒劳的。所以对第8集团军的答复都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或者“进攻行动只能限于在贵军安全上所必须的侦察和反击”。

但是范弗里特上将虽然明知道李奇微上将极其讨厌发动攻势，还是在4月1日申报了“筷子6号作战“计划，接着又申报了“筷子16号作战”计划。这是范弗里特上将担心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的军队的危险性和想让南朝鲜从战胜的经验里获得信心这样的念头所驱使的。

“筷子6号”是想使得到加强的南朝鲜师包围从立在铁三角地区中央的西方山，“筷子16号”是用南朝鲜第1军的两个师扫清南江河畔的北朝鲜军这样一种计划。当然哪个作战都要由美国的空军、海军以及坦克、炮兵来进行支援。

李奇微上将以“筷子6号”预定进入的防御线的地形令人不放心这样的理由否定了这个计划，但对“筷子16号”附加上不使用美军，在实施之前要得到批准这样的条件，批准了其准备工作。这可能是在4个申请里边就这一个还可以这样的心情吧。不得使用美军这样的条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好容易取得批准作战的范弗里特上将开始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可是不久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无限期地停止下来了。这是因为如后面将要谈到的，板门店的谈判遇到了一个症结，联合国方面于4月28日提出了一揽子提案，需要注视中朝方面反应的缘故。

这样1951年至1952年的冬天，两军都处于越冬的状态。但两军并不是什么都没做。象下面所谈到的，侦察和警戒行动不分昼夜的进行着，依然是没有一天不出现不发生伤亡人员的日子。

巡逻、侦察、袭击　为了谋求军队的安全，必须不断地侦察敌情和进行接触、警戒，这是古往今来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所以如在前边曾谈到过的，范弗里特上将曾指令励行这样的活动，可是侦察和袭击几乎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这是因为不要说捕获俘虏，就是进行接触也并不是容易作到的事情。尽管如此，还是按习惯派遣侦察队和袭击队，在1952年4月时，各个团每夜至少要派出一组侦察队和两、三组设伏队，这已成了一般的规律了。让官兵们紧张起来，取得宝贵的经验和训练机会的价值，比情报的价值更值得重视。

侦察和袭击由各营、连轮流担任，在经过两三周时间的夜间袭击行动和射击技术的训练，并让其实施慎密的砂盘教育之后再派遣出去这已成为定例。

但是在长时间的对峙之中就不免有些千篇一律化了。下面谈到的美军第3师第15团K连4月16日夜里的经验，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该连的任务是袭击临津江西岸中国军的一个小哨位以便捕获俘虏，这次行动得到155毫米加农炮8门和105毫米榴弹炮6门的密切支援。该连进行了极为充分的训练，并在很相似的地形上反复进行预演，因此自信心很强。

指定袭击的目标位于长靴形棱线的突出的一端，是从北面1.5公里处监视该连阵地的3个小哨中的一个，附近是夹杂着丘陵和水田的平地，因此已对峙了好几个月了，所以

双方对地形都非常熟悉。

4月16日是个大雨天，夜里黑得象漆一样，而且前进的道路变得象泥沼一样的了，可是K连按预定计划于21时10分，全部人员穿着尼龙防弹背心勇跃地出发了。

按规定首先由警戒组排除阵地前的铁丝网和地雷区，接着是支援组和袭击组，随后是由12个朝鲜人组成的担架组，不久就把前进的队形整顿好了。可是一开始就触发了地雷，把前进的气势给削弱了。据说是来晚了的卫生兵和担架兵误走进布雷区碰响了地雷。为了这件事的善后措施，该连白白浪费了30分钟。

不久开始在水田中的小道上前进时，又遇上了没有想到的麻烦。因为在相邻的第1营正面发射了照明弹，所以每次都不得不趴伏下来。这好象是和临营之间没有联系好之故。

而且在前进的路上散落着烧毁的村庄，因此，对此进行侦察又费了一些功夫，在到达预定作为支援射击阵地的水流堤防时已经是23时了。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个小时。

支援组在小河土堤上并排架好了4挺轻机枪准备射击，加雷上士指挥的袭击组（26人）沿着宽阔的水田中的小道向目标高地接近。正当好不容易才接近山丘的时候，突然“谁！”这样一声高声的吼叫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这是日本的官兵们在大陆听惯了的那种声音。立即在凌厉的口令声和嚓咔嚓、咔嚓的操枪声中开始了“乱七八糟”的射击。中国军设的是个V字形口袋阵的埋伏。这是因为该连选定的这条接近道路是以前曾被其他的连几次利用过的道路。

在最初的射击中有1人战死，3人负伤。战死的那个人据说是第一个穿着防弹背心战死的人。防弹背心是按经受步

枪子弹和炮弹碎片设计的，可这是因距离太近了而射中的。

一会儿中国军的射击慢慢地沉寂下去了。在黑暗的夜里是不能无休止地继续射击下去的。这时加雷上士开始回击，并立即要与营部联络，但是电话机和无线电话机都被敌人的子弹打碎了。

另一方面，支援组在立即要开始射击时也受到了同样的集中射击。堤岸上没有任何的遮蔽物和掩体，立刻就有一个人被打伤，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跳进齐腰深的 水 里 去 避难。

第3营长威尔西中校根据枪声知道情况有变，可是有线和无线电话都不通。因为不知道确切的位置也不能向炮兵提出射击的要求。这时如果配置信息传递哨就保险了，可是好象是过于相信有线、无线电话了。

加雷上士的袭击组射击了10分钟左右之后中国军队好象撤退了。

加雷上士撤回来了。携带的子弹还剩下一些，因为奇袭的希望已经消失了。在和支援组会合之后寻找担架，可是担架组的人员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只好用步枪和作业服搭成临时担架来运送死伤者，但这时在第1营的正面还在继续发射照明弹，所以每次都得趴下，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这样，这次K连的袭击中了人家巧妙的埋伏以徒然增加了伤亡的结果而告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篇一律的行动造成了这次灾难，这是确定无疑的吧。美国公开史料评 述说：“K连的经验只不过是1951～52年的冬季和春季发生的几百件这样的事例中的一件而已。若干的侦察队干得很巧妙，把俘虏带回来了，但是大多数的侦察队只是进行了交火，或者“没见到敌人”，或者“没有遭受射击就回来了”，差不多都是这

样消极的报告”。但是中朝军好象也采取了大体上类似的行动。就是说这些就是在此期间中地面战斗的典型，不论是敌方还是己方都在抑制进行玩命的行动。

敌我双方的前线兵力　这期间敌我双方地面兵力之比有一些逐步的变化。

中国军乘着下面将要谈到的阻止作战的机会逐渐增加了兵力，从11月1日估计的37.7万人，到12月1日估计增加到了57万人而在1952年初估计增加到了64.2万人（联合国军定期作战报告）。

北朝鲜军到1952年初好象增加到了22.5万人。

就是说1952年初中朝军的地面兵力已膨胀成了79万人这样一支大军。

与此相反，美军部队却有稍微逐渐减少的倾向。11月1日的兵力为264670人，但到了4月末减少到了260479人。虽然每个月有1.6万人至2.8万人的补充人员到来，但已达到轮换资格的数字要超过这个数字。

虽然如后面所谈到的，南朝鲜军队由281800人增加到了341113人，但整个数字的悬殊还是变得有些增大了。

根据4月初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报告，谈判开始的1951年7月和1952年4月中朝军的战斗力可作如下的比较。

中朝军的兵力演变：

区分＼时间	1951 年 7 月	1952 年 4 月
兵力	72个师 50.2万人	82个师 86.6万人
炮兵	中国军 4个师 北朝鲜军 装备中 补给量 日量8000发	中国军 8个师 北朝鲜军 4个旅 补给量 日量4万发
坦克	中国军 无 北朝鲜军 1个师	中国军 2个师（520辆） 北朝鲜军 1个师
空军	中国空军 500架	中国空军 1250架 其中800架为苏制喷气式飞机，运输机75架

面对这样增加的形势，最使联合国军警惕的是中国的空军。虽然，2月份出击4000架次，4月份出击2300架次，中国空军并未来进行积极的挑战。也还没有修复北朝鲜飞机场的征候。但是航空作战是瞬息万变的，可能只在一个早晨战争形势就会改变性质，这是使联合国军首脑部门头痛的原因。所以李奇微上将提出了“在确保安全上需要F—86佩刀式喷气式飞机6个空军联队”的报告，但华盛顿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现在的月产量是美国13架，加拿大20架，可是全部要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了1月份虽然给增加了一点，但是远远达不到希望的数字。美国的重新武装还是迟迟没有进展。

敌我双方的损失　对峙状态继续下去，敌我之伤亡数字当然有所减少。下表是联合国军估计的数字。

	联合国军之伤亡数	联合国军估计的中朝军伤亡数
1951年10月	20000人	80000人
11月	11000人	50000人
12月	3000人	20000人
1952年1月	3000人	20000人
2月	2500人	13000人
3月		12000人
4月	2500人	11000人
合计	42000人	206000人
备考	其中11月～4月间之损失为战死4600人、负伤21000人，失踪者800人。	其中11月～4月间战死估计为88000人，负伤估计为40000人。但美国公开史料也认为战死者和负伤者的比例异常，有过于夸大的倾向。

但是联合国军在此期间伤亡合计达4.2万人之多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仅管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才开始举行谈判。可是损失一点也没减少，了解了这个情况的美国国民深感焦虑和不安，并给谈判和秋季的总统选举造成了巨大影响。

四、阻止作战与烦恼

地面作战陷于上述的形式，无力促进谈判，因此寄打开

现状的期望于空军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美国公开史料说："由于中国龙钻进了洞窟和地下壕中不出来，所以美国鹰为了切断其补给而进行巡回狩猎"，但继夏季和秋季的绞杀作战而进行的空袭，与其说是从继续施加压力这样的观点出发，倒不如说是从事先阻止中朝军发动全面攻势这样的观点出发制订出计划来的。因为中朝军的补给线被一色白的雪所覆盖，树叶落尽上空也暴露了出来，所以通往达60万人以上的前线的补给道路就成了空军的绝好目标。

从11月到4月联合国空军每个月平均出击飞机架数用于阻止作战的在9000架以上，接近支援从339架变为2400架。虽然第8集团军对近接支援的效率减少有所不满，但对潜入地下并作好对空准备的中朝军队，已经不能希望获得原来那样的效果了。如前面曾谈到过的，由于构筑了除直接射击枪眼或大型炸弹直接命中之外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阵地，对空火网的组织也趋于完善，和空军的损失增加相反效果变得很成疑问了。

机械力和人力之战　而在阻止作战方面则比夏、秋季的绞杀作战有效。特别是初次用于实战的舰载喷气式飞机对铁道的破坏能力很是优秀，把原来用一天就可以修好的破坏的地方破坏得用三天的时间才能修复。

在1月份，有3艘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巴雷霍奇号、安提坦号）专门攻击铁道，每一艘航空母舰分别对1500～4000码的地段集中加以轰炸。空军采用的不是点目标的精密轰炸，而是进行以重要设施为中心的精密地毯式的轰炸。因此整个地区被破坏，某些地方10天也没修理就那么放着。就象攻击地面上的限定目标一样，在只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对

手也会采取对抗的措施，但随着攻击面的扩大就难以采取对付的手段了。正因如此，1月下旬，元山至高原间的铁道被破坏之后就那么放置了两周之久。

一进入2月之后，中朝军开始将前线的高射武器转用于掩护铁路方面。这定是因为前线的对空设备已趋完善从而联合国飞机的攻击有所减弱，和生命线开始受到重大威胁之故。

于是这次又开始了和高射炮之间的战斗。首先由喷气式飞机压制高射炮火，接着用往复式飞机攻击铁道。

随着铁路遭受损害的逐渐增加，北朝鲜铁路局开始用人海战术来进行对抗。他们将包括3个正规旅的50万人经常地布置在铁路上。在每个车站配置50个人，每6公里配置一个10人的监视组对全线进行监视，一被破坏就让地方劳务队用土筐和铁锹埋上洞穴，由专业人员修复枕木和铁轨。有人看到在某种情况下，还在攻击中就开始修复工作了。这真是破坏和修复的竞争，是机械力和人力间的斗争。

北朝鲜军白天把列车隐藏在隧道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飞行员以超低空将炸弹投进隧道，但是由于小心谨慎的北朝鲜军把机车和装载了弹药和燃料的货车藏在隧道的中间，而在入口处堵上砂袋，因此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且气候也给中朝军帮了忙。炸弹常从冻得棒硬的地面上弹跳起来，甚至出现过其中有的炸弹在空中爆炸而对友军飞机造成伤害的事例。

联合国空军尽管倾注了巨额的物资器材和最大的努力一心想要阻止住，但北朝鲜的铁路和卡车仍然在继续地开动着。远东空军司令官温赖特将军在手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告诉全体人员航空阻止的界限。因为由于敌人的创造性和努

力，其效果被减弱了”，可是北朝鲜的铁路由于努力和创造性而没有中断运行。例如十一月初，对平壤东北方的铁桥进行侦察时看到有两座桥梁都没有了。于是飞行员报告说："不能运行"，可是再看夜间拍的照片，那吐着黑烟的列车不是正在跑着吗。北朝鲜军一到夜间就架起了活动桥梁，每夜列车都在运行着。

就这样，冬季的阻止作战虽然给中朝军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不自由，但未能对其给予决定性的打击。李奇微上将把这种效果报告说成“航空作战确实使敌人的补给迟滞，也使其向前线补给运输兵力改道进行，补给品的损失使得苏联和中国担负了更多的负担。……但是敌人仍然向前方运送了对峙所需要的物资，也将部队进行了加强。……由于共军的对空手段和修理能力仍在提高，所以将来的阻止效果定会日益减弱。所以如果不用积极的行动使敌人大量消耗补给品特别是使其大量地使用弹药，那么是可以储备起能够支援大规模攻势的补给品来的”。（1952年1月4日报告，致陆军部16354号）

渗透作战　于是进入三月份开始化雪之后，远东空军改变战术开始了起名叫“渗透”的阻止作战。这是受到海军飞机之轰炸方法的启发，连续24小时将一段特定的线路破坏净尽的战法。

3月25日～26日的24小时内，出动了战斗轰炸机307架，战斗机161架，B—26轻轰炸机8架，对新安州和定州之间的40公里的铁路线施加连续地轰炸。

但是结果令人很失望。北朝鲜铁路局在6天之内就把这段铁路修复了。而且反而产生了因在这里进行集中攻击，其他线路没有遭受一切攻击这样相反的效果。

进入4月份，气候不顺的初春来临了。对铁路的攻击变得经常中断，这成了提供时间让北朝鲜重建和修整铁路网的时期。到4月末，铁道阻止作战也陷入僵局。

美国公开史料说明形成这种僵局的原因是："阻止攻击的弱点是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时不得不中断攻击。这就是说和铁道的战争没能取得全胜应归结于还没有开发出不管天气和白天黑夜，都能加以有效的攻击这样的技术"。美国尽管拥有技术力量，但只用机械是不能战胜人的力量和人的智慧的。这在经过了约20年的越南，也可以同样这么说吧。

可是第8集团军对这种阻止的效果给予了如下的评价：

"假如不进行阻止作战，敌人就会把优秀的铁路终点建设在市边里和平康北侧，一定会把几倍的炮弹和迫击炮弹送到我们的头上。……诚然阻止作战没能阻止住敌人的补给。但是成了削弱敌人的战斗力，限制了其攻击防御能力的主要因素，这是肯定无疑的"。

五、海军和岛屿

在此期间海军舰艇仍然不变地以其巨大的舰炮继续破坏东海岸的铁路运输，对重要港口的炮击、扰乱，以及对南朝鲜第1军提供地面支援。其骨干战斗力为战列舰新泽西号、威斯康星号，重巡洋舰托列多号、洛杉矶号、罗彻斯特号、圣保罗号，轻巡洋舰曼彻斯特号等。这构成了400毫米加农炮18门，200毫米加农炮36门，150加农炮12门这样巨大的火力。

进入十二月以后，英国海军陆战队指令作战袭击了端川（城津西南30公里）3次，袭击元山港1次，刺激了北朝鲜军的神经。

可是，不知是对此进行报复或者是因为有利于板门店的

谈判，北朝鲜军开始夺回沿岸岛屿。十二月北朝鲜军夺回了瓮津半岛海面上的一个小岛，二月份又对城津东北30公里的洋岛加以攻击。因为这个岛是作为轰炸诱导基地，配置有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的哨所，所以新西兰的驱逐舰急忙赶赴该岛，击沉了11艘渔船而将其击退。

北朝鲜军于三月份进攻了镇南浦西南30公里，扼守大同江口的席岛，驱逐了南朝鲜守备队。这个岛是监视大同江口的一个最好的岛，但因距离陆地只有4公里，是一个极易遭受攻击的岛，因此乔伊中将没有再去占领。

就在继续进行争夺这些岛屿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就是提出了为了促进板门店的谈判，派军舰到中国海岸去巡逻一下这样的想法。这是重提麦克阿瑟的提议，这可能是出于因为陆上和空中的手段都行不通了，所以"那么最后就用海军"这样一种心情吧。

但因国务院的反对而没有实现。理由是这会使邱吉尔首相为难，是不适当的。当时邱吉尔被怀疑在一月访问华盛顿时同意了美国扩大战争的方针，而正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中。

于是4月中旬，机动部队攻击了清津，倾泻了200吨炸弹和几千发炮弹。

但是北朝鲜军即使全国都化成焦土，也希望取得光荣的，对等的停战。这可能是因为如果接受了束缚自由的条件，恐怕金日成政权要继续存在下去就会有危险吧

所以这些海军作战无力打开谈判的僵局，这是显而易见的。

终于到1952年的春天，联合国军在地面，在空中，甚至在海上，能够带来决定性效果的手段全都丧失了。可以说是完全的行不通了。联合国方面不论是在战略上，战术上，在

谈判上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都陷于进退两难之境。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正因如此才酿成了联合国方面在板门店提出一揽子提案，迫使同意或者否定这样的一个机会。

六、军队的整顿

谈判将要拖长下去，战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小。于是第8集团军断然实行了整顿部队，适时改变配备以保持反应能力，确立人员和部队的轮换制度以使其顺应长期作战，增强南朝鲜军队为将来的形势做好准备等各种政策。

整顿　首先于11月份，让在伤心岭周围战斗中打得很疲劳的美军第2师与美军第7师换防，使其作为美第9军的预备队进行休整。接着在12月，将让进攻1211高地时受到消耗的南朝鲜第5师与结束整训的南朝鲜第3师换防，将其配置东海岸进行重新整编。

把将进行重新整编的部队配置在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1军的后方，可能是为了准备中朝军对两个突出部进行反击。

到2月下旬，由于已渡过了讨伐智异山的这一关，所以3月间，范弗里特上将把南朝鲜第8师重又配属给古巢的美第10军，使其与在"大钵"北侧担任第1线任务的第1陆战师换防。崔荣喜将军指挥的南朝鲜第8师，可能已成长到能够接替下第1陆战师的任务这样的程度了吧。

于是将第1陆战师转用于西翼，接替南朝鲜第1师的任务，使南朝鲜第1师与涟川正面的美第3师换防，将美第3师作为军的预备队使用。

据说范弗里特上将把第1陆战师转用于西翼是出于岛屿的争夺变得激烈的时候，水陆两用作战的专门部队配置在能

发挥其能力的战线是很自然的，而且汉城的防御会更加可靠这样的理由。

这样一来，南朝鲜第1师就离开了从开战以来始终担任下来的汶山正面了，可是到1973年时，南朝鲜第1师还被配置在古巢的汶山正面。南朝鲜国民果然是尊重传统和惯例的国民。

这时第8集团军果断地实行了解散从很早以来就成为悬案的黑人部队。

如在《朝鲜战争》第2卷中曾谈到过的，第25师第24团除团长外，其他人员都是由黑人编成的，这从很久以来就有问题。所以从洛东江的时候就有将其解散的议论，可是由于这个团是根据1866年的法律编成的这个缘故，只要不修改法律就不能解散，就因为这样的理由使其变得没有下文了。

可是，这项法律在一年几个月以前就已经修改过了，因此解散第24团把兵员分编入其他的团，代之将第14团编入该师。另外将同样由黑人编制成的部队第2师第9团第3营、第3师第15团第3营、第64坦克营、第58装甲炮兵营等解散，将人员分别编入第8集团军内的各个部队。

人种问题对于单一民族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复杂的问题。

循环轮换　到现在还在屡屡使用循环轮换这样的用语，如果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让服务期间超过一定基准的官兵依次轮换的制度，这是范弗里特上将作过"官兵们健全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靠从1951年初以来采用的自由循环轮换制度"这种高度评价（1952年3月5日致作战部长报告）的一项制度。在从日中事变以来打了8年仗的日本军中，虽曾有过按征集年次让兵返还内地，或者是解除召集的制度（就是这个也

是到1943年左右），但没有过根据个人的服务年限使其轮换的制度，因此到战争结束时，在第一线服务六、七年的人是很多的。笔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这在当时的日本来说，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奢望。

这场战争是局部战争，战局已渡过了难关，因而应从要平等地负担牺牲这一点来着想，这在越南的战争中也是适用的。但是那种认为不这样快快地轮换就不能保持官兵的士气，甚至涣散美国的精神的看法是不适当的。在这种着想的里面是有为准备将来的大战，应让多数官兵具有实战的经验这样的目的的。

轮换资格的分数为36分。在前线服务的一个月是4分，在朝鲜而在前线以外服务一个月为2分。就是说如只担任前线勤务那么9个月就可轮换，如仅从事后方勤务，那么18个月方能轮换。

这个制度是在1951年春天规定的，到了同年夏天，有轮换资格的逐渐增多，到了同年秋季至1952年春季之间，每月轮换人数达到了1.5万人至2万人。联合国军在讨论第3项议程时，强烈反对打算削减每月轮换额数的中朝方面（后述）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这个制度的确是维持士气的一剂良药，但是也有使部队的战斗效率显著降低这样不可否认的缺点。因为服役9个月以上的老兵一个也没有了，所以无论在团结方面还是在战斗技术方面，特别是在战场上所需要的微妙的判断力方面都造成了欠缺，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吧。听说在越南战争中，这种缺陷方面曾出现得更加严重，所幸的是在这次战争中战局如已所述，所以美国公开史料作出了“这个制度进行得相当顺利”这样的评价。

部队轮换　美国第40、第45国民警卫师于1951年4月在日本登陆，一边充实训练一边担任日本的防卫，这在前面已谈到过。

由于7月份开始了谈判，故有过由这些师和经历过战争的师进行轮换的议论，但被李奇微上将否定了。这是因为出于战局将如何变化还不清楚，因而使用尚不成熟的师是成问题的这样的考虑。

但是华盛顿的首脑由于来自议会的压力，有意地花了巨额经费将其编成并派遣出去，但不给予战斗任务……这样的议论，再加上各州的士兵大多数到1952年8月就满期了，因此在进入11月后指令进行部队轮换。

12月，第45师（由第179团、第180团和第279团编成）和第1骑兵师轮换，第40师在1月份接替了第24师的任务。

轮换时接防的方法是很有趣的。轮换部队只携带个人装备品，部队的装备品在阵地上原封不动地进行交接。被轮换下来的部队在日本接收接防部队留下来的部队装备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捆包和运输装备品的时间。

例如金城突出部的第24师的炮兵们，装填好炮弹，手握着拉绳等待接防。这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必须进行射击。当第40师的接防人员来到，一接过拉绳去，他们就跑去乘上等待着的卡车。这就是轮换了。就在卡车开动起来的当儿，中国军以此为目标开始了炮击，于是双方立即展开了炮战。

轮换交接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这两个州的步兵师战斗得比原来想象的要好。第8集团军报告说："循环轮换取得了充足率减到90%的经历过战斗的师的同等的战斗力。"

南朝鲜第2军的重建　4月5日，南朝鲜第2军被复活

了。该军是在1951年的正月攻势之后被撤消的，在同年春天中朝军发动5月攻势的时候第3军也被撤消了，因此作为南朝鲜军一级的建制，当时只剩下白善烨少将指挥的第1军，这在《朝鲜战争》第9卷中已叙述了。

可是南朝鲜军增加得很快，已编成10个师了，但只有一个由两个师编成的军，这在人们印象中实在是不那么相称。所幸对峙状态好象没有发生突变的模样，智异山的讨伐也结束了，因此以首都师、第3师、第6师这3个师编成了第2军，按照由南朝鲜军担任补给困难的正面这样的原则，让其担任金城突出部的防御。

军长由白善烨中将担任。在很多优秀人才中挑选他来任军长，不难想象是因为他取得了不败的战绩，但也许是范弗里特上将大力推荐的缘故。

白将军曾谈过如下的一段话："虽然听说过要重建这个军，可万万也没想到让自己来干。所以当野战司令部解散我被召到汉城去的时候，我想准是让我汇报智异山地区扫荡的成果。当我抢先一报告，范弗里特上将却说：'打算在金城正面再建一个韩国军团，你有什么意见。'于是，我从作为韩国第1军长的经验，按我所想到的回答说：'要是编成一个没有军直辖的炮兵和工兵、通信和补给机关的军，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虽然我是同意再建这个军的。'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掌握支援第一线师的手段和物资的军长，只凭下命令是很难进行血肉相联的统帅和得心应手的作战的。范弗里特上将说：'研究一下'，可是不久就发布了让我当军长的命令，并创设了虽然小一些但是属于军的炮兵和工兵等，……由美国第5炮兵群经常地进行支援"。

就这样，白军长带着首都师进入到金城正面统率以前就

在这里担任防御的第3师和第6师，担负起这个成了中国军队眼中钉的突出部的防御任务。

南朝鲜陆军的增强　这个时候，美国一方面在朝鲜继续进行谈判和作战，一方面急于进行西欧的重整军备的工作。本来在朝鲜战争刚一爆发时就立即着手加强西欧的，但是由于发生了不得不将预定派往西欧的第2师和第3师增派到朝鲜去这样的情况（见原第2卷），因而变得一拖再拖。但是到1951年底完成了增派6个师的工作，在1952年2月的里斯本会议上决定了西德的重整军备和编入北大西洋军的协议，开始了总计达50个师的欧洲军的建设。这就是说要在欧洲开始建设一个分担适应各自国力的兵力，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的防卫共同体。

可是在远东却不能依靠各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英国因马来的游击战而手忙脚乱，法国则被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骚乱弄得开始一筹莫展，不久将甚至会连向朝鲜派兵也难于做到，这种情况变得越发明显了。这就是说，美国将在不久的将来要陷于不得不用独自的力量来保卫远东的安全这样的处境。

于是对于是让美国的大军在停战以后也要常驻在远东呢，还是开发在远东的潜在战斗力即人的战斗力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是美国选择了后者。这不外是出于如下的判断，这就是训练成一支对共产主义的侵略具有战斗意志，持有装备并训练有素的部队要花费金钱和时间这是肯定的，但这比让美军常驻下去要经济，何况再没有别的方法比让其做好准备养成以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样的气概更好的办法。仅仅用美军来保卫远东的全部有关国家是办不到的事情，而且去保卫不想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国家是没有价值

的。

这样就以较快的速度开始了扶植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日本建立防卫力量的工作，首先是急于加强遭受现实威胁的南朝鲜军队。

南朝鲜的青年们具有能成为优秀战士的素质。他们被认为具有知道羞耻的勇气和体力，而且有天生的忍耐力和智力，特别在防御方面是很卓越的。据认为在战争一年期间战绩不那么好，完全是因为统率力不足和训练还不充分的原因，而决非缺乏象什么南朝鲜国民没有防御的气慨啦，没有掌握现代武器的能力啦这种基本的东西。

而且训练不充分的原因是极为明显的。缺乏优秀的教官和还没有准备好设施虽也是原因的一部分，但最大的面且是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没有时间。因为如曾谈到过的突然爆发了战争，而且战局瞬息万变，所以形成了士兵经过一周到10天，军官和士兵经过3～4周的速成教育就不得不送往第一线去这样的情况。很多南朝鲜的将军在回忆往日的辛苦时都说："那个时候的国军，能不能真的叫做军队都值得怀疑。因为每天激战所以需要一批接一批的补充人员，可很多是穿着便服和凉鞋，拿着枪来的，而且甚至有的人连一次实弹射击都没有打过。可是第一线的情况是就连这样的人也不得不立即被派了上去，因此遭受的伤亡势必要多，所以还需要进行补充，这样的恶性循环反复进行。加上中、下级干部的损耗随着战况的急迫成比例的累积增加，这就越发加快了质量的降低"。

所以训练的问题是，只要有时间就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当然象确立有组织的补充学校制度、建设设施、培养教官等等的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些也是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得到解决

的，战线的平静化使得这些成为可能了。

成问题的是统率能力。即使这样说，也并不是南朝鲜的干部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或者没有力量这种属于个人能力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能力可以换个有能力的人来代替，如果整个水平低下可以进行教育来提高。实际上当时南朝鲜军的首脑们都很年青，大多是刚刚过30岁的青年将军，这和已过了50岁，经受过第二次大战的洗礼的美国将军们相比，在经验和识别能力这方面是有不足之处，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是青年人的气势和殉国的精神以及行动力是足以弥补这种不足的，即使有些问题也不应特别的提出来。特别是南朝鲜的国民天生的富有服从心，因此越发是这样。

这个问题是个人能力的范畴之外的问题。美国公开史料曾就这个问题，作过如下的赤裸裸的评述："韩国军被寄予的期望是建立职业性的，有为的军官团和士官团。但这好象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韩国军因为急剧增加的通货膨胀①发不出足以生活下去薪水。军官和士官的薪全不够一个月最低生活费用的半数，因此大多数的军官不得不靠'靠不住的安排'来赡养家属，……期望由'把军务往后推而不得不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军官来创建优秀的军队，那简直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在朝鲜的军事顾问团曾不断地对政府提出对腐败分子采取惩戒措施的建议，但成问题的是甚至连仅仅给军官发给能养家糊口的薪金这一点都解决不了。因为要惩戒的话，那么除在第一线服务的军官以外，大多数人都必须受到处罚的吧"。

---

① 1950年夏天的法定兑换率是1美元对6000南朝鲜圆，但到1952年1月则变为兑换1.2万南朝鲜圆。

于是就产生了要想培养统率力就必须从经济援助开始这样的政治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难办的问题，那就是人事安排的问题。本来南朝鲜国民受过严格的儒教教育，因此极端地重视长幼之序。例如在长辈人面前不得到允许不许吸烟，子女在父母面前不能喝酒，连在得到允许喝酒的场合也要侧过身去用手挡着嘴来喝，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对于年长者要使用敬语等等这些风俗习惯，都体现了这种尊敬长辈的精神，所以在人事方面也很重视级别和任职的先后顺序，结果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合适的人材不一定配置在合适的岗位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在战争一年之间人事变动令人眼花缭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过于重视长幼之序，就会造成过分的服从性，有“不能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去冒长官厌恶的危险”这样的倾向，而有缺乏积极性之憾。这在平时虽然是一种美德，但在情况时刻在发生变化的战场上就近乎是缺点了。因为一般流动的战线是由各级指挥官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能适应情况的判断力来构成的。

所以在军队的上、中级干部中，没有比自信和相互职务上的信赖感，以及能适应变化的判断力和专门知识更重要的事情了。范弗里特上将为了培养从赫赫胜仗的经验中获得自信和必胜的信念，只用南朝鲜军队来进攻也是因为这个。

在南朝鲜军的建设和增强之中，伴随着克服了以上那样的困难，由于果敢地实行了创建野战训练本部而将第一线各师轮番重新训练9个星期，重新组织了学校和训练组织，在光州设立了包括新兵训练所和各种实施学校在内的陆军训练中心，将其扩充到一期能训练1.5万人的规模，重建和创建

了陆军官学校和指挥参谋大学，增加派往美国留学的人数等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对其成果应刮目相看的评价。

这样到1951年秋季，由于增强的基础打好了，所以在最后把南朝鲜军扩充到什么样的规模就变成突出的问题了。

范弗里特上将固执地坚持20个师的方案，也就是增加一倍的方案。南朝鲜政府从很早以前就希望建设20个师。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上将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则是认为现有兵力，即10个师、25万人是适当的。但是华盛顿的政府首脑，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对于倍增案抱有好感。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论不休，李奇微上将和范弗里特上将的意见怎么也不能取得一致，但如后所述，李奇微上将于1952年5月调任北大西洋司令官，因此在许多经纬的末尾建设成了20个师作为基干的现在的南朝鲜军。

总结 联合国的循环轮换、部队轮换、配备变更等都进行得很顺利。但这并不能使战局发生变化，也不能持续地施加压力，只不过是努力充实防御而已。另一方面中朝军的兵力也有所增加，但其补给线经常不断地被切断，好象还没有把补给品储备得能够发动一次大的攻势的程度。只要现战况不变，就是说这种偶尔的炮击战、斥候、巡逻、小袭击、设伏等战争样式不变，中朝军就在其洞窟阵地中安心住下去了。

1952年的春天，就在不久即将进入战争第3年的这个时候，这种象是睡着了一样的对峙继续了下去。敌我双方的200万大军，就这么在朝鲜半岛的正中间分成4团，成了谁也不能够转身的状态。确实是陷入了事先安排上失误的状况。

就是说联合国方面在国际政治方面、战略方面、战术方

面以及谈判方面陷于进退维谷的僵局。但中朝方面好象也是如此。

七、南朝鲜的立场

南朝鲜国民对停战谈判坚持反对的立场，从战争爆发的动机和从其所受到的涂炭和痛苦来说是很自然的，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的悲剧，希望在这个时候统一半岛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政府的反对声明和停战的条件，以及国民的反对行动在前面已屡屡地谈过了。

所以，8月下旬谈判中断之时，政府的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甚至说：“共方的谈判，不过是为了增加军事力量进行伪装和争取时间”。

而且在中断期间，政府再次提出了下列的停战条件。

1．中国军撤出朝鲜

2．解除北朝鲜军的武装

3．如完成了前两项，可以让与北朝鲜人口相应的代表参加议会

中朝鲜方面决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这是了解谈判的经过和双方对话情况的人很容易想象到的事。但是南朝鲜虽然知道这是不符合情况的条件，可是在国内政策上来说是处于非这样提不可的情况的。

10月下旬，当谈判在板门店重新举行时，南朝鲜政府立即表示不满，街上开始出现举着“坚决反对没有统一的停战”这样的标语口号的游行示威。而且在板门店每就一项协定达成协议，都要举行一次群众游行示威。

但是，最使李奇微上将震惊的是李承晚总统“假如实行停战，韩国军将采取自由的行动”这样的谈话。（1951年12

月7日，釜山的美国大使馆致李奇微上将070801号电报）

他说："因为原来约定韩国军只是在交战期间归入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作战指挥之下的，所以在停战的同时就自动地脱离了其统率了。因此联合国军司令官协定的条件对于韩国军没有约束力。所以韩国政府不受停战条件的任何约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南朝鲜军在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指挥下进行作战，其根据是在战争刚刚爆发之后的1950年7月上旬，李承晚总统应麦克阿瑟的要求，以口头方式作了"仅限于交战期间将韩国军的指挥权委任给联合国军司令官或者其任命的代理人执行"这样的约定，其后送达的信件是唯一的证据。（见原第1卷）

并不是采取条约或者协定的形式，要是说得极端一点，这种指挥权的委让是根据作为南朝鲜军最高指挥官的大总统个人的口头约定而成立的。所以如果停战成立了，指挥权就应自动地归还给李承晚总统，因为中朝方面并没有正式承认南朝鲜军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南朝鲜军在法律上不受停战条件的约束。

对于这个，李奇微上将好象也有些受不了。如果这要泄漏给中朝方面，那么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危险很大，即使达成了协议，停战在短时期内即将告终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所以在华盛顿极力主张有必要订立一项停战后也确保对南朝鲜军指挥权的公约，和有必要说服南朝鲜政府停止反对谈判的运动，可是这个问题不能立即解决。因为华盛顿的首脑们考虑，在南朝鲜国民感情高潮的时刻提出有关民族面子的问题，会带来被强制接受难以接受的条件的后果，反而使得谈判难于进行下去。所以想在适当的时候，和军事援助结合在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于是，在经过各种活动之后，按李大总统的意愿创建了20个师和安排好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指挥权在停战以后也原封未动地保持了下来，一直到今天也没改变。也许是李承晚总统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作为交易的手段提出指挥权问题的。尽管对于李承晚总统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可他是创建南朝鲜和南朝鲜之父，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

以上就是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春这一段的停战谈判的背景。

第四章　议程第三项（停战的实施和保障）

……威吓说，如果在一小时内不能达成协议，英国飞行队将要进行轰炸。虽然外交官们嘲笑这违反了一切形式的礼仪，可是产生了以前用外交礼仪不能达成的结果。就在一小时之内达成了所希望的协定。

——摘自马洪爵士的《英国史》

由于1951年11月27日解决了第二项议程（军事分界线问题），所以双方代表在当天就进入讨论议程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俘虏问题的准备。

一、前哨战

议程第三项是关于“为监督停战和休战条件之履行而设的监督机关的机构、权限及职责包括在内的，关于在朝鲜实行停战和休战的具体协定“这样的一个议题。简单地说就是双方如何实行停战，而且作为为了战争不再发生的保障要决定哪些事项，决定了以后为了监督其条件是否确实地予以实行要设立什么样的机构，要赋予这个机构什么样的权限和职责这样的一些问题。

联合国方面的基本条件　在面临参加停战谈判之际，联合国方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的想法，如在前卷中所谈过

的，是由双方在停战期间不能把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增加到现在的水平之上，和军事停战委员会和监察小组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朝鲜全境之内监察这样的条件构成的。

联合国方面关于前者是主张虽不能影响个人和部队的轮换，或者超过使用年限的装备等的更换，签字之后一切的战斗力应冻结在保持现状的程度，认为这个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之一。关于后者主张为了监察其有否增强，监察委员应当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地方进行监察。认为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知道中朝方面在干什么。而且只有这种无限制的监察才是相互信赖的基础，才是休战的具体表现。这恐怕是从美国民族的开放性和理想主义出发，加上对中朝方面的不信任感设想出来的，可能这也是要证明军事方面占有优势的自信吧。

可是在谈判开始之后，由于中朝空军增强的趋势很惹人注目，所以8月1日李奇微上将提出“在限制战斗力增强的条件中，应当加上双方签字之后不得建设和修复飞机场这样一条”。以后成了纠纷根源的飞机场问题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于是在10月份当看到军事分界线问题将要得到解决之时，李奇微上将提请华盛顿重新考虑关于无限制监察原则的态度。所以这样提是因为考虑到“在红十字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问题上中朝方面那么强烈地反对，还有就是在调查违反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时也不允许联合国方面进去调查，因此中朝方面将只是不拒绝监察非军事地区，而决不会同意进入其他地区。北朝鲜方面从其政治体制方面，从不愿让人看到其军事颓势的这种朴素心情方面，还有从他们的主义方面都不会同意无限制地自由监察的。所以如果坚持这个原则，一定会使谈判拖长，或者甚至出现中朝方面中断谈判的情

况”。

乔伊代表的意见也是完全相同的。他从实际上和对方的代表接触当中好象是感觉到无限制的监察除去意味着谈判破裂之外没有别的。

于是开始考虑到还是撤回无限制监察原则为好的李奇微上将提出申请说："我认为只监察主要的交通中心和海港、机场就能达到目的。……而且要是允许中朝方面无限制地监察的话，甚至反而会带来不清楚他们要在情报、宣传和心理战方面会搞些什么鬼这样的害处”。建议在进入具体的谈判时，作为联合国方面来说，首先要主张：①监察小组要在互相容许的陆、海、空交通中心进行监察。但为了监察容易进行，要允许在主要交通干线上自由往来。②互相承认全国范围内的空中监察及非军事地区的自由监察这样两条，在无论如何也不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在空中监察方面进行让步，以希早日达成妥协。就是说李奇微上将所持的是限制监察的立场。

在华盛顿是甲论乙驳争持不下，但不久对监察原则本身提出了疑问。在参谋总部里“中朝军果真能接受监察的原则吗？防止敌对行为再次发生的办法不是监察，而在于在朝鲜要保持充分的力量。所以既然有中朝方面豁出去让谈判破裂来拒绝监察的可能，那么不提出监察的原则来不是很好吗”这样的意见很是强烈。因此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发来了“依靠监察是否能实质上保障联合国军的安全？通过什么样的监察手段将能取得实效”这样意思的询问电报。

对此，11月23日，也就是军事分界线签字的4天之前，李奇微上将以如下的回答陈述了自己关于有限监察的信念。

“共产党空军从春季以来显示了增加的兆候，最近甚至

在清川江畔和平壤地区出击而对我空军进行挑战。……将来万一变得能够利用在北朝鲜建设的基地的话，在和苏联发生战争时日本将要受到重大的威胁。……所以仅从这一点来说，监察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另外，监察的原则是从1946年和苏联开始关于控制原子能的谈判以来，美国一贯主张的基本立场。所以这次要是放弃这个原则，在将来的对苏谈判中将会丧失立脚点。……”

“关于监察，我认为设立40个监察小组，分为常驻主要交通中心的监察小组和巡迴监察小组来进行监察的话，那就很充分的了。……’

“监察的权利才是停战的保障。假如敌人不接受监察的原则，我认为这种情况应看做是敌人没有实施停战的意思，应当给与中断谈判的权限。”

就是说，作为是防卫远东的负责人，也是谈判当事人的李奇微上将，为了求得将来的保障是要经常采取这样严肃的立场的，可是华盛顿当局，不管怎么说也好，是倾向于为了早日停战应把停战条件一个一个地缓和下去。

几天之后，华盛顿首脑附加上“中断谈判的责任，一切必须让共方来负”这样的条件，同意了李奇微上将的意见。关于议程第三项，联合国方面的方针是认识到谈判的要点在于监察，把空中监察作为进行讨价还价的条件而贯彻地面监察的要求。

以上是在进入议程第三项讨论之际的联合国方面的想法。

据巴洽教援说：“联合国方面认为这个条款是停战谈判的难关，是保障的关键”。果真如预想那样难以进行下去，在越南问题谈判中成为三大争论点之一的“停战监督机构的

构成与其权限”问题，其原型应当是在这里。

俘虏名册　在11月27日，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立即举行的正式谈判中，乔伊代表在介绍了新代表特纳代表（空军少将霍怀德·M·特纳。第二次大战中任驻英第8空军的轰炸机队司令，后任第13空军（驻菲律宾）司令官。接替克雷吉少将）之后，首先进行了主要内容为希望能节约时间的说明，接着提出了为了事先研究议程第四项的俘虏问题，希望交换有关资料的要求。所要求资料的内容是①姓名、国籍和识别编号。②收容所及其位置。③按收容所别之收容人数及其国籍。

南代表除第三项之外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不清楚只拒绝第三项的理由。

这是讨论议程第三项中滑出来的问题，分界线问题也终于在这一天得到了解决，谈判的空气大致上还算过得去。

双方的主张　一会儿，南代表若无其事地开口说话了："关于第三个议题，假如贵官承认如下的五个原则，立即就可解决问题……"，在说了这样的开场白之后，宣读了已准备好了的提案。其内容如下表。

但中朝方面的提案中果然没有保障停战的条款。于是乔伊代表在指出了这一点之后，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7条的对应提案。

议程第三项双方之主张的对照表

（傍点是表示在双方的主张中有微妙的细微差别的地方）

联合国方面的主张	中朝方面的主张
1．停战在协定签字后的24小时之内生效，任何种类的部队全部都要停战。	1．包括正规、非正规、陆、海、空军在内，一切武装部队从协定签字之日起中止一切的敌对行为。
2．为了停战条款的遂行，由双方同等数目的人员构成监督机关（军事停战委员会）。	2．双方为了构成共同负有监督具体的协定及停战协定履行之责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指派同等数目的人员。
3．停战签字后，双方不增加部队、补给品、装备及设施（限制增强军事力的原则）。	
4．在执行监督机能之时，军事停战委员会自身，或者由对停战委员会负责的联合监察小组代替，可以进入朝鲜的任何地区（自由监察的原则）。	
5．一方的陆、海、空的正规、非正规军队，全部要撤出另一方的控制地区。	3．一方的一切武装部队，在签字后的3天以内，要从把军事分界线作为分割线的另一方的后方、沿岸诸岛及海域撤出。 在这些部队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撤出的情况下，另一方……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
6．除特殊情况或者双方同意的情况外，在非军事地区之内不部署武装部队。	4．双方的一切武装部队，在签字后的3天以内从非军事地区撤出。

续表

7．军事指挥官根据军事停战协定的条款，管理非军事地区内的各个地区。	5．双方的一切武装部队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而且不得在非军事地区之内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

另外联合国方面提议除这7项之外，希望在休战协定中具体地记载入下列事项。

1．关于停战的细节和从非军事地区撤退部队问题。

2．减少再次发生敌对行为的可能性的方法。

3．设置包括联合监察小组的监察机关。

4．监督机关和联合监察小组的必要的权限。

二、问题的所在

将双方的主张加以对比就会清楚。中朝方面的5条原则虽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是和联合国方面的提案是一致的，可是缺少联合国方面认为是要点，认为是停战关键的保障条款，就是军事力的冻结和监察的原则。这就是说联合国方面提案的第3条和第四条是这个议程第三项的争论焦点。

不出所料，南代表立即明确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从28日开始进行反击。

南代表的论点是："我们相信最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必要条件是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我们经常主张这一点也是为此。只要外国军队撤退了，那么将部队增加得超过签字时水准啦，增加补给品和设施啦这样的担心，就变成不会作为实际问题来出现了。因之贵方提案第4条的监察问题当然也就不必要了"，这是想要通过拒绝第3条的限制问题而将第4条的监察的原则置之不理。

对此，乔伊代表发言说："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本军事谈判范畴之外的问题。……作为停战的结果，贵方将会得到不在我方空袭之下进行重建交通网、重新组编部队、调整和完善产业等等莫大的利益，使重建军事实力成为可能。但是我方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联合国方面不同贵方商量好不图谋增强实力这方面的具体保证，是不能放心地答应停战的。……我认为限制增强战斗力的条款才是不可缺少的停战条件。……贵方提案的5条，作为贵方常说的"通向和平的桥梁"来说，范围也于过于狭窄了，而且瞬间就会过时。……"

就这样开始了关于第3条之限制条款的舌战，可是不久就把问题集中到飞机场的新建和恢复问题上来了。联合国方面考虑"就这样原封不动地维持现在的制空权，这是停战的具体保障"，因而坚持禁止增强军事设施～本质上就是意味着飞机场～的原则。于是为了确认是否遵守了这个原则，主张监察是必须的手段。但中朝方面反对这种限制，从而监察也必然成为不必要的，反来复去地不予接受。

南代表反驳说："这种限制是打算妨碍朝鲜的重建和恢复的一个阴谋，是干涉内政。……"，仅管乔伊代表强调："适用限制条款的仅仅是飞机场，不包括交通网和其他设施"，南代表也不予理睬。

实际上，从客观上来看，禁止建设、恢复飞机场这件事，对于北朝鲜方面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北朝鲜的全部飞机场遭受联合国空军不断地攻击，已经完全不能使用了，所以如果连恢复也要受限制，那么在不知继续到何时为止的停战期间（到1973年的现在也还是在停战期间）就变成了一切飞机都不能使用了。可是南朝鲜的飞机场不需要恢复，因

此南朝鲜和联合国军可以自由地培养和维持其空军，所以作为北朝鲜方面来说就会不断的受到威胁。北朝鲜方面之所以抵抗“被监视的、被强制的”停战，从宣传没有战败的体面来说也是当然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胆的反击　12月3日，中朝方面开始了大反击。也可能是为了进行交易吧，他们提出了下面的第6条和第7条交付讨论。

6．为了停战的稳定和顺利地举行更高级的的政治谈判双方不得以任何的借口将人员、部队、武器及弹药之类运入朝鲜

7．为了监督前项的履行，双方同意邀请对朝鲜战争保持中立的国家的代表，组成负有进行必要的监察责任的监督机关，监察非军事地区之外，双方互相都同意的后方地区的交通枢纽港口等，并将其结果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有限监察的原则）

这个新提案出乎联合国方面的意外。联合国方面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的断然地限制战斗力和将监察依靠中立国来进行的方案。

中朝方面的第6条，就是断然限制战斗力这一条，是不不管以任何理由都不能派遣人员和部队，所以人员的循环轮换和部队的轮换也自然不能进行了，部队倾刻之间就要老兵化了。还有，如果连武器和弹药类也不能运进来，那么由于老朽化和超过使用年限，联合国军的战斗力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了。由于在当时的南朝鲜还没有建成军需工业就越发是这样。

而且在这个反提案中没有包括联合国军视为重点的禁止增强军事设施即飞机场的问题。

但是中朝方面虽说是附加了限制，可还是接受了监察的原则，这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此联合国方面在小憩之后提出了质问清单，接着提议将这个议题交付专门委员会讨论后结束了这一天的谈判。这是因为出于意外的联合国方面有必要进行紧急请示，和有必要对中朝方面提案背后的含意进行研究。

12月4日，中朝方面同意把第三项议程交付专门委员会讨论，并任命了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相当活跃的李相朝少将（北朝鲜）和解方少将(中国)为代表。联合国方面的代表是新代表特纳少将和霍迪斯少将。

在下午召开的圆桌会议上，李代表就联合国方面对新提案提出的质问做了如下的回答。括弧内是联合国方面的理解方法。

“为了防止增强战斗力，双方不进行兵员的循环轮换，也不更换装备（这样一来联合国军就抽掉了骨骼，就瓦解了)”。

“双方不得干涉对方重建设施。因为这纯属内政事项。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监察不得进行（北朝鲜方面对于限制建设和恢复飞机场没有让步的意思）。”

“中立国以双方同意的3至5个国家为适当。这种由中立国构成的机关可以在协定了的交通枢纽港口自由行动（承认了限制监察是个进步，可是中立国的定义是有问题的。①”

① 在这次谈判中，中立国这个用语被使用得非常含糊不清，通常是意味着在军事上和这次战争没有关系的国家。但是美国不承认苏联是中立国，中朝方面不承认台湾的国民政府是中立国。

“另外，由双方的代表构成的军事休战委员会的任务及权限，只严格地在非军事地区之内适用（这样一来实行停战就危险了。北朝解方面企图在选定中立国上进行纠缠，以此来抽走监察的实效）。”

对这个说明进行了认真地研究的联合国方面虽对中朝方面承认了监察的原则抱有好感，但还有不少疑问得不到澄清。美国公开史料说：“联合国方面的代表认为不能过于相信他们的约定，他们也很有可能于在幕后欺骗监察的事”。

但是这次该轮到联合国方面进行回答了。必须尽快地决定态度，可是象把监察委托给中立国进行的问题，飞机场问题和从岛屿撤退的问题都是需要等待华盛顿指令的问题。于是李奇微上将采纳乔伊代表的意见，12月5日提出如下的反提案进行请示。

1．坚持循环轮换和例常补给不受限制。

2．作为监察机关来说，同意设中立国监察机关来代替军事停战委员会。从共方坚持要把军事停战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限定在非军事地区之内的现状来看，认为这种代替的方案是个次善之策。

3．作为代价，联合军从北方沿岸诸岛撤退。这些岛屿只是作为飞行人员救难之用而确保下来的，可是因为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没有妨碍。

4．关于限制飞机场的问题，只禁止新建，可以承认恢复。因为现在在北朝鲜可用作喷气机的基地很少，……。

最后以“我们认为如提出这样的提案，中朝方面是没有拒绝的理由的。……切望政府发表声明说明这些联合国军的最低要求，以对谈判进行支援”作为申请报告的结尾。就连李

奇微上将也都在中朝方面凌厉的反击之下变得有些畏缩了。

但当时华盛顿当局太忙了。因为英国的邱吉尔首相预定访美，为了准备这个，华盛顿的指令好象还得过一些时候才能到来。

于是12月7日，联合国方面按照惯例提出了如下的对中朝方面提案的7条进行修正的反提案。下段是中朝方面的反应。

联合国方面的新提案	中朝方面的反应
1．在一方控制下的所有军队，于停战协定生效后的24小时之内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1．接受
2．双方的一切武装部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的72小时之内从非军事地区撤退。	2．接受
3．一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部队，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的5天之内从另一方控制下的地区撤退。	3．联合国军应从一切沿岸岛屿撤退。
4．除特别的，或者双方互相同意的具有警察性质的武装部队外，任何武装部队都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也不得对非军事地区采取任何的行为。	4．接受

联合国方面的新提案	中朝方面的反应
5. 双方为了将成为监督全部停战协定的履行而共同负责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指派相同数目的人员。	5. 同意
6. 为了在更高级别的政治谈判中容易实现双方的主张。也还为了保证停战的稳定，双方不得把在朝鲜的部队，人员的装备增加到停战协定生效时正在保持的水平之上，不得重建和恢复军事设施或物资器材（限制的条款）。	6. 反对。生效后，任何人员，部队和物资器材都不得进入。 限制重建和恢复军事设施是干涉内政。我们不谋求被强制的停战。
7. a 军事停战委员和联合监察小组具有在朝鲜全境之内对主要补给线和互相同意的陆.海.空的通关港以及通信中心进行监察的权限。 b. 军事停战委员会有在全朝鲜上空进行联合空中观察和摄影侦察的权利。 c. 军事停战委员会具有完全监察非军事地区的权利（监察条款）。	7. 设立中立国监察机构，这不抵触将这个和停战委区别开的构想。 在后方地区，中立国的监察小组只监察交通枢纽港口。 扩大监察小组的行动范围和空中监察是干涉内政。 我们不谋求一切被监视的停战。
8. 军事停战委员会在完成该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和能够行使被授与之机能等准备工作之前，不能生效。	8. 同意

这个反提案的特征是在很多地方采用了中朝方面的用语和表达方法，这是为了使中朝方面稍微能容易接受而做的细心的照顾。

但是第6条的限制条款是按原提案原封不动地提出来的，第7条监察的条款，虽在a项中撤回了自由监察，但在b项中提出了空中监察，所以中朝方面的态度反而更加强硬了。

因之在圆桌会议上迸发着舌战的火花，下面的对话就是其中一例。

李代表：贵方是否一方面坚持禁止恢复设施和进行国内监察等这种严重干涉独立国内政的主张，在另一方面以什么轮换啊，补充啊这样的名义企图增强军队呢？

只要继续主张这种单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谈判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特纳代表：贵官曾多次声明，明确表示联合国方面的主张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是不能承认的。

贵官把我方关于禁止建设和恢复飞机场的主张指责为干涉内政。

贵官对在朝鲜的我方部队的轮换和人员的补充，作为企图增强战斗力来加以反对。

贵官硬说我们占领着沿岸诸岛是企图威胁后方。

贵官反驳说空中监察是干涉内政。

可是我们是在停战期间作为防止增加军事力量的保证而要求这些条款的。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现状吧。

贵方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威胁我们的后方。

贵方的确没有妨碍我们修理飞机或者建设新的飞机场。

贵方确实没有从空中监视我们的交通、通信中心。贵方实际上用什么方法也都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

从现状来看，贵方的确是一件也没有进行以上的行为。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贵方不具备进行这些的军事能力。

另一方面我们占领着威胁贵方后方的各个岛屿。

我们不断地攻击贵方的飞机场，使其陷入不能使用。

我们在贵方的后方全部地区继续进行着不断地空中监视。

我们的空军不断地进行阻止作战，从而限制了贵方的补充和补给。

我们切断了贵方的通信网，破坏了通信中心，而进行了贵官所说的“干涉内政”。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这样干呢？那是因为我们具有能够这样干的军事力量。

“我们提出这样的提案，只是让彼此之间不要企图在停战中具有现在尚未具有的军事力量。

把话说得更进一步，我们对贵军正在施加抑制。但是贵军对我们是任何限制也没有实行。……于是贵官把我们现在对贵军实行的现实而充分的限制，把按照停战条款的限制硬说成是不对的。……贵军不能干，所以贵官说是不对的，不公平的。……

就是说，我们的提案是想要把现在的军事力在协定生效的那个时间就那么冻结起来。

可是贵方拒绝这个提案，想要把用军事力量不能弄得手的东西通过谈判来弄到。贵官是想把在战斗中受到的制约，通过谈判来避开。……”

但是中朝方面没有动摇。中朝方面主张自己说法的妥当性和公平性，谴责联合国方面的态度“是不公平的，是干涉内政”而一步也不退让，始终站在进攻的立场要求对中立国参加的问题和沿岸诸岛问题等的具体回答。

实际上，中朝方面的提案是易为世人所了解的，连西欧各国也都抱有好感。但是联合国方面的主张一般说难以了解，很难抹掉不讲理地出难题，找碴儿这样的印象。可是因为华盛顿的指示没有来，所以或者说这时也许是联合国方面在这次谈判中最困难的时刻。不知如何回答的联合国方面只好以反来复去的质问和为了批判的批判来填补冷场，等待着从华盛顿来的指令。

这个时候在华盛顿，马歇尔国防部长和艾奇逊国务卿进行协商，统一了对李奇微上将的请示怎样回答的意见，送交总统进行裁决。那就是：

1．循环轮换和继续补给是为了维持战斗力所不可缺少的，因此要坚持这个主张。

2．恢复设施问题可以让步。但禁止建设飞机场问题在变成妨碍停战的情况时，要请示华盛顿。

3．联合国军可以从北方沿岸各岛撤退。

4．可以同意利用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方案但是中立国必须是双方所承认的国家，该中立国监察机构要对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并必须接受其指示及监督（不

同意削除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监察权限之意）。

据说被要求予以承认的杜鲁门总统对于允许恢复设施的让步案显示了难色，表明了“敌人的道路，铁路及其他设施，是美国和各合作国家牺牲了人命和物资，花费了巨额的费用破坏了的。就这么容易地允许他们恢复，这样好吗？”这样的疑问。经过马歇尔国防部长做了“为了达到停战，必须忍受难以忍受者。停战这才是在朝鲜得到实效的唯一政策，……因为美国自身也有必要努力进行韩国的重建和恢复的工作，……”这样的说服工作，好容易才获得总统的批准。这个马歇尔的发言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当时华盛顿当局的想法的。但是在以后也会谈到，只要是有关谈判，杜鲁门总统是最为热心地坚持既定的方针，最为注重条理的。

这个指令于12月11日到达东京。从提出请示算起已经过去了7天了。

可是就在12月11日这一天，从中朝方面看到了软化的征兆。联合国方面一边为了等待指令而非常苦恼，另一方面为了谋求拖长会议而装出具有断然决心的表现。联合国方面作为拖延讨论的手段而提出了立即开始并行讨论议程第四项“俘虏”问题，中朝方面对此表示同意，同时解代表委婉地询问说：“假如我们在人员轮换方面进行让步，同意把停战监察机关包括在停战委员会的机构中的话，联合国方面是否能接受我们的由中立国构成监察机关的这种想法呢？”

这是存在有妥协点的一个吉兆。好象在谈判中也和在战场上一样，也会产生不测的侥幸。因为是心和心的战斗，所以意外也许反而会多一些。

次日，也就是12月12日，联合国方面用华盛顿的指令武装了头脑，被解代表的暗示鼓起了勇气，从而提出了一揽子

的修正案。其内容是："联合国方面同意从沿岸各岛撤退，……同意由双方都接受的中立国构成监察委员会这样的想法。中朝方面承认循环轮换和补给的原则，而且承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置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统制之下。但联合国方面禁止重建和恢复飞机场的主张是不变的"。而且特纳代表还补充说："这个提案是一揽子提案，是全部接受还是完全不接受，希望回答"。

可是出乎意料，解代表对于循环轮换的原则进行了激烈地指责，因此特纳代表以现实论的观点反驳说："贵官的全面禁止案，事实上其目的是撤退外国军队。……因为人和物自然地消耗下去，其结果除去本地的部队以外，不是就不能存在下去了吗？"在经过"如果是撤退问题的话，那是理应在议程第五项'对各国政府的劝告'的讨论中加以讨论的"这样的反驳之后，解代表才勉勉强强地同意了。是在14日附加了"承认一个月5000人以内的循环轮换。但每月须要得到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批准……"的条件暗示了让步。这种在让步的时候首先进行反击的退却原则好象是按谈判的战术进行的。

但是带上这样的附带条件，进行轮换是不可能的。因为军事停战委员会是由双方同等数目的委员构成的，所以如果北朝鲜方面的委员以"不须要"来拒绝的话，就会到此为止而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另外5000人这个数字也是一个过于低的数字。仅仅美军在朝鲜的兵力就达26万人，要是按一个月5000人的数目让其轮换的话，全部换完要花费4年的时间。

当特纳代表嘲弄这个过少的数字之后，中朝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了。于是谈判陷进了僵局，12月15日和16日没有任何

的进展。

三、忍耐难以忍耐者

在军事分界线问题得以解决之时，附有"如经一个月后全部协定未能达成协议时，分界线就变为无效"这样的条件，这个期限是12月27日。可是只剩下10天了，然而议程第三项这样的僵持难决，从12月11日开始的"俘虏"的讨论还只是处于在基本方针上各抒己见的阶段（后述），而议程第五项"劝告"还没有触及。

忍耐不住了的李奇微上将，在12月17日飞赴汶山里帐棚村和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之后，在作整个形势判断报告的同时申诉了如下的意见：

"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限定的一个月这个期限迫近了，可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我很担心不知继续到何时为止的谈判会给军队带来不好的影响……。

共方的意图在哪里，对此连我们之间都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我们要制订一个具体对策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相信现在能够实行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具体的表现来表明联合国军坚定的态度。所以我考虑要预料到有可能发生不得不面临中止谈判这样的情况，而下定迎接危机的决心。……

在过去，我们过多地进行了反复的让步，这是为了有助于谈判的进展，可是结果却使敌人强硬了，顽固了，使其提出要更大让步的要求来了。……

所以我认为今后联合国军要坚持飞机场问题和循环轮换的原则，……要确保空中监察和摄影侦察的自由，要给与中立国监察小组在什么地方都能来往活动的权利……。对于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下达任务应采取委任制，这

些机关的行动不应被中朝方面束缚。……”（12月18日致陆军部11132号电）

对李奇微上将的强调“不退让方针”的申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协商之后，得到到总统的批准、就今后的谈判方针发布了指令。但是这个指令和李奇微上将他们的想法是不同的，是出于如下的想法。

“预计在停战后举行的政治谈判，可能不会成功。因为双方都不打算从朝鲜罢手。所以不能不看到休战状态会相当长久地继续下去，在这期间双方之间只存在着一个停战协定。所以停战协定必须具有长期持续下去的性质，制约事项必须是在很长的时间可能履行的东西。

另外共方即使有违反停战条款的事情，那也不是企图再次进行侵略，可能是佯动和威吓，或者是对国内故作姿态之类吧。……防止战争再度发生的最好的方法，对共方来说是让其认清‘再次进行侵略将招致最大的报复’在这方面，考虑在停战协定生效之后，发表一个参战各国（英国已经同意）签署的强硬的宣言就足够了。

所以关于现在谈判中成为争论焦点的问题，以这时不决定最后的态度为好。因为如果把我方的态度固定下来，共方提出新的争论点和问题时，我方就难以作出巧妙的反应和进行适当的调整了。……

还有，不希望中断谈判。假如要中断时，必须要有其责任完全在共方这样的客观条件。”

基于以上了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现在争论焦点所发的指令如下：

1，飞机场问题：要实行在很长的期间内限制恢复飞机场是不可能的，因此除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以

外，允许重建和恢复若干飞机场也是可以的。

2．空中监察：虽然希望能够做到，但不作为联合国军的最终要求。

3．循环轮换：应解决是承认充分地人员循环轮换，或者是在总数不增加的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地轮换问题。

补给：重点在于敌人不增加作战用的喷气式飞机。在这一点上不能让步。

4．中立国监察委员的监察范围：监察小组常驻主要的交通枢纽港口，在任务上需要时应当允许自由活动。……

5．如果到了12月27日的限期谈判还在继续中时，可以提出将限期延长15天的提案。（12月19日参联90083号电）

关于上述的来往电报，美国公开史料作了"在和共方谈判这样麻烦的会谈基本态度上，李奇微和他的上司之间的意见不同急剧地表面化了"这样的说明。

这就是现地的最高负责人确信"让步又让步只是向敌人暴露我之弱点，最好的方策是要表现出强有力的、坚定的态度。共方是这样的一个对手，就是只有让他们认识到'联合国方面对这个原则是打算以不动摇的决心坚持下去，不打算做超过这点的让步了'之时，他们才会认真地考虑妥协的方向"也就是主张进行不动摇的谈判，可以说这是站在短期展望的立场上考虑的。

与此相反，华盛顿首脑则是站在长期展望的立场上认为"协定必须要缔结一个在将要继续很长时间的休战期间之内可能实行的协定。要是硬逼着规定一些做不到的事，将会象

凡尔赛条约那样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应当以灵活的态度耐心地把谈判继续下去”，是把反应灵活的谈判作为基本态度。

这是根据“和共方兜着圈子交锋、根据对方的态度迅速地进行反应，在能够妥协之点上进行妥协而巧妙地收取实利，只有这个办法。还有为了避免谈判的中断，不应采取固定化了的态度。因为谈判是有对手的，所以如果这一边把态度固定化了，那就会变成为要么全部得到，要么全部失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要采取这种具有美国外交特色的天生来的态度的话，虽要费点儿时间但结果定能达成一项合理的、可能实行的协定，给朝鲜战争打上一个终止符号。另外，只要美国愿意把谈判继续下去，共方将不会停止谈判，要是停止了谈判他们将不得不负全部责任”这样的想法考虑的，特别是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等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方针。

这里离开正题把话头稍稍岔开一下。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需要触及舆论的压力不会不对华盛顿首脑的想法有所影响。

舆论的压力　虽然开始了谈判，但伤亡一直没有减少，对此变得不能忍耐了的美国舆论界和反对党的主张联合起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也就是早日达成妥协的情绪异常高潮起来。但在这里无须论述其细节。只要想想在越南战争时看到的国民的动向就会十分了然了。作为必须考虑到明年（1952年）就要来到的总统选举的民主党政府来说，不能无视这样的舆论。

还有，坚持西欧第一主义的美国国会，希望尽快地结束在东洋进行的战争，以便能把部队和物资器材自由的用于西欧。

另外西欧各国害怕谈判拖长下去，美国会失去耐心而会不会把对中国的压迫升级呢，因而逐渐变得好象不肯派遣部队了。而且赞成应当以最低限度的条件尽快地结束谈判这样的论调和通过政治的手段统一朝鲜论的国家也逐渐增多了。

美英首脑会谈　最能代表这些西欧国家情绪的就是英国。大战后的英国遭受了经济危机，当时正是作为摆脱的办法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寻找活路的时候。所以不赞成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迫，也就是不赞成对贸易物品种类施加限制，假如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的、经济的压迫，香港的存在就有变得危险的可能，因此在10月份重掌政权的邱吉尔政府，面临着尽快和美国调整政策的形势。所以从时间上来说那还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希望作为12月下旬至1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的论点谈一谈作为参考。

说起来两国政策上的基本不同，都是从对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同所产生的。

因为英国很早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了通商关系，所以把大陆的新政权看做是永久的而且是合法的政府。

但是，美国则是站在认为中国依然是侵略的，因此只要没有改变对自由世界的政策的征兆，就不应当给与承认，以及伴随承认而必然产生的参加联合国和建立通商关系等等利益这样的立场上的。特别是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担负有保卫台湾的责任，因此承认中国，也就是从台湾撤退这样的政策，是不能考虑的政策。

另外美国虽承认英国在远东的经济优势，但也感到伴随着英国势力的走下坡路，美国如果不来取代的话就不能得到远东的安定，所以回到英国所希望的欧洲一边倒的政策上去是办不到的事情。

会谈虽未产生让双方改变基本政策的结果，但双方都重申了各自想法和立场。所以说重新确认，是因为在大约一年之前，杜鲁门总统和艾德里首相也曾互相确认过。

而且还确认双方都期望朝鲜战争尽早结束，只要谈判不破裂，对中国的见解上的不同要一个一个问题的以逐个解决的方法进行调整和解决。

这时，成为讨论题目的是在发生中朝方面不希望停战，或者在弄清其有扩大战争的意图这样的情况下，将能引起什么样的事态这样的问题，据传因为美国政府当时还没有对这样情况的方针下定坚定的决心，因此“不能提供让邱吉尔首相满意的具体的情报”。

这就可以说，美国和中朝都判断“对方希望停战，没有扩大战争的意图”，因为互相都相信不会战败，所以互相角逐以求获得更好的条件。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在估价以上的国内外舆论之后，12月召开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了主旨如下的政策：

“美国坚决避免和中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在朝鲜的谈判方面，要在不危及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样的美国基本立场的范围之内寻求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为此要继续施行现在的政策路线，即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和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经济压迫的政策。

“在此期间，在朝鲜问题得到政治的解决之前，为了保卫韩国的安全，要加强韩国陆军，让其保持能防止共方侵略企图于未然或将侵略击退的力量。

“但是，这很可能造成谈判的破裂，因此要考虑扩大动员，施加军事压力以把共方再次拉回到谈判桌上来。但不

考虑封锁中国沿岸和把战场扩大到中国东北空域。另外把经济封锁加强到超过现在的程度会波及有关国家的经济，从自由世界的团结来考虑这是不适当的”。

也就是美国一面坚持现在的路线，同时以缓和的态度谋求谈判取得妥协，决不考虑扩大战争、或者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或者实施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

但是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因为假如让中朝方面知道了的话，那他们将安心地按他们自己的步调进行谈判。美国害怕被看破自己的弱点。当时的美国还没有从第二次大战后裁军的余波中恢复过来。

可是进入世人耳朵里的只是美国的强硬的态度。12月11日《朝日新闻》的“停战不能成立之后的措施，美国军事外交首脑进行研究讨论”这样的标题，和24日的“美国对谈判成功持悲观看法……”标题，只报导了这方面的情况。

争论的焦点 联合国方面由于接到了与一个月限期有关的指令，于是在次日的12月20日提出“希望把谈判转到参谋军官会谈①。将双方的主张加以确认，将问题焦点进行整理，以便容易进行讨论”这样的提议。这是因为在小组委员会上发生的纠纷很难解决，但也是出于在更加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更加没有顾忌的交换意见，或者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头绪这样的考虑。

---

① 本次谈判由首席代表以下的各出5名代表出席的正式谈判，按每项议程设置的各指派两名代表参加，专门讨论某个问题的专门（小组）委员会，和进行事务性一级会谈的参谋（联络）军官会谈所构成，这在前卷中已曾谈到过。巴黎谈判也用这种方式进行。

中朝方面接受了这个提议，接着提出了下列的3条，并进行了“联合国方面如果同意我们这几条，我方准备接受贵方的关于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的提案”这样的说明。这可能是在移向参谋军官会谈之际，要明确一下意志吧。所提出的3条是：

1．不妨碍飞机场的重建和恢复。

2．中立国监察小组的监察范围仅限为被同意了的一定的地点。

3．撤回由中立国监察机关进行空中监察的要求。

但是联合国方面对哪一条也不能同意。因为昨天（19日）华盛顿的指令只是确认了禁止重建飞机场和自由地进行监察，空中监察也是希望做到的问题。

于是在12月21日的参谋军官会谈中一开始，联合国方面就提出“可以从北朝鲜沿岸各岛撤退，所以……”暗示要进行让步探询作为回报是否能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可是没收到什么效果。联合国方面打出了一张进行讨价还价的牌，但看不到中朝方面为之所动的表示。

到了一个月限期截止的12月27日，是否是参谋军官会谈的效用呢，议程第三项的争论点大部分都成了焦点了。

那就是如下表的4点。

争论点	双方的主要论点	
	联合国方面	中朝方面
1.于飞机场的限制	为了确实保障停战，双方维持飞机场的现状。	限制恢复和重建飞机场，是严重地干涉内政。
2.地面监察的范围	互相承认的交通枢纽港口和主要兵站干线。	仅限于交通枢纽港口
3.空中监察	要充分进行。	是不必要的。
4.人员的轮换和补给	在协定生效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让人员自由地进行轮换，可以更换达到使用年限的装备等。	在协定生效之后，不得把一切的装备等运进朝鲜。人员的轮换以一个月5000人为限。并需要得到停战委的批准。

四、问题的焦点—飞机场问题

虽说是确认了四个争论点，但双方作为焦点来考虑的明明白白的是限制飞机场问题。在隔壁的帐棚里从12月11日开始讨论的“俘虏的问题”，是决定9万人命运的谈判，是拨动人们心弦的问题，正因如此，所以是集中世人注目的争论点。

与此相反，飞机场问题对一般人来说好象是很难理解的问题。但是，当时的联合国军首脑确信，俘虏问题无论怎样变化也只是暂时的问题，对将来留下祸根的可能性很小，可是飞机场问题作为预计会很长时间的停战期间的唯一保障，是无论如何也必须贯彻的条件，因而对这次谈判倾注了全部精力。美国公开史料评价这个问题说：“因为是军事专家们，所以……”，虽是说明和一般人的不同之点，可正因为

是军人才理应对停战的具体保障竭尽全力。因为具体地追求和平的可能性，努力于可能性的某些抑制，这是军人的职责。

由于问题的整理大体上就绪，所以会谈重又回到了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代表，中朝方面是“有时是庸俗的，但经常是很能干的“解少将（中国）和张少将（北朝鲜），联合国方面是特纳空军少将和12月17日接替霍迪斯陆军少将的费伦包陆军少将①都是新上任的代表。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联合国方面的代表都是新上任的，他们不得不面对两位被誉为“可怕的谈判者”这样的对手”。

联合国方面先是让被誉为有能力的布克海军少将荣升到别处去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把被称赞为应当信赖的谈判者的霍迪斯少将替换了下来。有人推测说是因为“神经忍耐不住了”不过可能是根据人事计划安排的吧。但是正因为一般情况下更换舵手不会带来好的印象，所以将会有问题吧。

12月29日，联合国军终于打出了一张王牌。抛出了珍藏着的让步的棋子，就是撤回了空中监察的要求，面迫使在飞机场问题上让步。

解代表大为高兴，称赞这是“前进了一步的提案”，接受了这个让步。但是在飞机场问题上看不到有丝毫动摇的样子。要取得的东西得到了，但什么也没有给予。巴洽教授说：“解代表看来象是不动的岩石一样”。

---

① 费伦包少将是一位在参谋部作战部任过职并先后担任第二次大战中的第83师副师长，在朝鲜的第7师师长等职的将军，据说在参谋部任职时的政治经验曾受到称赞。他在和霍迪斯少将共同执行了几个星期的重复勤务之后，接替了前者的工作。

当特纳代表刚一提出“违反了对等交换的原则……”这样的指责时，解代表用和蔼的语调反驳说：“你方是不是说无理地坐在别人的头上，而下来了就是让步了呢”。

1951年就这样地过去了。谈判从开始以后虽经过了5个月零20天，但在实质性的四项议程之中，大致上达成协议的只有议程第二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就连这一条，原定的1个月的限期转眼已经过去了，虽提出延长15天，可是眼看着失效的日子立刻就要到来。这就是说谈判还没任何一条达成协议。

1952年元旦，乔伊代表在向本国的特别广播中作了如下的报告：

“经过大约6个月的谈判，我们得以出色的公正的而且扎实的向停战前进了几分。

但是这样的前进，和在掩体中的官兵们，在俘虏收容所中受苦的人们以及在家里各位国民所感觉到的一样，对于坐在停战帐棚里的我们来说，也是感觉太慢，感觉很不满意的。

可是在和共方的谈判中，……除了忍耐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乔伊代表在1月8日的碰头会上，深切地谈了“经过这些日子，相信‘共方真的希望安定的停战’的理由已经消失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是不能确实地指出‘共方具有诚意，正在努力让谈判早日达成协议’这样的证据来的”这样的感想。从这时起，乔伊代表疲倦了这一点才开始引人注意。

但是这个期间在板门店，新年也没休息，从早到晚进行了讨论和舌战。联合国方面每当提出飞机场问题时，中朝方面都以内部干涉无用论和独立权侵害论来进行对抗，不予理

睬。于是特纳代表反问说："北朝鲜空军已被歼灭了。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谈什么独立权的。贵官说的是哪里的独立权呢？"，可是解代表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

但是1月9日，解代表提出了美国公开史料所说的"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好的改变"的反提案。并且在提案时附加了"冗长的、挑衅性的说明"，这好象是"共方谈判战术的典型的东西"。

解代表花了1小时之久的演说要点如下：

"在我们的修正案中，省略了贵官的打算限制恢复和建设飞机场的提案。因为我们绝对不允许这种干涉内政的不合理的要求。贵方虽然说现在进行的毫无道理的轰炸和炮击是在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丝毫也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内政问题遭到了干涉。

贵官企图要把现在通过武力没能得到的东西通过谈判来得到。可是我想率直地忠告贵官，'靠武力没能获得的东西，决不能在谈判中得到。'

"贵方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愚蠢的论点呢？那是因为贵官主张在今日的世界上已经找不到完全的主权国家了，因为如果把主权的完整和内政问题的不可侵犯性视为绝对的话，那国防就不能成立，因此不能存在有完整无缺的主权国家。可是这样的说法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称霸世界的勃勃野心，贵方是从企图让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屈服出发才否定国家主权的存在的。所以因美国的压制而完全丧失了主权的各国就在贵官的侵略阵营之内，这就是现在的实际状况。

但是，必须认识到贵方称霸世界的野心，由于存在着完全主权的国家，这些国家为了保卫主权，还为了反对外国的干涉，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拿起武器站了起来，因此到处碰

壁这样的事实。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我们决不允许干涉内政。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主张。”

巴洽教授把这个演说预感为“盗用了联合国方面的论点……是让步前的反击”，这个长长的“臭骂”（巴洽教授语）一结束，解代表平静地宣读了提案。

1. 承认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国内监察。
2. 承认在不增加战斗力的范围之内，人员、飞机、武器、弹药类的补给。

正如巴洽教授所预感到的，中朝方面仅仅坚持飞机场问题这一点，其他的可以说进行了全面的让步。正因为这两项是在此之前一直顽固地予以拒绝的问题，所以让人想到这显露了即使在其他问题上让步，唯有飞机场问题不能让步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

以说话恶毒而著称的特纳代表立即回击说：“我认为贵官在进行长时间的宣传方面是一个少有的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才，可是很遗憾，我很难认为你是个合适的谈判者。我想贵官今天的宣传文章要是交给贵官们控制下的报纸那效果会更好些。因为那可以节约这里的会谈时间”。之后作为谈判战术首先攻击对手的弱点和遗漏之处。这是反用解代表的战术。当然目标是在飞机场。

“贵案的第2条，是联合国方面从最初就主张的，因此很难认为是贵官的让步。

贵官以前曾说监察是干涉内政而加以反对，今天又说高兴地接受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对国内的监察。

那么为什么要避开同样是干涉内政的飞机场问题呢？这不是不合逻辑吗？

对此解代表只是声音很低地说："中立国，是作为避免外国干涉的手段而接受的"。

于是特纳代表把焦点集中于飞机场问题，用这样那样的方法一再进攻。但是解代表丝毫不为所动。不但如此反而采取攻势说："停战后要使在朝鲜的军事力均衡这样的大原则是双方确认了的。但是贵官们在拚命地增强南朝鲜军队、已经在破坏这种均衡（后述）。所以只要外国军队不撤退，将会大大打破均衡。……"关于这样的反击，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中国的将军虽然没有触及共军也在拚命干着的同样的工作就是增强北朝鲜军队，但确实击中了要害"。

但是，1月10日，解代表再次提出了修正案，作出了大幅度的让步。提案内容为：

1．人员的轮换可以承认在双方同意的限制之内进行。

2．为了进行地面监察的中立国监察机构在双方同意的交通枢纽港口和怀疑有侵犯停战协定情况的场所行动，……为此可以在双方同意的主要补给线移动。

这就是中朝方面撤回了人员轮换限制在一个月5000人以下这样的、事实上目的在于抽掉联合国军筋骨的要求，将此改为较为缓和的双方同意的限度之内。这种限制的范围虽然要进行协商，但根据其决定有变为事实上自由轮换的可能。地面监察将当初的"限于交通枢纽港口"这样的限制让步为接近联合国军的要求。

这再一次地表明了在其他的项目上尽可能地接近，但只有飞机场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这样的坚定的决心。

撤回的决心　这样议程第三项的争论点被集中到飞机场问题这一点上了，就在双方代表拚死命地争论不休的时候，在华盛顿的首脑之间出现了应否坚持飞机场问题的议论。这

当然不是被中朝方面的坚定决心压倒了吧，但认清了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固执下去谈判就不能结束了吧。撤回争论的主要论点是，停战的保障，不用说根据德国的例子，就是技术上也是极为困难的。德国在凡尔塞条约中被限制为陆军在10万人以下，不得保有坦克和飞机，可是转眼之间就培养出一支席卷欧洲的大军。所以让对手不要有侵略的欲望，比课以没什么实效的限制要有效得多，因此在停战后发表"在大幅度范围内制裁"的声明，让对手在事前就知道今后要是进行侵略将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不是更为有效吗。特别是长时间的限制飞机场这件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为困难的。特别是连民用机场也要限制，这将很难让舆论所能接受，对方当然更不会接受了。这样作的话，仅从这一点上就对能否有实效发生怀疑。

而且即便仅仅在朝鲜这个局部地区进行限制，由于主角国家是苏联和中国，所以假如苏联和中国对此不放心的话，那将会什么样的手段都会使出来的。仅靠北朝鲜自身的力量不是威胁和平的力量，只对北朝鲜给以什么样的限制，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靠强有力的声明，与其说对北朝鲜不如说对苏联和中国予以警告的办法将会更能保障停战。他们所持的就是这样的大局论。据说是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等文官首脑们大力支持的。

詹金斯作战部长等对此激烈地反对，但大势逐渐倾向于大局论方面。李奇微上将从远东军最高司令官的立场出发，担忧北朝鲜重建一支强大的空军，也曾激烈地反对过，但由于当时新闻界也开始展开了支持大局论的论调，所以未能挽回大局。另外传闻解代表在飞机场问题上满怀极大的自信反复加以拒绝，也是因为通过新闻报导等了解了这种美国内部

动向的缘故。就是说这是否是暴露了民主主义的一个弱点呢？

1月10日，也就是解代表提出大幅度让步的提案的那一天，参谋长联席会就飞机场问题的最后立场发出了如下的指令：

“飞机场问题成为走向休战的唯一障碍的情况时，把这个问题撤回也可以。但必须等共方暴露出最后的立场后方能进行正式的让步。为此，这个问题在第三、第四、第五项议程的有关争论点全部解决之前要继续提出要求，要到只要这个问题一让步就可以进行签字这样的阶段时才能进行让步。

一签完字，联合国军就要发表‘若发生再次侵略的情况，将在广泛范围加以制裁这样的声明，这是打算在遏制敌人重新发动侵略之企图的同时，降低由于撤回飞机场问题将会让敌人获得的宣传价值”（联参电91600号及91606号）

据说接到这个指令的李奇微上将是带着怀疑的想法（美国公开史料语）同意了的。而且由于这个指令，联合国方面代表的对飞机场问题的发言变得不象以前那样尖锐了，这是事实。

其后几经周折，1月22日联合国方面试着提出了“假如中朝方面承认把飞机场问题记载于协定条款之内，就是接受1月10日的贵方提案也可以“这样的提案。这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人员的轮换，可以把限制数目坚持到以后协商，地面监察必须在这个程度上忍耐吧。其代替的飞机场问题，直到最后必须让其看到联合国方面的不动摇的方针。

但是解代表依然坚持“不许干涉内政”这一点，不给任何接近的机会。好象这一点是解代表得到了至上命令似的。

于是第议程三项的讨论完全陷于僵局了。没有什么要商量的了。这时应当有一个冷却时间放一放了。

1月25日，联合国方面提议“希望由参谋会谈就关于在此之前双方已取得一致的条款起草协定的文稿，并继续商谈细节问题。飞机场问题可以暂时中止一下讨论”。中朝方面也同意这样做。

五、参谋会议

议程第三项的参谋会谈的代表，联合国方面是达洛空军上校、金尼空军上校及莱比陆军上校3个人，中朝方面是能干的张上校（北朝鲜）和浦祥上校（中国）。

这次会谈的任务是将决议事项进行成文化和讨论循环轮换、补充和作为补给港的交通枢纽港口数目、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构成和监察要领，从沿岸各岛的撤退问题等。

据说会谈的气氛极为缓和，双方都热心地寻找妥协点，特别是张代表很愿意接受联合国军的意见，“对应提案中经常可看到经过改善的痕迹”。但是在交易方面是极为严格的。虽然说是舍小异求大同，在事务中有触及原则事项之处，事情和原则相抵触时，立刻就恢复了坚定的态度。

轮换人数的商谈　在1月29日的参谋会议上，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将决议事项成文化了的草案求得同意。中朝方面虽一字一句地进行了反复推敲，因为这个草案实际上是以1月9日中朝方面提出的提案为基础起草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除去一点之外表示同意。

中朝方面表示反对的一点，是对人员轮换这一项中记述的“1个月在7.5万人限度之内……”这样的数字。因为7.5万人这个数字和以前中朝方面暗示过的5000人以下这样

的数字相差太远了。中朝方面的参谋以“……这个数字让我们十分的吃惊……”这样的表达加以拒绝。

但是联合国方面的7.5万人这个数字中，是包括到日本进行短期休假和访问的人数计算出来的，估计这方面的数目一个月需要4万人左右。

对此，联合国方面作了“请考虑一下我们是总数达60万人之多的部队①而且我们希望让他们在朝鲜服务一年的时间，这一点也请考虑在内。就是说仅仅在这一方面1个月就需要轮换5万人。

此外，也还需要对生病的和负伤的进行轮换，还有因为短期休假和访问要离开朝鲜的。……”这样的说明，但未能取得同意。对于中朝方面来说，服务年限在一年以内这样奢侈的想法只是美国的随便的想法，到日本去休假等是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吧。联合国方面的这个说明，好象反而刺激了中朝方面削减数字的热情，因为越是削减这个数字越能降低联合国军的士气。

于是联合国方面将数字减成6万人，当看到这也不能让中朝方面答应时，又以不包括执行临时任务和休假回来的这样的附加条件将人数逐渐减为4万人，中朝方面也提出了2.5万人，接着又于2月13日增加到3万人，双方的数字逐渐地接近了。

通关港 和这个人员轮换谈判的同时，并进行了交通枢纽港口问题的讨论。问题是首先规定这种港口的数目，接着决定具体的地点。

首先，联合国方面提出在北朝鲜的12个港口（新义州、

---

① 实际是26万人。

满浦镇、惠山镇、会宁、清津、城津、咸兴、元山、新安州、平壤、海州及其他一个港口，在南朝鲜为10个港口（汉城、襄阳、忠州、大田、安东、清州、大邱、原州、顺天、釜山）。北朝鲜方面多两个港口，而且占了全部的交通要冲，与此相对照，南朝鲜则漏掉了仁川、群山等重要港口，提出的多是内陆城市。

中朝方面主张公平的原则，作为反提案提出各为3个港口。3个港口这个数字使得联合国方面对于对方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不久提出双方各8个港口，接着又减为各7个港口。等待北朝鲜方面的增加。可是中朝方面仅仅增加到各4个港口。

中立国监察机构的构成　2月16日，这是中朝方面提出议程第五项妥协案（后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朝方面推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国作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构成成员。

联合国方面推荐瑞典、瑞士和挪威三国，并坚决要求希望将苏联除外。关于中朝方面推荐苏联的问题，巴洽教授作了如下的解释：

“推荐苏联，很明显是为了进行交易。通过推出苏联来把谈判延长，以注视俘虏问题讨论（后述）的进展情况。

屡屡证明是苏联唆使爆发的这场战争，联合国方面不同意苏联这应是十分清楚的事情。仅管如此还推出苏联来，恐怕也许是期待着，作为没有让苏联参加这个战争的一种法律的手段，联合国方面也许会承认苏联作为监察委员。

另外，善于宣传的中朝方面，总是把美国和南朝鲜谴责为侵略者，拚命地宣传共方是无辜的这样的印象。还有苏联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是和平的根源，经常宣传自身的清白。

所以假如联合国方面要是承认苏联作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成员，那联合国方面就应承认苏联是清白的，和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也许是在这方面有所期待吧”。

中朝方面对联合国方面的主张做了如下的反驳：

“所谓中立国，就是没有让其战斗部队参加这个战争的国家。我方推荐的中立国和这个定义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贵官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本代表指定的中立国。……苏联是最严格地反对介入这场战争的国家，是最强烈地赞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联合国成员国。假如不把苏联承认为中立国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中立国了。”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贵官同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反对苏联这件事。这完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合理态度，……我们断然反对贵官的主张。”

两者相加除以二 在这样的讨论上白费了4天的功夫，2月20日再次回到了轮换人数的讨论上来，联合国方面提出3.5万人以求妥协。由于这是联合国方面要求的4万人和中朝方面提出的3万人的中间数字，就是所谓的两者相加除以二的数字。但是中朝方面还是不予接受。

2月22日，联合国方面把交通枢纽港口的要求数减为6个并求得中朝方面增加，中朝方面增加了1个港口变成5个港口，并声明这是最后提案了，决不让步了。

但在2月23日，中朝方面同意了轮换人员3.5万人的数字，这个问题至此算是解决了。虽最初时一方无限地要求，另一方面坚持一个人也不轮换，可结局限制1个月轮换3.5万人，这也就很不错了，这是按两者相加除以2达成协议的。但是联合国方面要求的6个交通枢纽港口还未被接受。或者是联合国方面减到6个港口以下，或者是中朝方面增加

到5个港口以上，因为这是不能用两者相加除以2的。

2月25日，联合国方面提议希望将双方推荐的中立国的数字从3国减为两国，自己减掉了挪威。这个提议的目的是在于排除苏联，减掉挪威是因为3个国家中挪威最接近西欧。中朝方面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固执地主张让苏联参加，而主张减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中的一个国家，因此联合国方面煞费苦心想出来的打开难局的办法没有能取得成功。

就这样，仅仅因为一个港口面使得谈判不能进展，因此3月7日李奇微上将决心让步。这是因为中朝方面说出了"中立国的监察必须包括检查装备品"这样的主张。美国公开史料把这事说成是"非常奇妙的改变"，说起来中朝方面关于监察的主张，当初是全面的反对，认为只要双方作出誓约就满够了。而在承认了监察的原则之后，也是热心于限制交通枢纽港口的数目和监察小组的行动范围等方面。可是却说出了"战斗力不能只从数量上来决定，因此不控制质量上的提高就不能保持战斗力的均衡。所以对监察小组应当赋与周密地检查装备品的权限"这样的主张来。在理论上说的确是如此，可是作为态度上来说可以说作了重大的改变。

联合国方面把这个提案理解为通过中立国获取技术情报的手段。假如那是中朝方面的真正意图的话，那么联合国方面的技术秘密就会完全泄露了。对此感到担心的李奇微上将下了如果中朝方面撤回"周密的检查"，可以同意5个港口这样的决心。虽然美国公开史料说："不清楚共方是单为了交易而把周密地检查提出来的呢，还是为了什么别的呢"，但从进行交易这一点上来说中朝方面是成功的。

3月16日，联合国方面同意了中朝方面5个港口的提

案，数目问题得到了解决。

接着进入了选定具体的通关港的工作，3月20日在把北朝鲜的中朝国境上的新义州和满浦镇，东海岸的清津和兴南港以及新安州，把南朝鲜方面的釜山、仁川、群山各港和江陵、大邱作为交通枢纽港口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结局是和当初联合国方面的要求相距甚远，联合国方面想要监察北朝鲜的城津港和会宁、平壤、元山以及中朝国境上的惠山镇变得不可能了，空中监察也撤回去了，因此可以说联合国方面的监察方案被抽去了筋骨了。

但是使得承认了监察的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成功，因此这也不是不能说联合国方面得到的虽不理想可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在3月25日的参谋会议上，由于双方就"关于在10个交通枢纽港口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开放的详细地区的协定"达成了协议，因此参谋会谈除去有关选定中立国的问题～也就是苏联参加的问题之外，已完成了小组委员会委托的事项。

就是说议程第三项到3月末只剩下下面的两个争论点了。

1．限制重建和恢复飞机场的问题

2．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构成国问题

于是联合国方面首先努力解决中立国的选定问题。但是中朝方面固执地坚持要让苏联参加而且接着又派生了在停战协定的条文中怎样表现联合国和韩国的问题，就是中国和北朝鲜都没有加入联合国，都采取不承认韩国存在的立场，所以反对惯用的表达方式，因而谈判陷入了僵局。

4月3日，为了努力解决剩下的两个争论点即飞机场问题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构成国问题，召开了小组委员会，

可双方都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会谈虽然每天都举行，可都是开得使人难以相信的那样短。例如4月14日的会谈于11时开始举行，可是

解代表：贵官方面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哈里逊代表：没有。

解代表：由于贵官方面没有意见，本代表提议在明天的规定时间以前进行休会。

哈里逊代表：OK！

就这样，会谈的时间仅为15秒钟。

关于这样纠纷重重的议程第三项的讨论，北朝鲜方面仅仅作了如下的简单记述。

北朝鲜公开史料的记述 再次在谈判会场出现的美国方面，虽然在第二项的军事分界线设定问题的讨论中不得不同意我方的合理提案，但其后并未放弃其侵略野心，在会谈中一点也没有显示想要中止战争的诚意。他们的这种态度在从1951年11月27日开始的议程第三项的讨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方从保证停战之后不再爆发战争这样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兵力轮换、监察机关的组织等合理的提案。但是美国在“飞机场的修复和建设问题”、“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权限问题”以及其他方面企图对我国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而且在南朝鲜自由地增强军事力量，继续策动停战之后也能再次挑起战争的活动。

第五章 议程第四项（俘虏问题）

我们因为很清楚对人们进行屠杀，奴役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交还善良的俘虏之前不想取得停战。

——哈里·杜鲁门

议程第四项的交还俘虏问题，一般被认为好象是最简单的问题。

因为美国虽然还没有批准，但却是“关于俘虏待遇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以下简称日内瓦公约）的参加签字国，北朝鲜在这次战争刚刚开始之后就发表了“北朝鲜政府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和条款”的宣言。

在这个双方都承认的日内瓦公约的第118条中规定：

“俘虏在实际的敌对行为结束之后必须毫不迟延地予以解放，而且必须遣返。在结束了敌对行为的纠纷当事国之间缔结的协定中没有此项规定的情况下，或者没有这样协定的情况下，各抑留国应根据前项规定的原则，毫不迟延地自行制订出遣返的计划，并必须加以实施”，甚至还规定了遣返的手续。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在条文第二项里所定的，制定停战协定中有关遣返的规定。因此只要双方尊重条约的精神就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讨论一开始就出现了被认为是难以克服的那样的困难。于是争论点伴随着感情问题和面子，意气用事等问题，别别扭扭地使其变成了这次谈判中一个最大的难题。不管怎

样，越是开始认为好对付的事情越不容易解决，认为很简单就能成功的攻击变成付出生命的困难战斗的例子是不少的，这个俘虏问题也可以说是其一例。在越南问题谈判中的一个难点也是遣返美军俘虏的问题。

一连串不知什么时才能休止的论战，围绕着是个人的权利还是大多数人的权利？是人性的权利还是法的权利？是人道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展开了争论。

一、遣 返 的 历 史

遣返俘虏，看来好象是极简单的事情，可实际上是极其复杂微妙的问题。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也曾按照是俘虏还是投降等各种复杂的情况有的让其剖腹自杀，有的予以聘用，有的加以放逐，有的进行遣返。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将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以下的几乎所有的俘虏都遣返了，但其中有不愿意回到俄国去而从俘虏收容所逃跑，就那么在日本定居下来的，另外在日本也好象有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回去会被处刑，所以将其扣留下来是符合人道的这样的议论。

另外，在俄军俘虏的日本兵中，拒绝回归日本的也不少。他们怕回到日本会遭到各种各样的冷眼相待。

条约的历史　美国在建国之初就遇到过是应当强制遣返俘虏呢，还是应当尊重俘虏的意志呢这个问题？在结束独立战争的1783年的巴黎条约中简单地规定“释放双方的所有俘虏……”，这是因为几千名英国兵和德国兵抱有与其回欧洲不如留在新生的美国这样的希望。所以那时被释放的俘虏可以按其自由的意志返回欧洲或者留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这个经验是限于当时的情况的，在其后的战争中是交换所有的俘虏，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1929年的日

内瓦公约规定了强制回国是当然的。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长期扣留了多达数百万的德国和日本的官兵，让其从事重建荒芜了的国土和开发西伯利亚等工作。于是为了防止这样的行为，在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中新设了“在敌对行为终结之际解放和遣返俘虏”的部分，加强了遣返的条款，规定了如前述那样的以断然的措施强制遣返的内容。这是考虑到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象苏联所犯的那样的胡作非为，无论如何让其快点回去还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所以在这个条约中，过于热心于让俘虏尽快回家，而关于人性和人们的个别事情则未予考虑。例如前面谈到的，在俘虏中可能有对回归故国感到羞耻因而拒绝回国的，或者也可能有害怕被问及战败和失态的罪名而不愿回国去的。也许还有讨厌故国的政治形态，希望在扣留国的统治方式之下生活的。但在日内瓦公约中是没有规定救济这些例外的措施的。

这个遗漏（？）就是议程第四项发生纠纷的原因。中朝方面固执地一字一句地死扣条文。

二、现实和抉择

联合国军根据公约第5编“关于俘虏的情报局及救济团体”的条款，将逐渐增多的俘虏～军人和平民～收容在收容所内，如实地将名簿报告给了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可是，一询问俘虏，里面有以前的南朝鲜军的官兵，他们自供称：“当了北朝鲜军俘虏的南朝鲜军人接受了再教育，现在大多数人参加了北朝鲜军的战列。我们没有回北朝鲜的理由”，这就发生问题了。

另外，中国军介入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要素。中国军队把中国内战时期倒戈的国民党军队和投降的部队等都一起编入了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把这些部队部署于第一线，配置地道的中国军进行督战。所以在中国军的俘虏中，当然原国民党系统的人员很多，因此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愿返回大陆而希望到台湾去这也是很自然的吧。

通过调查了解到俘虏的身份和心情是很复杂的。北朝鲜军在侵入南朝鲜的3个月间征集的南朝鲜人达数十万人，或者将其征用来进行补充和用于军役（见《原第2卷》[2]），在俘虏中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遭受厄运的，在以后被进行如下那样的分类中，不幸的人很多。

1. 是平民的身份，在被北朝鲜军征用时被捕获者
2. 被强制绑架而被编入北朝鲜军者
3. 原是南朝鲜军人后被北朝鲜军俘虏而被强制编入北朝鲜军者
4. 是南朝鲜军人，但在掉队时被俘虏者
5. 是完全和军事没有关系的南朝鲜人，在逃难途中混入了俘虏群，就那么变成俘虏了的，或者是想得到什么东西而偷偷潜入了俘虏收容所，在逃跑时被捕获者，或者是被误认为穿便服的北朝鲜军和间谍被抓来的

这些事情逐次弄清了，随着俘虏人数达到十几万人这种情况，把这些俘虏送回哪里去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军里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作为俘虏被扣留的人们中，估计有几万人害怕被强制送回北朝鲜和中国，其中甚至有的以“死”来反对遣返。是否要按照公约的条款无视这几万人的希望而将其引渡给中朝军

呢，是否应根据人道的原则援救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确是一些善良的人们）如要援救他们是否违反了公约规定也要援救呢，这些都成了问题。

抉择　在准备开始进行谈判的时候，联合国方面还没有决定关于俘虏问题的方针。如在前卷中谈到过的，只是淡漠地考虑“应当尽速遣返”。

可是在开城谈判即将举行的7月上旬，陆军心理战处长麦克库洛亚准将对柯林斯陆军参谋长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原来是国民党军官兵的中国俘虏，假如被强制遣返回去，恐怕会被问投降罪而被处以重刑，根据情况也可能有被处死的。……所以如果让他们选择回哪里去的话，我认为大部分人会选择台湾。虽然在法律上有若干的疑问，但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我想回到台湾去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样做就不会重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意强制遣返苏联俘虏的错误①，……假如第一线的中国官兵相信即使投降的话也没有被强制送回大陆的危险，我想将会出现更多的投降者，因此对将来展开心理战会极为有利。”

这个意见，也就是“俘虏送回哪里应按其意愿来决定“这种任意遣返（也称为自愿遣返）的原则，开始变成了华盛顿首脑之间的问题。这虽是从人道的观点出发想出来的，但从心理战参谋这样的任务上，是作为心理作战的手段来考

---

① 由于把苏联俘虏中有过反苏行动的人也强制遣返回国了，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从人道上讲这惹得世人鄙视。

虑的。

作战部长詹金斯少将被这个提议吸引住了。作为对战局进退维谷感到负有责任的当事者来说，是会有就是一根稻草也要把它抓住这样的心情吧。

柯林斯陆军参谋长也认为“有进行考虑的价值”，把问题之点让法务处进行研究之后，得到了任意遣返不抵触公约的原则，是可能采用的这样的报告。

于是柯林斯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不仅只是原国民党军的官兵，就是对北朝鲜军俘虏也应给与其选择归还去处的权利”这样的意见，谋求上司的允准。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探讨法律上的可能性，得出了任意遣返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条款的这样的结论。但被征求意见的李奇微上将报告说：“在这个时候采用任意遣返的原则，有在将来的战争中对美国带来不利的危险，……共方将会利用这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情加强其宣传，因此恐怕会给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但是虽有这些不利，这个想法确实是有长处的”，看来对此很感兴趣（致陆军部17240号电）。

另外，总统直属的咨询机关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意见，虽然说“因为这是超越了军事范围的问题，所以应由政府一级来处理，最终应由联合国大会来决定”，但看起来也是赞成任意遣返的。

詹金斯作战部长判断“若是提到联合国去，变成逐两兔者一兔不得，不易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很大”，因而竭力进行说服工作，用任意遣返这条线把众议集中了起来（8月7日詹金斯以“有关遣返中国及北朝鲜俘虏的政策”为题向参谋长提出的备忘录）。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8月15日指令李奇微上将“作好按任意遣返的原则进行谈判的准备”（陆军部第99024号电）。当时的军队首脑把任意遣返作为心理作战的武器对其评价是很高的。

于是考虑作为谈判的技术，想要主张同数交换。所谓同数交换就是一方释放一个人，对方也释放一个人这样的交换方式，因为用这样的方式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条款，联合国军的俘虏全部回来，还能留下不愿回中朝方面去的俘虏。

可是重要的开城谈判因轰炸事件而中断了，俘虏的谈判变得不是时候了，在此期间从国防部长那里又出现了异议。9月17日，马歇尔将军由于过了一年的就任期限而辞职勇退，副部长罗伯特·A·洛贝特升任国防部长，新部长于9月25日交给了联席参谋长会议“共方不接受同数交换而坚持全体对全体的交换这大体上是没有错的。俘虏问题的主要之点既然在于让其全部而且迅速地归还联合国军的俘虏，我认为坚持任意交换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这样一来，任意遣返的魅力变得黯然失色了。洛贝特部长是法律界的专家。可能是他不愿意默认这种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吧。

10月初，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和詹金斯部长对共方坚持全体对全体进行交换的情况下，作为联合国军对此是否可以同意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可是没有想出什么别的好办法来。这正好是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举行问题有了一点点线索的时候，越研究越感觉任意遣返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因此认识到要坚持这个问题来打开谈判的局面是失策的。虽然在心理战的效果方面确有难以舍弃的东西，但如因此而拖长谈判，那么自己方面伤亡人数增多是难以避免的。

10月9日参谋部放弃了任意遣返。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此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华盛顿的军事首脑打消了正在萌芽中的任意遣返的构想。李奇微上将也因如不能主张同数交换就没有办法这样的想法而放弃了这个念头。心理战处也从作战计划中削除了这个项目，将计划改为“今后要更加改善对俘虏的待遇，保障其生命的安全，以此来号召敌人官兵投降”。而且在俘虏中将被北朝鲜军强制征募的和被错误扣留的平民进行分类，一边和南朝鲜政府协商一边申报准备将其逐步释放。

据联合国军的估计，属于这一类的俘虏大约有4万人左右。联合国军决定了得到华盛顿承认之后，过一个时期让其宣誓加以逐步释放的方针（柯林斯陆军参谋长11月15日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就在这个期间，议程第二项的军事分界线问题于11月27日大致上达成了协议，因此俘虏问题的讨论迫在眉睫了。但是还没有收到从华盛顿来的确定性的指令，所以28日，李奇微上将起草了谈判计划请求指令。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人难以理解，麦克阿瑟曾感叹过的“事先几乎没有指令，干了会被责难，不干仍然会被责难”这样的现象好象在这时也发生了。

李奇微上将的计划是：

1．要求在进入实质性的谈判之前交换俘虏名簿作为具体的讨论资料。

2．开始要求进行同数交换。

3．但在无论如何也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下，即使需要把比如说战争犯罪嫌疑者和不愿意回去的人等交给敌人，也不得不同意全体交换。

被迫要作出决断的华盛顿首脑进行了研究讨论。当时，从联合国军的俘虏安全地返回这个前提出发不得不进行全体交换这样的论点，和眼看着将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俘虏遣返回去是违反人道的这种论点互相对立，争论得极为激烈。军队的指挥们都支持后者。但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实行这个主张呢，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来。

曾向李奇微上将询问“能否提出在释放之前由国际机构审查俘虏的意志，不愿意回去的要继续扣留这样的提案”，回答是“可能很难吧”。向国务院打听也没有好的办法，得到的是“既然公约里明文规定了，没有办法”这样的回答。可以说虽然各方面都绞尽了脑汁，对现行的条文也毫无办法。

终于放弃了这种打算的联合参谋总部于12月4日指令以11月28日的李奇微提案为基础进行谈判。

这个任意遣返的问题，虽然是大家都一致希望的，但考虑到中朝方面的反应和报复措施，考虑舆论界能否接受，这却是根本办不到的。据说在当时的华盛顿和联合国军的首脑中，持有“假如干的话也许能够干成”这种虚幻希望的连一个也没有。

就是说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在讨论俘虏问题时，应当不带有“为了任意遣返要首先提出同数交换来试试，要是不行也没办法”这样含糊不清的顽固的主张来参加谈判。如果没有别的问题，俘虏问题应当尽快解决，要是象预想的那样演变下去的话，战争应当在一年之前早就结束了。

但是谈判向完全没想到的方向发展下去了。事出意外，它变成了一个怎么也不能驾驭的怪物。好象人类在谈判怎样想要让感情、心术、虚荣心起作用也是没有用的。

如在前面曾谈到过的，由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而急于谈判的联合国方面提议议程第三项和议程第四项“俘虏问题”并行讨论，不那么痛快的中朝方面也终于同意了这个提议，因此关于俘虏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于12月11日下午开始举行。

三、互 相 试 探

俘虏问题小组委员会中朝方面的代表是被认为是最干练的谈判者的李相朝少将（北朝鲜）和蔡上校（中国）。这个任命被认为证明中朝方面很是重视俘虏问题，被选来和这两个人比赛智慧的联合国方面的代表是新任命的鲁斯本·E·利比海军少将和乔治·W·希克曼陆军上校。

利比少将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水手，是以辛辣言短而意深的语言刺人的雄辩家。美国公开史料评论“他是一个对敌人派出来的代表，不论是最好的或者最恶的，和任何对手交锋也不感困难的男子汉。头脑灵活，知识丰富……是和共方进行谈判的最合适的人”。

还有希克曼上校是一个理性的适合作参谋的人，也有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两个搭配将是很得当的。

全体交换　在交换了信任证书之后，李代表立即提出“如果同意交换全部俘虏的原则的话，细节问题立刻就可取得协议”，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正如联合国方面所预期的挥舞起了全体交换的原则。

但是，联合国方面是计划进行交换俘虏名簿，经过研究之后再进入讨论，因此利比代表对这种有力的进攻若无其事，而提出了名簿的交换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访问俘虏收虏所的问题。访问的问题是在讨论议程的时候决定改在

这个时候讨论的。利比代表把联合国军的立场进行了如下那样的说明。

"联合国军希望适当而公平的交换俘虏。另外为了确证俘虏们是否受到了作为人的待遇和适当的安慰，要求把适当的监督机能列入协定之内。当然希望让伤病的俘虏得以优先转送。"

加了傍点的那部分是利比代表具有侦察的意味，故意说得含糊不清的。可是李代表马上就把质问的矛头指向了"那种暧昧的用语"。李代表毕竟是一位"精明的谈判者"。当利比代表作了不得罪人的说明之后，李代表强调了绝对不承认全体交换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之后，第一天的会谈就结束了。

当天夜里乔伊首席代表向李奇微上将报告说："共方已确立了全体交换的原则，……我想无论怎样地修改，他们也不会答应同数交换的原则"。

接到这个报告的李奇微上将把关心寄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代表访问俘虏收容所上，下令收集为了能提出强有力主张的事实根据。但是华盛顿却指令在希望这样做的同时也要避免让这个问题变成新的争论之点。华盛顿对于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的谈判有些耐不住性了。

12月12日，李代表把强制全体遣返的原则作为正式提案提了出来，并追问是否承诺。中朝方面的本意是如果能承认这个全体交换和飞机场问题，那么就下决心在其他的小异上忍耐。在触及这个问题时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假如联合国方面接受了这个原则的话，共方会高兴地提供俘虏名簿，并且实际上将会答应在板门店进行交接"。

这就是说谈判取得妥协的良机就在这个时候，如果联合

国方面答应了全体交换，战争等不到1952年春天就会结束了吧。

但是，还在对任意遣返恋恋不舍的联合国方面避免立即回答而固执地要求交换名簿。实际上如在前面曾谈到过的那样，因为在11月27日进入第三项议程讨论时已经约定好要交换名簿了，所以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可是李代表是闪烁其词怎么也不答应。下面就是互相对答的一例（会谈记录摘要）。

利比代表：我们要求关于俘虏的资料有什么不合理呢？我们得不到资料，会议就不能进行下去。我们再一次要求交换资料。

李代表：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来研究呢。我们互相之间还是停止冗长的演说吧。因为象这样说些过头的话是不必要的。可是让红十字会访问俘虏收容所的问题，在第四项议程中明确记载了吗？

利比：在第四项议程中除了写了“关于俘虏的协定”以外，什么也没有明确记载。这个贵官也应当是十分清楚的。李将军，本代表想要再问一问。我们要求交换俘虏资料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合理呢？

李：这个问题再说吧。这个会谈是根据第四项议程而召开的。所以我们认为应只谈第四项议程所包括的事项。我想问一下，贵官认为收集资料和迅速释放俘虏哪一个重要呢？

利比：请回答是“是”还是“不”。……提问和回答没有关系的问题是没有必要的。

在以后的几天之中一直继续了这样的侦察战。

利比代表列举了北朝鲜军虐杀俘虏的事实并加以责难。还指出了北朝鲜军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了战争初期俘获的110名俘虏，以后没有再报告过这个事实，执拗地要求交换俘虏名簿。另外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也强烈地主张访问收容所的问题。

对此，李代表挥舞起公约第118条强制全体交换的原则这面锦旗，预先拒绝同数交换以及其他任何的交换方式，并探问联合国方面打算采取什么样的交换方式。

这样会谈的第一周并未能进入实质性的讨论，就在互相攻击对方之中度过去了。这期间也有这样的插曲。当利比代表对共方不答应交换名簿讽刺地责问说："贵官没有准备肥皂和热水就催促'快点洗澡吧'"时，李代表就反驳说："肥皂和热水都准备了，贵官却不进到澡盆里去。问题是尽快地释放俘虏，所以还是不拘泥于交换名簿为好"，这场舌战没有分出胜负。

美国公开史料描述这个时候的气氛时说："双方都热心地要把对方带进澡堂里去。可问题是哪一方面能用肥皂洗干净。"对方若是进入了澡堂，那么其真心应是通情达理的，如果要把污垢洗掉了的话（就是让其撤回其主张面在交换方式上进行让步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令人失望的名簿　但是，李代表在12月18日终于做了让步，答应交换名簿并同意为进行研究面休会4天。不知中朝方面为什么把交换名簿拖延了一周之久。可能是出于让其承认全体交换的原则吧，可是当时双方都变得具有不能老老实实地听从对方说出的事情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这也许是其表现吧。无论如何，这样的原委积累起来就陷进逃不出来的泥潭中去了。

联合国方面看到交来的名簿后大吃一惊。北朝鲜方面在战争初期经常发表战果公报，将其累计起来是共俘获了6.5万人的俘虏。但据估算南朝鲜军在战斗中失踪的约有8.8万人，仅美军就有11500人失踪，因此联合国方面的失踪者接近10万人。虽然失踪者不一定全都变成了俘虏，但联合国方面对照双方的数字估计成了俘虏的不下9万人。当时联合国军收容的俘虏约有13.2万人左右。正因如此，所以考虑同数交换也不是那么不自然的。

但是中朝方面交来的俘虏名簿中仅仅登记了11559人，其中有联合国军官兵4417人，联合国军俘虏4417人中包括：

美国　3198人
英国　919人
土耳其　234人
法国　10人
菲律宾　40人
荷兰　1人
希腊　1人
澳大利亚　6人
南非　4人
加拿大　1人
日本　3人（以后证明为美国国籍）

南朝鲜官兵7142人。名簿中的数字只不过是估计的九分之一。

在名簿中有推测为1950年7月20日已在大田附近战死了的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的名字。12月19日出版的《朝日新闻》以数字的不一致引人注目

俘虏名簿发表　韩国方面愤激

迪安少将在平壤收容所

喜出望外的迪安夫人

等标题报导了当时的气氛。

联合国方面由于名簿的数字和预想的数字悬殊太大，因面产生了种种想象的臆测。怀疑是不是因待遇太坏而死亡了吧，是大部分都被虐杀了吧（见原第5卷“傍晚之死”)好象是把南朝鲜兵都强制编入北朝鲜军里去了吧，可能是学习苏联的先例打算不放技术人员和科学人员回来吧等等。掀起这种不信任的念头是不能禁止的。

另一方面，中朝方面对联合国方面的数字也好象很不满意。联合国军曾如实地将俘虏的姓名向国际红十字会进行了报告，其数目达16.9万人。另外中朝方面估计失踪者为18.8万人，所以对联合国军的名簿只登记了13.2万人好象是抱有不信任之感。这是因为联合国军将前面曾谈到过的被扣压的3.7万名无辜平民进行了分类，将其从俘虏名簿中除去了的缘故。

这样一来，研究了俘虏名簿的双方都很失望，都被不信任的念头所驱使，都抱有憎恨对方的感情。这些因素积累起来，俘虏问题就这么别别扭扭地别扭下去了。

李奇微上将和乔伊代表给中朝方面的最高首脑发送了“冷淡的、正确的文件”，要求予以说明。而且在会谈中就13万对1.1万人的全体交换是如何的不合理这一点进行了攻击，要在这之间看一看对方的态度。但是说明终于没有到来。

另外，中朝方面也把不满倾吐了出来。在12月22日的休会以后第一次的会谈中，李代表以尖锐的语气逼问说：“在北朝鲜籍的名簿中缺少44259人的名字，中国籍的名簿中有

1456人没有记载”。这是经过分类不作俘虏待遇的3.7万人平民由于调查不完备所造成的。

利比代表认真地进行了说明说:“曾向红十字会报告过而未载入这个名簿的人是原来的韩国人而被贵官方面强制征募或强制劳动时被俘获的，还有在忙乱之中被错抓起来的人等等，这些人并不是所谓的俘虏。联合国军在今年春季对这些人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发现有3.7万人的平民。当然原是韩国人但是志愿参加贵军的并未包括在外。此外现在正对1.6万人在进行调查中，假如证明这些人也是韩国的一般市民将考虑予以释放”。

但是李代表指责这个说明是“用尽心机的、奇怪之极的辩解”，根据条约论提出了“决定其是不是俘虏不是按其居住的场所来决定，俘虏必须是在部队里服务。在日内瓦公约的第四条中……”这样的主张。

的确是，如果适用公约第四条规定的话，李代表的见解是正确的。

于是利比代表避开这个问题，按事先预定的那样质问“以1.1万人和13万人进行交换的这种全体交换究竟有什么正当性和理由呢”，接着又挖苦说“贵官可能知道在议程第三项的讨论中，贵方的解代表提出了‘休战以后双方不增加军事力量’提案的这回事吧。可是如若进行全体交换，贵方就增加了10个师的人力，您能对这个矛盾给予什么样的说明呢？”并要求说明“贵方曾广播说俘获了6.5万人的俘虏，这在报纸上也曾大肆登载，可是韩国兵俘虏只有7142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联合国方面完全清楚北朝鲜军把韩国兵俘虏的大部分编入了正规军的事实（美公开史料）。而且李奇微上将下了仅管可能性很小也要尽最大努力让他们回来这样

的决心，甚至考虑到假如他们能够回来就是和扣留的3.7万人平民交换也行。所以利比代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进行了追求。

利比：在贵方的名簿中没有登记全部俘虏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

李：名簿的数字确是少一些。这是因为有些人经过再教育之后就地释放了。

利比：那如果是事实的话，为什么只有177人回来呢（1951年春在水原战线回来的人。见原第7卷）。我们了解把极为多数的韩国军俘虏强制编入贵军的事实。

李：不是那样的。我们只是把志愿参加我军的编入部队了[1]。

就这样，1951年在"双方都明白不能提出能使对方理解的资料"的争论中过去了，作为1个月限期的12月27日也过去了，因此尽管联合国军提出了延长15天的提案企图尽快结束谈判，可是俘虏问题触上了暗礁一点也看不到活动的迹象。

联合国军怀疑其数字和预想相差过远的名簿的真实性，并摸索隐藏在背后的意图。这时才开始了解问题的根源埋藏得很深。

但是，联合国方面也不是没有缺点。因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了比现在扣留的人数多了3万多人的数字。其原因是很复杂的。据调查有2000名俘虏被在前线的收容所和第8集团军的收容所进行了双重登记并那么重复地进行了报告，

---

① 这完全是任意遣返，这成了联合国军坚定地要求任意遣返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在押送途中逃跑的和从收容所里逃出来的等等为数也很不少。

可是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要让对方接受这个相差很大的数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感到越强辩下去越会削弱联合国方面的立场的李奇微上将痛感需要一份正确的名簿，下令对全体俘虏重新进行调查，同时约定让给中朝方面再次提出名簿。但这个调查中还包括有希望能知道愿意任意遣返者的确切数字这样的内容。在联合国军首脑的心里怎么也舍不得丢掉任意遣返的原则，因此打算通过看看实际的数字来取得下定决心的资料。

四、任 意 遣 返

1952年这个新的一年刚一开始，联合国方面就发动了攻势。

扣押的平民　在1月1日的会谈中，利比代表提出了关于3.7万人扣押平民的措施的提案，并取得了“扣押的平民随着停战协定生效将应变成流民，那时他们可以在其喜欢的地区（南朝鲜或北朝鲜）寻求新的生活”这样的同意。这个问题虽然是一个比军事上的问题政治色彩更浓的微妙问题，但中朝方面没有作为特别的问题。恐怕是北朝鲜方面也有相同类型的问题吧。

说了出来　因这次取得一致而增添了勇气的联合国方面在1月2日会谈中说出了任意遣返。利比代表所提提案的主要内容是：

“现在双方的主张在重要的三点上对立着。一是虽然双方都希望早日释放俘虏，但联合国方面切望有一个公正而妥当的方式，贵方则希望进行全体交换。二是被强制编入北朝

鲜军里的原韩国兵的处理问题。我方希望把他们全部以俘虏的身份予以遣返，但贵官主张他们是志愿参加的而加以反对。三是俘虏的归属问题。我方主张应以居住场所为基准，可是贵官主张应以被俘时的服务处所为准。

把这些不同点总括起来，作为解决的手段现提出公正的折衷的提案。

这是贵军曾着想过，构想过并实施过的遣返方式，这就是俘虏在释放的同时是回自己的军队还是加入敌方的军队，交由俘虏自己决定的这样一种方式。联合国方面认为这个任意回国的原则不用说用于军人，就是用于平民俘虏也是人道主义的方式。……

作为在释放时询问俘虏意向的机关，我们认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最为适当。

这样，希望回归自己军队的俘虏，本着双方在休战期间不增加战斗力的这个原则首先以1对1进行交换。也就是进行同数交换。在通过同数交换以后剩下的人中，让其宣誓，希望返回本国者要保证不再对扣留一方采取敌对行为，拒绝遣返本国者要保证不再拿起武器。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公正的平等的遣返方式了"。

利比代表之所以强调"贵军曾着想过……曾实施过的遣返方式"，是指如前所述，北朝鲜军曾说明过对于战争初期俘虏的南朝鲜官兵"让其选择是参加北朝鲜军呢还是希望在战线上被释放呢"，而且事实确是如此（美国公开史料）。之所以这样说是当时在釜山攻防战时北朝鲜军为兵员不足所苦恼，忙得不可开交这是实情，再加上为了节省收容、看押那么多俘虏的工夫。这就是实施了任意遣返方式的缘由。联合国方面就是利用这一点。

在即将临近讨论俘虏问题的时候，联合国方面虽把任意遣返的方式看做是一个好的方式，但因找不到这种主张的根据当初几乎把它放弃了。而且曾考虑过姑且提出来试试，在中朝方面怎么也不答应的情况下也没办法，这些已经屡屡谈到过了。可是随着谈判研究下去了解到了上述的事实，因此根据"北朝鲜军已经实施过的前例"，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信而提了出来的。

而且舆论方面是赞成这种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的任意遣返的。尽管知道任意遣返在法律上的根据很是薄弱，是经常喜欢感情用事的舆论界以"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啦，"最好的方法"啦等论点对任意遣返进行了声援。

而且到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和有关各国始于开始坚定了任意遣返的决心。宣传界也提出了"依照了联合国的派兵目的"、"为了保卫自由的人权"等口号，开始在"应当把联合国的威望作为赌注来贯彻任意遣返"上展开了辩论。

可是从北朝鲜方面来看，这种任意遣返的方式在洛东江时虽然是极为合适的方式，但到了今天却是极不合适的方式了。同意这种方式就等于是承认了联合国军的正义和人道主义，假如大多数的人拒绝返回北朝鲜（中朝方面会考虑在联合国方面提案的背后是有这样事实的，这样的考虑是理所当然的）那面子就完全丢尽了。这是因为这样一来北朝鲜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返回价值的国家了。另外从交易的观点来看将会变为人的战斗力只回来一小部分这样的情况，这对于原来就缺少人的资源的北朝鲜来说，定会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中朝方面最重视的一点，是从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是尊重个人的意志（自由主义＝任意遣返）还是让全体的意志优先（共产主义＝全部遣返），这可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

冷淡的拒绝　1月3日，提案遇到冷淡而坚决的拒绝。果如所料，李代表指责这是“同数交换等听都没听说过愚蠢的提案”，他大谈“俘虏问题不是奴隶买卖。二十世纪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对此提案是完全不屑一顾的态度。

于是利比代表重又详细地述说了“北朝鲜军的前例”，用“尖酸的语言”刺激其态度的变化和矛盾，但是李代表一点也不理睬。

接着利比代表又用“贵官是不是担心如果同意任意遣返，也许有很多中国俘虏拒绝回归本国而表示反对呢？我想不必有那样的担心。贵官们说中国部队完全是出于志愿为了解救朝鲜人民军之急而来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他们不是没有拒绝遣返本国的理由吗。……”这样的议论来试图诱惑，但李代表不上他的当。李代表只是重复“不做奴隶买卖”。

于是生性尖刻的利比代表以“你的理论净是缺点。一看让人感觉好象是真的，但结论常常是相反的。……”这样的语言来找碴寻衅，但李代表全然不搭理他。

从此之后就围绕着任意遣返继续地争论了下去。利比代表举出了详细的资料努力进行说服工作，但没有起什么作用，把矛头指向北朝鲜方面的矛盾（洛东江时代自已实施自由遣返，现在又加以反对），也没有效果。不仅如此，李代表尽管以前曾公开说过：“中朝方面对俘虏进行再教育之后，让其选择是志愿参加部队还是在战线释放”，但现在却指责“联合国军对俘虏进行政治教育，欺骗他们进行选择”，而看不出任何的踌躇之处（美国公开史料）。

而且李代表的发言渐渐变得带脏话了，因此当难以忍耐的利比代表指责这个时，有时借此机会将谈论发展到毫无道

理的方向去了。

还有这样的一幕，在1月11日的会谈中，李代表在说明对俘虏进行了再教育这件事时，在说到“共产主义和依靠组织的教育，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博爱主义的具体体现……”时，也许是自己也觉得滑稽吧，忽然好象非常可笑似的大声笑了起来（联合国军《休战谈判》第二卷第三章）。

还有，当利比代表再一次指责“北朝鲜军强制地把韩国俘虏编入了部队”时，李代表再次以非常郑重的面孔说：“只允许志愿者参加部队”，激烈地予以否定。

而且在对任意遣返加以反驳时，只援用日内瓦公约中适合自己的条款，对于象报告俘虏姓名的义务规定啦，访问收容所的条款等不适合自己的条款就“丢开活泼的笑脸而装作不认识了”。

利比代表还曾试着就中朝方面因任意遣返会受到利益进行了说明，但取得的反应只是“深深猜疑的眼光”。

其中利比代表针对蔡上校（中国代表）的疑问说出“当然，中国籍俘虏是让他们选择是去中华民国还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在此之前对利比代表和李代表之间的争论象是隔岸观火那样看热闹的蔡上校，这次象是脚底下着了火似的勃然大怒起来。而且非常愤怒地大声吼叫着“中国人民决不允许那样的事情。要是那样干中国人民将战斗到最后”加以拒绝。在此之前在谈判中还没提出过让中国人俘虏回台湾去的话题，所以蔡上校好象理解为中国籍俘虏另行处理了。

对于中国来说要是让俘虏回到台湾去，那面子就丢尽了。“志愿参加了这场战争”这种主张也就变得没有根据了，中国就变成人们都不愿意回去的难以居住的国家了。

这样到了1月中旬，会谈一点也没有进展，因此李奇微上

将逐渐地感到决断的时刻到来了。如前所述联合国军的谈判方针事先是这样安排的，先提出任意遣返来试试，要是怎么也不行那就不得已而同意全部交换，因此他根据这些判断现在象是该下定决心的时候了。于是李奇微上将向华盛顿进行了请示，但答复是暧昧不明的。

1月15日华盛顿训令的主要内容是："要是怎么也不行，也可以同意全体交换。但是，这是最后的手段。因为不能不考虑高涨起来的舆论的总统，对于谋求改变原来的立场也能充分地加以考虑，……"，这就是说"还不到决断的时候。只要能坚持就坚持下去"。而且还加了如下的附言。

"联合国方面要继续努力让被共军扣留的联合国军有关人员和韩国的平民早日遣返。……为了让敌人了解联合国方面提出任意遣返的提案不是要扣留俘虏的借口，也为了告知实际情况，根据情况提出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参加会议下对俘虏的意向进行调查的提案来试试怎样？

另外，贵官可在适当的时期要求举行正式谈判，向敌方提出下列的交易的提案。

联合国军在飞机场问题上进行让步。作为回报中朝方面同意遣返"（1月15日发参联第92059号电）。

这样，联合国军当做最后王牌的飞机场问题作为任意遣返的交易工具登场亮相了，那时杜鲁门总统慎重地研讨了国内辩论和参战各国的意向，任意遣返的决心很是坚定。

对此，李奇微上将回电同意把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一揽子交易的这个最后一项，但反对调查俘虏的意向。理由是："中朝方向面拒绝任意遣返的一个理由是联合国军实施了政治教育，有可能诱骗俘虏进行选择这样的一点。联合国军对此予以否认，声明并没有强制影响俘虏下定决心计划。所以中

朝方面会把意向调查的主旨误解为把偏见强加给俘虏，反而不会接受的可能性很大。何况中朝方面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看做是联合国军的间谍，这是反对其访问收容所的原因，所以……。”这里谈及的关于调查俘虏的意向，在以后发展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李奇微上将的回电还以下面的语句作为结尾。

“敌人好象并不固执回到他们国内人数的绝对数字。是个人的权利优先还是全体利益优先的不同，这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不同之处，因此重视个人权利的任意遣返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严禁的主义”。

在板门店每天展开着不变样的舌战。

李代表的演说是很巧妙的，具有让第三者倾听了他的“联合国方面的提案极其不道德，是非人道的”主要论点之后，不能不相信“共产主义者是深切关心个人苦境的人们”这种程度的动人的力量。（美国公开史料）

有时当利比代表提出“希望给介绍一些实际例子”时，李代表很巧妙地避开提问，又开始了长长的演说，最后提出两、三个问题才好容易结束了讲话。接着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对答，这种对答作为这次谈判中的谈判技术和会话倾向直接了当的表现是广为人知的。下面是“1月23月关于第四项议程的第41次小组委员会会议记录”记载的一段双方的发言。

利比：：“贵官经常是巧妙地避免直接回答我方的质问。而且擅长于经常附加上质问来谋求答辩。这就是贵官们的典型谈判方法。只是叫喊那是不道德的！那是非人道的！那是不公平的！那是不合理的！而不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质问呢？是因为不能回答吗？”

李：“在会谈中我们发现的一件事就是在贵官们想要拖

延谈判的时候，即使我们做了真实的回答也说我们没进行回答。而且当我们进行周密的质问时就说这次正在施放烟幕。……这种技术是贵官们的唯一武器，是只有贵官们才持有的特有的技能。……但是我们具有健全的常识。我们只热爱真理和正义。而且是立足于真理之上来办事的。我们只根据正义和真理来发言，来提出我们的主张！”

就这样，中朝方面继续坚决地反对任意遣返。当然其反对的根据就在于日内瓦公约的第118条。这个法律的根据，如前面曾谈到过的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所以就是利比代表那样精明能干也没有办法推翻这个论据。

可是1月22日，从国务院送来了日内瓦公约解释文件。现在这个时候才送来虽然是不可理解的，但却是事实。而且指出其第6条中“缔约国……在各条明文规定的协定之外，可以另行设立适当的规定事项，缔结其他的特别协定。任何的特别协定也不得对这个条约所规定的俘虏之地位造成不利的影响，也不得限制在这个条约中给予俘虏的权利。……”这样规定的条款，出主意说条约的精神在于保护个人，所以如果缔结一项别特协定，那么任意遣返就变为在法律上不和条约抵触了。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这样一来，联合国军在国务院的解释中找到了人道主义的论据就不必说了，而且还找到了相当的法律上的根据”，说明了联合国军任意遣返下定了坚定决心的过程。虽说是找到了法律上的根据，可是不会有中朝军就那么轻易地进行让步的希望吧，但是作为对任意遣返的主张苦于找不到法律根据的联合国军来说是会有顺水推舟之感的吧。这样，联合国军随着谈判的进行，任意遣返的决心变得越发坚定了。

另外，中朝方也强烈地反对宣誓释放。所谓宣誓释放是对同数交换剩下的俘虏，让其宣誓不再进行敌对行为之后任意地加以释放这样的联合国方面的提案。但是在双方交换的名簿中有着13.2万和1.1万人这样的差距，所以事实上是12万人以上的中朝军的俘虏成了宣誓释放的对象。所以李代表虽激烈地指责这是“单方面的要求”但还是能同意的。

乔伊代表也因双方的差额过大而认为是单方面的，对这个问题建议是从把宣誓扩大到全体俘虏呢还是撤回宣誓释放的要求呢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方案来解决。

对于这个宣誓释放，南朝鲜政府也是反对的，因为好容易才回来了的俘虏变得不能再拿起武器了是有些缺乏画龙点睛之憾的。而且也还考虑到中朝军特别是北朝鲜军，虽说是宣过誓回来的，可是能忠实地遵守而不将其再次编入军队吗，这样的保证一点也没有。李奇微上将同意在适当的时候撤销宣誓释放的要求，也就是进行让步。这是和李奇微上将与乔伊代表平素的言论行动不一致的。这样说是因为这两位首脑在“中朝方面把让步看做是软弱。只有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忍耐和坚定不移的不会造成误解的毅然态度才是能让中朝方面感应的唯一办法。……假如中朝方面不做进一步的让步，除去以充分的军事力量使其发生变化之外没有其他别的手段“这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还在1月25日向华盛顿作了报告（陆军部收第4540号），在1月下旬会见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时也曾作过说明。

这两个人在这时决定进一步进行让步的理由不得而知。但据传这两个人这时都对这次谈判感到有些厌倦了。

可是有趣的是不久之后中朝方面对于宣誓释放表示了同意。好象谈判也同样是需要最后5分钟的。

五、骑 虎 之 势

在1月份的谈判中成为联合国军苦恼的原因是完不成重新提出正确的俘虏名簿这样的约定。这是李奇微上将为了使联合国方面的主张带有权威性而对乔伊代表提出这个约定的，可是这个作业迟迟不见进展。由于要调查13万以上这样庞大数目的男女，俘虏的不顺从，印刷技术的缺陷等都赶在了一起，好容易把名簿做了出来已经是1月28日的事情了。

细节上的一致 在新的名簿中总共登记了132080人。其中包括中国人20720人，北朝鲜人为111360人，比12月13日提出的名簿还少394人。利比代表释解少了的理由是由于对扣压的平民又进行了分类的缘故，并提出要求说另外还有一份4.4万人的平民的名簿，因此也可以和贵军曾经公开发表过的那6.5万人俘虏的名簿进行交换。

李代表对这样的要求装做没有听到的样子，但可能是对重新提出名簿来而心情比较好吧，表示了进入商讨的意向并在2月3日提出了对应提案。

这个提案依然是坚持全体交换，对任意遣返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可是能够看出这是在任何俘虏遣返后不再从事敌对行动啦，附加上在中国和北朝鲜的红十字会员陪同下这样的条件之下接受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访问收容所啦，以及接受宣誓啦等等，也就是除交换原则以外的有关事项方面都做了大幅度让步的一个提案。

于是联合国方面考虑姑且先把交换方式搁置下来努力解决技术方面的事项，首先应具体规定宣誓的要领，2月4日提出了如下的两条。

1．宣誓只限于军人，不适用于平民。

2．这个宣誓只对朝鲜战场有效。

利比代表在解释这个提案的主旨时说："成为俘虏的军人大多数是职业军人，所以'不再拿起武器'这样的宣誓如果不仅限于朝鲜，就会剥夺了他们的生计之道。另外，平民在此之前并没有从事直接的战斗行为，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让他们宣誓'不再拿起武器'是不妥当的"，接着提议"技术方面事项的大部分已取得了一致，所以希望由参谋军官起草协定案"，李代表于5日表示同意，但叮嘱说"这不是我们承认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作为中立国的代理机关"。中朝方面的态度好象是只要贯彻原则（交换方式），细节方面事项的小异是可以容忍的。这可能是在实践所谓周恩来总理的"舍小异存大同"吧。

总统的决心　这样在2月5日，难以进展的俘虏问题除了交换的方式之外（这成了这次停战谈判中的最大的争论点）取得了妥协，因此乔伊代表提出了关于俘虏问题的总括报告，综合这个报告和其亲信戴维松上校的回忆，当时乔伊代表的想法有如下述：

"中朝方面丝毫也没有提出新的名簿，交还已编入北朝鲜军的6.5万人韩国官兵的意思。而且好象也没有考虑在最近的将来能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

我认为中朝方面不能接受任意遣返，他们即使在其他方面让步，可是只有这一点是要坚决地死守下去的。而且联合国方面因为能够将任意遣返坚持下去这种主张的根据薄弱，就更加是如此。

说起来中朝军俘虏的大部分，并不是在和我们约好不予强制遣返之后投降的，而是因绝粮和缺乏弹药，或者是装备太坏从而丧失了战斗意志而投降的。……所以即使是实现了

任意遣返，也不能设想在心理战方面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现在中朝军的阵地、补给物品、装备都很稳定，因此他们好象打算满足于维持现状，将谈判继续到时间对他们的谈判能起有利的作用时为止。停战谈判基本上是军事方面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历史也显示了谈判会受到其他政治因素的重大影响，中朝方面就是等待这个。

所以为了解决剩下的争论焦点，除了用军事力量进行解决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假如用军事力量不能解决则应考虑再继续谈判”。

一看这个报告就会看出乔伊代表的精神疲倦，丧失了自信。特别是首席代表对任意遣返的论据表示怀疑，这可是个问题。

任意遣返没想到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而且陷入了僵局，因此开始想出这个主意的陆军心理战处长麦克库洛亚准将感到负有责任，从而提出了舍花摘果的代替方案。这就是“联合国方面同意全体交换，但是要在审查中将自己提出是被强制编进北朝鲜军的而且过去从未在北朝鲜统治下生活过的、和提出不愿意返回本国的这些俘虏继续扣留下来，以后如何处置作为政治解决的问题交付议程第五项的讨论。这样做就保全了共方的面子，以后的细节问题可以在参谋一级的会谈中加以讨论”这样的方案。

另外，在华盛顿的一部分首脑中，也曾研究过一些大胆的解决办法，二月中旬飞到东京的约翰逊陆军副部长助理和哈尔副参谋长就曾提出“在对俘虏进行过审查之后，将那些拒绝遣返回国的俘虏单方面予以释放，造成个既成事实怎么样。这当然会掀起一股抗议的浪潮，但事实上解决了问题。然后同意全体交换，不伤共方的面子就得了”这样粗鲁的

建议。

但是性格耿直的李奇微上将对这些办法都不同意。以诚实为宗旨的他是不能用这些欺诈行为的。注重信义的他甚至连在交换前审查俘虏要回哪里去都反对。因为这样有可能让中朝方面理解成这是“被逼迫着作出的”。但是他还是考虑了在无论如何也要让俘虏进行选择的情况下，为了让中朝方面确信没有强制俘虏选择回到哪里去的事实，进行公开的短时间的审查，立即按遣返何处进行分开，可以证明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对俘虏施以心理上压迫事实的审查方法。

当时李奇微上将考虑的解决办法是如下那样的（李奇微上将签了名的备忘录）。

1．在采取审查俘虏这种容易被怀疑的手段之前，提出飞机场问题，以承认恢复机场为条件迫使其接受任意遣返。

2、如果对方不接受上述条件就提出审查俘虏，和愿意遣返回国的俘虏进行全体交换。

在即使这样共方仍坚持全体交换的情况下，作为最后的让步撤回飞机场问题，以求其接受前项。

这就是说他考虑和战术一样仅仅攻击一点和仅仅在一点上作交易不容易取得成功，因此想要和议程第三项剩下的争论焦点飞机场问题纠缠在一起来谋求解决。但他也想到了假如即使撤回了飞机场问题，中朝方面仍然坚持全体交换这样的情况下，请示美国关于任意遣返的最后态度。作为李奇微上将来说，好象是认为即使已做到这一步了仍然还不起作用，那就不得不放弃任意遣返了。但是他在内心中似乎是害怕在飞机场方面作了让步，又接受了全体交换，这样一来美国的面子将会变成怎样的呢。

可是杜鲁门总统的态度是随着谈判的演变只走强硬的这

一条道了。他关于俘虏问题的基本想法做过如下的回忆。

"……最为顽固的问题是关于遣返俘虏的问题。

我们当然是切望把我们的俘虏接回来的。为有大量的关于共方对待俘虏非人道的证据和虐待的情报。

但是，共方拒绝红十字会访问收容所，……以后虽然提出了俘虏名簿，但上面仅仅登载了他们说过的俘虏数目的六分之一。而且他们还指责联合国军提供的名簿极不完全。

1952年1月1日，我方提出了应全部交换希望遣返的俘虏这样的提案。这立即开始了最为重大的争论。……当时我力主我们决不能让步。

所谓共产主义是无视人类的尊严和人类自由的一种制度。作为我们来说决不能同意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强制地遣返到那样的制度之中去。

正如我经常主张的，我们不能抛弃正在为自由而战的韩国国民。所以那种违反俘虏的意志而将其遣返回共产党支配下的决定，不管那是什么样的解决方策我也不得不拒绝承认"。

2月27日，联合参谋总部就俘虏问题发出了如下的指令（联参电902159号）：

"假如敌人拒绝任意遣返和飞机场问题的交易，在此情况下贵官可对俘虏进行审查，将那些坚决拒绝遣返回国的俘虏从名簿中削除，然后同意按新的名簿进行全体交换。这恐怕将成为美国的最后的态度了"。

这就是说美国的态度，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之后才开始决定要坚持任意遣返了。当初是视对方的态度而定，但不是说这是最后的态度以避免成为争论焦点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有机会主义之嫌的态度，但由于来自对方的刺激和来自国内的

高涨起来的情绪，不知不觉之间就这样地坚定起来了。有时人在无心中不知不觉地做了发言，当遭到对方非常厉害的反击时，仿佛象赌气似的很有信心地进行争辩，终于感觉这就是从开始以来的真正的意思，或者美国对俘虏问题下定决心的过程也许就是属于这样的范畴吧。

到了3月1日，参谋军官的技术性、事务性的谈判结束了，只剩下了一个争议点这就是任意遣返还是全体遣返。

中朝方面"不论怎样巧妙地进行伪装"，也不管是"任何的形式"，对于任意遣返的原则坚决地予以反对。

联合国方面曾一时有些软弱，但自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援之后，不久甚至提出了"单方面释放"这样强硬的论调，变得一步也不再后退了。

美国公开史料在评述这种空气时说："俘虏问题变得如此的别扭，不知道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形成的呢，还是因为碰到了双方不可动摇的目的了呢，是意气用事的感情发展下来的呢。还是这些因素都有而造成的呢"。

另外，关于俘虏谈判的升级，巴洽教授评论说："在中国的谚语中有'骑虎之势'这样一句话。联合国军在确立了任意遣返的原则时，就背上了不能逃脱的命运，与此相对抗面决心要强制遣返的中朝军，从面子上考虑变得再也不能退步了。双方都是'骑虎之势'了"。

但是北朝鲜方面不知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只是简单地一笔带过。

北朝鲜公开史料是这样叙述的：

"美方在与议程第3项的讨论并行，而于1951年12月11日开始的议程第四项之遣返俘虏问题的讨论中，无视有关处理战争俘虏的庄严的国际公约，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

‘自愿遣返’等主张，妄图通过策划强制扣留朝中方面的俘虏来拖延和破坏谈判。”

“与此同时，更为加强了对我后方的野蛮轰炸，并进一步扩大犯罪的战争手段和方法而开始使用了细菌武器和毒气等。还在谈判的掩蔽下继续向前线增强兵力和物资器材，准备进行新的军事冒险。”

第六章　议程第五项（劝告问题）、细菌战

军人，关于只有军事方面才能解决的问题，负有就其专门的可能性……向政治家毫无顾忌地进行申报的责任。

——马洪海军司令

如前所述，由于双方意见取得了一致，从2月6日开始进入了议程第五项“向各国政府提出劝告”问题的讨论。这样全部议程都变成并行地进行讨论了。2月6日是在俘虏问题的技术方面的细节上取得一致的第二天。当时在议程第三项上，参谋会谈也出现了顺利进展的迹象。

一、坚定的方针

这项议程是在7月间决定讨论议程时由中朝方面提出来的，只是规定“向双方有关的各国政府提出劝告”。联合国方面故意使其变得暧昧不清。中朝方面好象是想通过设定这项议程进入政治谈判，但联合国方面看清即使召开政治谈判也解决不了问题，故而不予许诺。

最初，李奇微上将起草本议程第一次提案是在12月初。其主要内容为“双方将在停战协定中未予解决而遗留下来事项中的适当问题，交由有关各国政府的政治谈判解决”。这

是把7月时的想法这样具体地来表述的。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这个提案是任何人也不受拘束，很好的而且不确定的提案"。

但是在12月中旬之末，从华盛顿发来了指令。说：

"在本项目中要求在独立的民主主义政府之下统一朝鲜。作为接受这一条的条件，在敌人坚持撤退外国军队的情况下，贵官对此也可予以接受"（12月19日发联参电90083号）。

据传这个指令是杜鲁门总统想出来的，如屡屡所提到过的，当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会场内由于联合国方面的强硬态度，中朝方面表示了很明显的要进行让步的倾向，因此杜鲁门好象是考虑要"在这个时候再加一把劲试试"。

可是过了两三天又注意到"不能讨论规定参加政治谈判的国家以及谈判的形式。这些事项是停战以后在政治一级讨论的问题"（12月24日联参第90388号电）。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搂头盖顶地挥舞着大原则来提出要求。要是贯彻这个要求的话就是同意撤兵也可以。但几乎可以肯定中朝方面是会加以拒绝的吧。所以不能决定会议的参加国和谈判的形式。在本项议程中也许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是顺其自然而已。

但是研究下去疑问就出现了，因此李奇微上将提出了如下的质问：

"假如共方坚持要决定参加政治谈判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一切都予以拒绝呢，或者是仅仅接受中国和北朝鲜参加呢？"

"还有，共方可能把谈判的开始日期限定在停战生效后的90天以内，可是我方若是占先一步把日期定得更早一些可

能对其他的争论点有利，这样做是否可行呢”（陆军部收第6207号）。

对此华盛顿的首脑同意把限定日期提前，并指令在会议参加国问题上，在附加上只有苏联不能参加这样的条件，可以推选适当的国家参加谈判。

这样，美国参加议程第五项讨论的态度，如果用美国公开史料的话来说那就是“慎重而不急燥，把观望形势来进行讨论作为坚定的方针”。这种态度和对俘虏问题的态度是一样的，一般情况下通常是决定了确定的方针之后去参加会谈，可是也有象这样的在看到对方的态度之后再决定方针的吧。

巴洽教授在说明这个方针时说“关于朝鲜的将来，由于不能避免和共方之间的长期纠纷，因此在事先不决定确定的态度而开始有弹性的灵活的谈判这一点是一致的。若确定了态度，把在民主主义之下统一朝鲜作为坚定的方针加以坚持的话，甚至会有谈判破裂的危险，可是若采取这样的方针，虽然没希望能达成最终的协定，可是达成临时协定的机会也会很多的。”

二、无 效 的 妥 协

2月6日日，关于议程第五项的正式谈判开始举行。

乔伊代表介绍了新上任的代表威廉·K·哈里逊陆军少将[1]和刘载兴少将[2]他们分别是接替费伦包少将和李亨根少

① 哈里逊少将曾在参谋总部作战部工作，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30师（是一个经常拒绝空中支援的一个师，因固守莫尔登而有名）副师长、联合国最高司令部参谋等职，当时为第8集团军副司令官。随着乔伊代表的退役于1952年5月成为首席代表。

② 刘载兴少将陆士56期、开战时的第7师师长，其后历任第2军长、第3军长，当时任副参谋次长。

将的。

南代表按照约定首先提出了如下的第一次提案。

关于议程第五项“对双方有关各国政府的劝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进行提案的根本方针案

为了确实施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之后的3个月之内，劝告敌对双方，即一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另一方的和联合国军有关系的各国政府，为了举行通过谈判解决下列问题的政治会议各指定5名代表”

1．从朝鲜撤出全部外国军队

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3．在朝鲜的有关和平的问题

而且南代表就其主旨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在1950年6月27日①，杜鲁门总统……作为在东洋的一连串挑战手段之一是利用了朝鲜。所以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②，需要同时解决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重要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问题，……才能得到东洋的和平，……才能缓和世界性的极度紧张状态”。

如果把这个提案说得简单易懂一些，那就是“美国从朝鲜缩手。那样一来半岛就会按北朝鲜的步调被统一，因此那时就会出现持久的和平”这样的意思。

论点　以这个提案为时机开始了对话，结果关于议程第五项的讨论焦点是选择哪个国家作为参加政治谈判的代表和以什么样的事项作为议题来进行劝告这样两个问题。

---

①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军事援助韩国的日子。

② 这里所说的朝鲜问题，主要指关于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

讨论首先从选定代表国家开始，可是出乎意料，中朝方面提出了“北朝鲜”和“中国”，而没有提出苏联来。这可能是由于议程第三项的争论点之一在于“苏联”，所以与其提出联合国方面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的苏联来，不如追求实质方面的目的更为有利吧。于是感到放下心来的联合国方面提出了“联合国”和“韩国”。

中朝方面对于让南朝鲜参加的提案采取无视的态度，并以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争这样的理由反对联合国作为会议的参加国。于是联合国方面就以“贵官们不是屡屡主张在朝鲜的中国部队是自发地志愿而来的，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吗？那么推举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为会议参加国，这简直是太奇怪了”这样的道理进行对抗。

另外，中朝方面猛烈地抨击了联合国方面于2月9日提出的反提案中的“双方的军事指挥官不考虑在独立的民主主义的政府之下统一这样的政治解决朝鲜的问题，和虽是从本协定派生出来的但在本协定中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条文的前半部分。同时坚决地主张把联合国方面提案第3条中的“有关和平的其他朝鲜问题”改为“直接关系到朝鲜和平的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巴洽教授的说明是“中朝方面的这些主张显示了中朝方面要向政治会议进行特殊劝告的意图”，很明显，那个“特殊劝告”就是“不否定在北朝鲜的领导下统一的劝告”。

可是联合国方面当然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案。

这样继续了好几天的论战，2月12日中朝方面约定在下次会议上提出修正案来之后提议无限期休会。可能是要在更高一级需要花费时间进行讨论吧。

落空 但是出乎意料的快，2月16日就提出了修正案。

在这个修正案中，从联合国方面来看虽这有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可是这个议题毕竟只是“就朝鲜军事停战谈判这种政治的下部机能，向各国进行劝告”，被劝告的各国政府是没有实行这个劝告的义务的。因而假如要是不满意，就是置之不理也没有理由受到法律的、道德的谴责。所以联合国方面出于想要适当地结束这个议题的讨论，在附加了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很爽快地接受了下来。华盛顿关于本项议程的方针，如前所述是“不给予许愿”的方针。

在2月17日的会谈中乔伊代表发言说：

“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在如下的理解之下，接受贵官2月16日关于议程第五项的提案。但是我们认为关于我们是怎样理解，怎样解释贵官的提案的，为了以后不发生问题应当在这个时候予以清楚地说明。

第一、我们的理解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官应当向有关的各国政府，也就是说不用说联合国，对于“韩国”也要进行劝告。

第二、我们是把‘外国部队’这个用词理解为‘朝鲜以外的部队’①这样的意思之下而接受的。

第三、我们的理解是‘等’这个用字不是指朝鲜以外的问题。”

由于联合国方面如此爽快地接受下来，好象中国方面有些着慌。因为从至今为止的过程来看，中朝方面认定联合国方面一定会挑起纠纷纠缠不休，可是却过于爽快地接受了下来，因此似乎是自己怀疑起自己来，这是否是自己有什么大的失策呢？联合国方而是不是利用了这种失策呢？（联合国方面发言人斯波古斯曼·努克尔斯空军准将谈）

① 指中国军队也是外国军队。

中朝方面为了对联合国方面的"理解"进行研究要求休会40分钟，接着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90分钟以后乔伊代表宣布"为了起草停战协定文稿，本议题希望在参谋会议上继续谈下去……"，议程第五项取得了妥协。

这是进入讨论以来的第12天。说起来本项议程是根据中朝方面的提案而决定的议题，中朝方面为了把本项议程作为将来的政治会谈的线索，似乎是寄予很大的关心，可是用通俗点的话来说，不能不说是让联合国方面的期待落了空了。再说，本项议程只是规定"进行劝告"，对于被劝告的政府是不具有任何的约束力的。也就是说本质上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

虽说是事后来谈，可是被本协定劝告的各国政府，尽管很快地接受了劝告，但还没有进行过一次政治会谈。这样说不外是因为只要任何一方没有从朝鲜半岛缩手的决心，只要不做任凭对方在半岛上为所欲为的让步，即使进行政治会谈也不能期待会有什么收获。

三、细　菌　战

在1951年夏季和秋季，围绕着有没有发生违反谈判会场中立化协定的事件，联合国方面学到了"语言就是武器"，当谈判出现进行不下去的征候时，中朝方面好象又开始使出了这个武器。

在谈判好歹能看到一点进展的时候，就是从12月到1月的这段时间，中朝方面的态度是平稳的。虽连续发生了12月11日B—26轰炸机飞行员因飞行方面的错误用机枪扫射了开城地区的卡车队，1月17日一个飞行员投掷副油箱时误把炸弹投掷在开城地区和18日在开城北方攻击了卡车纵队等违反

中立化协定的行为，但中朝方面都较痛快地接受了联合国方面的道歉，而没有把这些拿来作为宣传的材料。

疑心生暗鬼　可是在进入2月以后，在议程第三项和议程第四项的僵局变得明显的时候，忽然间就开始了语言的战斗。

这是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攻击“美国使用了毒气”开始的。华盛顿考虑这也许是中朝军要使用毒气的前兆吧，从而一度引起了骚动。这是因为完全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

但这是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用普通电信向其指挥下的全体指挥官发布了CBR防护指令（即为了对C＝化学、B＝生物、R＝放射性武器进行防护，有关编成、装备、训练的指令），收到了这个电信的苏联怀疑美军是否要企图进行CBR战呢，因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做法（《美公开史料》）。现在看起来好象是个笑话，但当时双方都是认真对待的。

细菌战　在毒气的论争还没有变得衰弱下去之前，2月下旬，又开始了新的攻击。这就是莫斯科、北京、平壤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掀起了美军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菌战这样一个宣传运动。

连载了添上了照片的什么投下了装有在雪里也在飞的苍蝇的容器啦，什么射来了带有细菌的跳蚤和虱子的炮弹啦等的报道。在进入4月以后，又大肆报道说散布了毒蜘蛛、带有炭疽的独角仙虫、带有鼠疫菌的老鼠、和注射了毒药的文蛤等。这样的传闻在日本人中间也好象真的似的被传来传去，战后在日本甚至还出了一本叫做“细菌战黑皮书”的小册子。美国公开史料也评述说：“尽管美国当场就进行了强烈的否认，可是在亚洲的若干国家里还是有相信敌人的主张

的。”

当时《朝日新闻》的显眼的新闻标题，正如下述所列。

2月24日

中国政府谴责“联合军投下细菌”

3月16日

谴责美国唆使联合国在朝鲜战线进行“细菌战”

3月29日

停战谈判再现希望

联合国方面也考虑让步

“细菌宣传”是共方的策略

北京广播

逮捕了细菌战间谍

5月5日

平壤广播

“美空军两中尉供认进行了细菌战”

关于这个“细菌战”，联合国军定期作战报告作了如下的推测。

“这样的宣传可能主要是企图伤害美国的信誉，但似乎也还有别的目的。1951年夏季，在北朝鲜的广大地区发生了斑疹伤寒、霍乱、伤寒、天花等传染病，北朝鲜政府似乎没能有效地予以控制。所以为了逃避再次发生时的责任和向国民隐瞒没有控制疫情的能力，才演出了这样的一场戏来。……”

但是传言越来越厉害，只靠否认已变得无济于事了，于是华盛顿和汶山里帐棚村要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调查实际情况。虽得到了该会的同意，但中朝方面把该会当做了联合军的间谍而不予接受。继而又委托世界保健组织进行调查，可

是中朝方面对此也加以拒绝，所以联合国方面的调查终于未能进行。但是中朝方面连被世界一般公认为中立的这些机构的调查也予以拒绝这件事，好象显著地损伤了其宣传的效果。

北朝鲜的公开史料关于细菌战进行了如下的叙述。

“……这个计划早已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订出计划，做好准备，到1951年10月正式下命令进行的，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要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其步骤是初时少用，作为尝试阶段，以后再逐渐扩大。这一命令立即下达给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他根据这个命令，又给驻朝鲜的美军第5空军司令和驻日本冲绳的第19轰炸机团长下达了要在朝鲜遂行细菌战的具体指令。”

这样，敌人从1951年11月开始使用细菌武器。使在1952年1月28日至3月底的两个月的期间，就对朝鲜北半部400多个地区投下了细菌炸弹和带有杀人微生物的各种物体700多次。在1月28日和29日，敌人军用飞机对于伊川地区大量撒下带有鼠疫、霍乱和其他传染病菌的苍蝇、跳蚤等昆虫，2月又对铁原、平康、金化地区撒下了跳蚤、蜘蛛、蚊子、蚂蚁、苍蝇、蟋蟀等昆虫。”

到了3月，敌人侵入我们后方，对黄海道的瑞兴、载宁、黄州郡一带，平安南道的中和、江东、价川郡一带，平安北道的博川郡一带，咸镜南道的高原郡一带以及其他广大地区撒下了更多的这类昆虫。而且敌人还对中国的东北地区也使用了细菌武器。”

“敌人仅在2月27日到4月9日期间，对我军阵地就发射毒气弹33次，毒害了人命。”

美帝国主义者在使用细菌武器的暴行中，有计划地利用

了日本细菌战犯，并动员美国军舰‘1091号’从南朝鲜海面供应细菌武器。”

可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这种野蛮的方法和手段，也未能挽救他陷于战败深渊的处境。”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这个细菌战争的非人道的罪恶本质进行了种种虚伪宣传。可是，实事胜于雄辩，他们的谎言欺骗不了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中国），‘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等在进行现地调查之后，抨击美帝国主义者在无耻的欺骗宣传，谴责了他们的罪恶行为。”

四、克 拉 克 上 将

虽然话题多少有些抢先，但为记述方便想要先介绍一下于5月12日进行的有关联合国军总司令进行更换的情况。因为正好在更换总司令的时候，发生了后面将要记述的巨济岛骚动也就是多德事件。如果把两方面发生的事情一起来叙述的话不容易弄得清楚。

1952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当然处理朝鲜问题成了选举的争论焦点面对谈判带来了微妙的影响，但首先波及到的是军队首脑的人事问题。

由于北大西洋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出马竞选，李奇微上将被任命继其后任，李奇微之后任任命麦克·W·克拉克接替。

李奇微上将　5月12日，李奇微上将结束了在远东的大约一年半的任期，留下了“诚实”这样的印象飞赴巴黎。他被评价为虽然不象麦克阿瑟那样的雍容华贵，但以耿直、公

正、真挚的人品给很多的日本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在记述离日时的感怀时写道："吉田首相举行了送别晚餐会，这是只有24人参加的小型宴会。在宴会结束时站起来的首相和我手拉着手一边谈论着做过的事情，一边非常恳切地互道珍重，他的感情非常激动，……我认为这是作为自豪感情不外露的日本人来说，可以说是异常的感情激动。……在站起来要致答辞的时候，我不得不首先说明我的喉头好象被一块又大又硬的东西堵住了似的那种感觉。我们曾紧密合作处理过一些非常难的重要问题。而且我对他不仅是抱有对年长的尊敬的朋友那样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抱有爱戴之情，我感觉和他相处很是愉快"，这里潜藏着他的人品。麦克阿瑟在记述离日之时，只记述了几十万日本人欢送啦，天皇前来告别啦，等等急于宣扬其如何伟大的东西，与此对比来看，两者的为人似乎就立即会看清楚了。

克拉克上将　麦克·W·克拉克上将和李奇微上将是西点军校的同期生，他是查尔期·克拉克将军的公子。据说其父老克拉克将军在任陆军大学少校教官时，他的学生麦克阿瑟经常到他家去求教。基于这样的因缘，年青的克拉克从麦克阿瑟将军那里又受到了薰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意大利方面的第5军司令官，曾指挥过有名的萨莱诺和安齐奥的登陆作战，拔取了卡西诺的坚固阵地，解放了罗马而立了大功。在安齐奥的时候，李奇微作为第82空降师长曾隶属于他的指挥之下，所以当时他军阶是在李奇微之上的。

但是使其有名的可能还是作为第15方面军司令官在巴尔干方面的作战，和战后作为奥地利驻军司令官兼高级专员，和苏联的科涅夫元帅就奥地利中立化协定展开争论的外交战

吧。

他担任了两年之久的和苏军之间的漫长而又困难的谈判，将这个时期得到的经验在其所著的《积累危机》最后一章中做了如下的叙述。

“据我的见解，苏联和红军的外交除去按照企图征服世界进行活动之外没有别的。……他们恐怕是不相信实力以外的世界”。

另外他于1947年5月被任命为第6军司令官，在国外过了5年之后回到了本国，那时他应邀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说出了“在苏联的行动中一点也没有光明正大这样的美德。他们一心地说谎，把使弱者作出牺牲当作勇敢，是天生的骗子手。……对于称霸世界有用的东西就什么也不顾地扑奔过来……公然地无视公约而毫不在乎，他们缺乏正直和人类的本性”这样最高级的坏评语，并且公开了在维也纳的谈判，最后作出了“和骗子手玩扑克牌时，受损害的不是骗子手，而是和骗子手一起玩的对手”这样的结论而招致了议论，1947年正是世界大战后刚过了两年的对苏协调时代，因此这样大胆地说出来的将军就变得更加有名气了。

他在旧金山附近经过了两年的一心进行训练的日子之后，1949年8月被任命担任国内军司令官，负责全部陆军的教育训练和装备研制工作。

他在意大利泥泞、山岳和积雪的战场上（这和朝鲜的战场是很相似的）学到的一点就是“一切兵种，首先是步兵，只有把自己隐藏好才能保卫自己，保卫战友，才能执行自己任务”这样的信念。

他命令立即把8个星期的新兵入伍训练延长为16个星期，首先进行彻底的步兵训练。因为这是在朝鲜爆发战争一

年之前，所以多亏了这个命令而拣了一条命的从事后方职务的人员应当是不少的。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虽开始了大轮换的集体训练，但他的宗旨是“任何战争也不可能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相同。在历史上，追寻昔日胜利的美梦而哭泣凄惨的败战的将军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战术，熟悉新的装备及其用法，所以需要让其熟练地掌握分队教练之后再让其出征”。于是在1951年2月，在中朝军的二月攻势进行方酣之际视察了朝鲜战场，和其好友李奇微一起东奔西走来确定需要进行的训练。

视察结果，其把全部陆军的训练计划进行了如下的改变，这好象是和日本军的训练计划一模一样的。

1．野外训练时间的三分之一应当是夜间训练。

2．重视近战训练和狙击训练，首先要把全兵种的全体人员，甚至包括厨师、司机、文书、通信兵，都培养成步兵。

3．让他认识到步兵的任务是最崇高的，步兵是最应赞美的兵种，并为此感到自豪。

附带提一下，他在所著的《从多瑙河赴鸭绿江》中记述了这次视察时和其独生子克拉克上尉会见的情况。克拉克上尉是美军第2师第9团G连连长，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殊勋十字章、两枚银星章、三个荣誉负伤记念章（负过3次伤）、总统奖状和步兵战斗奖章，并在战场上被晋升为少校。他就是1951年9月伤心岭激战时夺取了894高地的那个连长，是在那个时候身负重伤被送回国去的。据说他把夸赞儿子的话特意写进自传之中是因为战争刚刚

结束之后芝加哥的一位妇女给他写信说："想跟您打听打听，您为了不把儿送到战场上去是怎样行使了作为将军的权力的"这样的缘故。

再顺便说一下，在这次战争中有142名将军的儿子从军，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占有25%这样极高的比例，其中包括担任轻轰炸机飞行员的范弗里特的儿子和沃克上将的二儿子等。他们不愧是将军的子弟，为了不辱没父亲的名声都勇敢地进行了战斗。

在1950年末，当沃克中将战死之时，他好象认为"后任应该是我了"。按顺序来的确是如此。但是他却是在1952年5月继李奇微的后任担任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他对这件事似有些不满地叙述说："并没有给我胜利的权限和军事物资，……给我的任务不是胜利，而是努力尽快实现停战"（《从多瑙河奔赴鸭绿江》）。好象他所希望的是与其当这样的总司令不如当一个能主宰机动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官。

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他曾从各方面的要人那里听取到最新的情报说明。关于这些说明他记述道："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谁都没有指出来。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指示，可是这在以后却变成了招致给我的生涯带来重大冲击的局面"，这就是他在5月7日到达羽田机场的时候，好象是等待他似的发生的多德事件。谁也没有指出来，谁也没有予以注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俘虏收容所的问题。

他在自传中关于到任后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关于俘虏收容的问题，以激烈的语气作了如下的记述。

"我所持有的关于俘虏的概念是'所谓俘虏就是应给予其饭食、居住、衣服并应予以保护的人们'，这是基于在旧式的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而形成的。在北非和意大利俘获的数

十万俘虏，没有发生过任何的麻烦事。他们被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和精神受到温和的对待，也不被强迫提供情报，……只有在企图逃亡时才会受到惩罚。

可是共产主义者按照自己的规则对待俘虏，为了利用双方的俘虏而用尽了一切手段。

他们为了败坏我军的名誉，有利于谈判，或者是为了吸引第一线的战斗兵力，好象是命令在韩国的俘虏收容所里进行暴动。

他们还协迫、引诱我方的极少数俘虏，强迫他们做了“我们进行了细菌战”这样完全虚伪的自白，……”。还是对遭受到奇袭感到颇为遗憾吧。可是在战争中遭受奇袭的一方是要吃亏的。因为战争这个暴力具有无发展的性质，也因为克拉克自己曾说过的不可能有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相同的战争，所以缺乏手段的一方要以和过去不同的想法，动员按过去的常识和概念考虑不到的手段、方法来进行应付，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

正因为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了，所以对他来说越发地会感到遗憾吧。

第七章 巨 济 岛

在今后的战争中，就是作了俘虏其任务也没有终结。万一当了俘虏，也还有在收容所里拼死进行战斗的义务和权利。

——麦克·W·克拉克上将

在参谋会议中取得了进展的制订有关交换俘虏的技术性事项协定草案的作业于3月1日完成，因此再次把谈判转移到小组委员会上，开始了交换原则问题的讨论。

一、俘虏的审查问题

3月的前半月，利比代表降低要求在伤病俘虏的交换，希望遣返回国的俘虏同数交换和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俘虏收容所的问题上无休无止地进行纠缠，但李代表不予理睬。认为在确定原则之前进行片断的谈判是没有用的。利比代表把任意遣返改称为"非强制回国"，但李代表断定"这是语言的骗术，是想要把中国俘虏交给中国人民的敌人蒋介石手里"而不想接受。

而且对2月18日在巨济岛发生的枪杀俘虏的事件（后述）进行了激烈地攻击，语言也越发变得粗野起来。

李代表变得渐渐兴奋了，大声叫喊也多了起来。以耐心著称的李代表好象也多少有些厌烦了。虽然联合国方面频繁地更换了代表，但他和中国的解代表却是从一开始就干了下

来的。据说由于他反复地大声叫喊，难以忍受的利比代表甚至央求他不要喊叫了。

"我一点也不聋，而且我也不懂朝鲜话，所以你想让我听得清楚一点也没什么意思。不仅如此，您那么兴奋地大声喊叫，翻译就会译得不完全了"。

由于在小组委员会上一点也不能进展，于是又下放到参谋会议上来讨论，但仍然是没有进展。在这个俘虏问题上，一陷于僵局就交给参谋会谈去谈，若是在这里也进行不下去了就又交回小组委员会，就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美国公开史料对此巧妙地描写为"就象有两个乐队的小酒馆。跳舞中断了跳不起来了。但在不调和的和以刺耳的音色为特征的音乐中是不可能合着节拍跳舞的"。

审查问题的出现　因为怎么着也不行，于是李奇微上将下决心改为实行过去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过的"甄别希望遣返的俘虏（以后也有时叫做回国俘虏）和不希望遣返的俘虏（以后也有时叫做非回国俘虏），将非回国俘虏从俘虏名簿中削除，然后同意只将回国俘虏进行全体交换"这样的提案。也就是下了给花取果这样的决心。

但是，中朝方面是否接受这个提案在于中朝方面是否承认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修订的俘虏名簿，因此，在3月中旬的参谋会谈时让其打听"根据公开审查……"这样的条件。

之所以不采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倡的"秘密审查"是因为考虑到怕被中朝方面理解为用威胁和暴力改变俘虏的回国意志，作为报复措施在遣返联合国军俘虏方面出新的难题，有时甚至会危及俘虏的生命，如进行公开审查那么拒绝的理由将会少一些吧。但据传基本上是因为李奇微上将那耿直，老实的性格不能允许进行骗术的秘密审查。

华盛顿的首脑们对公开审查仍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公开审查虽然是公正的手段，但中朝方面是否能够接受还是个疑问，即便是予以接受了，其结果假如联合国方面公然地把非回国俘虏从名簿中削除的话，恐怕中朝方面也会以一个随便什么的理由把百分之多少的名字从名簿中削除的吧。所以赞成秘密审查，但李奇微上将强调诚实和信义，努力取得了上级的同意。无论如何这是活现了他那耿直的面目的一幕。

想象的数字 这个在以后发展成为大问题的俘虏审查问题就这样变成为世人所注目的问题了，但是说起来联合国军之所以不得不提议对俘虏进行审查，不外是因为联合国方面存在着没有掌握住非回国俘虏的确切数字这样一个大的弱点的缘故。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实际上当时的联合国军是根据总参谋长希克中将完全是猜想的俘虏的总数虽是13.2万人，但其中不希望遣返的约为2.8万人，在这中间考虑即使诉诸非常手段也拒绝回国的大约为1.6万人左右吧。在3.7万人的平民中不愿意去北朝鲜的有3万人，其中考虑即使进行战斗也不去北朝鲜的不过为2万人左右。在2万名中国人俘虏中可能有一半人拼死拒绝遣返大陆。他们好象被蒋介石的支持者们控制和组织起来了。这样推测出来的数字作为唯一的根据，来谈论任意遣返的原则的。”（希克致哈尔副参谋长的备忘录）

再说一句，这些数字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数字。出于希望能确实掌握正确数字的愿望，就是下决心提出公开审查问题这个提案的理由。

数字的交易 但是中朝方面只坚持“要是进行全体交换的话，没有必要审查“这一点而不予理睬。在3月2日的参

谋会谈中，蔡代表（中国）说：“在俘虏中有修改名簿之前需要予以特别考虑的人们”，提议“要是把参谋会谈改为非公开进行，以便于更为自由地对话的话，……”，联合国方面把这些理解为暗示交换伤病俘虏，并把这看做是同意公开审查的征候，因此同意了这个意见，进入了秘密会谈，但这只是一场空欢喜。蔡代表在说明了“所说的需要特别考虑……是原来居住在南半部的南朝鲜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不是这方面的对象。……”之后，在中国人对蒋介石总统的憎恶感和把非回国俘虏送到台湾去是不对的这个问题上唠叨个不停。这是中朝方面在没找到拒绝公开审查的适当理由的情况下，先避开联合国军的锋芒。

这样审查的问题甚至都能成为讨论的对象。仅管李奇微上将考虑了打开局面的办法，但中朝方面不予一顾。

于是联合国方面决定冒一冒险。想出了“要是能把回国俘虏的概数告知中朝方面的话，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是希望知道正确数字的吧。这样一来对方也许就会接受公开审查了。虽然告诉其概数也就是靠不住的数字是有些冒险，可是因为和实际数字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所以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吧”这样一个主意。这是在谈判中的具有善意的冒险。

在4月1日的秘密参谋会谈中，希克曼代表说出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考虑调查俘虏的意向有强制审查之嫌而且违反信义，因此联合国军还没有进行调查。所以还不知道正确的数字，但是据估计，希望回国的俘虏概算起来可能会有11.6万人左右”这样的话。这个11.6万人的数字，前面曾谈到过是按希克总参谋长的推测，的确是不准确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如果和实际数字相差不大的话，可以认为这个谈判在这时就会达成协议了。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于预想之外的11.6万人这个数字感到高兴的中朝方面，不象预想的那样难办，于4月2日提议“双方立即将名簿进行点检。在其结束之前暂时中止原则性的讨论”，默认了审查和重新登记名簿。

然后表达了希望尽早知道即使诉诸非常手段也不想回国的俘虏之实际数字的意向，并委婉地嘟哝说：“恐怕会在1.6万人以下吧”。

偶然泄露的这个数字被认为是如若是这么一个数字，那么就是承认任意遣返的原则也可以这样一种暗示。反过来说就是因害怕如果同意任意遣返，由于联合国军的强迫也许大部分的俘虏都不回来，因而加以反对，可是如果有近12万人回来的话那和全体交换几乎就是一个样了，因此没有理由将任意遣返拒绝到底而把战争继续下去了。这就是出于“果实比花强”这样的考虑。就是说中朝方面是认为联合国方面主张任意遣返，是为了不让俘虏回来面要将其编入南朝鲜军队的借口。中朝方面在攻击任意遣返时，屡次使用“作为强制扣留的借口”啦，“企图增强南朝鲜军队以重新进行侵略……”啦这一类的用语，这也可证实这一点。

4月4日，联合国方面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因中朝方面的提案中没有进行审查这样的明文，为了弄清这一点，希克曼代表建议说：“在审查之前发表一个‘俘虏回国后也不因投降罪等受处罚’这样的恩赦声明怎么样。联合国方面愿意采取让全体俘虏周知的手段。这样一来，希望回国的会能增加……”。这个建议也是为了表明联合国方面的公正态度。

当时蔡代表虽说“没有那个必要。为了恢复和平的生活，全体人员都会高兴地回来的”，但在4月6日还是亲手交给了恩赦的声明。这应算是中朝方面正式承认了进行审查

和修改名簿。联合国军将这个声明在所有的收容所里公布，采取措施对全体俘虏进行贯彻。

由于打开谈判局面的方案取得了成功，飞到汶山里来的李奇微上将对审查要领和其后的谈判步骤进行了指示。那就是：

1．审查和将非回国者与归国者分开只限这一次。不允许以后变更。

2．审查结束后，立即将俘虏分成归国者、非归国者及拒绝返回北朝鲜的平民这样三个部分，并解除后两者的俘虏身份。

3．将后两者的合计数通知共方，假如被接受了的话就以“将归国者一齐送还的方式”解决俘虏问题。

4．假如这个取得成功，就乘其余势努力商谈飞机场问题，并进而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排除苏联，这样来结束全部谈判。

5．假如非归国者的数字未能被接受，那就提出包括剩下的三个争论点的提案，谋求贯彻前两项之主旨。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计划。如前所述，飞机场问题已暗中决定可在最后时进行让步，排除苏联的问题据认为由于在飞机场方面的让步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只要中朝方面承认了非归国者的数字是正当的就可望达成停战之约，而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时在汶山里的和平村里充满着长期的辛苦得到酬报了这样的感怀。这时某位参谋好象是后悔似的说：“要是从一开始就拿出数字来进行交易，那就不需要拘泥于原则问题上而白白地浪费时间了吧”。

这就是说双方都被不信任和猜疑之念所驱使，因此在不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的情况下造成了至今为止的“骑虎之

势”。

这里稍微离开一下正题，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次战争和谈判中间一直没能看到被称赞为美国谍报网中特别能干的密码破译班的活动。从很久以前的伦敦、华盛顿的裁军谈判到日美谈判，中途岛，击落山本五十六上将座机事件等，都可以说是美国破译班的胜利。另外在日中战争中军事胜利的背后，也不能不看到被称为A情报的破译班的功绩。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却一点也看不到其活动的迹象。美国一直掌握不住中朝军的真正意图。虽然这被说成是因为中朝方面的无线电和通信技术还很落后，专门依靠有线电和传令人员，因此接收不到重要的电波。但是认为天生来长于保密的中国人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这种看法也应认为是很自然的吧。

公开审查　为了期求公正，要对全体俘虏加以注意。在接见之前要严重注意不得与他人交谈、讨论或者对他人劝诱，要严密监视不得进行暴力行为和群众闹事。另外审查只限一次，因此各人要好好地考虑以便下定最后的决心，这一点要反复地提醒注意。

而且计划在接见的当天，各个人携带本人的一切物品进入审查场地，假如他选择了非回国就不需要再回原来的住处了，在审查场所先由非武装的审查官员向全体人员提出不回国时的不利和将来的不安以及将会降临给家属的灾难等方面的警告，接着宣读中朝军的恩赦声明，然后一个一个的叫出来向其提出如下7个问题。

1．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北朝鲜（或者中国）去的吧！（这时对回答“是的”者归入归国者的群里，对说“不想回去”的人继续提出问题）

2．你什么时候都反对回国去吗？

3．你充分地考虑过要是不回去会给家属带来不安和打击的这个问题吗？

4．你是否了解希望回国的人们回国之后也许你会长期的被扣留在这个收容所里呢？

5．你知道联合国军不能答应把你送到你希望去的地方去吗？

6．这样你还是不愿意回去吗？还是激烈地反对遣返回国吗？

7．你虽然是这样说了，假如要强制你回国，你打算怎么办呢？

在询访的过程当中，假如俘虏说："那就回国吧"，就停止询问让其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去，一直到最后还说："自杀"，"以死进行反抗"，或"逃跑"之类话的俘虏，就作为非回国者而让其转移到别的收容小区。这个审查以公正为宗旨，但审问是非常严格的，这大致上可以看出联合国方而从内心里是希望非归国俘虏尽量地少。因为这样中朝方面才会容易接受。

在做好了这样的审查准备之后，第8集团军从4月8日起开始进行审查。审查工作除去共收容了3.7万人的7个小区之外都顺利地结束了。所以说除去7个小区之外，以后将会谈到的是拒绝审查的俘虏和南朝鲜警备人员之间的争吵发展成了暴力行为，接着又扩大到从投掷石块到用机关枪射击，惹起了一场死者7人，负伤65人①的大惨案，因此不得不停止了审查。

审查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在最初的3天里审查了6.6

① 死者为南朝鲜兵4人，北朝鲜俘虏3人，负伤者为南朝鲜兵4人，美国兵1人（上尉），北朝鲜俘虏60人。

万人（全部收容人数13.2万人的大约一半），但有6成以上即约4万人坚决表示不愿回国。就算把未审查过的全体人员都算做希望回国的，也不过才有9万人归国，这比北朝鲜方面所期待的11.6万人要少2.6万人。与此相对照，非归国者比中朝方面抱着希望观测的1.6万人已经多出一倍以上了。

这个数字是中朝方面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一个数字。这是对抱有很大希望的停战的期待突然之间罩上了一片没有想到的阴影。虽悔恨要掌握正确的数字……，但已经晚了。第8集团军把7个小区的3.7万名俘虏（很清楚其中当然会有不愿意回国去的）全部看做是自动的希望归国者，于4月15日完成了统计工作，其结果如下。

非归国俘虏62900人（另有平民29800人）

归国俘虏69100人

其中包括

北朝鲜兵53000人

原南朝鲜兵3800人

中国兵5100人

平民7200人

这是一个完全出人意外的结果。李奇微上将好象也对此感到非常为难。他急忙在4月15日报告了这个数字，并报告说："我确实地感觉共方不会喜欢这个数字。所以如共方希望的话，我认为也可以在中立国或者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参加之下再度进行审查。假如不能接受这个，则打算在正式谈判中提出包括其他争论点在一起的提案"。而且考虑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搞错了呢，而下令再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善意也变成了恶意　4月19日，希克曼代表一边压抑着兴奋的心情一边说："表明了要回国的俘虏……"

把前述的审查结果通知了蔡代表。美国公开史料把当时蔡代表的表情描述为“其结果是戏剧性的”，他因过于震惊而目瞪口呆半天也没说出话来，接着说因为要对数字进行研究而提议休会，然后也不管对方答应与否就慌慌张张地离席而去。

从4月20日起，蔡代表开始了猛烈的攻击。“我们相信是被故意地欺骗了。……这是不能考虑的数字。……贵官是要厚着脸皮否定以前说过的数字吗？所谓12万这个数字是在万愚节拿来戏弄人的吗？”（希克曼代表通知11.6万人这个数字是在4月1日）

虽然希克曼代表拼命地努力说明了理由和真实情况，但不起作用。而且蔡代表根本不想触及审查的要领和手段，也不听联合国方面再度进行审查的建议，只是不休不止地要求“提出更加适合的数字来”。

就这样，俘虏问题碰上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大暗礁。

这次“审查”本来是作为打破僵局的好主意被提了出来，是抱着就要让停战实现这样的热情进行一试的，但结果却变成了越发增大了不信任和憎恶之念，越发加重了纠纷这样一种情况。美国公开史料颇有感慨的评述说：“公平的来看，联合国军是诚实的。遗憾的只是犯了事先通知了知道是不充分的不正确的数字这样一个错误……。在审查的时候为了减少非回国俘虏，是以尽量提供不利的情况使其感觉将来的不安而答应回国这样的办法来处理的，可……。也不是不知道共方感到受了骗，认为陷进了宣传的圈套这样的心情。他们本来就怀疑联合国的真意，所以就是臆测了最坏的情况也不需要泄什么劲儿的”。

诚然，所谓意外性就是说的这样的事情吧。尽管是出于

一片好心而所做所为也是诚实的，可得到的结果却完全相反而是不信任，这恰恰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不拿出那个11.6万人的数字来，中朝方面就不会答应进行审查，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是不答应审查，那么到什么时候也不会知道真实的数字，假如要进行秘密审查，那一定会败露，那就反而会产生更坏的结果，这也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在搞清楚真实的数字之后需要让祸转化为福。以真实作为基础从开始进行变更，这就是联合国方面的思想准备。（乔伊回忆录）

二、一揽子提案

由于俘虏的审查得到了意外的结果，于是李奇微上将考虑提出预定的一揽子提案。就是打算把尚未解决而遗留下来的俘虏遣返方式、飞机场问题、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构成问题这3个争论焦点一总的提了出来，在飞机场问题上让步以取得其他两个。但是让一个而取得两个这样的提案，肯定会使对方感到被挤到遭受了极大损失的立场上了。因此考虑再制作一个争论点，在4个争论点的情况下形成让两个取得两个的方案。李奇微上将好象也成了非常内行的交易能手了。而且让中朝方面认为这是最后的提案，要追使其在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使谈判破裂这方面作出决断，并申请政府以发表声明来给与支援（陆军部收第129944号）。

华盛顿政府认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提案为时尚早，不同意制作新的争论点，并以在停战谈判的性质上来说政府的正式声明是不适当的，否定了他的申请，但同意提出一揽子提案。

在4月28日的正式谈判中乔伊代表提出的提案，以表现联合国决心的意思象是协定草案那样的形式，其主要点是：

1．对飞机场的限制问题进行让步。

2．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瑞士、瑞典（以上为联合国方面推荐）、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上为中朝方面推荐）构成[1]。

3．俘虏的处理，根据双方交换的并点验过的名簿加以释放，并送还本国[2]。

这就是从正面在一个问题上让步，从面迫使对方在后两个问题上让步。

李奇微上将对这个一揽子提案抱有很大的希望，好象是有以此来决定一切的那么一股子劲头。但是没有什么反应。

美国公开史料形容说："一揽子提案的反响好象是在大海中投入了一粒米那样"。南代表只是冷淡地说了句："我们只发现今天早晨的提案对于全部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帮助"，提议无限期休会就离席面去了。

这样一来，5月上旬讨论的时间过去了。联合国军能够让步的让了，再也没有以后让步的棋子可用了。

但是一揽子提案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弄清了中朝方面把争论焦点纠缠在归国俘虏的数目这一点上这样一个事实。解决这个争论焦点只有用7万人和11.6万人这两个数的差额除以2这个设法找出来的数字来解决。只要这个解决不了好象就没有停战的指望。这个难以克服的数字重重地压在了联合国军的身上。

但是双方都没有说什么最后的通告，战线上也没有什么活跃的动向。以后就是比耐性了。联合国方面的代表们一边

---

① 将苏联排除在外之意。

② 将希望回国的7万人与联合国军的1.2万名俘虏进行交换。

自己劝告自己要有“忍耐和不动摇的信念”，一边做好了对付挡在面前的僵局的精神准备。

另外，在倒霉的时候不幸的事情是会接踵而至的。话题稍微往前提一提，如在前项谈及过的从4月下旬至5月上旬进行的对俘虏的重新审查又出现了没有想到的结果。希望遣返回本国的俘虏和平民的总数不是在4月上旬调查的7万人，而是出现了如下的估计在8万人以上的结果。

第8集团军5月16日之希望遣返者估算表（5月16日克拉克致柯林斯陆军部收电139602号）

类别	已审查完毕者	是未审查者，但把这些人全部作为希望回国者的估计数
北朝鲜人	26161人	7个小区之37624人
韩国人	4287人	64人
中国人	5236人	
平民	3801人	第62小区之6115人
合计	39485人	43803人
总计	83288人	
备考		此外，釜山收容所之3500人尚未审查

于是应不应当把这个数字通知中朝方面就当然的成了问题了。如果没有数字的变化，那么联合国方面历来的主张就是正确的，可是差错达到了20%以上，事情就麻烦了。要是告诉他们希望回国的增加了，那么中朝方面会预想到还有更多的人希望回国而要采取拖延的战术吧，会把这作为第一次的审查是强制的胁迫的证据吧。可是反过来说，中朝方面也许会对增加了要回国的人寄予好感而会开始作一些让步的等各样的猜测都被提出来了。

乔伊代表和哈里逊代表的意见是属于后者。他们两个人申请说应通过联络军官告知对方以观察其反应，但不管是华盛顿还是东京，考虑“数字增加了是因为7个小区的审查还没有结束，在实际交换的时候，拒绝遣返的也许会相应的增多。在那样的情况下，有中朝方面作为背叛了信义从面主张废弃协定的危险”，不宜急于公开。

而且受到了下面谈到的巨济岛事件冲击的华盛顿首脑，在看到科尔逊文件（后述）之后，越发地感到不应公开。因为这等于自己承认当初的审查是不合适的不妥当的，进而是辜负了有关国家的信任的。

因而决定8万人这个数字，在接到另外的命令以前不予公开。乔伊和哈里逊是考虑想用这个数字作为打开现状的突破口的，但这个唯一的借口也被封死了。

三、巨济岛俘虏收容所

俘虏在收容所中还为本国而战这样的例子，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道另外还是否有。与此相反却听说过当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士兵编成了师团在诺曼底和英军作过战，和苏联士兵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会战勇敢地向苏联军队进行冲

锋的故事。还有被扣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兵极为顺从这样的事是众所周知的，连在美国电影中的俘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进行逃亡，进行集体反抗来支援本国的政策这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可是在和对马近在咫尺的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里却展开了从未曾有过的勇敢的斗争。

播下的种子 开始，北朝鲜军的俘虏，在联合国军被穷追到釜山时的1950年8月左右还不到1000人，但由于仁川登陆的划时代的成功在11月左右一下子猛增到了13万人以上。可是因为没有想到会捕获到这么多的俘虏，所以是既无收容设施又无给养设备，连警备士兵也缺乏的这样一种情况。在负责管理俘虏的釜山第二兵站司令部的定期作战报告中说："警备兵力之量和质的问题是俘虏收容所长不断感到苦恼的原因"。

但是将俘虏收容在釜山近郊的时候，还保持着秩序和平稳。如前所述，由于俘虏中混杂有很多南朝鲜人而被北朝鲜军强制征募的反共份子，他们得到南朝鲜警备士兵的同情和支持，很自然地成了俘虏们的领袖，握有象牢中领导者那样的权力，担任着俘虏世界的统治工作。

可是到了10月，由于俘虏的总数超过了13.7万人，考虑到警备的方便和防止发生万一的事情，将其转移到了巨济岛。说起来这就开始成了俘虏闹事的原因。

巨济岛 这个岛是马山海面上的一个大岛，与附近的岛屿合起来构成了巨济郡。是一个有人口11.8万人左右的光是山的岛屿，平静地从事着半农半渔的生活。但战争的余波也影响了这个岛，当时有10万左右的难民到这个岛上来避难。这是釜山危险时疏散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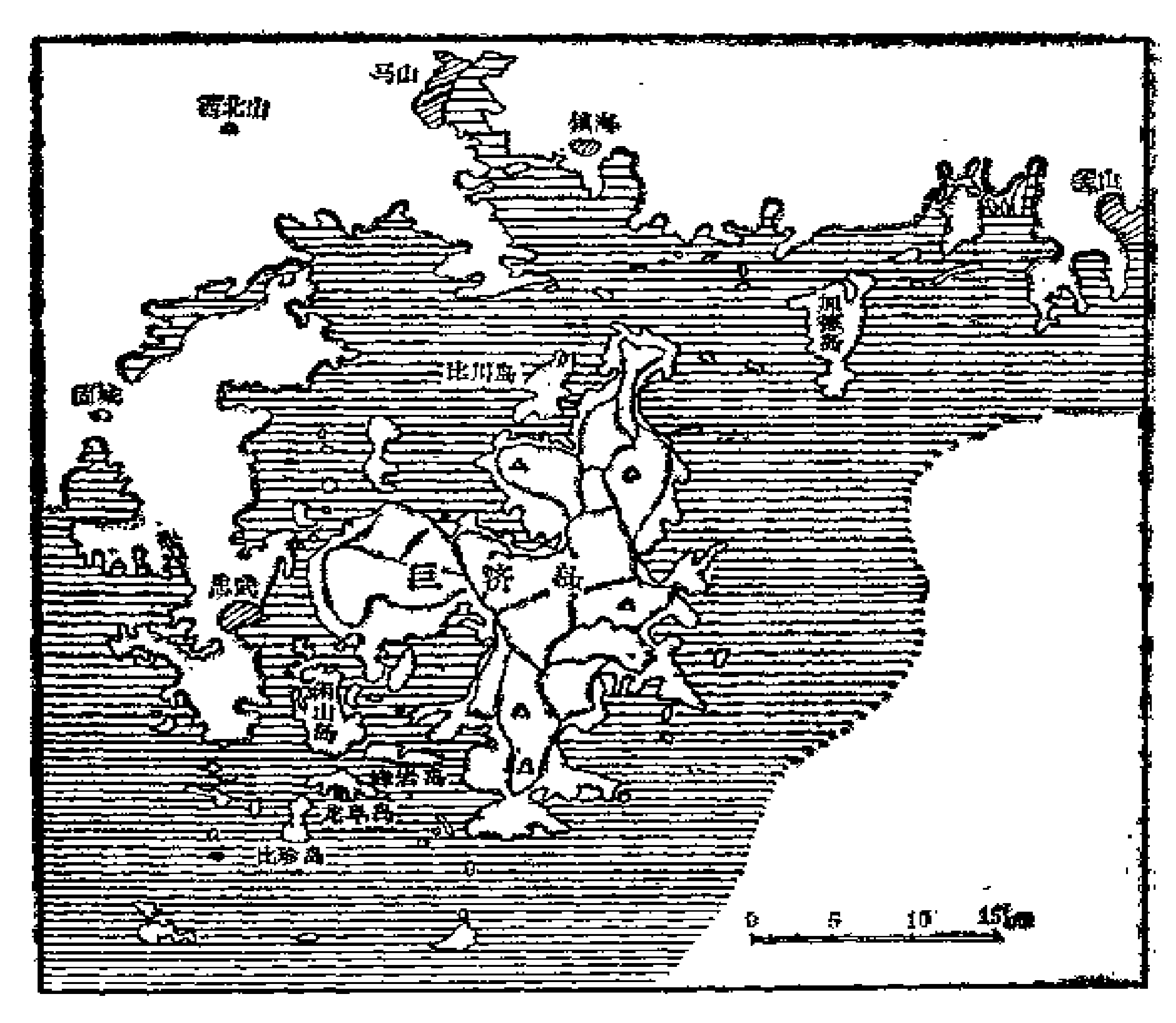


插图9　巨济岛

向这里转移来了约14万人的俘虏，所以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首先是没有水。于是不得不从构筑拦河坝开始。因为没有港口，运输物资器材也很费工夫，着手建设第一收容所是在1951年的1月。

最初的收容所设在岛北岸的两个山谷中，内设4个区，各区又分为8个小区。小区作为收容单位各收容700至1200人，预定一个收容所容纳3万人左右。但是无奈在这光是山的岛上没有其他的土地，终于又在小区之间设立新的小区，

只单单用一道铁丝网隔离开，在这个狭窄的巨济岛收容所里就这样的收容了13万人。

这种挤得满满的收容所虽然在设施的管理上和警备方面是便利的，但是“便于俘虏交换思想，成了有效地进行示威和暴动的温床”。

还有，这次转移的结果有个重大的错误。如在前面曾谈到过的，将3.7万人的南朝鲜人俘虏借这个机会和北朝鲜俘虏分离开了。于是这样干的结果是在维持俘虏世界秩序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领导者”忽然变得没有了，因此这又播下了危险的种子。

另外，关于收容俘虏的指挥系统，当时一如下述。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第8集团军司令官→第2兵站司令官（釜山）→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长

但是巨济岛的最初几个月还是比较平稳的。偶尔也发生过南朝鲜警备士兵和北朝鲜俘虏之间“忽然燃烧起来的敌意”，发生喊骂、威胁、殴打这样的事件，其原因中也有北朝鲜俘虏受到了比南朝鲜警备士兵还要好的供给这样的原因。这是美军过于热心地遵守日内瓦公约，也就是过于尊重俘虏的人权和重视俘虏的待遇所造成的矛盾。当然这些矛盾立即就被纠正了。

日内瓦公约的漏洞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难以处理的问题。这就是日内瓦公约虽贯彻了保护俘虏人权的精神，但没有考虑到俘虏们会建立组织甚至会进行积极的示威和使用暴力这样的情况，因此完全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对待的规定。如前所述，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即1949年缔结的这个公约，是为了不再发生德军把苏联俘虏和波兰俘虏重新加以武装而让其打自己的国家那样的事情，苏联长期

扣留日本俘虏和德国俘虏让其从事惩罚性的强制劳动那种痛苦的历史，以及巴丹的悲剧等而制订的，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未有过俘虏聚众结党或组织起来反抗扣留当局的事例，所以对发生象在巨济岛发生的那样的事态是连作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所以，当俘虏举行示威和发生暴动时，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南朝鲜警备士兵，是收容所长。美国兵不愿意干涉南朝鲜兵和北朝鲜俘虏之间的纠纷。这肯定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也许是考虑停战谈判要开始了，不久就要停战了，因此暂时还是沉默一些好。也许是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俘虏收容所长是受罪的代表者，所以对不能触动的神……这样的心理。

但是，尽管明显地存在或潜伏地存在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直到停战谈判开始之时为止的吵闹和反抗还不是集团性的，也不是有思想性的，只不过是个人之间偶发的，感情方面的争斗而已。可是随着开城谈判进入轨道，遣返作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被认识到了之后，收容所内的气氛异常的高涨起来了。

很多俘虏害怕回国，吐露了反共的心情，而且成立了团体。与此相对抗，希望遣返回国的团体也团结起来了。而且两者之间不断地发生纠纷。

事后得知，这时好象有北朝鲜的领导者潜入了收容所内。据说他们是接受了密令潜入前线故意当了俘虏的。传说他们隐藏在空有其名的俘虏指挥官（为了容易管理俘虏而将俘虏编成中队、小队和分队，其指挥官由俘虏们轮流担任）的背后，接受本国的指令，实质上操纵北朝鲜俘虏"计划、组织而且上演了任意想到的事件"（美国公开史料）。还用金钱引诱收容所附近的平民和难民，通过外边的游击队和北

朝鲜进行联络，在收容所里边，用传话、投石和视号通信等和其他的区联络，建立起隐藏的地下组织，把患者诊疗所也当成了交换情报的场所。

这样，随着共产俘虏组织的发展，非共产俘虏开始了反对运动。而且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中国俘虏也参加到这方面来，发展成了充满血腥味的斗争。双方都是在口头的说服工作失败之后，立即毫不踌躇地用拳头、棍棒，和手制的武器交起手来。而且借着夜间警备士兵不进行巡逻的机会多次发生杀人和殴打的事件，虽然经常发现牺牲者，但这也在不知道犯人是谁的情况下被不了了之了。因为收容所长没有被赋与司法的权限，就是对于证据确凿者也不能怎么样。

对这两者的反目又火上浇油的是出于提高俘虏的一般教养的目的而实施的教育。这只是集中自愿参加者进行教育，一般教养讲座的内容是从学问的立场对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进行论述。这可能是以狂热的共产分子恢复冷静为目标的吧。

北朝鲜方面将此理解为“是强制地让拒绝遣返回国”，南代表立刻就提出了严重抗议，在收容所内爆发了抵制讲授的运动。而且由于听讲者受到共产俘虏的私刑，非共产俘虏要对此进行报复，纠纷越发地激化起来。

技术教育是为了释放以后的职业训练，分为金属工、印刷工、木工、瓦工、电工等科，但信奉共产主义的俘虏都热心地选择金属加工的技术教育。而且一掌握了基本技术，就放下被分配给的工作，就是制作卫生器具、火炉、农具，而代之开始生产所有种类的武器。这样，武装起来的俘虏不久就征服了整个小区，下一步就要出马进行外征作战（？）了。

1951年9月初旬，开城谈判中断之时，有反共俘虏15人受到人民裁判而被杀。而且19日由于在第78区内发生了暴动，警备士兵冲了进去将有生命危险的200名反共俘虏转移了出来，可是当时已经有3个人以上被杀了。这样一来，这种不稳的空气不容分辩地更加严重了。于是视察了实际情况的范弗里特上将逐步增派了第8137宪兵群和3个步兵营、4个俘虏监视中队等部队，因此到1951年末配置在巨济岛的管理人员已达9500人之多了。但是这比负责管理俘虏的第2兵站司令官所希望的人数还要少6000人呢。

也还有一件不妙的事情。从1951年1月在巨济岛收容所开设以后到9月间，更换了8个收容所长。一个人平均干一个月。担任第9任所长的菲茨泽拉尔特上校说过："巨济岛是指挥官的坟墓"这样的话。历任所长都是由有团长经验的上校充任的，但都因暴动等被追究责任而被调离或者退役了。

警备态势虽多少有些好转，但收容区内的权力之争（就是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却变得更加激化了）和停战谈判一样，只要一方不向对方全面的投降，收容区中的霸权之争（殴打、私刑、人民裁判、制止和报复这些的暴力行为）是不会停止的。而且在12月18日发生了互相投掷石块的战斗，接着由示威发展成了暴动，甚至发展成了死亡14人，多人负伤的骚乱。

这样，收容所里的激动情绪在不断升级，但终于达到了极限。这就是对扣留的平民的审查问题。

四、二·一八事件

1951年11月至12月，将扣留的3.7万人平民进行了甄别，这在前边已谈到过了。而且很多人对遣返回北朝鲜进行

了抗议，但其实际数字是不清楚的。于是基于前述的原因，在1952年1月至2月进行了审查，虽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但除某个收容区之外都没有延误地完成了。

这个收容区就是收容了5600人平民的第62区。这里完全被共产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宣言说：“因团体人员都希望回到北朝鲜去，所以是白浪费时间”，无论如何也不让南朝鲜审查官员进入。2月18日拂晓，美军第27团第3营全副武装进入该区院内，当想要把该区分成4个部分以分散集团的力量时，从屋里拥出来的俘虏集团挥舞着镐把、小刀、斧子、帐棚杆等，或者投掷石块开始显示反抗的气势。而且有1000至1500人的一伙排成一列成散兵线逼近上来。当美军发射冲击榴弹时一齐冲了上来，因此终于发展到了不得不开枪的地步。

有55个俘虏当场死亡，162人负伤，其中有22人死在医院里。美军的伤亡为死者1人，负伤者38人。美国公开史料记载说：“共产主义者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但是对他们来说，人命不是什么问题。他们是只要达到目的就好。而且是达成目的了。撤退了步兵，这个区不再被审查了”（2月19日的范弗里特报告、远东军定期作战报告）。

这个事件成了中朝方面的宣传材料，3月上旬在板门店掀起了一股抗议的浪潮。联合国方面虽然以审查被扣留的平民是南朝鲜的内政问题，是停战谈判范围之外的问题为借口摆脱了出来，但3月20日就把收容所长的职务换为弗朗西斯·T·多德准将了。而且李奇微上将甚至发出了“第8集团军司令官要自行计划，……望维持对俘虏的控制”这样的指令。范弗里特上将作了努力。但是收容所的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

反共主义者的团体是顺从的合作的，和警备士兵之间没有发生过问题，但是与共产主义者的团体间的不和与憎恶，已加深到非见血不可的程度了。

3月13日再度发生了流血惨案。被南朝鲜士兵保护着的反共主义者勤务人员在横穿共产主义者势力很强的收容区时，受到了猛烈的投来石块的攻击，感到了生命危险的南朝鲜兵开了枪造成了12人死亡，26人负伤的结局。这样怨恨和憎恶更为加深下去了。

五、俘虏的胜利

不久中朝方面承认了的审查的日子即4月8日来到了。如前面曾谈过的，审查除7个区外大体上都顺利地结束了。知道了在17万俘虏和扣留的平民中拒绝遣返的俘虏达10万人，而希望回国的只有7万人，这使得联合国方面处于难办的境地，这也已经谈到过了。而且知道了这个数字的中朝方面开始是吃惊，接着是愤慨，不断地责问审查的方法，希望遣返更多的俘虏，这也谈及过了。

但是由于趁审查的机会非回国俘虏转移到本土的收容所去了，所以境内的支配权之争变得没有了。可是正因为留在巨济岛的都是归国俘虏了，所以以未审查过的7个区作为中心，团结得越发紧密了。而且这7个区的俘虏好象被指令要团结到底拒绝审查争取全部回国似的（联合国军定期情报报告之讯问合订本）。

而且偏偏不凑巧，俘虏对伙食的不满越来越大了。本来主食的供给是南朝鲜的责任，但由于当时的南朝鲜自身也正处于困难之时，因此于4月上旬将其委让给了第二兵站司令部。但不幸的是准备的时间不够了。给养规定是按一半米，另一

半为杂粮这样的比率搭配，但因为没有大米，美军在4月份是按大米、大麦和小麦各三分之一的比率搭配的。如果有一半大米的话好歹还能吃，可是变成三分之一就不好吃了。俘虏们只有吃饭是唯一的乐趣，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打击。再加上在把非归国俘虏分离开时曾对归国俘虏实行了报复和虐待。因之不稳的空气更加高涨起来了。

4月末，归国俘虏收容在17个区内。有10个区是已审查完的，另外7个区是以暴力继续拒绝审查的狂热的俘虏所在的区。

在对这7个区进行审查时，预想到当然必需要使用实力，而且要发生伤亡。于是4月28日（提出一揽子提案之日），范弗里特上将采取了将美军第38团和第9团第3营增派到巨济岛，让美军第3师第15团第1营和南朝鲜第20团在釜山待命的措施。变成了共方俘虏在这里吸引了美军8个营，南朝鲜军3个营共计有1个师以上战斗兵力的情况。

但是越研究越感到一旦爆发暴动将不可避免地会有多人伤亡，因此范弗里特将军提出了中止审查的申请（4月29日陆军部收电第133133号）。这是因为到此时为止还对审查是否必要持有疑问，和怕其结果就是巨大的伤亡数字将会成为中朝方面的宣传材料，和联合国军的俘虏可能遭到报复。

李奇微上将也是同样的意见。他也绝望地说："把7个区的俘虏看做全部是希望回国者好了。即使里边有非归国者，也是不得已的事"。

华盛顿虽然表示希望说："希望能设法了解7个区中非归国者的愿望"，但同意了申报的主要内容。

就这样强行审查被中止了，在巨济岛发生更大事件的因素好象是消失了。这是"共产俘虏胜利了"。

巨济岛看起来好象是平静的。但这只是从外部看不出流血事件和暴力而已，在7个收容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打算要干什么，警备士兵是不知道的。警备士兵和管理人员连检查卫生设施和诊断健康状况都不能进行，更何况让其进行日常的劳动就更不可能了。只要不伴随着火力行使实力，是谁也不能进到收容区里去的。警备部队对于控制俘虏已死了心，只是专心于防止其逃亡了。这是因认为和火中取栗比起来，还是以共存的方式保持平静为好。

这样在俘虏收容所里出现了好象有了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区域这样一种异常的状态，但是假如就这样演变下去，巨济岛就不会变得那么有名了吧。

可是达成了把7个区的俘虏不经审查就那么让全部人员回国这个战略目的的共产俘虏，为了支援板门店的谈判又开始了新的活动。这是因为要是把巨济岛就这么作为和平的岛屿存在下去，就不能吸引联合国军的实战兵力，也不能成为宣传的材料，当然也就不能在让联合国军撤回任意遣返的主张方面相助一臂之力了。

六、俘虏们俘虏了俘虏收容所长

斗争首先从绝食斗争开始。这就是以怀疑混进了有毒物品这样的理由拒绝把粮食搬进去。这在板门店出现了“联合国军用绝食，饥饿虐待俘虏……”这样的抗议，弄得联合国方面很是为难。

5月6日傍晚，第76区的俘虏领导者假托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的警备士兵的暴行事件，会见了负责该区的雷边中校，提出因为想要协商重要事项所以希望和收容所长多德准将面谈这样的要求。中校考虑如果答应了这个就会开了俘虏们招

呼所长前来的先例而未予许诺，但如实地向多德准将做了报告。因为俘虏的领导人暗示了“假如所长到这里来见面的话，将高兴地自报官阶和姓名，也将让采指纹”。这是在圈套里预备下好吃的。偏巧多德准将被要求提出正确的俘虏名簿来（据事后调查，俘虏们好象知道了这个）。于是他判断要是失去这个机会就没有不流血调查的机会了，同意进行面谈。

5 月 7 日下午，准将象往常那样靠近没有上锁的太平门进行面谈。俘虏领导者对粮食和被服的发放提出了质问、接着又询问了休战谈判的进展情况。而且几次对多德和雷边引诱说请到院里来在更为随便的气氛下交谈不好吗。雷边每次都断然地拒绝了。因为他在以前曾被俘虏们关了起来，有当过俘虏的经验。

不久有很多俘虏聚集在太平门听他们的谈话，因此当多德靠近铁丝网要说话，就在这时俘虏的勤务员把惯例的回收品（粪尿）运了出去、把门就那么半开着就走了。俘虏们立即象要挨近点听似的靠近到多德和雷边的周围，突然有两个人猛扑上去把多德准将拉进院里去了。雷边中校紧紧地抱住了一个柱子，靠着警备士兵的刺刀帮助被救了出来。这样，俘虏收容所长变成了俘虏们的俘虏了。

当时的情况，多德准将有如下的证词。

“……随着谈话的进行，要听听讨论的俘虏们蝟集在门内。我在15时15分左右判断谈话结束了，就在我想要回去面向后转身的时候，有20人左右的俘虏领袖们冲了上来把我拉进院里，立即把我幽闭在屋子里并拿走了我的私人物品”。

据事后调查，这个事件是在 4 月间策划的，是在很好地研究了多德准将的脾气之后计划出来的。准将为了缓和收容

所的气氛费尽了心机，他曾多次不带武器挨近太平门和俘虏领袖们谈话。这是想要通过亲自接触来掌握实情，并让俘虏们抱有亲切之感。可是太平门因为进行作业的勤务员经常出入是不上锁的，警备士兵们除发生了紧急事态（如集体逃跑）或为了自卫之外是不许开枪的，所以平常是被禁止装填上子弹的。俘虏们是在把这些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之后制订出上述计划的。

这之前也曾有过狂热的俘虏们俘虏了美国士兵的事例。如在前面谈到过，雷边中校也是当过俘虏的一个。都是让其听听严重的不满之后无事地释放了，可是因为这个战术对于达到要求是有利的，所以得意忘形的俘虏们把最大的人物当作了目标。因为这有百分之百的宣传价值。

5月8日和9日《朝日新闻》以“多德司令官被俘虏拉进了巨济岛共军俘虏的监房之内”、“巨济岛俘虏收容所的怪事监禁了多德司令官”、“李奇微上将发出强硬指令要在休战谈判中交易吗”等标题报道了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

这样一来大的骚动开始了。俘虏们把多德准将作为人质要求进行谈判。这完全是前所未闻的事情。

和俘虏的第一天谈判　对于突然发生的事件，范弗里特上将和釜山的第2兵站司令官雅温特少将在“尽可能地避免行使武力，劝说其释放多德”这样的方针之下，急派第2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格上校乘飞机前往巨济岛以图收拾事态。

格雷格上校在做好了将第76区完全包围，任何时候都可转为行使武力的准备，并使俘虏们看到这种气势之后进入谈判。但是俘虏们因为清楚地了解联合国军害怕俘虏们总奋起，并且担心着多德准将的生命，所以不慌不忙地提出一个

又一个的要求。

被俘虏了的多德准将也提出了“请不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恳求，说不会被加害。而且因为需要有俘虏们和联合国军之间联络用的电话，同意把电话拉进院内，接着答应了俘虏们的“为了在要求中包括全体的意见”、允许其他收容区的俘虏领导人们到第76区来聚会。格雷格上校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收容在别的监房里的李学九上校找了来，委托他去说服俘虏们释放多德准将。李学九上校在开战时曾担任北朝鲜第2军作战部长的要职，是1950年9月下旬在其担任第13师参谋长时，在大邱北侧投降的，是俘虏中的资深军官。可是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76区的院内立即突然改变、成了俘虏的领袖了。好象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就这样，5月7日就这么过去了。

在这期间，由于看到其他的区里的俘虏也有逐渐不稳的迹象，因此警备部队不得不彻夜地采取严加戒备态势。

第二天的谈判　5月8日早晨，俘虏们向多德准将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这是在这一夜里研究出来的，好象这是俘虏们的“拖延战术”。

俘虏们的第二个要求是承认设立俘虏协会，为此需要借给帐棚、桌子、办公用品等，架设各区之间作为联络用的电话、要给配备两辆联络用的吉普车这样的要求。

多德准将虽没有被付予缔结协定的权限，但以作为所长的权限同意了发给装备品的要求。于是俘虏代表们主张需要把这个告诉给其他的区，经过各种周折之后回到各自的区里去，当再次聚集到第76区来的时候已是傍晚了。俘虏们的“拖延战术”的确是很巧妙的。

这一天范弗里特上将打定主意不得已时就行使武力，

他撤掉了多德准将的职务，任命以善于作战者著称的科尔逊准将（美第1军参谋长）为收容所长。而且急派在釜山待命的美军第9团第3营和新调到釜山来的一个坦克连赴巨济岛，同时让南朝鲜海军包围了该岛。另一方面、格雷格上校从第8集团军集中了一级射手，并从所泽补给所领来了防毒面具，大张旗鼓地准备进行镇压。

在科尔逊准将赴任之际，范弗里特上将对其指示了如下的解决事件的步骤。

1．将明确记载如下事项的文件交给俘虏的领导人。

（1）释放多德准将。

（2）由于多德准将已被免去了所长，所以已经没有指挥权和和谈判的权限了。

2．在俘虏不释放多德的情况下，限定时间警告要行使武力。

3．到限定的时间时使用兵力突入收容区内，在释放多德的同时控制俘虏。

这个时候多德准将“受到了象国王一样的待遇”，还允许送进老病胃溃疡的药来“略微提供一点安慰”，被俘虏们要求合作的他，对此有些担心（《板门店》）。

第三天的谈判　5月9日晨，科尔逊准将送去了文件，但由于没有反应，所以发出了6个小时之后将要行使武力的警告，可是变成了俘虏的新领袖的李学九提出了什么“多德准将已经坦白了联合国军曾反复地虐杀大批俘虏，进行了杀人的残虐行为”，“要是新的所长，有进入院里和多德会合一同出席的义务”等等主张，没有显示出释放的迹象。

下午李奇微上将和其后任麦克·W·克拉克上将以及范弗里特上将的三位上将会谈在巨济岛进行。仅管李奇微上将

是在离任之际，克拉克上将是在前天即5月7日刚刚来到日本，这3个人还到巨济岛来会谈这件事，就可看出这个事件是如何轰动的重大事件。

三位上将在会谈时决定了“不允许一切的新闻采访。期望不流血的解决。将各区分散开。为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行使包括火力在内的武力，但要注意不要陷入近战格斗。为了不流血的解决，如果确有必要可以承认成立俘虏协会和使用电话、车辆。但谈判的时间要限于明天即10日的10时整”等事项。

克拉克上将把这时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载。

“在这个重大的时刻我虽然还不是直接的责任者，但因为几天之后我就要不得不负起责任了，……作为我们的感情来说，我考虑我们应当使用武力把多德救出来。李奇微给了范弗里特使用兵力的全权，并强调应迅速地行动。但是科尔逊和俘虏的谈判，双方都作了一点让步，使得实行以武力救出的命令推迟了，……和被关了起来的多德通了电话这件事反而让科尔逊吃了苦了”。

按照这个决定，科尔逊准将发出了最后通告等待坦克部队的到来。情况是如果没有坦克，不能避免美国士兵的大量流血。

而且作为表明决心的手段，禁止了以前承认了的俘虏领导者在各区间的自由来往，将5个步兵营集中在第76区的周围作好了战斗态势。

这种威吓好象产生了效果。俘虏们变得狼狈了，神经质了，他们要求批准召开代表会议，并恳请说明如果进行得顺利，其后就释放多德。会议被允许了。日落后开始下起了大雨，巨济岛越发被阴郁的空气包住了。

在那个大雨之夜，多德准将受到了人民审判。俘虏领导者宣读了关于在收容所内发生的俘虏死伤事件的19条诉讼原因，要求其一个一个地加以辩明。俘虏们好象是接受了他的说明而没有提出控诉，但对此问题美国公开史料慨叹道："在严重的军队包围之下，以被俘者之身来调查收容所长的犯罪嫌疑，让其进行辩明这样的情景，是近代军事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并批判说："这也不外是因为在最初发生暴行之时，由于认为不久就要停战了，从而用暂时忍耐的弥缝办法来敷衍搪塞，让敌人增强起来了的缘故。假如即使公约的条文不完备也……"。

就在多德准将被审判的时候，新增援来的第9团第3营和坦克连（20辆巴顿型坦克和5辆喷火坦克）冒着大雨和黑夜登陆了。于是科尔逊准将把8个美军营加以展开，在各要点一个不漏地各配置了两挺机关枪之后，任命第38团团长卡南中校为突击队长，指令"使用坦克、装甲车、喷火坦克、M—16（4连装的50口径机关枪），催泪瓦斯，短散弹枪及其他一切武器，准备强行进入第76区。预定于明天即10日10时开始行动"。所有枪炮都装填上了子弹，各个士兵都带防毒面具。

一切准备都完了时，科尔逊准将给多德准将打了电话，两个人在最后互相说的话是"再见"！。三上将会谈的结论是"与多德的生命有关也是不得已的"。

第4天的谈判　5月10日早晨，雨虽然停了，可浓密的大雾笼罩着收容所。就在科尔逊准将待到10点钟行使武力时，俘虏们送来了用英文书写的要求。这个要求有全文引用的价值。读了这个就可理会到俘虏们的斗争目的和背后关系及其它的全貌。

李学九致巨济岛俘虏收容所长

1952年5月10日

1．贵军要立即停止野蛮的态度、侮辱、拷问，……胁迫、监禁、大量杀人，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把俘虏当作原子弹的试验材料等不法行为。

贵官应当按照国际法保证俘虏的人权和个人的生命。

2．要立即撤回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之非法的、不合理的、所谓任意遣返的主张。

3．立即停止强制审查。以防因此使得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被再武装起来、被非法的陷入永久的奴隶状态。

4．承认从朝鲜人民爱国军和中国爱国志愿军的俘虏中选拔出来的俘虏代表委员会，希望贵官与其密切地合作。这个委员会在贵军将有关前列各项之满意的回答作出正式的声明时，将把美国陆军准将多德交给贵军。

我们正期待着贵官的有温情和诚意的文字回答。

（远东军总务处文件汇编）

这些要求恐怕都是从板门店的中朝方面代表团那里来的指令吧。假如联合国方面承认了第一项，那么联合国方面就变得犯了所记述的一切残虐行为，要是承认了第二项那么在板门店的谈判就给弄糟了。只有第三项在对强制审查已经死了心的今天，是唯一能够接受的一条。

俘虏们的要求的确是完全的政治要求，很明显是在支援板门店的谈判。

在接到这个要求书的同时，带来了不稳的情报。其他区的俘虏们图谋在对第76区行使武力的同时集体逃跑，作为其证据之一就是收容所周围的居民全部在进行避难。

科尔逊准将暂停行使武力。而且在接受了上司的指示、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之后，以“第一项是违反事实的，关于第2项无此权限。关于第三项，只要释放多德，以后可不进行强制审查或名义上的审查。承认第四项之委员会的组织、待释放了多德之后再协商细节问题。要在正午以前释放多德”这样内容的文件作了回答。

回答在不予什么许诺方面想了一些办法，但从俘虏收容所的历史来看，实在是开始了一个奇妙的谈判。

所以到傍晚为止，继续就回信的语句进行了质问和应答，俘虏们继续要求给予承诺。

当李奇微上将知道了回答文件的第四项时，急忙让停止进行回答。但是回答信件已经交给俘虏们了。李奇微上将是怕承认了第四项也就是承认设立委员会，不就是变成默认了第一项的责难了吗。

李奇微上将在等待着情报的速报，但科尔逊准将正忙于拼命地从事回答文件的说明，因此怎么也没有来报告。焦燥不安的李奇微上将这时又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本职由于得不到贵军之俘虏收容所长对俘虏的最新要求所采取之措施的迅速而正确的报告，正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在发布今后的指令上感到非常的困难。”（5月10日李奇微致范弗里特，总电第68268号）”

据此可以感到李奇微上将关于这个事件的理解方法。

但是同样，范弗里特上将和雅温特司令官也一同被安排在不重要的位置上了。这是由于科尔逊准将因要和多德进行联络，就有无杀害俘虏的事实进行问答交涉再次交付回答书信等极为忙碌，没有报告的充裕时间。科尔逊准将以前在担任第1军参谋长时对于俘虏问题一无所知，只是偶尔的知道

一些板门店的谈判概要。

科尔逊文件　科尔逊准将送出了第二次的回答书信，但由于俘虏们不予听从，在多德准将的合作之下又送出了第三封回答信件。和最初的回答不同的地方是给与一般的许诺，并且承认了很多俘虏被联合国军杀害的事实，答应履行日内瓦公约。而且把释放多德延期到20时整。

科尔逊准将大体上只是和多德准将商量作出来的回答文件（以下称作科尔逊文件）好象是让俘虏们满意了。除去中止任意遣返因为是所长权限之外的事情，属于不得已的情况外，其他的要求几乎都得到贯彻了。这又是“俘虏们胜利了”。

终于到了演出一幕“东洋人的喜歌剧”（雅温特证词）的主张。他们说因为多德准将是有功的，所以不忍心让他就这么回去。希望明天早晨让他在装饰了花的门前接受了表彰之后再回去。

但是科尔逊准将再也不等待了。热衷于领回多德准将的他，断然地加以拒绝。达到了目的的俘虏们这时头一次让步了。

善后工作　5月10日21时30分，多德准将一个人走着回来了。从被抓起来之后整整过了三天了。一出门就立即被带到某个地方去了。所谓某个地方就是单身牢房。不走运的他这次是被自己方面监禁起来了。

美国公开史料批判说：“他的不注意的责任是不能免除的。他过于相信俘虏的真心和诚实了。而且在被抓捕之后有对共产分子有利的活动倾向”。还责难科尔逊准将“拿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远比俘虏的生命有价值的宣传武器和多德的生命来作交易”。

虽然范弗里特上将为这两个人进行了辩护，但克拉克上将和华盛顿的首脑是作为问题的。这是由于在科尔逊文件中所记述的“本官保证俘虏可以期待将来会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的描写，会被理解为过去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在本收容所里，对俘虏的强制审查或者再度武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记述，由于还没有发布中止对俘虏强制审查这样的正式声明，进行这样的约定不仅是越权行为，而且对以后的谈判会造成显著的不利。再加上完全没有进行再度武装的事实这是轻率地使用了未加考虑的语言，……这样的一些理由。

果如所料，在板门店遭受到了暴风雨两般的抗议“使得联合国方面非常的不快”（美国公开史料）。

第2兵站司令官雅温特少将调查了这个事件，报告说多德准将和科尔逊准将“是无罪的”。

范弗里特上将申请对多德准将给以“行政处分”，给科尔逊准将以“申饬是适当的”。这是因为认定多德准将不仅未能适当地处理自身，还向科尔逊准将提出了不合适的建议。美国公开史料记述说：“但是克拉克是严厉的。申报将两个人一同降级为上校，……雅温特也值得申饬。这是由于雅温特领导疏忽之故”。

陆军部采纳了克拉克的意见。俘虏收容所长果然是指挥官的墓地。

关于这个处分问题，克拉克进行了如下的手记。

“听到第8集团军的调查委员会‘判定科尔逊作出了冷静的卓越的判断，不必责难，多德被扣留这件事’这个申报之后，我很吃惊。

范弗里特是不同意这个判定的，他主张给以行政处分。

不久，从各个方面飞来了十字炮火。华盛顿说要加以更

重的处罚、希望将其革职。布莱德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首脑部门甚至考虑应当军法审判”。

处罚虽然完了，但收容所的问题并未根本地解决。另外科尔逊文件使得板门店的谈判明显的不利。虽然华盛顿当局说：“回答是在威逼之下被强迫作出来的”，“科尔逊没有回答这样政治问题的权限”否认了文件的效力，但文件这个白纸黑字的证据资料是俘虏收容所长交出来的，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这就成了中朝方面的唯一无二的最好攻击资料了。

另外，5月13日开始被允许到巨济岛采访的《朝日新闻》的记者，14日以巨济岛俘虏收容所之所见

墙上写满激昂的标语

向记者团啐唾沫的年青俘虏为题，生动地报导了当地的气氛。

斗争的实情　事件之后，联合国军综合了所有各个方面的情报资料（包括讯问，没收书信）关于这次斗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接到这个报告的克拉克上将在日记中写道：“发现的事实是在以前的战争中从未见过的现象。共产主义者把战区扩大到俘虏收容所里去了，这是今天不禁惊异之至的”，毫不隐瞒对这种新奇的、顽强面又广泛的战略的惊愕。

联合国军定期情报报告：

1．共产主义者的高级司令部把被敌方收容的俘虏也仍然看做是战斗员，把他们纳入其军事计划的一个环节

2．收容所内的俘虏也和一般的战斗员一样作为相同的组织在苏联的政治委员会之下被运用。

3．共产主义者的高级司令部，……和收容所内的共产

主义者领导人之间确立了有效的联络手段，逐一地命令其行动。

4．俘虏们被命令为了在世界的注视中让联合国军司令部为难，也为了给在板门店谈判会场上的共方主张提供根据，而且还为了将联合国军的第一线战斗兵力吸引到后方来，要不顾损失果敢地进行各种行动。

5．俘虏们为配合板门店的谈判，计划和领导了暴动及其他的作战（另外，捕获高级军官这件事是在4月初，也就是一个月之前被命令这样干的）。

领导者的教育和任务　领导者是故意被俘，经过联合国军的手公开地进入到收容所里的，这在前面已谈及过了。他们是由北朝鲜军的最高政治机构政策统制组织委员会（南日将军是其领导者，是和北朝鲜劳动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同样的组织体，是军内的最高人事行政机关，选拔出来的，是具有最坚定操守的优秀共产党员（联合国军定期情报报告问题汇编）。

被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男女，接受了两个月的关于苏联和北朝鲜共产党运动的历史、共产主义理论，军人和一般人的组织法，世界形势和南朝鲜事情，朝鲜将来的的革命等的严格教育。

经考试合格，男的为了被俘虏装作斥候和间谍接近联合国军的战线。

另一方面，女的装扮作难民南下。为了援助潜入收容所里的男性朋友，担任和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到收容所和俘虏医院里去当职员，或者在其附近寻求职业。

在受教育时被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停战谈判定会立刻就结束了，因此各位被扣留的时间会是极为短暂的。联合国军

从处于内外形势困难重重的需要出发希望早期停战，为了谋求促进谈判会停止虐杀俘虏（在此之前是进行了如果当了俘虏一定会被杀掉。）假如各位完成了重任回到祖国来，将被作为朝鲜人民的英雄来叙勋，在大众面前被称赞，并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联合国军定期情报报告“变节的某俘虏领导人的自供”）

而且在具体方面接受了如下的指示：

“如若潜入到收容所里，要把‘北朝鲜军从苏联和中国那里得到了超现代的装备……，士兵的待遇也大大的改善了。政府的高官们对于当了俘虏的人之生活福利寄与深切的关心，回去以后定会受到高度的尊敬和深切的关怀’这些事事情彻底地宣传到每一个士兵那里。

为此，首先要在每一个设施里都要建立基层组织，并将此扩大而让其发展为军事组织，以控制全体俘虏。在此过程中要调查各个俘虏的行动和思想，要报告出于自愿投降的和逃亡而被俘虏的，反对北朝鲜政府的、有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嫌疑的人的姓名。另外，为了作为战争犯罪的起诉资料，要记录下南朝鲜警备人员的姓名，查清装作俘虏来刺探俘虏情报的间谍。为此付与对反抗者和违反者经过人民审判加以处断的权限。

如果军事组织建立了，控制能力加强了，就煽动他们进行抗议，举行罢工，进行示威，继而使其发展成为暴动。这时的牺牲者，会作为殉教者被永久的称颂”。

俘虏的组织　这当然是事后才清楚的了，在收容所中设立了总指导本部，它由4个科组成（《远东军定期情报报告》）。第一科负责政治保卫工作，担任党员的获得和人事调查，使其担任何种职务，反情报等项工作，第二科担任组

组和计划工作，是负责和内、外部特别是和北朝鲜军首脑之文件联络，组织之保卫，指导集体逃跑。

集体逃跑之指导是：在暴动或者逃跑的时机（有雾的深夜）来到时，由在外面待机的党员（是从在中国或南朝鲜有游击战的经验，或者精通联合国军的武器，或者曾担任过技术性侦察任务的共产党员中挑选出来的，让他们秘密逃出在外面蒐集一切的军事、政治情报）奇袭收容所的常设射击设备和哨所而加以占领，夺取武器，破坏武器弹药库来掩护集体逃跑。

集体逃跑成功之后就建立游击基地，焚烧收容所本部、燃料库、粮食及其他补给设施，并切断运输道路。

完成这些任务以后即返回朝鲜本土，少校以上的要报告上级参加游击队。

第三科担任警务，从事领导人和参谋的警卫保护，送来的文件和通信设施的保卫，对反动团体和违反党规者执行人民审判和处刑、收监等①。

第四科担任鼓动和宣传、负责俘虏的教育工作。

建立好骨干组织后，将俘虏群编成旅和团、营以下和一般的军事组织一样编成了连、排、班。而且还由1500人编成

---

① 联合国军巨济岛收容所的情报汇编在处刑的记载上显然已有所变轻，摘录其主要例子有：

1951年11月，一个反共俘虏因在被第66区政治委员长讯问时行使了沉默权的理由，被认为反动，在被小队全体人员欧打之后，又被用帐棚支杆打死了。

1951年12月，按照人民审判有3个俘虏被用石头打死了。

1952年6月6日，有约1000人的俘虏举行了“自我批判”的陪审有一个俘虏被认定是“杀害了共产党的领导者，想要夺取第85区控制权的一个反共产党主义者”而被宣判死刑。

核心战斗部队，装备了下面将谈到的武器。在分散作业时进行激烈抵抗的，就是这个核心部队。

克拉克上将深有所感地说过："共产主义者将其行动进行了象历来军队会战一样的周密计划。那时我们了解到了共产主义者的俘虏超越了原来俘虏的概念，是被作为战斗员来对待，作为战斗兵进行活动的"。

被俘虏教会了的事情　7月10日，克拉克上将把南朝鲜南部指定为兵站地区，将釜山的第2兵站司令部改为直属机构。这是为了让第8集团军司令官专心于战斗方面。

但是作为美国来说，从这个巨济岛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军人的义务观。普通在西欧世界是有一句叫做体面的投降这样话的，在尽了责任以后投降并不被认为是可耻，认为在投降的同时就结束了军人的战斗任务。只是被要求事后不要提供情报，为了国家的荣誉应采取光明正大的行动等等。

可是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任务，即使进了俘虏收容所也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把以前的直接战斗任务改变为政治的军事的支援任务了。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只要对目的有价值的话、他们对死去或者负伤也是乐于接受的。……若受到优待，则只是越优待越变得傲慢，越变得不顺从。对他们来说，只有力量和武力才是尊敬的对象，以惊异的眼光注意到了战争观和不同的立场。"

而且就收容所的管理评述说："拥有高度资质的人才是必要的。指挥官不必说了，甚至就是一个警备士兵，也需要是受过充分的政治教育，具有充分的情报能力和判断力的士兵。不是这样，他们一有空了就会引起纷争，……"，以求打破原有的观念。

关于这个事件，参谋部说："实际上，巨济岛的俘虏们

不仅是刺激了联合国军的神经，而且明显的取得了下列的成果”，对此事件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1．他们结果是取得了吸引住大约1个半师战斗兵力的效果。所幸的是在战线平静下来之后，所以对战局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暴动要是和1951年的正月攻势或春季攻势配合起来的话，也许会要产生难以预测的结果。

2．在板门店的谈判会场上，我们站到了极为困难的立场上，联合国方面代表的主张力，说服力明显地降低了，中朝方面代表的发言力增强了。

3．对审查的国际支援被削弱了，美国的立场和自信动摇了。

这三项之中，第三项特别重要。实际上在以后所述的俘虏分散作业的时候，曾求得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到场。这是考虑若让红十字会代表确实了解了实际情况也可能会给提供一些建议，而且会把联合国方面俘虏政策的正确性让内外各方面都弄清楚。但是他们虽然看到了俘虏的不法行为，但关于如何控制俘虏，如何恢复收容所的秩序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不仅如此，反而对联合国方面所采取的兵粮进攻战术和行使武力提出了激烈的异议。特别是强烈谴责了对住院患者行使武力，并且如实地向日内瓦作了报告。理由是“这样的权限在公约里没有规定”。也就是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也表明了对审查的疑问。

因为这件事，对联合国方面审查俘虏的“疑惑和猜疑的蘑菇云”涌现出来了，联合国方面变得越发地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了。

实际上，在英国的议会里就有过“4月的审查方法是不适当的、带有强制的味道……”这样意思的质问，日本的新

闻论调对于审查手段是怀疑的，以“这不是按反对强制遣返的韩国的意思搞的吗”这样的论调，怀疑美国的善意（6月3日詹金斯作战部长给参谋长的备忘录）。

疑问　但是虽然说有大约7万人这样一个庞大数字的威力，可是在收容所中的那种连死都不怕的斗争力量的源泉究竟在那里呢。是在发扬俘虏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吗？是出于为主义而献身的那种宗教的信念吗？或者是北朝鲜的制度和教育培养出来的民族心吧。也许是在收容所的这里那里被发现的遭受私刑而死的遗体所证明的那样，因集体的压力和胁迫的群众心理所使然的吧。

一定是这些中的哪一条发出的能量所造成的，应当深入地研究是心理战的斗争形势这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领导这次斗争的是一小撮领导者和支持他们的某些核心分子的力量，这是确实无误的。这从因第76区的崩溃而发生的雪崩现象这个事实（后述）也得到了如实的证明。

另外，这些领导者相信，若是完成任务回去的话，比如说即便是死于非命，也会受到“人民英雄”的待遇，这也是确实的（《俘虏的供述》）。这是死的代价都被约定了。这从变节的领导者不少也能大体看出来吧。

三、余波、残波

釜山收容所　釜山的第10收容所是收容伤病俘虏的医院，可是在这里发生了巨济岛的连锁反当。

在第1、第2、第3小区中收容的大约3500人的患者和看护人员由于拒绝进行审查，还没有被分离为归国者与非归国者。于是害怕知道了多德事件的俘虏们发生类似事件的收容所长鲍斯特克中校企图先发制人强行分离。

5月11日晨，也就是多德准将被释放的第二天早晨，鲍斯特克中校命令患者们转移到新区里去，并通知说：“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今后粮食和水只能供应新区”。他计划在俘虏们转移途中询问其意向而将归国者和非归国者分离开，而且将真正的患者和装病潜入进来的领导者隔离开来。

但是第1、第2小区的患者们装作谟不关心的样子。

第3小区的领导者提出来如果听从所提的条件就转移，但鲍斯特克中校拒绝了。接着由美军第15团的两个营和两辆坦克包围了收容区，作出了随时都会冲进去的姿态，但患者们轻视地作出了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样子。

11日这一天就这样的过去了，可是没有领到水和粮食的俘虏们这天夜里变得更难管了，他们挂起了在木板上用油漆胡乱写成的标语牌，挥动旗帜，唱着爱国歌曲，开始了示威运动。第3小区在病房周围堆起了砂袋，第1、第2小区好象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5月12日，鲍斯特克中校用扩音机反来复去地播送命令，并努力地劝导说若转移到新区去将会供给热饭食和香烟，可是“回答只是嘲笑”。而且不断地受到什么“打算要把伤病患者饿瘦”，虐杀病人”等等的谴责。

这些谴责对于联合国军来说是很厉害的。因为看到只要不行使武力就不会答应“和平地审查”与“和平地转移”，所以进行兵粮进攻，可是遭到俘虏们的“决心饿死”的抵抗，提供了绝好宣传材料的恐惧就出现了。

担忧事态纠纷的范弗里特上将在13日委托几个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去说服俘虏。俘虏们虽然因这样的劝说变得安静了，但还是不想转移。

于是第2兵站司令官雅温特将军认为与审查比较起来，

恢复秩序是先决的，而从尼弗里特上将那里得到了将未审查的俘虏从名簿里削除的许可（因为名簿里没有的俘虏不是交换的对象，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回去）。鲍斯特克中校拿这个和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到场这样援助作为武器，和俘虏们开始了谈判，5月15日和第1小区的领导者缔结了协定。协定是“不进行审查。俘虏们自主地转移到新区去。

因为第1小区这样未发生事故的转移了，所以认为另外的第2、第3小区当然也会这样的吧，可是不行。俘虏们靠偷偷带进来的粮食和水维持着生命、到底也不肯转移。

这时范弗里特上将决心要行使武力，5月20日，在重复了最后的警告之后，荷枪实弹的步兵冲进了第2小区的院内。用石头，把头磨尖了的帐棚支杆，打谷用的连枷、铁管、小刀等武装起来的俘虏们呼喊着不同意，骂着侮蔑的语言进行了抵抗，但步兵冷静地行动，使用催泪瓦斯和冲击掷弹将俘虏们穷追到一个角落里，接着一个人一个人的强拉了出来押进了新区。俘虏有1人死亡，29人负伤。美国的损失是1人负伤。

5月21日，第3小区模仿了前者的作法。一到了用力量抵抗的限度，俘虏们就变得从未见过的那么老实了。

分散计划　克拉克上将下决心要把巨济岛的俘虏分散开。这是因为近7万人的俘虏聚集在一起，不知道将来会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虽说还没有拿着象是武器的武器，但7万人这样的力量是能成为想象不到的暴力的。于是任命以勇猛著称的鲍特纳准将（第2师副师长）继科尔逊准将之后作为所长，并调遣在日本待命的第187空降团战斗群和荷兰营、英国、加拿大、希腊连等增援巨济岛，做好了行使武力的准备。

分散计划就是“把7万人的共产俘虏分成三部分，分别收容在巨济岛、济州岛和本土。各收容所设立几个距离800米以上的区，每区各收容4000人。但小区的收容人员以500人为限，并要用双重的蛇形铁丝网加以严重的隔离”。

6月4日，开始了分散作业的试验。以两辆坦克打头的第38团相继冲进了飘扬着北朝鲜旗的第60、第85、第96区，砍倒了旗竿，救出了被死绑着、被殴打过、躺在地上的85个反共俘虏。双方都没有死伤。试验是成功的。

激烈冲突 6月10日，终于开始了正式的作业。鲍特纳准将决定首先从作为战斗堡垒的第76区开始进行分散。命令李学九上校准备转移。俘虏们立刻用小刀、长矛、帐棚支杆（铝制的竹竿那么大的东西）武装起来，进入到围绕着收容监房挖的堑壕里作出了抵抗的姿态。

瞬间，第187空降团的伞兵们冲了进去，用冲击掷弹、催泪瓦斯、刺刀和拳头把俘虏们从堑壕里驱赶出来，拉了出来。接着6辆坦克冲了进来，把令人生惧的90毫米炮的炮口指向了摆出一副不辞进行格斗气势的300人左右的人群。抵抗于是立即就崩溃了，李学九上校又变成俘虏了。其他的俘虏被塞进了卡车被转送到新的区里，并被采下了指纹，换上了带有新的号码的服装。

在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有31名俘虏被杀，139人负伤。但据说被杀的31人中的大部分是受私刑已经被杀害了的（第2兵站司令部定期作战报告）。

一搜查第76区，发现了长矛3000根，小刀4500把，火焰瓶1000个，还有无数的棍棒、手斧，卷着有刺铁丝的竹竿、铁槌等。这是学习金属加工技术的俘虏们用废铁和帐棚的支杆加工制造的。

目击了抵抗核心崩溃的第77区的领导者同意了“和平的转移”。在该区中的侧沟里扔着16具死体。恐怕是遭到私刑的反共主义者吧。以后各个区也都仿照这样来做，从此以后的分散作业是很简单的。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说：“共产主义者相信的只是力量。不论是反抗还是敌对的精神，只有依靠让其看到实力才能使其崩溃”，以此来求得对于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了解。

第八章 一年后的停战

“失去皇帝宠爱的朝臣，被宣告了死刑。他提出想要交给皇帝的驴子说话的请求，被给了30天的限期。”

“当到监牢里看望他的友人问他：‘在缓期执行期间有什么打算’时，朝臣答道：‘可能会发生三件事情中的哪一件，一是皇帝死了，二是我死，再就是驴子学会了说话’”。

——摘自《中国故事集》

一、从巨济岛来的汹涌波涛

1952年4月28日，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将最后剩下的三个争论点包括在一起的提案，因已方要在飞机场问题上让步，所以迫使中朝方面同意任意遣返，从中立国监查委员会的构成成员中将苏联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在前面已叙述过了。这是联合国方面的最后提案，也可以说是在这次谈判中的最后攻势。所以作为李奇微上将来说甚至曾考虑过最后通告的事。这也可能是考虑离任在即，不愿意给后任者留下这样麻烦的谈判的事情吧。

攻势行不通　但是中朝方面不予理睬。南代表把争论点纠缠在强制遣返这一点不肯罢休。而且对于5月7日～也真奇怪，就是多德事件突然发生的日子～杜鲁门总统发表的正

式声明也没有表示反应。

1952年5月7日，那是在突然发生了多德事件的13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为了向内外宣明谈判的基本态度来支援板门店的一揽子提案，发表了主要内容如下的正式声明。

俘虏的遣返：

1.不可能象共方主张的那样强制遣返俘虏。同意强制遣返是和在朝鲜联合国军行动的基本理念的道义与人道主义矛盾的。……强制遣返不仅要招致不幸和流血，而且对合众国和联合国来说将会变得永久的丧失名誉。

2.我们决不考虑为了杀戮和奴役人们而进行引渡来换取停战。

3.联合国军对拒绝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俘虏十分注意并进行了隔离。而且建议对这些人休战后予以公平的审查。

没有比这个更公平的手段了，尽管如此，假如共方还坚执强制遣返，那只是向全世界暴露他们的制度和政治实态。

限制条款　联合国军撤回禁止重建和修复飞机场的要求。

中立国　我们已推选了中立国监查委员会的委员，联合国方面选的是瑞典和瑞士。希望共方选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提案是联合国方而提案的全部，不应作为一个一个的问题来讨论，而应当是作为本质来考虑的。……（以下略）于是联合国方面提出了“那么，将非归国者由红十字会或中立国机关重新进行审查，再一次公正地调查一下俘虏的心情……”这样的提案，但对此也不屑一顾。

南代表主张的只是中朝方面俘获的12000人的联合国军俘虏和联合国方面扣留的13.2万人的中朝军俘虏一起进行交

换，只是谴责“联合国军企图强制扣留10万人的俘虏，企图让他们重新武装起来”。

这样，在5月上旬，倾注了最大的期待而提出来的一揽子提案这个攻势，也没有能改变南代表那铁石一般的态度。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失去了谈判之术的联合国方面的忧郁之色更为加深了。以后所剩下的只有选择是撤回任意遣返还是继续对阵到对方让步时为止（但是没有不发生死伤者的日子）这样两条路了。

从巨济岛逼来的波浪 正在联合国方面处于进退维谷之时，又从巨济岛逼来了轩然大波。在联合国方面的“一揽子提案”攻势下稍稍有些被动，正以沉默来保持守势的中朝方面，忽然转为攻势。

开始联合国方面的代表对于多德事件并未给以关心。考虑可能不过是感情方面的偶然发生的事件，是应属于个人不注意这样性质的事件吧，认为它本身是和谈判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乔伊代表以下都在热心地说明“一揽子提案是不能再做让步的最终提案，决不是中间案或包含着让步的提案”这件事情。

但是随着不久就变得明明白白的科尔逊文件的内容，开始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正如所担心的那样，南代表的攻击在5月16日开始了。虽然还不清楚5月10日傍晚科尔逊准将交给李学九上校的文件是在什么时候经什么途径送了来的，但得到了科尔逊文件的南代表挥舞起证据转入了语气尖锐的攻势：

“只要贵军方面还顽固地坚持不妥当的提案，我方就不得不继续揭露贵方提案的不合理性。……对于因贵军继续坚持贵方提案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贵军是不能逃避责任

的。……贵军所说的审查是完全不合理，是不能容忍的。审查的结果明明白白是贵军编造出来的。因为贵军的俘虏收容所长不是已经向全世界公开了那个阴谋诡计了吗！……”（5月16日第59次谈判记录）

在5月20日又说：

“不可动摇的事实表明，当了俘虏的我方官兵宁愿选择死也不向贵军的企图（那就是把他们扣留下来作为贵军的炮灰）屈服。

不可动摇的事实是贵军的俘虏收容所长在公开的场合坦白了因拒绝遣返我方官兵而把他们杀害、埋掉了这件事。是证明了我们的俘虏尽管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胁迫和暴力，但还对强制审查还进行了为了正义的英勇战斗这样的事。贵军的俘虏收容所长，面对极不人道的对俘虏的待遇，极其残酷的暴力行为，和在强制审查与强让他们再武装之时进行的犯罪的不法的行为，由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不得不向全世界宣告的（1952年5月20日第63次谈判纪录）。

联合国方面不得不立即处于守势。虽然否定了科尔逊文件的效力，但并不能否定文件的存在。不可能提出能驳倒对方主张的实例和证据来。

偏巧这时又反复地发生了侵犯中立地区的事件。5月11日南代表抗议说因为联合国空军轰炸了中朝军俘虏收容所，有几个美国士兵负伤，在12日，抗议开赴板门店的补给用卡车受到了枪击，在14日抗议说联合国飞机在中立地区投下了降落伞照明弹且用机枪进行了扫射。有的虽然可疑，但有的的确是事实。这似乎是因为循环轮换的原故，驾驶员的技术有些降低了。在这方面联合国方面也只能处于专门防守的地位。

在板门店的中朝方面的攻势始终也没有衰弱下来，联合国方面则坚守阵地，没有找到反击的机会。乔伊代表和哈里逊代表都认为“在一天一天的谈判中，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让中朝方面相信‘联合国方面正在静静地等待着达成协定的日子到来’”。好象还希望在中朝方面表示准备接受任意遣返之前无限期的休会。因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甚至发动反击都不能进行，所以没有别的办法。科尔逊文件的确产生了华盛顿首脑所担心的那样的结果。

首席代表的更替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作为首席代表连续进行了辛苦谈判的乔伊海军中将的任期届满了。

他在5月22日的第65次正式谈判中发表的离任的告别演说，其表情是很悲痛的。

“1951年7月10日，我在开城的首次谈判中曾经强调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在于到这里来出席的代表们的诚意如何”，……我的希望落空了。那毫无疑问是因为贵军方面看到自己的希望不能被接受，就对手续上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强词夺理，捏造出虚有其表的争论点来拒绝达成协议，并始终大肆漫骂的缘故。……

若拿双方的发言记录比较一下，其格调的差异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论如何地宣传，贵军方面的粗野语言的记录是不能消灭掉的。”

而且再一次地力说要求接受一揽子提案之后，用下面的言辞结束了发言：

“谈判从开始到经过了10个月零12天的今天，我已经没有再要说的话了。我所希望要谈判的也没有剩下什么。我把在今后也不能避免要和贵官们谈判的这个代表的任务委让给

陆军少将威廉·K·哈里逊。该少将是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我的继任者。上帝啊、请帮助他。阿门。

因为争论的焦点实质上只是在遣返问题上进行纠缠，谈判到半途就离任而去了，乔伊中将也一定是很为遗憾的。而且即使说是荣转，可是退休的日子到了，所以会更加有所感慨吧。他在所著的《共产主义者如此谈判》一书里虽然写了诅咒成为玷污（？）他的赫赫军历的到板门去的情况，但美国公开史料对他的业绩作了如下的评价：

……他率领代表团的10个月期间，解决了除遣返俘虏回国以外的一切争论点。而且连这个充满苦难的问题，应该讨论的事情也已结束了。……乔伊在离开远东之际，一定会带有对自己业绩的满足感和宽裕的心情的。遣返问题的僵局不是他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他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谈判胜利。在某种情况下虽也被迫做了超过预想的让步，但那是谈判的附属品，是无损于原则的。

乔伊愿意处于坚强的立场之上，在谈判的方法上曾屡屡和上司发生冲突这是事实。另外他认为在无所谓的事情上和敌人争论，会被解释为是不是有什么弱点呢或者是否是没有决心的证据呢，这对谈判不利，在这一点上也确实和上司有过冲突。但是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以忍耐和宽容引导了谈判。

5月23日，联合国方面代表团的组成是，由于哈里逊少将升为首席代表，其后任由陆军准将弗兰克·C·马克耐尔接替，南朝鲜代表则提升李翰林准将①接替了刘载兴少将。美

① 李翰林，1921年生于咸南的安边。"满州国"军官学校毕业，陆士留学。1950年春经第2师长后当时任国防部政训局长。其后历任第9师长、第6军长、士官学校长、第2军司令官、第1军司令官，在1961年的军事革命中以中将衔退役。前建设部长官，现任国际旅游公社总裁。

国公开史料评述说："都由比其前任低一级的将军来担任，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了，所以把陆军少将使用于其他方面更好些的缘故吧。虽进行了频繁的更换，但没怎么影响谈判"。

二、失望的夏天

这样，在1952年初夏的时候，实质的谈判就是在有关交换俘虏的原则，也就是强制全体交换呢还是任意遣返呢这一点上纠缠了。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协议事项的5条当中已有9分9厘取得了一致，但剩下的最后一厘却成了难以妥协的难关了。

如若彻底分析一下这个最后的争论焦点，那就是将声言不愿再回中国和北朝鲜去的大约5万名俘虏怎么办，让他们回到哪里去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只因怎样处理这5万人的问题，双方合计达200万人之众的大军在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对峙，继续着战争状态这件事，仅从每天都要发生死伤者来说，的确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而且说不愿意回到中国和北朝鲜去的俘虏，如果回去了就一定被杀掉这样的事，假如是百分之百肯定的话那又当别论，可只从被认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来考虑，这似乎是一项不合算的政策。说它不合算，是因为能很容易地推算出来将必须认识到的每天双方要是出现几十到几百名死伤者，那么为了帮助大约5万人要出现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死伤者这样的矛盾的。实际上从此时起经过了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到停战协定签订之时，仅联合国军的损失就是发生了为想要帮助的俘虏人数2.5倍的伤亡。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超越计算和利害的问题

，当初由于骑虎之势，意气相争，谈判者的感情问题等变成为这个样子，可是现在是已发展为国家间的威信和面子，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其权威的问题和双方的世界观问题了。

例如过去日本和苏联因国境问题曾屡屡相争。现在的苏联和中国也是那样。所争执之点，不论从经济的观点还是战略、战术的观点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草原、草山及小小的河中沙洲。所以在争夺这个上投入了几千，几万的生命和庞大的物资器材，这看起来甚至会认为实在是愚蠢。但是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政、战略趋势，就会明白的确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这是不能议论是与非的。

就是说，虽然双方都连作梦也没想到过那是最好的最妥善的办法，可是却已遇到怎么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有关这次战争开始的出发点这个不能妥协的基本对抗的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庆应大学的神谷教授以象是国际政治学家的观点作了这样的评论：

“现在俘虏问题对双方来说完全成为政治问题了。不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东京、也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把这个问题只从纯粹的人道的立场来考虑的已经很少了。“俘虏不过是一场下了很大赌注的赌博中的棋子。如果承认了中朝方面的强制遣返的主张，则作为防止共产主义屏障的美国的威信和权威就丧失掉了，反之如果承认了美国的任意遣返的主张，那么作为亚洲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勇士的中国就失掉了威信和权威了。从1952年春季以后，这个朝鲜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战争，不如说是政治的、宣传的战争了”。

的确是如此。只要军事服务于政治，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谈判，所以不仅限于俘虏问题，其他

的协议事项都当然含有政治的因素，可以认为俘虏问题从所谓的“骑虎之势”发展为政治战争了。无界限性是不仅限于暴力的。

三、一年后的停战

于是联合国军再次回到了实力政策上来了。这和在越南反复进行的谈判和轰炸北方的互相交替的关系是相同的。但是有必须彻底避免和中国、苏联的全面战争这样的至上制约，地面作战陷于不得不估计到要损失几倍于非归国俘虏人数这种行不通的情况。另外，海军的活动只能限于施加压力，这也是很明确的。于是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再次进行空军的攻击上，虽然把手伸到了过去曾被认为不可侵犯的鸭绿江水丰大坝，对其进行了轰炸，在以后甚至又轰炸了平壤北方的灌溉用的水坝等，但和过去曾试过几次的轰炸一样，并未能解决有利于谈判这个问题。机械力和人力之间的斗争是不分胜负的。

半载的中断　这样在1952年的晚夏时节，变成谈判的事项也没有了，行动的事情也没有了。双方都变成就那么扭成一团不能采取什么行动了。双方所能做的只是忍耐着，等待对方让步或者仲裁之神出现。

这样，板门店的谈判，在1952年10月自然地进入了无限期的休会。这就是被中断了。就是无言地比赛上耐性了。

这期间，在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准备着什么时候就会来到的停战之日，反复地对重要地点进行了争夺。规模最大而且最激烈的是被称为铁三角地区的中部战线要地——以铁原——金化为底边，以平康作为顶点的三角地区的攻防战，在次数和激烈程度上变得有名了的是安卡希尔、白马高地、

T骨高地的争夺，是每次都付出了几千人牺牲者的血战。

但是这没能影响谈判。于是克拉克上将再一次提出了决战规模大作战的申请，但未能改变以前的战略路线。

第三个冬天 就这样第三个冬天来到了。这恐怕是谁也未能预想到的冬天吧。虽然在前线还是和去年冬天一样的战斗着，但谈判就那么中断下去了。时而双方的联络军官试探一下对方的让步情况，但双方都固执已见毫不动摇。特别是中朝方面在看到从夏天到秋天的美国总统选举战中的国内的争论，猜想美国会作出让步。

1953年1月，提出立即结束朝鲜战争的口号，当选为第34届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身负着全世界和全美国人民的愿望雄心勃勃的上台了，他虽集中全力要打开谈判的局面，但不行的事情还是不行的。只要不改变任意遣返的原则，中朝方面是一动也不动的。

斯大林之死 可是3月间，斯大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突然死去了。马林科夫政权诞生后不久，就突然出现了中朝方面软化的征兆，接着出现了交换伤病俘虏的提议。停战的可能性出现了。虽是出于猜测，但失去了斯大林这个支柱的中朝方面，碰到了不能把这种状态一直继续下去的内外形势了吧。当时越南的风云告急，中印国境的形势有变，在国内苏联派和国粹派之间的纠葛也逐渐有萌发之势。

这样，在4月间首先达成了交换伤病俘虏的协议，全面停战的趋势倾刻之间高涨起来了。与此同时，中朝军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攻势。中朝军在此之前曾一直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前哨据点的争夺，当确定即将缔结停战协定之后就发动几十万大军在金城正面采取攻势，掀起了一场风波。中国军对金城正面的突出部似乎相当地不放心。据认为这是想要以最

后攻势的胜利对内外树立不败的印象。

联合国军急派在日本待命的预备军前去应变，但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最后剩下的三个争论点是以联合国军撤回飞机场问题，中朝方面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组成成员中排除苏联，接受任意遣返的原则来取得妥协的。

俘虏交换的实际成绩 这样，别别扭扭付出了几万人伤亡的牺牲才开始得已解决的俘虏交换的，实际情况如下：（括弧内是在4月份交换的伤病者、妇女、小孩等，包括在总数之内）

希望回归本国的俘虏：

北朝鲜人	75823人	（5640人）
中国人	6670人	（1030人）
计	82493人	（6670人）
美国人	3746人	（149人）
南朝鲜人	8321人	（471人）
英国人	977人	（32人）
土耳其人	243人	（15人）
菲律宾人	41人	（1人）
加拿大人	32人	（2人）
哥伦比亚人	28人	（6人）
澳大利亚人	26人	（5人）
法国人	12人	
南非人	9人	（1人）
希腊人	3人	（1人）
荷兰人	3人	（1人）

比利时人	1 人
新西兰人	1 人
日本人	1 人
计	13444人

（出处：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战史部）

拒绝回归本国的俘虏：

由联合国军扣留着的：

处　　　理	朝鲜人	中国人	合　　计
在板门店改变决心回归中朝方面者	188人	440人	628人
逃跑而变为失踪了的	11人	2人	13人
在印度保护下死亡的	23人	15人	38人
随同印度管理部队去印度的	74人	12人	86人
归入联合国军统制之下。在南朝鲜被释放的及到台湾去的	7064人	14235人	21839人
总　　　计	22604人		

在这个表中，根据任意遣返的原则拯救的俘虏人数不过是大约2.2万人，但由于李承晚总统的决断在事先释放了3.7万人的平民和3万人以上的反共南朝鲜人俘虏，所以联合国军实际拯救的俘虏人数超过了5万人。另外，20905人的中国人俘虏中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到台湾去了。

中朝军扣留着的：

处　　　　　理	美国人	英国人	朝鲜人	合　计
归入中朝方面控制之下的	21人	1人	325人	347人
去印度的			2人	2人
回归联合国军控制之下的	2人		8人	10人
总　　　　　计	23人	1人	335人	359人

21个美国人没有回国这件事好象是一个打击。他们是供述了“实施了细菌战”或“虐杀了俘虏”这样供词的人，因为要是回国会受审判，所以害怕这个而决定不回国。在美军中提出进行对洗脑教育的抗耐力训练，就是由此而来的。

1953年7月27日22时，在这个时间之前双方继续发射的轰隆炮声突然停止下来了。在1950年6月25日5时左右开始的朝鲜半岛的武力行为，经过了整整3年1个月零2天17小时，终于结束了。在最初的一年之间是一决雌雄的大机动作战，其后的两年间是谈判和支援谈判的作战交织起来的政治战。

总结　在这三年间，联合国军动员的地面兵力遭受的损失达50万人以上（其中战死者9.4万人）①。中朝军的损失，据推算包括俘虏在内可达150万人以上。

①美军的损失为

战死	33629人
负伤	103284人
失踪或被俘	5178人
总计	142091人。

而且在为了保卫5万人非归国俘虏的生命和自由而战的15个月期间、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合计伤亡在12.5万人以上，中朝军被推测损失达25万人以上。

也就是变成了联合国军为了帮助5万人，却付出了12.5万人的牺牲这样不合算的结局。俘虏是善良的人们，为了俘虏而在战线上牺牲了的官兵也同样是善良的人们，这是不用说的。美国公开史料也感慨颇深地评述说："在谈判军事停战的时候，决定是应当把主要的考虑付与战线上的官兵，还是应当给与成为俘虏的人们经常是极为困难的"。在越南谈判中也碰上了同样的难题，好象是不能够断言历史决不会重复的。

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五年突然爆发在朝鲜半岛上的武力战争暂时收场了。而且从此之后的20年，尽管有各种变化和各种曲折，根据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双方合计约百万大军隔着一条4公里宽的非军事地区互相敌视着一直到今天。

而且还经常听到过频频发生了北朝鲜工作人员袭击南朝鲜总统官邸事件和侵入国内事件等，虽然开始了的红十字会谈判作为南北关系显示出有解冻的迹象而受到欢迎，但是没有人会预测取得基本和解和半岛统一的日子在什么时候实现。

结　束　语

至此，“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纂的《朝鲜战争》系列就编完了。

编纂此书大约用了7年的间间，谨向在此期间给予指导和支援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战史丛书编纂委员和战史丛书事务局的各位，以及把利润视为度外大力协助出版发行的原书房表示深深的谢意。

并对长年来爱读本书的各位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当初本来预定把到战争结束的情况按同样的节拍收录在这10卷当中，但因为突出表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想要介绍的史实——相信这在将来会有些什么作用的事实，无奈只好把最后一年间的情况简要地加以叙述。特向至今赐予爱读的各位读者深致歉意，请予见谅。

朝鲜战争系列构成

附表1

时间	战争一般经过		系列构成
1950.6.25～9月中旬	北朝鲜之南进	北朝鲜之侵入和向釜山进攻	朝鲜战争①“边境会战和迟滞行动”
		釜山防御圈之攻防	朝鲜战争②“确保釜山防御圈”
1950.9.15～10月下旬	联合国军的反攻和向北朝鲜进攻	仁川登陆和收复汉城	朝鲜战争④“仁川登陆作战”
		第8集团军转为攻势、向北朝鲜进攻	朝鲜战争⑤“联合国军反攻和中国军队介入”
1950.10.25～1951.1月中旬	中国军的介入和南进	中国军向“三八线”的攻势	朝鲜战争⑥“中国军队的攻势”
		从长津湖畔向兴南的后退作战	朝鲜战争③“美海军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
		中国军的正月攻势和向37度线的后退	朝鲜战争⑦“联合国军的再次反攻”
1951.1.15～7月上旬	联合国军的再反攻	联合国军开始再反攻中朝军的2月攻势	
		联合国军的北进、中朝军的春季攻势、转向阵地战	朝鲜战争⑧“转向阵地战”
1951.7.10～1953.7.27	停战谈判和作战	决定协议事项、军事分界线问题、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	朝鲜战争⑨“谈判和作战”
		停战谈判和对阵	朝鲜战争⑩“停战”

联合国军之地面军动员兵力

附表 2

国别	1951年6月30日时	1952年6月30日时	1953年6月30日时
美国	253250人	265864人	302483人
南朝鲜	273266人	376418人	390911人
其他之联合国军 合计	28061人	35769人	39145人
英联邦 小计	15723人	21429人	24085人
英国	8278人	13043人	14198人
澳大利亚	912人	1844人	2282人
加拿大	5403人	5155人	6146人
新西兰	797人	1111人	1389人
印度	333人	276人	70人
土耳其	4062人	4878人	5455人
比利时	620人	623人	944人
哥伦比亚	1050人	1007人	1068人

续表

其他之联合国军	埃塞俄比亚	1153人	1094人	1119人
	法国	738人	1185人	1119人
	希腊	1027人	899人	1263人
	荷兰	725人	565人	819人
	菲律宾	1143人	1494人	1496人
	泰国	1059人	2274人	1294人
	意大利	0	64人	72人
	挪威	79人	109人	105人
	瑞典	162人	148人	154人
总计		554577人	678051人	932539人

(出处：美国陆军部监理部文件汇编)

续表

其他之联合国军	埃塞俄比亚	1153人	1094人	1119人
	法国	738人	1185人	1119人
	希腊	1027人	899人	1263人
	荷兰	725人	565人	819人
	菲律宾	1143人	1494人	1496人
	泰国	1059人	2274人	1294人
	意大利	0	64人	72人
	挪威	79人	109人	105人
	瑞典	162人	148人	154人
总计		554577人	678051人	932539人

（出处：美国陆军部监理部文件汇编）